武俠世界

毒　阱父親是一個精明能幹的大惡棍，沒有人抓得到他的痛脚，但虎父往往有犬子，兒子不長進，就成爲了他的弱點，而天羅地網就利用他的兒子而展開來……



$2.00

870

◀編　後　話▶

「春秋筆」，並不是一般兵刃——「判官筆」、「文昌筆」……之類，它是專門秉之直述江湖中大小人物諸般事蹟，在它品題之下，可使寂寂無名之輩而受萬人敬佩！何故？本文作者臥龍生君爲正宗武俠小說名家，爲構思本故事，搜盡枯腸，風格另創，耗時逾載，務求精萃。「春秋筆」由下期起開始在本刊隆重發表，幸勿錯過。

＊＊＊　　＊＊＊　　＊＊＊

今期刊出的中篇恩仇俠情故事：「兇手」，爲時下後起之秀名作家溫凉玉首次爲本刊加盟之作，故事內容精彩曲折，詭異莫測，佈局巧妙出人意表，加上作者行文流暢，撰述精警，使本文在洋洋數萬言，一氣呵成，氣勢磅礴，感人肺腑，回味無窮！編者特爲推介。

＊＊＊　　＊＊＊　　＊＊＊

「血海心朝」與「詭路」在今期相繼完滿結束，情節在結局中令你難以臆測，哀感動人，情意悱惻。朱羽君在「詭路」完結後，由下期起再爲本刊撰寫巨著：「草莽洞庭」，故事描述一個江湖幇會在抗戰期間與日軍周旋的英勇事蹟，可歌可泣，閱來使你恍如置身那震撼人心時代。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50.00
一年港幣$	9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58.00
一年港幣$	114.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71.00
一年港幣$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環怡出版社
電話：5110086

武俠世界

第87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司馬洛傳奇故事

馮　嘉・文
盧　令・圖

毒阱



黑夜飛車

那部跑車像一條魚。

車子的設計師無論在美觀及實用兩方面，都是下了最大心機的。全車的綫條都是順滑的弧綫，沒有尖角，也沒有任何地方，會阻滯氣流的流動。因此它能够從容地以每小時一百五十哩的高速，在公路上疾馳着。

它的模樣好像一條魚，它的速度却像一支火箭！

開車的那個年輕男人並不以這速度爲滿足。車子轉出了一段彎路。

車頭燈衝破黑夜，照見前面那路面是平而直的時候，他的脚就把油門再踏低了一點。

車子衝得更勁了。速度表的指針跳到一八〇。

就像，他是正在趕到甚麼地方去。

但實在他並不是要趕到甚麼地方去。他一點也不匆忙，很奇怪，開這種高速跑車的人，通常都不是趕到甚麼地方去的。他們只是要開快。也許，這是因爲他們覺得，自己覺得太慢了？

醉生夢死是享受，但也是一種厭煩。醉生夢死的人，往往厭倦生活。

速度可以給他們帶來刺激，暫時把煩惱驅去。

直至在速度中闖禍，衝入了更深的煩惱之中。

那部車子在幾秒鐘之內，就射完了那一段直路。前頭是一個急急的轉彎。減低速度已來不及，他硬踏下煞掣，扭轉軚盤，車輪擦着地面發出刺耳的怪叫，車身就像風車似的在路面

跌落陷阱

上打了兩個轉。

車頭又朝着前路。駕車人不羈地笑了兩聲，又開動了。

車子又像一支魚形的火箭，射進前頭那座小鎭的大街上。車頭燈把那黑暗的大街照得通明，停在大街兩邊那些殘舊的汽車，與這部跑車比較起來，像是一個世紀以前的古董！

一秒鐘，大街已過去了一半。第二秒鐘，一個人忽然從路邊兩部車子之間竄出來，奔到街心。

沒有時間煞掣，沒有時間躲避。祇有時間看到，那是一個上身穿着白色襯衣，下面穿一條花格裙的女人。似乎很年輕，有把黑黑長頭髮。

跟着，車頭就接觸了。一聲悶悶的「隆」聲！人飛了起來，飛過了車頂，落在後面。車子繼續衝前。脚不由自主地踏了下去！煞掣。

車輪吵鬧極了。車子終於停定。

「我的天！」駕車人扭頭望向後面。後面是一片黑暗，他看不到什麼。車子起碼已離開了出事地點三百呎。

雖然他的咀巴噴酒氣，脚步有似一隻快要倒下來的酒瓶，他還是下車跑回去。

他終於走完了那二百多呎的距離，就看見了。

那個少女就躺在那黑暗的路中心。

「我的天！」他說着蹲了下來。

有强烈的白光一閃，他可以看到，這個少女是躺在一灘鮮血之中。

而那把長長的頭髮，把她的臉蓋住了。

那白光眩得他的眼睛一陣昏花。他抬頭望天。「一定要下雷雨了！」他喃喃着，「我的天，她——她已經死了！」

忽然之間，他注意到右邊好像有點不尋常的東西在動着，他扭頭望過去。

原來，不知甚麼時候，他的身邊已經站了一個高大的男人。這個男人身上穿着一件大衣，衣領翻得高高的，臉藏在陰影中。從下面望上去，他更加顯得像有十呎高。

「是的，」那人說，「她已經死了，你撞死了她！你有駕駛執照嗎？」

「我——呃——有的！」

「讓我看看！」那人伸出一隻手。

本能地，這個駕車的青年人就取出駕駛執照來，交給他。那人打開來看了好一會才交還，然後正容說：「你撞死了一個人，李克明先生！」

「我不是有意的！她——她這樣忽然從兩部車子之間撞出來——」

「而且你還是喝醉了酒的，李克明先生？」那人冷冷地說，「醉後駕車傷人！」

「你……是警探嗎？」李克明吶吶着。

「不，我只是一個目擊者！」那人說。

「那麼，我們可以談談！」李克明一手拉住那人的衣袖，「你可以忘記了你現在所見到的——」

「這要看我可以得到甚麼好處？」那人爽快地。

「我可以給你四百元——」

「五百！」那人向李克明伸出了右手。

「我身上沒有五百元！」李克明的手在身上摸索着，「我——我明天再給你吧！」

「你開玩笑嗎？」那人冷笑起來，「這個也有賒帳的？」

「那麼我——我寫給你一張支票吧！」李克明說。

那人的手伸上去，搓捏着下頷，終於點頭：「唔，也好吧，拿來。」

李克明匆匆地從身上掏出了支票部，就着那從很遠射過來的微弱的街燈光寫了一張支票，撕下來給那人。那人接過了支票收進了他的衣袋裏。李克明伸出一隻手指着他：「好了，你已經收了我的錢，你就不能告發我——」

那人格格地笑起來。「你還是快點離開這裏吧，朋友，如果你還賴死下去，說不定會有另一個人要向你拿錢了！」

李克明困難地咽了一口唾沫。

再看了地上那個死者一眼，便匆匆地轉身，向他那部車子跑回去。

當他快要到達車子時，白光忽然又閃了一閃。這一次，他那被酒意充塞得呆呆鈍鈍的頭腦，也分辨得出這並不是閃電了。

他驚愕地轉身，看見那人已經單膝跪了下來，兩隻手正舉着一隻照相機。那白光當然就是照相機的閃光燈。而且那人還是蹲在屍體的後面的，他的照片，一定會連同屍體也拍了進去。

李克明連忙開步要向這人衝過去，但是這人一閃，已經隱沒在街旁邊的黑暗中了。

「我的天！」李克明喃喃着，「我的天！」他慌張地跑到了他的車上，把車子開動了，飛馳而去。他開得那麼快，加果再有一個人從路邊衝出來的話，保證他又會再闖禍一次的。

當車子去遠了之後，那個穿着大衣的男人又出來了，走到那少女的屍體的旁邊。屍體說：「我可以起來了嗎？」

「行了！」那人說。

那「屍體」爬了起身，整理着裙子，她身上還是沾滿了血，不過那顯然是人造血漿，或者是顏料之類了。

「眞難看！」她埋怨着，「這許多血！」

「我們把東西收拾好，走吧！」那男人說道。

他們要收拾的「東西」，就是在路面另外一部車子後面，行人路邊上躺着的一個塑膠假人。

這個塑膠假人身上的衣服與那少女是一式一樣的，也有着長長的頭髮。現在它的手臂已經折斷了一條。

它的臉上，仍然凝着一個諷刺似的微笑。假人的表情是永不會改變的，造成它是笑，就是笑，即使碎成了幾塊也還是在笑，不過那是一個分開了幾塊的笑容，如此而已。

那少女抱着它的替身，呵護地說：「可憐的東西，斷了一條手臂！」

現在情形是很明顯了。這是一個騙局。從路邊撲出來，給車頭撞着的那不過是這個假人，車子撞了，假人拋着，車子過去了，連忙煞掣，車上的人下車。就在這當兒，這一男一女已經實行騙局的第二步，就是由那個男的把假人拖到路邊去藏起來，然後這眞人就伏在路中心一灘早已準備好了的血漬上。

「我們走吧！」那男人說。

那少女回頭看着他：「你以爲李克明不會看出破綻嗎？」

那男人搖搖頭。「他一點都沒有懷疑，而且，這附近，昨晚的確發生過同樣一宗交通失事。他回去之後一定爛醉如泥，記不起究竟是那一晚出事！」

「他眞是這麼糊塗？」

那個男人哈哈笑起來：「他根本連今天是甚麼日子都記不淸楚，今天是十五號，他的支票寫的却是十四號。剛好倒退了一天！」

× × ×

那男人的預測，果然是完全準確的。

當李克明回到家時，他第一件事就是喝酒。酗酒的人，把酒看作了靠山，心情不好時喝酒，害怕時也喝酒。現在的李克明是心情旣不好，又充滿了恐懼。

他打開了他家那藏酒豐富的酒櫃，取出一瓶威士忌，就這樣向咀巴裏倒。本來已經過量了的他，很容易地就爛醉如死了。

當他醒過來的時候，已經幾天之後。三天？四天？他也不能肯定。

他家那高薪請回來的女傭人正在用熱巾替他舖面，看見他張開眼睛，又遞上一杯水，那水中已經放下了一片正在迅速化成氣泡的藥片。「喝了這個就不會頭痛！」她說。

他喝下去了。

這樣的酒醒，倒醒得不辛苦。怪不得他不怕喝醉了。

「我——醉了多久？」他吶吶着問。

「我不知道。」那女傭人說，「大前天我休息，前天晚上我才回來，看見你就睡在沙發上。」

「你可能是剛剛回來，也可能是前一夜已經回來了！」

李克明用手按緊眼睛，回想一下醉酒之前的事。

他忽然一跳就下了床，額上滿是冷汗。「我的車子呢？」他叫道，「車子停在那裏？」

「在車房裏。」傭人回答着，一面有點吃驚地看着他，「有——甚麼不對嗎？」

「警察——有沒有來過？」李克明問着，匆匆走到窗前，向下面的花園中望望。

看見車子還在他的車房裏，才舒了口氣。

「沒有。」那傭人說，「少爺，你約了警察嗎？」

「算了！」李克明揮揮手，在床上坐回下來，從床頭几抽屜中找出一包香烟，點上了一根，抽吸起來。烟和酒已經成爲了他的良伴，一有煩惱，他就要借助烟酒了。

「少爺——要吃早餐嗎？」

「好的。」李克明點點頭，「但先把報紙拿來給我看看，這幾天的報紙都拿來。」

那報紙上的一段新聞，使李克明知道，那件事並不是一個惡夢。十四號的晚上，有一位少女在麻灣街給一部汽車撞死，駕車人畏罪逃走了。

「那是十四號晚嗎？」李克明喃喃着，找出了他那本支票部來，看看聯根。沒有錯，那聯根上的日期，正是十四號。但是，他還是有點迷惑。他自言自語着：「麻灣街，我很少經過那裏的呀！我回家總是打從草綠街經過的，但，也許是酒喝多了。」——

「走錯了路吧？一定是！」他撫着後腦：「我的天！」

但他並不是因爲撞死了一個人而良心難過。他連那個女人叫甚麼名字，也沒有注意。他只是因爲自己闖了這樣一個大禍而難過。

他希望，那個勒索了他五百元的人不會再來。

就在李克明正在廳中吃早餐的時候，那人就再來了。首先來的是一個電話。

在這個電話裏，那人只是簡單地說：「李克明先生，你有開過信箱嗎？」

「甚麼？」李克明驚愕地問。但是那人已經收了綫。

「去開開信箱吧！」李克明顫着的聲綫吩咐那個女傭。信箱裏取上來的信有一大叠，其中有很多帳單及宣傳品，有一封是外國一位朋友寄來的郵柬，另外一封則是一隻大大的鷄皮紙信封，上面並沒有貼郵票，只是寫上李克明的姓名，顯然是由人送來的。

懷着忐忑的心情，李克明把這隻信封拆開來。

那裏面只有兩張放大的照片。第一張就是那個少女躺在地上，一灘鮮血之中。第二張則內容較豐富，那少女只是前景，背景之中，一個人正在逃走，逃回一部車子。

這照片是用閃光燈拍的，很淸楚地可以看到，這個逃走的人，就是李克明自己。李克明一時激動地要把照片撕毀，一轉念又沒有動手了。

稍有智識的人也該知道，在這種情形之下，撕毀一張照片，是完全沒有用處的。只要保存着底片，就可以再晒十張。一百張，甚至一千一萬張，要澈底毀滅這照片的話，必先毀滅底片。

「媽的！」李克明喃喃着，「他究竟想怎樣？我不是已經給了他五百元。」

這個時候，電話又响起來了。李克明就像久渴的人逢到甘露似的，連忙一手把聽筒抓了起來。果然又是剛才那個人的聲音。

那人說：「李克明先生，你現在大概已經開過那信箱了，並且收到我送你的照片了，是不是？」

「你究竟想怎樣？」李克明道，「你要錢，我已經給了你錢，你還想怎樣？」

「五百元？」那人吃吃笑着，「你以爲只是區區五百元，就可以換一條人命了！」

「那你究竟想怎樣？」李克明哭叫道，「我沒有這許多錢給你！」

「我們還是見見面，詳細地談談好些！」那人繼續說，「我現在就到府上來拜候，你會請我吃早餐的吧？」

「不……」李克明焦急地叫着，但是那人已經收了綫。

李克明發抖着呆在那裏。不到十分鐘之後

，門鈴果然就響了。他就像屁股上長了彈簧家的，一跳跳了起來。他的女傭人說：「讓我去開好了。」

「不！」李克明哽塞地說道，「我去開好了！」

他親自走過去開了門。

門外站着一個高大而英俊的男人。這個男人說：「早晨，李先生！」便老實不客氣地推門進來，幾乎把李克明也推得跌倒了。

李克明跑回了房間的中央，眯着眼睛看這個，這人老實不客氣地在沙發上坐了下來，說：「噢，眞可惜，我錯過了早餐！」

這就是那天晚上出現在撞車現場的那人嗎？李克明沒法認得出。那天晚上太黑了，那人的大衣領又是翻得高高的。

他根本沒有機會看淸楚這人的面貌。但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那天晚上的那個人，和眼前這個人是同樣地高大的。

李克明轉向他那女傭人：「你出去一趟吧，下午再回來。」

女傭人點點頭，避開了。她是一個很乖巧的人，而且，臨時放假，這也是她所求之不得的。

李克明等到那女傭人離開了屋子，才怒目瞪着來者：「你究竟是誰？」

那人微笑：「我叫司馬洛！」

那人的面貌英俊，衣着得體而語氣溫和，看來並不像是一個以勒索爲生的人，不像一個歹徒，假如外貌是可以作準的話。實在，司馬洛也是一個介乎俠與盜之間的人物。他蔑視這個世界的法律，然而他的行動，却不一定是與法律作對，而且還是常常補法律之不足的。雖然司馬洛不好出風頭，還常常避免讓人知道他是與某一宗案子有關。

但是現在，他却是已相當出名了。犯罪事似卽使不認得他的尊容，也有不少是知道他的名字的。如果李克明認識或聽過司馬洛這個名字，他一定會十分奇怪，怎麼司馬洛竟幹起這種勾當來了。但是他並未聽過這名字，所以他說：「我不認識你！」

「我們已經見過面了的。」司馬洛說，「只不過不曾互通姓名吧了，現在你已經知道了我的名字，我們就是朋友啦！」

「你來找我，究竟有什麼事？」李克明仍然是充滿了敵意地瞪着他。

司馬洛伸手去拿几上那隻裝了照片的信封，李克明忙一手奪回了。司馬洛笑了起來。「怕什麼呢，李先生，這是我寄給你的照片，我要的話，大可以再晒一千一萬張，甚至可以寄給警局幾張！」

「你……不會的！」李克明狼忙地說。

「這要看我們的交情如何了。」司馬洛說，「如果你對我好，我沒有理由作對你不利的事的。……我沒有理由會毀掉自己一張長期飯票，對不對？」

李克明用衣袖一抹額上的冷汗。「你怎會在場的？」他尖聲地叫起來，「我失事，你怎會剛好拿了攝影機在場的，那麼湊巧？」

「就是那麼湊巧！」司馬洛微笑，「我當時拿着攝影機在街上溜着，要拍點夜景，就剛好拍着了這珍貴鏡頭！」

「這是你安排的！」李克明跳了起身，瞪着他，吼叫着道：「你把那女人推出來，這是謀殺！」

他只是說對了一半。是司馬洛把那女人推出來，但不算是謀殺，因爲，那不過是一個假人。

「你殺的人！」司馬洛冷冷地說，「不是我殺的。」

李克明一手執住了司馬洛的衣領。「我要拿回底片，」他叫道，「交出來給我！」

「拿開你的手。」司馬洛不屑地命令道，「你的手太髒！」

「哼，你來這裏，就是自投羅網。」他的右手擧了起來，手掌挺直，成爲近似一雙鏟，就向司馬洛的頸部劈下去。

他這個人毛手毛脚的，倒看不出，他這一下却能夠使得快速而姿勢正確的。儼然一位空手道高手。

不過，這一掌却未能竟全功，由於手掌還未到，身子就動起來了。他也攪不淸楚是怎麼的，他只是整個人忽然凌空飛了起來，翻了一個跟斗，「蓬」一聲，結結實實地在地上跌了一交。幸而那地板還是舖了厚厚的地毡，所以，這一跌並沒有使他受到怎樣嚴重的傷害，他伸手到背後去，按着自己的腰部，痛苦地爬起身來。

司馬洛微笑：「黑帶六段，是嗎？你們這些自命身嬌肉貴的公子們，都會學這幾下，以備不時之需的，是不是？」

「你……也知道？」李克明軟弱地。

「你的一切我都知道。」司馬洛冷笑，「你的武技，雖然是跟名師學的，基本上很不錯，就只是練習得太少了，全部時間，你都花在追女人和喝酒上，欺負一個不懂技擊的人是可以的，欺負我？哼，沒有一點把握，你以爲我敢來嗎？」

李克明恨恨地瞪着他，司馬洛又繼續說下去：「我知道你的事，還多着。我知道你在美國因爲開快車撞死人而被控誤殺，你逃回來了，在星加坡，你因犯交通例太多而給禁止駕車，以你這樣的紀錄，如果我把這兩張照片交給警方……」

李克明的額上冷汗暴出。他大聲叫了起來：「媽的，你究竟想怎樣？」

「你那張五百元的支票，我也已經留起來作證據了！」司馬洛冷笑地說着：「將來在法庭上，我就可以拿出來作證明，說你在失事之後還向我行賄！」

「你不會上法庭的。」李克明終於可以離開地下而坐到了沙發上，而他說話也可以較爲冷靜，「你這樣辛苦設了一個陷阱，就只爲送我上法庭？」

「對了，我也不想讓你坐牢。」司馬洛說，「我這樣明白地告訴你，只是好讓你知道，你是已經陷進了天羅地網之中，很難脫得了身的了！」

「你想要什麼？」

「錢！」

「當時我已經給了你五百元！」李克明說道。

「小弟弟！」司馬洛哈哈笑着走過來，伸手在李克明的頭頂上一搓，把他的頭髮弄得更亂了，「這樣美妙的安排，難道就只值區區五百元？」

「你想要多少？」李克明問。

「你是一個富有的人，李克明先生。」司馬洛說，「我看，比較大的數字，你負担得起的。例如……例如一萬元……一個月！」

李克明又跳了起來，但不是撲向司馬洛，而是像觸了電似的，大爲震驚。「一萬元一個月，你要永遠吸我的血！」

「也許不會是永遠的。」司馬洛微笑着，「如果你乖乖的，說不定，我很快就會放過你了！」

「我不能負担一萬元一個月！」李克明叫道，「我沒有這許多錢！」他的表情，現在變成帶着哀求的了。

「你是一個富有的人，李克明。」司馬洛說，「我已經調査過了，你父親是億萬富翁，

你住在這樣一座華麗的住宅裏，開這樣一部名貴的汽車，你負担得起的。」

「老頭子每月只給我八千元作零用。」李克明痛苦地，「汽車，房子，傭人，全部都是他的，我連賣掉都沒有權！我的零用全給了你也不够！」

「你的母親是最得寵的太太！」司馬洛說道。

「不錯，她有錢。」李克明說，「但是她是視財如命的！一萬元一個月？要她給我一千元，她也不肯呢！一萬元你用刀擱在她頸子上，她也不肯。」

「李克明先生。」司馬洛道，「這樣說來，你是寧可我把你送上警局了。」

「你把我送上警局，完全沒有好處，」李克明連忙游說，「反而浪費一番安排，一分錢也收不到，是不是？」

「問你爸爸拿如何？」司馬洛問。

「他不會給我的。」李克明哀鳴起來，「他比媽媽更糟！別以為我是他的兒子就可以拿錢，你知道他的兒女有多少嗎？這裏一個，那裏一個，他生一個孩子，就像你小一次便！這樣吧，司馬洛，我一次過給你六千元，你把底片還給我，然後，我們就完全忘了這件事，好不好？」

司馬洛搖頭：「差得太遠了，我又不是開天索價，你怎能落地還錢！」

「我眞的沒有。」李克明哀鳴着，「你就是剝了我的皮，我也沒有的了。」

司馬洛冷冷地凝視着他。

「你一定要逼我做我做不到的事情。」李克明苦着臉，「那我只好聽天由命了，宰了我好，抓我坐牢也好，悉聽尊便！」

「媽的！」司馬洛低聲咒罵着，「碰上了你，可是眞的倒霉。」他取出一根香烟來，點上了，深深地吸着。

李克明在旁邊，現出一副可憐相。連他的空手道也對付司馬洛不來，現在他算是給司馬洛收服了。他只是希望，司馬洛會因為從他的身上搾不出油水而放過他。

「豈有此理！」司馬洛恨恨地道，「我總不能就這樣白白浪費了一番安排的。」

「如果你肯的話，你是總算可以撈回幾千塊錢的！」李克明說。

「不，」司馬洛搖搖頭，「我得要在你身上撈回大大的一筆，對了，你的父親！」

「我已經說過了。」李克明又表示恐懼，「我的父親，一個銅板都不會給的。」

「他是一個有錢人。」司馬洛凝視着他，「你知道他的錢是怎樣賺回來的嗎？」

李克明又搖搖頭。其實他是知道的，他的老頭子，主要就是因販毒而發達的，但他覺得沒有理由對司馬洛說出來。他還未曾傻到那個程度的。

「炒股票。」司馬洛一字字地說，「炒世界股票！」

「是嗎？」李克明有點莫明其妙的。這倒是一件他不知道的事情了。

「一定是的。」司馬洛說，「不然，為什麼他老是在全世界跑來跑去？他就是要有靈通的消息，買進賣出！」

「我不管他是怎樣發達的，」李克明說，「總之他不會給我錢就是了，他根本連見我都沒有空，信不信由你，我活到這麼大，就連和他談話也沒有上十次！」

「但你媽媽是最得寵的。」——司馬洛說，「在這許多女人之中，你爸爸還是最喜歡她，他差不多天天都要和她見見面的！」

李克明點點頭。

「這樣吧，李克明。」司馬洛說，「我不收你的錢了，我要你幫我做一件事，那就是刺探你父親的行踪。他每天到過一些什麼地方，你記下來，向我報告——」

「我怎會知道？我已經說過——」

「你的母親會知的。」司馬洛說，「你爸爸到很多地方都帶她去，就是沒有同行，她至少也知道他的行踪，你去問她就行了。」

「為什麼？」李克明道，「為什麼你要知道這些呢？」

「我也要炒股票，」司馬洛說，「你爸爸在些什麼地方，可以讓我知道應該買入那一些，也許這樣，我可以撈回一筆了。」

李克明的眼睛閃動着。

他對於股票生意，是一無所知，亦不感興趣的，事實上，他對於任何賺錢的事情，都不大懂得的。

他不知道他的父親是炒什麼股票。

但既然司馬洛自己這樣說，他覺得他就沒有什麼理由要去加以否認了。

他大可以照司馬洛的話去做，假如司馬洛因此而炒股票炒到焦頭爛額。這却是司馬洛的事情了，他不需要負責任。

「好吧！」他欣然地說，「好吧，我這樣做好了。」

「說不定，」司馬洛的眼珠狡猾地轉動着，「生意好的時候，我還可以分你一份呢！」

「呃——我——我不需要分一份，」李克明吶吶着，「只要你放過我就行了。」

「你現在就開始工作好了，」司馬洛說，「時間是寶貴的，不要浪費。你的媽媽現在就在此地，你去找她，看看她在過去的一個星期之內，到過些什麼地方，以後又會到些什麼地方去！」

「我得白天去，」李克明說，「如果晚上去，碰見爸爸，他會不高興的。」

× × ×

李克明眞的在當天的下午去，找他的母親。他的母親生他的時候還很年輕，現在，雖然經已有點徐娘之態，但却還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

她只有一個兒子，這個兒子，自然是她的心肝命蒂了。——僅比錢次要一點。她簡直把李克明當作一個嬰兒一樣，擁在懷中，撫着他的頭髮。「你瘦了，克明，」她說，「為什麼不早點睡！」

「想念你嘛。」李克明說：「你知道你的，老是飛到東飛到西，難得有機會見到你！」

「唉，沒有辦法，你爸爸需要我在他的身邊。」

那婦人幾乎就要掉下眼淚來了。李克明就有這個本事，很懂得哄他的母親。

他躲在她的懷中，又說：「媽，最近你們到那裏去了？為什麼不帶我！」

「你在開玩笑，你知道你爸爸的。」又嘆了一口氣——「唉，他這個怪人，整天要跟着他東去西去，永遠都不依計劃的，明明說好了要往巴黎去的，但一幌眼，却到了東京，一個天，一個地！」

「上一個星期，你們到了些什麼地方？」李克明問，「告訴我，媽媽，我想知道一下外地的風光！」

「唉。」那婦人嘆了一口氣，「怎說得上什麼風光，有時只停留一夜，黃昏到達，天亮就走，根本什麼都沒有機會看清楚！」

「到了東京，結果又沒有去巴黎了？」李克明問。

「有是有的。」那婦人回答，「不過是在三天之後再走了！」

「除了巴黎之外呢？」李克明問，「你們又到過一些什麼地方？」

「唔——還有到中東去過。」她回答着，「但，你說說你的情形吧，近來生活過得怎樣？有沒有眞正要好的女朋友？」她對她的兒子是很關心的，她特別希望他早有成家立室的一天。

「我找到了一份工作！」李克明說。

「找到了一份工作。」這一個消息，豈不多和找到了女朋友一樣，能使她興奮。

李克明又顯得有點忸怩的。「不過，也不是怎樣一件了不起的工作，是在一間報紙館裏，呃——我有一位朋友，他是編旅遊版的，他叫我供應一點資料。我在想，你既然常常到處去，你一定懂得很多，所以，你告訴我你去過一些什麼地方，怎樣去法，和有些什麼感受，那是最好的了，好過我去翻雜誌！」

這個好消息，使那婦人大為興奮。李克明騙他的老媽子，果然是有其一套辦法的。她果然盡她的所知，把她的遊踪說了出來，李克明並且名正言順地用紙筆記下了。

「以後你也要和我經常聯絡。」李克明說，「資料愈新就愈好，但是，千萬不要告訴爸爸！」

「為什麼？他一定也會很高興的！」

李克明不屑地搖頭。「哼，他從來都看不起我，我找到了工作，他還是看不起我的——我要等到有了相當成就的時候才讓他知道，那時，我才眞正吐氣揚眉呢！」他拉着母親的手，「你得答應我，千萬別讓他知道。」

「好吧，我答應你。」

勇刦巨欵　妙破毒窟

李克明所得的資料，全部都轉到了司馬洛的手中了。

如果李克明知道司馬洛是怎樣利用這些資料，他一定會大為吃驚的。但是，他却無從知道。

在司馬洛的住所裏，那大廳之中，一邊牆壁上有一幅大地圖。這幅地圖佔了整片牆壁的面積，乃是一幅世界大地圖。在牆壁上已經畫了好些紅綫，那些紅綫，就是代表李克明的老頭子行踪了。

每天，司馬洛都到外面去打電話給李克明，有時，李克明沒有得到他母親的消息，是無可奉告的，但是過一天，他又必然可以補回前兩天的空白。

這一天，當司馬洛回到屋子時，屋中已經有一個女郎在着了。為了免得萬一他的電話來源會被追查，所以司馬洛是用街外電話的。

這個女郎已經在屋中等着他。她就是那個給汽車「撞死」了的女人。現在她穿得很樸素。她是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上身是一件緊身的毛衣，下身則是一條緊身的黑長褲。她正把兩臂交抱在胸前，站在那牆壁的前面，看着那幅大地圖。

當司馬洛進來時，她就一轉身看着他，兩臂仍然交抱在胸前。現在在充裕的燈光之下，可以比較清楚地看見她了。這個女人，有些人會認為她並不很美麗，但她實在有可愛的地方。她是清麗的，完全沒有那種俗氣的美，知識水準較高的人，就會覺得她是一個有氣質的女人。這種氣質，是配合本身的學識及頭腦才能透出來。她看着司馬洛：「怎麼樣，有什麼進展嗎？」

「當然有。」司馬洛從袋裏掏出一支筆，「拿紅筆來吧，貝貝！」

那個叫貝貝的女人，就從一張桌子上拿起了一支紅色的箱頭筆，站到地圖的面前，準備着。司馬洛就把紙上記下的唸了出來：「五月十日，由澳洲飛意大利，直趨西西里島——」

「經過羅馬？」貝貝問。

「是的。」司馬洛說。

於是貝貝就依司馬洛所說用紅筆畫了一條路綫。

又在那裏地名的旁邊寫下了日期，然後她退後兩步，皺起了眉頭：「他到西西里幹什麼？那裏是意大利黑手黨的大本營呀！許多黑手黨頭目被美國驅逐出境，都回到那裏去，仍然對黑社會的行動作遠距離控制的。」

「他很可能就是到那裏拜會那些黑社會頭目，」司馬洛說，「如果你要運毒進美國的話，你很可能是先要到西西里去！那裏的販毒組織，意大利人控制了相當大的大部份。」

「唔，然後呢？」貝貝問。

「法國，巴黎，在那裏逛了兩天夜總會，似乎相當悠閒的。在西西里的當中，他的妻子給拋在一間酒店去，他本人則似乎失蹤了。她又是沒有機會遊什麼地方！當他再出現時，他就馬上要趕程離開——」

「一定是到那裏去談生意，」貝貝喃着。

「可能是的。」司馬洛說，「不過到了巴黎之後，他們可是眞正地玩起來了，那位太太玩得很開心！」

「也許巴黎沒有生意好談？」貝貝說。

「也許不是。」司馬洛說，「總之他們在巴黎逗留了三天，有兩天是兩個人一起玩，但第三天，他又失蹤了！」

「這位李先生又去談生意了？」貝貝說。

「大概是了。」司馬洛說，「巴黎是一座所謂文明的大都市，凡是這樣的地方，吸毒問題一定嚴重，對毒品的需求量也大，這可以說正是販毒者的天堂，他沒有理由只經過那裏，而什麼都不幹的。」

貝貝把所劃的紅綫修改了一下，又轉向司馬洛：「還有呢？」

「沒有了。」司馬洛說，「他現在仍然失蹤着，還不會回來，他那個女人，也不知道他是到了何處去。」

貝貝走到廳子的另一邊的沙發上坐了下來，嘆了一口氣。她說：「我覺得奇怪，難道她不吃醋的嗎？難道她不想知道自己的丈夫是在一些什麼地方？尤其是，巴黎是一個聲色犬馬之地。」

司馬洛微笑：「貝貝，你還年輕，大概很難明白她的心情了。她明知道他是一個妻子衆多的男人，自己是其中一個而已，她又怎妒忌得來？而且她又知道，無論如何，他總是會回到她身邊來的！」

貝貝不服氣地瞪着司馬洛：「我不明白？很明白，你別小看我，一個女人不能這樣大方的！當他沒有碰到一個比你好的女人時，他是會回來。但是當他碰到了一個比你好的——我媽就是這樣——」

她忽然住聲，不肯說下去了，而且司馬洛看到，她的眼睛裏似乎正在閃着淚光。

「你沒事吧，貝貝？」

「我——」貝貝哽咽着說了一個字，就跳起身來，跑到裏面去了。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取出一根香烟來，點上了，抽吸着，無疑地，貝貝是一個傷心人，她的家庭環境一定很複雜，而她自己也命運坎坷。當然了，如果不是這樣一個人，也不會參加這樣的工作的。

這個組織的裏面，全部都是這樣的人。想起了這個「組織」，司馬洛又不禁微笑了，因為，這個組織是竟然連名字也沒有的。他們只是稱之為「組織」，或「我們的組織」。司馬洛又想起他是怎樣加入這個組織的。

他的加入，却不是因為命運坎坷了。

他是為了一位老朋友而加入的，起碼，他

自己認爲是這樣。"他那位老朋友却認爲，他是爲了愛冒險多過爲了老朋友的友情。

但總之，無論如何，他是加入了。

那位老朋友名叫雷克，司馬洛在七年之前已經認識他了。七年之前，雷克是一個警探，但是當二個月之前，司馬洛再看見他時，他已經辭了職。

是雷克來找司馬洛的，有一晚深夜，雷克忽然拿着一瓶酒，到司馬洛的家中來。對這位不速之客，司馬洛感到意外。他問雷克道：「怎麼了？你什麼時候開始，在値班的時候也喝酒的？」

雷克顯然是已經喝了相當多，不過他並不是醉了。他是那種極難喝醉的人，喝酒只會使他更興奮和豪放而已。他揮揮手：「現在沒有人管得我，因爲我已經辭了職！」

「辭了職？爲什麼？」

「那份混帳差並不好當。」雷克咆哮地道，「太多我想做的事我不能做，太多我不想做的事情，却又非做不可。」

司馬洛點點頭：「這是一個問題。不過，有許多人的想法却和你相反。」

「你不想做的事，他們却認爲求之不得，而你所想做的事，他們却懶得去做呢！」

「所以我就讓他們去混好了。」雷克說，「我已經找到了一件新的工作。薪水不太多，也不太少，但，重要的是，你可以做你想要做的事！例如，我不喜賴米爾這個法國鬼，我就把他幹掉！」

司馬洛皺起了眉頭，腦海中升起了一些關於法國人賴米爾的資料。賴米爾是一個標準的江湖客。

曾經參加法國的海外兵團，駐在中東。後來大概不知秘密刧掠了那一個部落，有了點錢，就退休，自己做生意。但他做的却是可怕的生意。他利用他當兵時得到的關於中東的知識及打下的交情，專門向中東的酋長們供應白種黃種的女奴，當然都是擄刧去的。同時，他也向中東那些販賣奴隸的份子購買棕欖色皮膚的女奴，供應世界其他的妓寨。

沒有人制止他。想制止他的人抓不到充足的證據，而有權力及證據對付他的人，却寧可拿他的大叠鈔票。因此，賴米爾的生意是越做越大，交遊也愈來愈廣闊了。直到最近，他忽然汽車失事而死。車子撞得稀爛。

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由於賴米爾是很小心的，從來不會開快車。但，更奇怪的是，距離賴米爾失事之處不到五哩，被發現棄着一部旅行拖車，車中有六個白種和一個黃種的年輕美女，都是用手銬鎖着的。她們對警方說她們都是無親無故的孤女，都是給綁架的。

是誰綁架他們？

她們都說不出來，但她們說不是賴米爾。這也不一定是謊話，因爲這骯髒的工作，賴米爾是不會親自動手去做的，只是在押運移交的時候，他會親自出現一下。

但是，賴米爾又是怎會在那現場的附近汽車失事而死的呢？

雷克說：「是我殺死他的，是我親手殺死他的。我們在他起運的時候去捉他，幫手的都逃走了，賴米爾也逃走，但我緊追着他。我不能讓他逃走！賴米爾拚命開快車，但他是不習慣開快車的，一開快，他就撞了！」雷克擧起酒瓶來又喝了一口，似乎他是在慶祝賴米爾的死。

「但。」司馬洛皺眉看着他，「你不是說過，你已不幹警界的工作了嗎？」

「不錯。」賴米爾說。「警界的工作我已不幹了，但這不是警界的工作！——這是我想幹的工作！警界有許多人想對付賴米爾而不能動手，也有些能夠對付他的人而不願動手，現在，我想對付他，也能夠動手！」他又擧了一擧杯子。

司馬洛的眉頭皺得更緊了：「我還是不明白！」

「我們成立了這樣一個組織。」雷克說，「專門幹我們想幹的事！我們之中有退職的警探，有退職的賊，也有別一些給命運之神開過玩笑的人，沒有的只是紳士名流！但是，我們幹得很好。」

司馬洛聳聳肩，說道：「你爲什麼告訴我呢？」

「因爲，」雷克說道，「我很想你加入我們！」

「哦，多謝賞面。」司馬洛說，「但，你出得起多少錢呢？」

雷克瞇眼看着他：「你可不是那麼重視錢的吧？」

「你以爲我不需要吃飯的嗎？」司馬洛微笑。

司馬洛並不是一個窮人，但他的錢却也不是靠承受遺産得來，而是靠他自己的工作。

他專好管閒事和鋤强扶弱，不過却常常是從中取利，用那些不義之財去飽自己的私囊，他認爲只有如此，他下一次才會更有力量去鋤更强者。如果每一件事都白做，不久之後，他便變成什麼事情都沒有能力做了！

「我們一分錢也不能給你。」雷克說，「不過，我們不反對你趁機賺錢——假如你找得到機會的話。」

「那才像話一點！還有一個問題，我是不喜歡受人指揮的。因此，我不願意參加什麼組織，如果我參加了，總不會由我來做首領的，那即是說我變成一些人的下屬了。」

「只幹一次好了。」雷克說，「先替我們做一件工作試試，怎麼樣？」

「你心目中已經有了一件工作？」司馬洛問。

「是的。」雷克說，「我們心目中這件工作，就是對付李道生！」

「李道生？」司馬洛抬起了一邊眉毛，「就是那個賣白粉的？」

「對了！」雷克說，「當我在警界工作的時候，我幾次想着手弄他，可是，總有一堵無形的牆壁在阻擋着我似的，展不開拳脚，現在，沒有人束縛我的手脚了，但是這件工作，我還是無法入手，李道生這個人是太聰明了，幾乎人人都知道他賣白粉，可是，談到抓證據，却是沒有辦法！」

司馬洛搓着下頷。

「怎麼樣？」雷克又向自己灌了一口酒，說，「幹與不幹，你也總得回答我一聲！」

「我幹。」司馬洛點頭，「事實上，如果你早提出李道生的名字，你也根本就不必費這許多唇舌！」

「妙極了！」雷克找到了司馬洛的一隻杯子，替他斟滿了一杯酒，塞進了他的手中。

× × ×

於是司馬洛開始爲這個沒有名字的組織工作。

而他這個部門是獨立的，不受命於任何人，並且，還派來了這個淸麗的貝貝到來協助他工作。

雷克的選擇司馬洛，也果然是有他的眼光的。雷克想不到辦法的地方，司馬洛却想到了辦法。司馬洛想到的辦法，就是向李道生的兒子李克明下手。

對於李道生，司馬洛也的確是有點私人的仇怨的。幾年前有一次，司馬洛交了一個女朋友，和她相當要好的時候，她却忽然對他遠而避之。後來司馬洛一查，才知道這個女人曾經是李道生的情婦，雖然她已經和李道生分手，李道生仍然認爲，她是不適宜和司馬洛這樣一個男人來往的。

由於她說不定會把她以前所知道的秘密告訴司馬洛。於是他施用金錢和壓力，叫她和司馬洛疏遠。壓力就是施在她的母親身上，聲言如果她不就範的話，她的母親就可能會有危險的。

對於這件事，司馬洛是相當生氣的，雖然，他還未至於生氣到會向李道生大興報復，而且，爲了這個女人着想，他也只好吞下了這一口氣，他不想給她帶來不必要的煩惱。

現在，他有機會對付李道生了。通過李道生的兒子。這和李道生對他的方法，可以說是有異曲同工之妙的！

而工作至今爲止，也進行得相當順利。

現在他們對於李道生的動向已經知道得相當多了，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既然知道了李道生的虛實，就不愁找不到方法來對付他了。

司馬洛坐在那廳中，看着地圖上那些紅綫劃成的路綫，想着李道生所作的活動，一面等着貝貝出來。

貝貝既然參加這個組織，無疑地她是有她的一頁傷心史的。一個普通的女孩子，應該不會有興趣做這種工作。她們會去做文員，做售貨員，做工廠，做敎師，最後做家庭主婦，只有受到了一種特殊的力量驅使，她們才會參加這種充滿了危險性的工作。

當她提起了夫婦之間的問題時，她就哭了起來，這表明了她的傷心事一定是與此有關的了。她的傷心事，一定是發生在她的母親的身上。

所以一提起母親，她就哭起來了。

司馬洛的好奇心使他奇怪，貝貝那件事究竟是如何。不過他也知道還是不要理會的好。他們正在做一件工作，工作做完了就要分手了，他們最好還是不要讓私人感情滲進來。

貝貝從裏面出來了，仍然用手帕抹着眼角，但不再哭了，而且她的臉上帶着一個微笑。她有點畏羞地：「剛才眞對不起——」

司馬洛聳聳肩，一攤兩隻手掌。「哭是一件好事，可以舒放積鬱着的感情，我也眞希望我也有機會大哭一場，我要爲這個世界大哭一場！」

「我只是爲了我的母親而哭。」貝貝說，「她——她就是我參加這種工作的原因！」

「你不需要告訴我的，貝貝！」司馬洛說道。

「但我想告訴你！」貝貝說，「我想告訴一個人，一個會同情我的人！」

「那麼說吧！」司馬洛說。

貝貝告訴司馬洛，她是在她的母親死了之後才決定參加這件工作的。她的母親，就是過份自信了。她以爲她的丈夫是不會離開她，因此她任從他在外邊胡混。當他混厭了，他就總會回到她的身邊來。但她沒有想到一件事却是，她的年紀一天一天地老了，而且，她還吸上白粉了。白粉使她的蒼老加劇。一個吸毒的人，是比正常人快十倍蒼老的。

她的吸引力失去了，她的丈夫終於一去不回。

她知道她是失去了他的時候，她就殺死了自己。

「三件事，殺死了她。」貝貝最後說：「那是過份自信心，不求上進和吸毒品！」

「世界上每天都有不少人死於這三件事的。」司馬洛說。

「另外兩件我可以自己對抗。」貝貝說，「我可以使自己不太過份自信，我可以使自己求上進，但對抗販毒，我却非加入這個組織不可！」

「你加入得很對。」司馬洛安慰地指指牆壁上的地圖，「現在快要又有一個販毒的巨頭受到對付了，當我們對他的行動有了一個完整的概念之後，我們就可以動手。」

貝貝又搖着頭，嘆息了一聲，說道：「你知道嗎，司馬洛，我已經幹過了好幾次，我已經看着好幾個大毒販給毀掉，例如銀行家詹利文，例如莊生，又例如吉特利等等，我並且親眼看到吉特利給亂槍打死的！」貝貝說：「第一次的時候，我是很高興的，我以爲世界上從此會乾淨得多了，但，第二天，當一個新的任務下來時，我才知道，原來世界還有更多更骯髒的人！」

「你說得對了。」司馬洛說，「李道生之後，一樣會再有一個更大的李道生，這個李道生還沒有毀滅，另外一些李道生已經在成長起來了，這是一場打不完，也打不勝的仗！」

「要怎樣才能打勝呢？」貝貝問。

司馬洛聳聳肩：「蚊子是從汚水裏出來的，守在汚水旁邊，蚊子出來一隻打一隻，這並不是不好，但，假如能把汚水傾掉，那却會好得多了！」

「是這個社會，需要澈底的改造！」

司馬洛的咀邊露出一絲微笑。「許多人認爲我是一個神通廣大的人，但是這件事我就做不來了，我只不過是一個躲在汚水旁邊打蚊子的！」

貝貝走過來，就在他的身邊蹲下，凝視着他。

「不要緊。」她說，「讓我們揀最大的蚊子打好了！」忽然之間，變成了她安慰司馬洛了。

司馬洛點點頭。

× × ×

李克明是很少有機會看見他的老頭子的，而他也不願見他。但這一次，他却見着了。這是一次意外的相遇。在他母親的家中。

他正在聽他母親解說她所去的各個地方的情形時，李克明忽然注意到，客廳門口似乎站着一個人。他回頭一看，沒有錯。

一個身裁高大，頭髮半禿的男人就站在那裏，正皺着眉頭看着他們。

「爸爸！」李克明簡直是在恐怖地叫了起來。

「你們在幹什麼？」那人說。

「我——我只是回來向媽媽請安！」李克明吶吶着。

「哦，哦。」老頭子李道生看着他，點着頭，「眞了不起，一個標準的孝順兒子！從來，我就不知道他是會回來問候媽媽的！」

「你怎知道？」母親不平地袒護，「你根本就很少見到他！」

「不錯，我很少見到他。」李道生脫下大衣，在沙發上坐了下來，「但我自己種出來的種籽，難道我自己不知道的嗎？不過是回來拿錢吧了！」

「他不是！」母親理直氣壯地，「他已經找到了一份工作！」

「哈，他找到了一份工作！」老頭子看着李克明，就忍不住大笑：「這倒是天下第一大新聞了，是不是要交一萬元保證金，才能上班之類，你現在就是要向你的老媽子拿這一萬元保證金？」

「不！」那位母親更加不平地否認，雖然李克明正在不停地拉着她的衣袖，「他是在報館裏找到了一份工作。」

「那一間報館？」

「實在也不是一件直接的工作。」那位母親說，「只是替一位編旅遊版的朋友供應資料。他現在就是來問我資料。」

「呃——」李克明忙接口說，「如果幹得好，就可以正式任職了！」

「哦？是這樣？」老頭子仍然萬分懷疑地看着他，但是，又實在沒有空理這些事情，他終於揮揮手：「你去幹你的吧，總之不要拿錢就行！」

李克明心裏有很多不好聽的話想回答出來，但是却沒有回答的胆量。他只是囁嚅着說：「呃——爸爸，我也得走了！」

李道生連睬也沒有睬他，而李克明便像一隻小老鼠一般溜出了門口。

李道生在床上一倒下來，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好了，現在替我搥一下骨吧，我就快要累死了，今天晚上，我們又得要起程到中東去了！」

「中東？」

「是的。」李道生說，「中東！」

於是，那個女人就替她的丈夫搥骨。這件事，她是做得很好的，這顯然是他抓住丈夫的方法之一。有些女人，就是用這種方法把丈夫抓牢的。

李道生緊緊地閉上了眼睛，完全鬆弛了下來，享受着這個女人的服務，已經完全忘記了他的兒子。

在另一方面，司馬洛等人，現在則正在準備採取對付李道生的初步行動了。這一天，雷克也在場。

雷克、貝貝和司馬洛三個人，站在那牆壁的前面，看着那幅地圖。現在地圖上的紅綫已佈得很密。

雷克正在咬着一根雪茄，手裏還拿着一瓶酒。

他說這是他當警探時所得不到的享受。那時，他不能夠在工作的時候一面喝酒。

「現在。」司馬洛好像教授在講學似的，用一根棍子指着牆壁上的地圖，「多謝李克明的幫忙，我們對李道生的行蹤，已經有了一個概念。他雖然像是到處亂飛，但很明顯地，他的行蹤是有規律的。例如，巴黎，貝魯特，德黑蘭，東京，泰國這幾個地方，他每二十天必定到一次。可以想見，他的業務是旣廣泛而又發達的。如果我所猜沒有錯，在今天晚上，他就會飛到中東的貝魯特去了！」

「那麼呢？」雷克問。

「我也要在今晚飛到貝魯特去。」司馬洛說，「我在那裏有些朋友，我相信，他們是會帮助我進行我的計劃的！」

「怎樣的計劃呢？」雷克問。

司馬洛壓低着聲音，化了十五分鐘的時間，把他的計劃對雷克說了出來。

雷克和貝貝，都全神貫注地在傾聽着。

當司馬洛說完了之後，雷克點點頭：「這個計劃，雖然大胆一點，但却是一個很好的計劃！」

「我呢？」貝貝說，「我也去嗎？」

「當然了。」司馬洛說，「你是我的助手嘛！」

「來，拿些酒來。」雷克說，「讓我們預祝成功！」

貝貝做了一個鬼臉：「你知道我是從來不喝酒的呀！」

× × ×

當李道生夫婦到達了貝魯特的時候，他們夫婦，就由的士司機推薦住進了一間大酒店。

他們並沒有在任何酒店預定房間。他的妻子雖然表面上裝痴作聾，其實她是知道她的丈夫做的是什麼生意的。她知道他這樣做，是爲了使任何人都難以預先安排，偷聽他的出入電話。

他們是在黃昏時到達的，一進了房中，坐了下來，她嘆了一口氣道：「我從來不喜歡這地方，神秘氣氛太濃厚了，總是使人胆戰心驚的！」

李道生却沒有回答。

他只是過去拿起了電話，開始打他那一連串的長途電話，他是打給一個叫阿密的人。「阿密，」他說，「我要那筆錢……唔，好吧，你來時給我一個電話。」

他放下了電話，又轉對他的妻子：「現在，給我鬆弛一下吧！」

他的意思就是要她替他按摩，而由於這是她抓牢丈夫的手段之一，所以她也遵命了。

她替李道生把身上的外衣脫了下來，讓他的身上只剩下了內衣褲，便動手替他按摩。而他一方面享受着她的服務時，李道生也並沒有浪費時間，他又不停地打電話，有時則是有人打電話來給他。總之，他幾乎一直都是在講電話的。

有時，他還是用一些他的妻子聽不懂的言語去講電話。終於，那一連串的電話講完了，李道生才眞正地鬆弛下來，暫作小睡。

× × ×

在同一時間，在同一個地方，一間單層的佈置簡陋的小屋子裏，司馬洛和貝貝正在暗淡的燈光之下對着一副錄音機。那暗淡的燈光，是來自天花板上一隻沒有燈泡的燈罩的，而那段錄音，則顯然是一段電話錄音。

那段錄音中正傳出李道生的聲音：

「阿密，我要那筆錢！」

「好的。我早已準備好了，大約兩個鐘頭之後，我送來給你如何？」阿密回答。

「唔，好吧，」李道生說，「你來時給我一個電話！」

電話掛斷了的聲音，但是，差不多馬上又有另一個電話打通了，這一次，李道生則是用阿拉伯語和對方交談的。這之後又有幾個電話是用英語打的。

終於，錄音帶已經放完了。那個放錄音帶的黎巴嫩人從角落裏的陰影中出來，把錄音機扭熄了，微笑着說：「司馬洛先生，你聽够了沒有？」

「幹得很好，」司馬洛說，「還有嗎？」

「我們仍然在繼續錄音，」那人說，「一錄到就送回來。」

「謝謝你！」司馬洛說。

「不用謝我，司馬洛先生，」那人說，「你以前帮過我的忙，我現在替你做事是應該的！而且，我也不喜歡李道生這一類人。他替我們的地方帶來污穢和邪惡。」

「憑他這些電話對白。」貝貝說，「我們可以知道在這裏是有一個叫阿密的人代他管錢的。他一邊約了阿密交錢給他，另一邊則約了另一些人安排交貨。顯然阿密要解給他的錢，就是貨欵了！」

「我看正是這樣！」司馬洛說。

他那個當地朋友的眼睛裏閃爍着一種奇異的光芒。

「司馬洛先生。」他說，「你現在要幹的事，大概就是把他這些錢搶過來了。」

司馬洛聳聳肩。「我不知道該怎樣回答你好！」

「這件事我也很贊成。」這個人說，「不過很可惜，我却不能帮助你！」

「我明白你的處境。」司馬洛點着頭，「你不能出面做這件事，由於許多人都認得你，如果你在搶刼的現場出現，很可能會給人看到的。」

「情形正是如此。」那人點着頭，「搭綫偷聽電話的事，我們幾個人可以偷偷地爲你做，因爲不會有人看見。

「但動手搶刼，那就不大方便。除非殺人滅口，否則，被刼的人，一形容我們的樣子，馬上就可以知道是我們這幾個人。」

「而你們這幾個人是不贊成殺人滅口的！」司馬洛問。

「我們根本就不贊成殺人！」那人說，「我們認爲每一個人都有生存的權利！」

「這個李道生。」司馬洛說，「他却是死了要比活着好些。」

「那麼。」那人說，「爲什麼你又不殺死他呢？」

「我們是要用另一種方法殺死他！」貝貝第一次插咀，「我要殺死他的人，也要殺死他所做的事！」

「這也是一個好辦法！」那人點着頭，「但我只能給你一個忠告，那就是小心一點，這個阿密，在此地的勢力是很大的，有人搶了他的錢，他決不會就此輕輕了事！」

「我並不打算由阿密手中搶！」司馬洛微笑。

× × ×

在大約一個鐘頭之後，在黑暗中，李道生又丟下了他的妻子，跑到街上來了。而那個女人，也早已見怪不怪。這就是跟着李道生去旅行的「享受」了。

李道生一個人走到了最僻靜的地區之一，就站在那裏的街上等着。忍受着沙漠在夜間的涼意。

在他等了大約十五分鐘之後，一個阿拉伯裝束的人出現了。這人走到李道生的旁邊，李道生就不耐煩地道：「阿密你在電話上說你馬上來的。」

「我是盡快來了的。」阿密說，「但這是很大一筆錢，我必須作些保險的措施！」

「在這裏，誰敢動你的腦筋？」

「這倒不然。」阿密說，「錢只要够多，那就誰都會動腦筋的！」

「拿來吧！」李道生說。

那人把他的闊袍大袖打開了，從那下面取出了一隻軟皮的公事包來，那隻公事包裏面，是脹得滿滿的，顯然都塞滿了鈔票。

「五萬元美鈔。」阿密低聲說，「要不要數一數？」

「別傻吧！」李道生接了過來，「難道我還會不信任你嗎？」

「再見。」阿密說，「下次再見，願阿拉與你同在！」阿拉就是回教徒的神。

「再見！」李道生吶吶着，又覺得不耐煩了。不知如何，今天晚上，他總是心裏不大舒服，就像有一件事，不大妥當似的。

當阿密走了之後，李道生便挾着那隻公事包，沿路步行。他向阿密拿錢，完全是爲了保密作用。如果他每到一個地方都從自己的銀行戶口提出一筆鉅大的欵項，那麼查他的人，只要一查他的帳，就知道他是在幹什麼了。但是向阿密拿錢，那又不同，帳項上沒有記錄。數字指出，他到這個地方，只不過是花了一些酒店房租及應有的旅行消費吧了，誰也算不出，他是來作了價值五萬美元的毒品交易！

至於這五萬美元，當然也不是阿密白送給他的，這是他在平時一點一點地匯給阿密，而積存起來。他與阿密名義上在這裏合組了一間商行，由阿密管理。由於這間商行是經常都「虧本」的，李道生經常要匯錢來暗貼。那五萬美元，就是如此地積存起來的了。

現在，李道生就携着這五萬元的貨欵，沿街而行。他約好了的交易對手，就在三個街口之外等着他。

他們所作的交易，是要用現鈔交易的。支票不行，掛帳更加不行了。

李道生走了一條街，剛剛越過一個街口時，就有一部汽車飛馳而至。這部車子，差點就把李道生撞着，開車的人連忙扭欸避開，因此就撞上了行人路上，差點沒有和一支街燈柱接吻。

車子停了下來，李道生聽見開車的人在咒罵着。接着，車門打開，那開車的人跳下了車來，李道生的心臟就感到一陣收縮，差點暈了過去！

因爲，跳下車來的那個人，竟然是沒有面目的。在衣領之上露出來的頭部，只是一個黑黑的圓球！

當他再看清楚一點時，他才看出，原來這個人的頭上是罩了一隻黑色的尼龍絲襪之類的東西，所以五官都給遮掩得不能辨認了，然而從絲襪裏面，那人却是可以看見他的。那絲襪的厚度，對於視綫並沒有太大的影响。

而且，這個人的右手上還拿着一把手槍。

這個人，當然就是司馬洛了，然而，李道生却無法知道他就是司馬洛。他只知道，這個人是不懷好意的。

他忙開步要逃走，但是司馬洛已經一跳過來，左掌在他頸與肩之間的筋肉上一劈，李道生一時整個人麻痺在那裏了，司馬洛就用那隻左手執住他的領後，右手中的槍就抵着他的脅下，把他向車子拖過去。

由於受了那一下掌劈，李道生就是要抵抗，也變得有心無力了。

他乖乖地給司馬洛拖了上車，給塞進了司機身邊的客位上。

那隻公事包給奪了過來。

「不……」李道生伸出一隻軟弱的手去要把公事包取回，但是這隻手却給司馬洛一手打開了。司馬洛把公事包上的拉鍊拉了開來，看看裏面，果然是纍纍的鈔票，便再又把拉鍊拉上了。

然後，他揮動着手中的槍，示意李道生下車。

「朋友。」李道生終於驚魂定下，能開口說話了。

司馬洛的回答，只是揮動着那把槍，叫李道生下車。

「識相的你就把錢放下。」李道生說，「否則——」

那把槍的槍咀狠狠地向李道生的肋上一撞，使他痛苦得彎下了腰。司馬洛又恫嚇地一舉槍。

李道生連忙推門下車了。好漢不吃眼前虧，他賴在這裏，可能給打得半死，却也未必能拿回那筆錢的。而且，他不相信這人能逃得到什麼地方去。

阿密在這裏的勢力是很大的，阿密一定能找到這人，爲了面子問題阿密一定要把這人找出來。

李道生脚才一踏下車，車子就猛然開動了。這一下動作，使車門自動關上，差點就夾住了李道生的另一隻脚。李道生踉蹌地跌開，就這樣目送着車子遠去了。

車子轉了街口，就消失在視綫之外了，那條街上恢復了一片寧靜，就像根本沒有發生過什麼，而李道生也不由得有點懷疑。

他懷疑自己剛才只是做了一個噩夢！

但這不是噩夢，因爲那隻公事包是已經不在他的手中了。

李道生在那裏呆了好一會才醒覺過來，看看表。「我的天！」他說，「時間不早了，我得先行赴約！」

實那種東西的人，最不歡迎的就是那些到了約定時間却沒有出現的顧客。

現在李道生就是以赴約為重，連那些錢也暫時不加追究了。

他匆匆地沿街而行，轉了街口，到了另一條街上。那條街的盡頭有一間獨立的小屋子。那是一間單層的白色泥屋子，屋後有一度白色圍牆圍着的。李道生到了圍牆中間那度鐵柵門的前面，就已經有人替他開了門，把他放了進去。

他跟着那個人進入了屋中。那裏面是一間黑暗的客廳，客廳裏已經有大約六七個彪形大漢在那裏。其中一個有歐洲血統，穿一套白麻西服的中年男人走上前來，伸出手和李道生握着。

「李先生。」他說，「阿拉與你同在，跟你做生意，從來都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你好，鴨都。」李道生說：「阿拉與你同在，但我今天有點事，我可以先打一個電話嗎？」

鴨都疑惑地瞥了他一眼：「這是很不尋常的事！」因為在這個時候打電話出去，如果李道生是向警方告密之類，那就不好了。

「我真的需要打這個電話！」李道生說，「我有要緊的事情！」

鴨都指指在角落裏的電話。「在那裏。」

李道生匆匆走過去拿起電話。他是用這個電話打給阿密的。

「阿密。」他焦急地說，「那些錢給搶去了！」

「什麼？」

李道生把情形大致對阿密說了。

「不可能！」阿密說，「此地沒有幾個人有本領作這麼大胆的事，有的幾個，都是我認識的。」

「那你查一查你認識的人吧！」李道生說道。

「好的。」阿密說，「你也最好先回酒店去，別再作什麼交易了。」

但李道生却另有想法。當他放下了電話之後，他又回轉身來，走回客廳中央。鴨都正從走廊裏面出來。

「現在，讓我看貨吧。」李道生說。

「等一等！」鴨都遞起了一隻手，「剛才，我們聽到你講電話——」

「什麼？」

「我在屏風後面聽着的。」鴨都得意地微笑，「我並不是要管你的閒事，我只是害怕你向什麼人告密了吧，我聽到了你提起關於你的錢的事！」

李道生臉上微微變色，但是點頭。「那是事實，我給刼了！」

「那你手邊現在沒有錢了？」鴨都問。

李道生皺起了眉頭：「你——這是什麼意思？」

「李先生。」鴨都說，「你也不是不知道的，做這一門生意，一定要現錢交易，你沒有現錢，那你拿什麼來付給我呢？」

「這是一件意外。」李道生說，「我是帶了錢來的，但是半路中途，這個人却出來把錢刼去了！」

「真有這回事？」鴨都懷疑地看着他。

「你是懷疑我在說謊了。」李道生表示憤怒地。

「我不知道。」鴨都聳聳肩，「但正如阿密所說，會對你這樣做的人很少的。」

「我並沒有騙你！」李道生狼狽地叫道，「阿密的確是把錢交了給我，你不信，你可以去問阿密。」

鴨都聳聳肩：「為什麼我要問阿密？我和阿密沒有來往，我們河水不犯井水，我也打算維持這個現狀！」

「但……但……」

「李先生。」鴨都不耐煩地打斷他，「現在我再說得清楚一點吧。究竟你有沒有錢付給我？」

「暫時沒有，但……」

「什麼時候有？」

「一兩天吧。」李道生吶吶着說道，「我看——」

「二十四小時。」鴨都說，「我們只等你二十四小時！我們的貨，放在同一個地方太久是不大安全的，所以只能夠二十四小時，你不來，那就拉倒，我們還有很多顧客的。」

「我不知道二十四小時之內能不能……」李道生道。

「不要緊的。」鴨都說，「你等不到錢的話，我們就另找買客，你籌到錢時，我們再約時間見面好了！我還有一批新貨供應。」他走向門口，「現在，李先生，你一定有很多要緊事辦，我們也不阻你了。」

李道生只好走向門口。

他是一個精明能幹的人，很多棘手的生意，他都談得妥的。然而現在，對於這一宗生意，他却是毫無辦法。這一宗生意，沒有現錢就不行，任你有再大的本領，也沒用的。

李道生給送出了門口，回到酒店，馬上就打電話給阿密。「怎麼樣了，阿密！」他問。

「在我所認識的人之中，沒有一個做過。」阿密說，「他們不會騙我的，事情真的發生了嗎？」

「當然了。」李道生叫道，「我怎麼會騙你？」

「我只是覺得奇怪！」阿密說。

「這件事暫且按下不表。」李道生說，「目前，我需要錢用，你可以給我五萬元嗎？」

阿密忽然靜了下來，好一會沒有做聲，然後才慢慢地說：「李先生，你好像忘記了一件事情！」

「什麼？」

「你並沒有五萬元在我這裏。」阿密說。

「我知道，」李道生說，「就當是你借給我好了。」

「我從來不借錢給人的，」阿密說，「尤其是五萬元這麼大的一筆！」

「這是我，」李道生焦急地說，「不是任何人！」

「五萬元，還是太大一點的數目！」阿密說道。

「阿密，」李道生氣結地道，「你竟然不肯信任我嗎？我們的合作，一向是建築在互相信賴之上的。」

「我沒有五萬美元！」阿密仍然固執地，「我看，你還是等下一次吧！」

「好吧！」李道生說，「算了。」

「李先生，等一等，」在他掉下聽筒之前，阿密又叫住了他。

「什麼？」李道生不屑地問。

「關於這件刼案，」阿密說，「我可以肯定，不是這裏的人所幹的。這裏的人，如果知道你懷有那五萬元的話，就一定知道你和我的關係，他們不會不給我面子。」

「但你說過，有這一大筆錢，誰也不敢信任了的！」李道生指出。

「我只是這樣說說，」阿密道，「但人們不會不給我這一分薄面的！不，一定是你那一方面的人。」

「沒有可能，」李道生說，「連我的老婆也不知道我找你是幹什麼！」

「你再問清楚一點她看看，」阿密說着，

就收了錢。

李道生掛了電話，看着他的妻子。

「真有人刼了你？」那女人是真正關心地問。

「是的。」

「那你應該去報警！」那女人說。

「唉！」李道生氣結地一揮手，「算了，別多咀，不干你的事！」報警，這是一個最幼稚的提議！

他在房中踱來踱去，就像一隻困獸。但他的確無法在二十四小時之內，不着痕跡地籌到五萬美元！

「你還是早點休息吧！」他的妻子說。

李道生在床上一躺躺了下來。他的妻子又動手替他搥骨。她果然是很懂得討好她的丈夫的。

李道生閉上了眼睛，暫時享受着那鬆弛和舒快，却不知道就在這個時候，禍事已經正在發生了。禍事就是發生在鴨都那裏。

鴨都那一班人，仍然在那間屋子裏等着。他們是打算等二十四小時，等李道生籌到錢來時，才和李道生交易，否則，他們就另找買客。正如鴨都所說的一樣。

不過，鴨都則還是希望和李道生交易的。他們一向都交易得很愉快。他的一個親信手下，在事情發生之前，却似乎已經有了預感。當鴨都站在窗前，呆看着那黑暗而寂寞的街上時，他就走近鴨都的身邊。

「我覺得不大妥當，鴨都！」他說。

「有什麼不妥呢？」鴨都吸着香烟問。

「從來沒有過這種情形的！」那手下說，「李道生的錢，給人家刼走了，這是個不祥的預兆！」

「哦。」鴨都微笑，「你是個虔誠的教徒，你是相信預兆的！那麼，你告訴我吧！根據預兆，你認為我們應該怎樣做呢？」

「我們應該暫時離開這裏。」

「不能！我們要留在這裏等待李道生的消息！」

「那麼，把貨搬走。」

「也不行！沒有比這更安全的地方了。」鴨都說，「你知道，這一區的警方，我們已經攪通了的，警方不會來找我們的麻煩！」

那個手下聳聳肩，走開了。

想不到，他的預感，竟然是應驗如神的，不到二十分鐘之後，遠遠忽然傳來了吵耳的警車聲。

他那個手下又衝過來。「走吧！」這個手下焦急地道，「我們有貨在此，給搜出了，可不得了！」

鴨都在身上摸出了一把手槍，臉色變得十分蒼白，臉上的肌肉在震動着。「這不可能是為了我們而來的，這一區的警察不會碰我們！我每個月都有錢分給——」

但是，不可能的事，就正在他的面前實現了。一部警車到了門口，停下來，大隊警察下車。

另外還有三部警車，也正繼續駛過來。

鴨都向天放了三槍。

那些警察馬上退後，各自找尋障碍物，躲了起來。

屋子的方面，槍聲再响。

警察們伏得更緊了。

接着，後面的那部警車上，擴音機中的聲音响了起來。「我們是來搜查的。」那把聲音叫道，「不要反抗，就沒有受傷，我們是來搜查的，我可以保證，一切都會依正確法律辦理，我是里夫探長，我可以保證！」

「里夫探長！」在屋裏的鴨都深吸一口氣，這個名字，對於他就像一顆炸彈一樣。此地誰都知道，里夫探長是一位鐵面無私的探長，雖然正因如此，他的權力不大，但是，在可以發揮權力的時候，他却是把他的權力，盡量發揮的。

也有時，舞台上面的政客，也會利用他在對付敵手。

用里夫探長，是保證生效的方法。「我們只是來搜查的！」里夫探長的聲音在叫了。

「我們走吧！」鴨都揮手向尾後，「快點走。」

「那些貨怎辦呢？」他的手下問。

「來不及搬走了！」鴨都叫道，「丟下算了！」

那間屋子的窗口又射來一排子彈，槍聲密如串炮，那些警察們更加不敢妄動了。

擴音機中那把聲音又响：「這是最後一次通知你們，你們放下槍，不要抵抗，否則，我們就要開火衝進來了。」

回答的又是一排槍彈。這一次，連擴音的聲音也忽然中斷，也許是里夫探長差點給子彈射中了，所以連忙伏下來了吧！

警方等了三分鐘，然後就開火了。連串的槍彈射得屋子的前面彈痕纍纍。

「舉着手出來！」里夫探長的聲音喝令。

里夫這一次語氣強硬得多了，「這是最後一次警告！」

沒有回答，屋子方面，是完全寂靜的。

又是三分鐘，警方的槍聲又响起來了，警察們大舉進攻，持着籐牌向屋子衝去。由於屋內完全沒有抵抗，所以他們很快就攻入了。

屋內原來已經沒有人。他們在那裏找到了一批為數不少的海洛英，但是沒有人。

「他們到那裏去了？」里夫探長憤怒地吼叫着道，「我們是已經把他們好好地包圍住了的。」

就在這時，其中一個警察找到了那座暗門。暗門裏是一條通入地底的隧道。

「一條隧道！」那警察叫道，「他們一定是從這裏逃掉的！」

里夫率領大隊警察，沿着這條隧道進去。他們發覺，這條隧道是通出另一條僻靜的街上的，那出口處是一條僻靜的小街，鴨都等人，顯然就是經由這一條小街道遁走了的。

里夫探長暴躁地在那裏大聲咒罵起來。他的任務，這一次是不成功了。

里夫探長是一個嫉惡如仇的人，不過，他却也是一個有勇無謀之輩，很易就給那些小人們玩弄於股掌之上。

誤吞香餌　自投牢籠

大約在半個小時之後，李道生還在酒店裏搜索枯腸，要找尋一個辦法籌到五萬美元之時，他的朋友阿密的電話又到了。在電話裏，阿密的聲音顯得很焦急的。他問：「你有打電話向警方告密嗎？」

「什麼告密？」李道生摸不着頭腦。

「鴨都那裏已經給警方掃蕩了！」阿密說，「有人向本地的國際反毒組告密。本地的警方，鴨都差不多都已籠絡好了的。國際反毒組去找里夫，里夫就把鴨都那地方破了。」

「鴨都呢？」

「逃走了！」

「那還好！」李道生鬆了一口氣。

「你却應該希望他給抓住！」阿密說。

「為什麼？」

阿密頓了一頓才說：「你不知道嗎？告發鴨都，這件事在此地是不會有人敢做的，必然是一個外來的人。」

「我並沒有呀！」李道生連忙為自己辯護

着。

「你和鴨都有過意見，不是嗎？」阿密說，「你要他賠給你，而他不肯。」

「我並沒有怪責他！」李道生吶吶着，「我——」

「沒有用。」阿密說，「你現在不是在法庭上，現在沒有人會聽你自辯的。鴨都要殺死你！」

李道生的腿子一軟，差點就連聽筒也握不牢了。

「你得馬上離開這裏。」阿密說，「坐第一班飛機，但別坐的士到機場去。叫航空公司派旅遊巴士來接你，明白嗎？你和多些人在一起，這樣就比較安全了！」

「但——」

「馬上準備。」阿密說，「你沒有時間了！以後給我一個長途電話！」

阿密收了綫。李道生放下電話，只遲疑了十秒鐘，就依照阿密的提議去做。

他打電話與旅行社聯絡，訂了機票及叫旅行社派車子來接他。

他的妻子，則沒有做聲，只是動手收拾他們的行李。她已經習慣了這種來去匆匆的生活了，因此她倒並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對。

但這一次，實在是有很大的不對。李道生一直都在心驚胆戰的，不時走到窗前，向窗外望望。那間酒店所在的地點，是相當偏僻的。他不知道鴨都等人懷恨之時，會不會來進攻這間酒店。

這個地方治安並不太好，有點勢力，或者有點金錢，就可以爲所欲爲了。

但，李道生所恐懼的，總算並未發生。旅行社的旅遊車終於來到了，車裏還有相當多別的旅客。李道生戰戰兢兢領着他的妻子上了車，旅遊車把他們送到了機場。

直到上了飛機，李道生才鬆了一口氣。

坐在飛機上，在起飛之前，李道生望出飛機外面，可以看到候機室內的情形。

他看到有一部汽車飛馳而至，車上下來了五個來勢洶洶的人，湧進了候機閘內，似乎正在找人似的。

李道生的冷汗又冒得一身都是了。他不能肯定這些究竟是否鴨都派出的人，不過總之他很慶幸，他已經離開了候機閘內。

那些人在那裏面逡巡着，當然，他們要上飛機的話，是並不容易的，而事實，時間也並不容許他們如此做了。那架噴射民航機的引擎發出「噓噓」的聲音。

機身開始移動，轉進跑道中，作起飛的準備了。

「多看幾眼吧。」李道生對他的妻子說，「因爲以後，我們可能再沒有機會再來這裏的了！」

「爲什麼？」他的妻子看着他。

「不爲什麼。」

那女人聳聳肩：「我倒不覺得太可惜，反正，這裏也沒有什麼值得我留戀的。風景不好，酒店的設備，也不見得高人一等。」

當飛機起飛了之後，李道生又喃喃自語起來。

「我看，我的組織的內部，也得重新調整一下了！」

「爲什麼？」

「有人出賣我！」李道生說。他也覺得，阿密的說話，是很有道理的。這件事，一定不會是當地人所爲，必然是外來人。搶錢是外來人，告密也是外來人。他是一個外來人，但這些事都不是他幹的。那麼，這個外來人又是誰呢？

他望了他的妻子一眼，又連忙搖頭。不，不會是她，當然不會是她。她不會做這種事情的。

而且，她也沒有理由做這種事情。

李道生又閉上眼睛。飛機又把他帶到另一座城市去了。他的旅程是頻密的，任務一件接着一件。下一步，他去的城市就是沙哈蘭。這座處於不毛的沙漠中心的城市，也是販毒事業中一個重要的地方。

隣近的貧瘠山區不能種植任何農作物，但是，却很適宜種植罌粟，土地適宜，環境也適宜。

在這裏，李道生逗留了四天。

這也是另一座他那位妻子對之全無好感的城市，由於又髒又荒凉。李道生却要在此逗留得比原定計劃的更久一點。

那是因爲，他在貝魯特的採購失敗，使他的組織求過於供，他必須在那裏多採辦一點，以補貨源的不足。

李道生在這裏的任務是成功的。

× × ×

然後，李道生就到了泰國。

這裏又是他另一個經常去的地方。

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國家，那麼毫無疑問，他的生意，是會少得多的。

在這裏李道生又遭遇了困難了。

他的聯絡是一個叫乃清的泰國人。當李道生一到達，他就和乃清接頭。

他的妻子，倒不愁冷落。泰國是一個遊客很多的地方，可以遊玩的地方也不少。

這是一個她對之印象較佳的地方。

李道生和乃清的談話，並不愉快。

「情形有了一點改變。」乃清在那間酒巴的卡位中說，「價錢提高了百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李道生低聲叫道，「這簡直是搶劫！」

「近來風聲緊。」乃清平心靜氣地說，「有幾個地方都給警方搜蕩了。風聲一緊，價錢自然就提高。」

「別跟我開玩笑吧！」李道生說，「風聲甚麼時候會不緊的？如果風聲不緊，這東西根本就不會那麼值錢了，是不是？」

「總之事實就是如此。」乃清說，「增加百分之二十。」

「我得考慮一下。」李道生不悅地說，「今天晚上再給你答覆好了。」

李道生煩悶地回到酒店，他的妻子却還在外面沒有回來，他正在需要她。她却不在。這倒是罕有的一次。

他只好悶悶地躺在床上。躺了一會，他又拿起電話來，打了幾次。

他是和另外一些賣家接頭。他想不和乃清交易。

李道生是不大喜歡人家抬高價錢的。

不過，李道生却從其他賣家那裏知道，原來乃清倒不是說謊的，風聲果然緊起來了，因此價錢報漲，就是別些賣家，價錢也是一樣提高了。

李道生知道了行情之後，暫時又不願意買入了。

他在房間裏負手踱着，而他的妻子還是不曾回來。

後來乃清的電話來了。他找到了李道生，語氣嚴重地說：「現在事情更加嚴重起來了，要再過一個星期左右才能夠談，事前碰也不能碰。」

「我不明白！」李道生已是明顯地不耐煩了。

「是這樣的。」乃清說，「這兩天忽然有了一個傳說，那就是，有些外來的勢力侵進來了。警方本來沒有問題的，那些大官們都喜歡

有薪水以外的收入。但是這外來的勢力，却聲言要攪一場大風暴，總要有一些內幕人士要吃大虧的！」

「甚麼外來勢力？」

「現在還不清楚。」乃清說，「但，消息是這樣，而且，消息來源是可靠的。誰都不願意作第一個犧牲的，所以，活動是暫時停止了！你也最好小心點！」

「他們不會弄到我身上來的吧？」李道生說。

「總之小心點的好。」乃清道，「過幾天再和你聯絡吧，我要去渡兩天假期！」

「好吧！」李道生無可奈何。

幾天？他能等這幾天嗎？一耽幾天，他的秩序表得要來一番很複雜的改變了。在中東，他已蒙受了不輕的時間上的損失。

在晚間的電視新聞報告中，李道生果然看到警方去掃蕩藏毒機關的新聞。雖然破獲的並不大宗，但是同樣的行動有數次之多。這就怪不得乃清會慌亂起來了！

李道生悶悶地留在床上。

再晚一點，他的妻子回來了，拿着一大批大大小小的包裹。有一批還要由侍者代拿。

李道生皺着眉頭：「你不應該去得這麼晚的，忘了形地玩，怎麼行？買這許多東西，我們怎麼帶？」

「哦，並不全都是我買的。」他的妻子說，「這一批，是剛剛有人送來的，他說是交給你！」

「誰？」李道生愕然。她所指的是一批小小的油紙包，用繩子紮住的。

「我不知道。」她說，「你的朋友，我可不一定會認識的。」

李道生在這個時候，就已經有了一種很不對勁的感覺了。他小心地拿起其中一隻包裹來，拿到鼻子下面去嗅一嗅。

嗅不出甚麼來，他便又把那隻包裹湊到耳邊去聽一聽。這却似乎是一個相當滑稽的動作了，一隻包裹裏面，有甚麼可疑的呢？但是，對於像李道生這樣一個人來說，却並不是沒有可聽之道。他這個人，永遠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當他一看見這些包裹時候，他就懷疑可能是有炸彈之類。如果是一隻計時炸彈，他可以聽到鐘聲，或嗅到火藥的氣味之類的。

他知道在此地，並不可能有甚麼人會送甚麼禮物來給他。但是，李道生既嗅不到甚麼，也聽不到甚麼。於是，他小心地把其中一隻包裹拆開來。

他所見到的東西，是足以使他戰慄的。第一隻包裹，當那油紙拆開了之後，就露出來了一隻透明膠袋，那膠袋裏裝滿了白色粉末。

「我的天！」李道生深呼吸着，頓時面如土色。

「是甚麼？」他的妻子問。

「這是——」李道生並沒有說出來，但是，他可以猜到這是甚麼。他連忙取出剪刀來，把包裹的一角剪開了，用手指蘸了一些那白色粉末，放進咀巴裏去嘗嘗。有點淡淡的甜，證明那是葡萄糖粉的底子。用以吸食的海洛英，就是以葡萄糖粉作底子的。

他又找到了一隻金屬的匙，白了一些，打着了打火機，在匙下燒燒。那白色的粉末馬上就轉色，而且透出來一股微甜的異味。

李道生嗅着那味道，眉頭又皺了起來。「唔，」他說，「不是好貨色，味道很淡！」

這是一個錯誤。李道生雖然明知道風聲緊，就不該把這種東西留在身邊。

就在這個時候，敲門聲響了起來。李道生臉上變色。

因爲這並不是侍者那禮貌的敲門聲，而是粗魯的，沉重的敲門聲。

「誰？」李道生叫着問。

他的妻子已經過去開了門，李道生要加以制止，也已經太遲了。

門已打開，好幾個警察湧了進來，並且有好幾個便衣探員。他們出示證件，說：「我們是來搜查的。」

李道生軟軟地坐了下來。他有氣無力地說：「這不關我事的，這是一個陷阱！」

那幾個探員立即就被桌上那些包裹所吸引了。他們立即把其餘的包裹也拆開。

那裏面的都是同樣的粉末。

「李道生先生，」爲首那個探員冷笑，「你可以告訴我，你是怎會帶着這許多好東西的嗎？」

「這是陷阱，有人送來嫁禍的！」李道生說。

那探員則顯然並不接納他的解釋。「先生，」那探員說，「你知道這些是甚麼嗎？」

「海洛英葡萄糖粉！」李道生堅持着，「這是嫁禍！這是一個陷阱！」

「海洛英不是便宜的東西，」那探員說，「怎麼無緣無故會有人給你送來呢？」

「這些都是成份很低的！」李道生說，「連初上癮的人，也認爲不過癮！目的祗是在嫁禍吧了！」

那探員在桌子的邊緣上坐了下來，很感興趣地低頭俯視着李道生：「原來你也是一個內行人物呢！很奇怪，你對於海洛英的事，會知道得這許多。」

「呃——我是個藥劑師嘛！」李道生自承道。

「你是藥劑師嗎？」他的妻子愚蠢地問。

「哎！」李道生氣結地呻吟着，「你閉上咀巴行不行？」

「李先生，你不介意跟我們回警局去，接受我們一些問話吧？」

李道生聳聳肩。「我一點也不介意！」他知道他是決不能拒絕的。

他們夫妻一起給帶到了警局去，接受了長達八小時的盤問。李道生完全否認對那些毒品知情。警方一口咬定，那是他買的東西，他付了錢叫人送來的。

李道生說，如果是買的，買成份這樣低的東西，又有甚麼用？警方說，這可能是賣家方面騙他而已。

不，李道生矢口否認。沒有這樣的事，那些東西，也許是送錯地方了。

但是，那些東西明明是送來給李道生先生收的，而他就是李道生。

李道生請了最昂貴的律師來替他交涉，結果總算脫了身。警方不能查出任何綫索，指出他與當地的販毒組織有任何關係。也許眞的是嫁禍吧。

李道生一脫身就馬上離開。

「謝謝天，我們總算平安大吉！」上了飛機之後，他的妻子舒了一口氣，說道。

「謝甚麼天？」李道生憤憤地說，「你可知道嗎？我以後再不能來這裏做生意了。警方有我的記錄，我一來他們就會注意着我，同行的也不會有一個敢和我接頭的。」

「噢，是這樣！」他的太太表示難過了。

這個地方，她倒是頗感留戀的，好玩的地方不少，風土人情也充滿了東方的風味。

「他們不會敢再碰一碰一個像我這樣的人的！」李道生咬牙切齒地說。

「你的生意這樣大，」他的妻子安慰着他，「就是少做一點，也不算一回事吧？」

「你不明白了，」李道生痛苦地嘆着氣，「泰國是最大的供應市場之一，和中東一樣，

要是兩個地方都不能去，那我買甚麼，又賣甚麼？生意都做不成了！」

「眞奇怪！」那女人皺起了眉頭，「怎麼近來你的運氣這樣差？」

李道生祇是搖頭嘆息。「這行飯不容易吃，競爭太多，每一秒鐘，都要小心提防着，偶一不愼，也會上了大當的！一定有人在陰謀針對我，不單是運氣壞那麼簡單而已！有人針對我，要把我毀了，送白粉來，是明顯的毒計。上一次在貝睿特也是這幫人的詭計，他們把我的錢搶去，又偷偷地去告密，使人家對我不信任。」

「這幫是甚麼人呢？」他的妻子問。

李道生搔着後腦。「我會查出來的，我會查出來的。但目前，他們對我却是知道得太多了，我的行動，我的聯絡，似乎一切他們都瞭如指掌，所以也就可以隨便地對付我！」

「也許你該退休了！」

「我？退休？」李道生憤怒地坐直了身子，「胡說！我，退休？」

他認爲他自己的事業，還是如日中天。退休這件事，簡直是不可想像的。

他的妻子聳聳肩，不想和他說下去了。她對他的事業，一向都不大感興趣。靜了一會，李道生的眼睛閉上了，在機上假寐着，後來，一種奇怪的細碎聲音把他驚醒了過來，他張開眼睛，看見他的妻子正在一張明信片上寫字。

「寄給誰的？」

「阿明嘛！」她說，「每到一個地方，我都寄一張給他，他替報館的一位朋友做事的，記得嗎？」

「阿明！」李道生大聲叫了起來。

「別那麼大聲，人人都看着你了！」他的妻子低聲地提醒他。

李道生把那張明信片奪了過來，看一遍。

「唔，我們的活動，倒寫得很詳細。」

「我每到一個地方都是這樣做的。」他的妻子說：「我是想阿明知道比較詳細。我想他的工作做得好一點！」

李道生點着頭。「對了，阿明，我倒想知道，他這個在報館做事的朋友，究竟是甚麼人，何方神聖。」

「怎麼了？」他的妻子大不以爲然地看着他，「難道你以爲——」

「如果我以爲，也並不稀奇的，」李道生說，「這個陷害我的人，知道我的行踪，而你原來就是正在把我們的行踪向阿明報告。」

「這是不可能的。」他的妻子說，「阿明怎會——」

「我不是說阿明，」李道生咬牙切齒地，「他這個笨蛋，除了花錢之外還懂得甚麼？我担心的是他這個甚麼朋友，阿明可能受到了利用。」

「道生，」那女人流起淚來了，她的神情使機上的其他乘客側目，但是她也顧不得這許多了，她說：「如果你對阿明作甚麼——我不會依你的。」

「你不要這樣對我說話！」李道生咬着牙，低聲地說，「你算得甚麼？你以爲我不能——」接着似乎有點後悔地把聲音放得溫柔起來了，說道：「我也不希望是阿明做的，我也希望是猜錯了，但目前很明顯地，阿明的嫌疑是最大的。以前從來沒有出過事，自從阿明一做了這份甚麼工作之後，就來了，我祇是想查淸楚——」

「他不會的，」他的妻子搖着頭，「我可以保證，他不會的。」

× × ×

「站住！」李道生大聲喝叫，聲音响得像暴雷一樣。

李克明祇好站住了。這一天他又來看他的媽媽，一踏脚進門，看見老頭子在着，便像老鼠見了貓兒似的，向後轉要溜掉。

李道生已經看見了他，大聲一喝，他便有如石像似的呆在那裏了。

「你爸爸想跟你談談吧了！」他的母親安慰地撫着他的肩，「進來坐下吧！」

李克明十分不安地踏進了廳中，在長沙發上坐下來了。那個老頭子李道生瞪着一雙怪眼，上下打量着他。

李克明的頭垂着，眼光不敢和老頭子接觸。他的母親，却忙給他拿來了一杯酒。李克明一飲而盡。

「你那份工作。」老頭子說，「我想對你那份工作知道得詳細一點，你告訴我吧！」

「工作？甚麼工作？」

「報館裏的那一份呀！」母親補充。

李克明一攤兩手：「沒甚麼好講的。就是一份工作！我——供應一些旅遊的資料，就是這樣。」

「供應給誰？」李道生問。

「呃——一位朋友，在報館裏做事的一位朋友！」李克明說。

「我知道是在報館裏做事的一位朋友。」李道生說，「但是這位朋友是誰？他叫甚麼名字？」

「呃——呃——」李克明吶吶着。

「怎麼了？」李道生緊迫着：「難道你的朋友叫甚麼名字，你也記不起嗎？」

「司馬洛！」李克明只好說。他想不出另一個名字來。

「那一家報館？」李道生問。

「西北日報！」李克明說。

「西北日報？」李道生忽然一跳跳了過來，兩手緊執着李克明的衣領，「西北日報的人我認識，根本沒有甚麼司馬洛！事實上西北日報根本沒有甚麼旅遊版的。」

李克明臉也青了。「你——你弄錯了！」

「王八烏龜的孫子！」李道生的手掌一連串地揮動着，擊在李克明的臉上。辟拍！辟拍！辟拍！

李克明學過的那些甚麼自衞術，也許是有用處的，不過，他在李道生的跟前就懾住了。他根本施展不出來。他也不敢對他的父親施展甚麼抵抗。

「講呀，是誰？」李道生簡直連拳頭也打到李克明的身上了。拳頭打得蓬蓬地响。

「你瘋了，道生！」他的妻子撲過來拉着他，「停手！停手！」

「王八蛋！」李道生喝着。李克明再也忍耐不住，一扭身子，就把他推開了。

李道生跌到了一張沙發上，喘着氣，他伸出一隻手來指着李克明。

「你這……你這……我要殺了你！」

他又要撲過去，但是他的妻子把他攔住了。她死命拉住他。李道生也停了下來，劇烈地喘着氣，他也實在吃不消這一番劇烈運動的。

「阿明，」那女人苦着臉，「阿明，如果你那位朋友眞的有問題，你就說出來吧！你知道不知道，最近你爸爸的事業出了多麼大的亂子？他一連兩次都給人出賣，上次連我也給抓上了警局。」

「甚麼？」李克明驚愕地看着她。

那女人轉向李道生：「你告訴他吧！我也知道得不淸楚。」

李道生淸了一淸喉嚨，把他近來屢次碰釘的事，對李克明說了出來。他們父子之間，以往一向就沒有很多談話的機會，李道生固然沒有對兒子說過，他做的是甚麼生意，而李克明也從沒有表示他知道。父子之間，祇是心照不

宣而已。但是現在，他們都開心見誠起來了。

李克明聽着李道生所說，愈聽就眼睛愈張得大，他的面孔越加蒼白，而咀唇緊閉着，發起抖來。

「原來是這樣！」最後，他喃喃着，「原來是這樣！」他的牙齒也快咬碎了似的。

「怎樣？」李道生又搖着他的兒子，「快說！這是怎麼回事？」

李克明祇好硬着頭皮，也把他的遭遇對李道生說了出來。

李道生好像一隻暴怒的籠中老虎一樣，在那房中踱來踱去。「你這傻瓜！」他叫着，「你這大傻瓜！」

「阿明，你殺死了一個人！」那女人恐怖地擁着他的兒子，「你——你會問吊的——」

「胡說！」李道生喝道，「這是一個陷阱！這必然是一個陷阱！即使他剛巧碰到你在那裏撞車，又怎會巧到手上剛好有一隻照相機的？不！這是故意佈置的陷阱，他們就是要把他控制。」

「你是說，他們故意把一個人推來給我撞死？」李克明難以置信地。

「這個世界上，甚麼事沒有人敢做？」老頭子李道生恨恨地說。起碼，在他的世界上是如此的。

「但，」李克明說，「無論如何，我都是撞死了一個人！這是有案可稽的，警方正在找尋撞人的人！司馬洛可以證明是我撞了那個女人，我却不能證明那個女人是他推出來的。」

「道生，」那女人說，「你可以想辦法替阿明解決的！」

「別胡說，」李道生踱步踱得更急了，「這是一件命案，沒有人能把一件命案從記錄上取消的。」

李克明站了起來，匆匆走到酒櫃那邊去。

「我得喝點酒！」他喃喃自語着，「我得喝點酒！」

「也給我一杯！」李道生道。

李克明取出了酒瓶及杯子，以發抖着的手斟酒，結果連同杯及瓶都跌到地上了。

「上帝！」李道生按着自己的額，「沒有一件事你做得好的。」

「讓我來，你坐下！」那個女人走過去帮助她的兒子。

她替他們每個人都斟上一杯酒，當然，當李道生呷着酒的時候，她並且動手替他搥起骨來。

而這也的確是消解火氣的最佳方法。

「我得把這個司馬洛殺掉！」李道生終於說。

李克明惶恐地看着他。「如果司馬洛死掉了，他那些照片——」

「當然我會先找到他把照片拷出來，把他的一切內幕也都拷出來，然後才殺死他的。」他擦着自己的手，就像當作那就是司馬洛的頸子了。

李克明大口地喝着酒。

「你把他找出來，」李道生指着李克明，「你把他找出來，飯桶！」

「我不知道在那裏可以找到他。」李克明囁嚅着，「每一次都是他打電話來！」他又把酒杯遞給他的母親，但李道生一手把酒杯打開了。

「還喝，你這糊塗虫！一切都是喝酒之累！」李道生吼道。

那女人也不敢斟酒了。李道生連按摩也不去享受，從沙發上跳了起來，一隻暴虎似的在那裏踱來踱去。

「司馬洛甚麼時候會再打電話來？」他問道。

「沒有一定。」李克明說，「總之他會打電話來的。」

李道生沉吟着：「查電話的來源沒有用，他可以每一次用不同的公衆地方的電話……」接着，他忽然面有得色地抬頭：「我有一個辦法！」

李克明六神無主地看着他，而李道生就把他這個辦法說了出來。

× × ×

下一次司馬洛打電話給李克明的時候就是在第二天。這時李克明已經準備好了。他的老頭子已經把適當的台辭教了給他。

「司馬洛先生。」他興奮地說，「我得和你談談！」

「我們現在不就是正在談了嗎？」司馬洛說。

「不。」李克明道，「我是指見面談，我和你。」

「我們還是不要見面的好。」司馬洛小心地說，「你有話說，你就在電話上說好了。」

「是這樣的。」李克明說，「我自己也想炒炒股票，但爸爸——他不許，所以，我在想，也許你會有辦法的——你教教我吧！你拿了我的消息這樣久，你一定是大有斬獲的了，是嗎？」

司馬洛一時不禁呆住了。他沉吟着：「這個，我是不方便教你，但如果你需要錢用，我倒可以——」

「我當然需要錢用。」李克明說，「這一點你是知道的，但是，我可也不能夠白拿你的錢，你讓我見見你，讓你當面教教我投資的秘訣吧！」

「你還是去問別人吧。」司馬洛說，「我總覺得，我們再見面是不大好的。」

「但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李克明說，「他正在囤積那些貨——」

「甚麼貨？」司馬洛問着，立即緊張了起來。

「他從中東走回來的貨，」李克明說，「他在貨倉裏收藏着，他說現在市場波動，不可放出去。他一定有一個特別理由這樣做的！」

「甚麼貨？」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李克明說，「是媽媽告訴我的。她說是烟草，爸爸囤積大量烟草幹甚麼呢？」

「這個——可能與最近美國禁止在電視台播映香烟廣告有關了，」司馬洛胡謅一頓，「唔……這些貨，是放在甚麼地方呢？」

「我們的半山貨倉，」李克明又說，「我們在半山有一間大屋子是空置的，沒有人住，祇是用來裝貨物。」

「在哪裏？」

李克明把地址說了出來。

一時，司馬洛沉默了好久，就像他是已經收了綫似的。

「司馬洛先生，司馬洛先生？」李克明叫喚。

「我看，」司馬洛說，「你如果有錢買股票的話，你就買入一點英倫烟草公司的股票吧！我猜這一種股票會漲價的，等它稍漲，再放出，就賺了！」

「就這樣就行了？」李克明問。

「是的。」

「股票到那裏去買？」

「你連這個也不懂？」司馬洛沒好氣地。

「我不懂，」李克明說，「我根本沒有做過生意！」

「你總有做股票經紀的朋友的吧？」司馬洛說，「找一位這樣的朋友，告訴你要買點股票，他自然會告訴你了！」實在，司馬洛對此

也不大清楚，他當然不會是一個會去玩股票的人。

「這也是一個辦法！」李克明自言自語地點着頭。

「但，」司馬洛又說，「你却別告訴他，你是爲甚麼買這種股票，以及怎會得到消息的，明白嗎？」

「好吧，」李克明說，「我守着秘密好了，唔！多打電話給我。」

收了錢之後，司馬洛和貝貝面面相覷。他這個電話是在電話亭裏面打的，而打時貝貝也在他的身邊。李克明所講的話，貝貝差不多都聽到。

「你知道這傢伙剛剛告訴了我們什麼嗎？」司馬洛說，「他老頭子的貨倉，這很可能就是李道生在此地的毒品貨倉。」

「李道生在此地有貨倉？」貝貝詫異地，「如果是這樣，那麼，我們就可以把他一次過結果了！」

「問題是，我們已經經過愼密的調査，也査不出他在此地有什麼貨倉。照我們所知，他是並不在此地幹這一門生意的呀！」

「說不定，他的生意重心是已經轉移到本地來了！」貝貝說。「因爲，中東和泰國的方面他已經碰了釘，簡直可以說是難於立足了！也許，他開始在本地做起了生意來了吧？」

「很可能！」司馬洛說，「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他就是自尋末路了！」

「我們應該怎樣處理這一件情報呢？」貝貝問，「向警方告密？」

司馬洛搖着頭。「這並不是最好的方法。像李道生如此勢力大的人，他在警方的內部可能有些綫眼潛伏着的，我們告密，他的綫眼也向他告密，到警方去掃蕩的時候，他已經把東西搬走了。」

「那你認爲該怎樣呢？」貝貝問。

「而且，」司馬洛說，「我們也還不會肯定那些是什麼貨。那些可能是毒品，也可能不是。如果不是，而我們去向警方告密，那就太打草驚蛇了！現在，讓我們先回總部去吧，我得跟雷克談談。」

他們回到了總部，那間牆壁上掛了一幅大地圖的屋子，司馬洛又再用電話和雷克談了一會，最後放下了電話，取出一根香烟來，抽吸着。

「他說什麼？」貝貝問。

「雷克也沒有聽過李道生在此地有個什麼貨倉，」司馬洛說，「但，他說他再査査！」

貝貝聳聳肩：「那我們只好又等了。」

「我今天晚上進去看看！」司馬洛說，「如果那裏面是眞的收藏着毒品，那我們就馬上可以採取行動。」

「怎樣採取行動呢？」貝貝說，「你也說過，報警不一定有用的！」

司馬洛露出一個狡猾的微笑。

「如果我找到了確切的證據，那就不同了，」司馬洛說，「譬如，到時，那貨倉裏會起了一把火之類，那麼，警方也就無法不衝進去啦！」

「你這狡猾的傢伙！」貝貝也不禁笑了起來。

「但，做賊是要在晚上做的，」司馬洛說，「所以，我也還是等今天晚上才去吧！」

「我可以幫忙嗎？」貝貝問。

司馬洛搔着頭皮：「你並沒有做賊的經驗呀！」的確，談起做賊，司馬洛是眞的經驗甚豐富的，貝貝遠不及他了。

貝貝表示失望。「什麼都沒有我的份兒，那我還不是等於作一個電話生而已！」

「好吧，」司馬洛說，「你可以參加，起碼，你總可以開車載我去的。」

這一次，貝貝微笑了。

猛虎出柙　手刃梟魁

做賊的時間，總是在午夜之後的，而司馬洛和貝貝，也並不例外。在過了午夜之後，司馬洛就乘着貝貝所駕駛的一部汽車，到達了那座貨倉的地址附近。司馬洛並沒有叫貝貝停車，只是叫她把車子在門前掠過，一面觀察着那裏的周圍的形勢。

經過了一次之後，他又對貝貝說：「再經過一次吧！」

貝貝開着車子，又經過了一次。然後，司馬洛就指點着：「現在到那上面去停車吧！」

貝貝把車子開上了半山腰，在一叢林之中停了下來，司馬洛便動手脫下身上的衣服。原來，他的衣服裏面是穿着一套全黑的緊身衣服的，這套衣服，緊得像另一層皮膚一樣，使人可以隱藏在陰影裏，也使人在動作上可以得到最大的自由。

「這就是夜行衣了？」貝貝問。

「是的，」司馬洛點點頭，「這就是夜行衣！」

「現在，」貝貝說，「我明白雷克爲什麼會選中你了。」

「你在這裏等着，」司馬洛說，「我在一個鐘頭之內就會回來的。」

「如果你不回來呢？」貝貝有點心驚胆顫的。

司馬洛苦笑：「那麼別等了，立即回去告訴雷克，叫他派大隊警察來，也許可掘回我的屍體！」

貝貝霍的執住了他的手。「司馬洛！」她哀鳴地道，「別說這種話！」

司馬洛聳聳肩，便離開了她，而走進黑暗之中。

他在樹林裏蛇行鼠伏着，向那間屋子接近。他的行動是完全無聲的，眞有點像一隻大老鼠。迅速地，他到達了那間屋子的旁邊，從樹林的邊緣處，向這間屋子注視着。他看到這是一間兩層的住宅，所有窗門則全部都已用木板釘封了，大門則給用一把大鎖鎖上了。

看情形，屋子內部的房間一定全部都已打通了，使這間住宅成爲了一個空殼，可以作貨倉之用。

司馬洛不能爬窗進去，也不方便弄毀大門口那把大鎖，終於他便爬上了天台。

屋子的側面是有一些排水管，直通上天台去的。司馬洛就是沿着其中一條水管爬了上去，仍然像一隻大老鼠似的。

他相信在天台的上面，一定會有一個入口處的。

沒有錯，天台的地上是有一度活門的，活門雖然在裏面給鎖上了，但是司馬洛相信，如果把這活門打開，是會比較打開那度大門更加不露痕跡。

不錯，司馬洛上來要找的，就是這一度活門，然而活門的旁邊，却另有一個更好的進口。這就是一隻透管氣。一隻曲尺形的管子，好像船上的透氣管一樣，管口之處，還有一張幼的鐵絲網在隔着。

想起來，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事，一座貨倉，是不能夠絕對密不通風的，因爲有些貨物多多少少都需要空氣。

司馬洛在他那襲夜行衣的上面摸索着，摸出了一隻小小的鉗子。

他小心地在那通氣管口上的鐵絲網，逐格鉗斷。當這鐵絲網拿了下來之後，他就可以從通氣管進入貨倉之中了。

當司馬洛在那裏從容不逼地弄着的時候，貝貝却正在車上心驚肉跳的。她很爲司馬洛担心，而且，她的心中也有了一種不祥的預感。她總覺得，有一件什麼不吉利的事情，快要發生在她的身上了。或者，是發生在司馬洛的身上？

一部汽車出現在山脚的路上，緩緩地駛上山來。

這部車子的出現，又使貝貝戰慄了。車中的人會不會是正在回到貨倉去的？當然，這山上還有不少別的屋子，這部車子，可能只是回到別間屋子去而已，與他們的事，是完全沒有關係的。但是貝貝仍然難免提心吊胆的。

直至看着這車子駛進了另一間屋子的花園中，貝貝才鬆了一口氣。

就在這個時候，一把刀子的尖刀抵到了她的頸背上。

貝貝全身一震，幾乎馬上就暈了過去。

「別動，」一把聲音在耳邊警告着，「一動也不要動！」

貝貝果然一動也不敢動了。

接着，那些持刀指着她的人，就出現在她的前面了。兩個面目猙獰的粗漢，對她露着不懷好意的微笑。刀子也轉到了前面來，指着她的喉嚨。

「你——你們想幹什麼？」貝貝恐怖萬分地問道。

「你乖乖地跟我們走，不要反抗，那就沒事了，」那人說。

貝貝忽然大聲地哭了起來。她倒不全是爲了自己而哭，她也爲了司馬洛的安全而哭。既然他們也找到了她，那麼，司馬洛的處境，可就不大妙了。

「媽的，別吵！」其中一人喝叫着，一隻拳頭擊中了貝貝的後腦。

貝貝感到眼前滿天的星斗在旋轉着，不由自主地，她就暈了過去。

× × ×

果然，在另一方面，司馬洛也是正在踏進一個陷阱。當那個通氣洞口的鐵絲網給他拆除了之後，他便小心地爬了進去。他的身體靈活，手脚有力而富於彈性，簡直是像一隻蜘蛛一樣。

他爬進了通氣管，就沿着那通氣管滑了下去。果然，他就是進入了一座貨倉。一如他所料，這間屋子，爲了改裝成爲貨倉，不但房間都打通了，而且連兩層樓之間的地板也拆除了，以取得更多空間。

整間屋子，不過是等如一隻大大的空箱子，而那裏面，則堆滿了很多的載貨物用的小箱子。

司馬洛開亮了電筒，四面照射着，就覺得頭痛。並非貨倉裏那窒悶的空氣使他頭痛，而是貨倉裏箱子太多，使他頭痛。

毒品的體積並不大，任何幾隻箱子裏，都可能藏得下一大批毒品的。那幾隻箱子，才是他要找的箱子呢？這個，他可就不能不用一下頭腦了。

就在他正在遲疑着的時候，事情就發生了。他聽見頭上，一大堆貨箱的頂上有了一點動作，抬頭，就看見一隻大大的空箱子，向他迎頭蓋下。那是一隻有十幾呎長寬的巨大箱子。

司馬洛想逃開，已經太遲了。那隻巨大的箱子，已經蓋到了地上，把司馬洛罩住在其中。箱子落地的轟然之聲，震得司馬洛的耳膜也快要破裂似的。

司馬洛要把那箱子掀開來，却辦不到。箱子的本身，重量已相當，而且，箱頂上也可能還另壓了一些重物的。

箱外傳來一陣哈哈大笑。

司馬洛從身上拔出了一把手槍來，但是不知道該不該開槍。在目前的情形之下，他似乎是不大適宜發起兇性來的。他向對方開槍，未必能射中，但是對方向他還擊，那時，却可能把他的身體射得成爲蜂巢一樣了。

他正遲疑着的時候，箱子的頂上，那人不再笑了，那人在說：「朋友，你最好不要反抗，否則，你就要及早歸西了！」

「放我出來！」司馬洛說道，「我們談談吧！」

那隻空箱子，吱吱地響了起來，升起了一點，它的邊緣，距離地面大約有二吋左右。

「你有槍！」那把聲音在外面命令着，「你想出來，先把你的槍遞出來吧！」

司馬洛只好把他手中的槍從那二吋高的縫隙遞了出去。

那人吃吃笑，又說：「現在聽着，我們有三把槍指着你，門又是關上了的，所以，你最好不要企圖逃走，或者反抗。」

司馬洛沒有做聲。

那隻木箱，繼續發出「吱吱」的聲音，顯然是給一座起重機之類把它再吊了起來之後。那木箱又再升起了一點，邊緣離地面約有三呎了。

那人在外面喝令：「好了，出來吧！」

司馬洛從箱底下鑽了出去，看見有四個人在外面，其中三個人的手中都拿着槍對着他的，第四個手中沒有武器的人，就是李道生。

李道生冷冷地吃吃笑道：「司馬洛先生，是嗎？」

「呃——請開開恩，別把我送上警局，」司馬洛現在裝出了一個普通小偷的樣子，「我又沒有偷到什麼。」

李道生哈哈大笑起來：「胆子够大了，腦筋也够靈活了，就可惜演技却不大好！司馬洛，看清楚我！」

「我不認識你。」

「我却認識你，你就是司馬洛。」

「你……怎會認識我呢？」

李道生在司馬洛的肚子上打了一拳，又在他的腹上用膝蓋一頂。這兩下，其實都不很重，但司馬洛却跌倒在地上，裝出了十分痛苦的樣子。

「叫他們進來。」李道生喝令。

貨倉的門打開了，另外有一些人走進來。爲首的一個人就是貝貝。她現在已經醒過來了，她正哭泣着，由兩個大漢押着。

李道生加進一手，把她一推，貝貝直仆過來，幾乎仆到了司馬洛的身上。但司馬洛的眼睛，却不是看着貝貝，他是看着貝貝的身後。貝貝身後那個人就是李克明，那個花花公子。李克明畏縮地站在那裏，似乎生怕司馬洛會看見他似的。

「你過來呀！」李道生說，「難道你怕和他見面不成？」

李克明只好走了過來。這時，司馬洛頸後的汗毛就直豎了起來。倒不是因爲他害怕李道生，他相信李道生暫時是不敢殺他的。他的害怕，是來源於貝貝的身上。李克明會不會認得貝貝？如果李克明認得貝貝是他曾經「撞死」的女人，那就很糟糕了！

司馬洛所拍的照片，是沒有貝貝的眞面目拍進去的。

而當時李克明醉後糊塗，應該也不會看得怎樣清楚，但，仍然有着萬一的可能性……

「就是這個，是不是？」李道生指着司馬洛，問他的兒子。

「呃——是的！」李克明點頭，眼光忽然不敢和司馬洛接觸。

「這個是他的助手？」李道生又指指貝貝

，「見過沒有？」

司馬洛幾乎忍不住而發抖起來了。如果他認得貝貝——但李克明搖頭。「不，」他說，「我沒有見過她。」

「哼，好會享受，美麗的女助手，兼情婦，是不是？」李道生不屑地說。這句話使貝貝滿臉通紅，但是她却又不敢發作。李道生在司馬洛的身邊蹲了下來，用手掌輕摑司馬洛的臉：「炒股票，是嗎？炒股票怎會炒到這個地方來了？」

司馬洛沒有做聲。

「告訴我，我最近在貝督特和泰國遇到的事，是不是都是你在攪鬼？」當司馬洛仍然不答時，李道生又站了起來，打量着他。

「唔，在貝督特打刧我的那個人，身裁和你倒是很相像呢，五萬元在那裏？」說到最後一句的時候，聲音提高，脚尖忽然在司馬洛的肋骨上狠狠地一踢！這一踢使司馬洛縮成了像一個皮球，發出一聲呻吟。

「五萬美元！」李道生又提起了脚，瘋狂似地叫着，「如果你不還我五萬美元，我就先在這裏取你性命！」

李克明忽然上前拉着他的衣袖：「爸爸，不要！還有我呢！」

「你什麼？」

「那些照片！」李克明緊張地說：「得先拿回。」

司馬洛這時才再度開口，他冷笑：「還是兒子比較有頭腦！」

「好吧！」李道生也只好改變話題了，「就讓我們來談談那照片的問題好了，照片在那裏，吓？」

「一個安全地方。」司馬洛冷冷地說，「你們找不到的，而假如我遭到了什麼不測，這些照片就會自動寄出，交進警方的手中了。」

「爸爸！」李克明恐懼地叫了起來，「你不能殺他們的！否則……」

「閉咀！」李道生喝道。他轉向貝貝：「你告訴我吧！那些照片呢？」

「在司馬洛那裏。」貝貝乖巧地把責任推開，「我也不知道他是收藏在什麼地方的。」

「那麼，我們到他們的家裏搜一搜好了。」李道生說，「他們住在那裏？」

這時，司馬洛的心中又吃了一驚。

因爲，那些照片是放在那座總部的裏面的，如果他們一搜出來那就眞正完蛋了。不過，他們沒有理由知道總部是在何處的，只要貝貝不說出來……

「這裏有他的駕駛執照，」其中一個打手說，「這是他的地址。」

他把地址唸了出來，這却使司馬洛鬆了一口氣。因爲那是司馬洛住處的地址，而司馬洛近來甚少回家。在那裏不會搜到什麼的。不過李道生當然不知道這一點。

李道生說：「很好，我們到他家裏去找找！也許這辦法更勝過問他什麼問題了，縛起他們。」

有人找來了繩子，把司馬洛和貝貝縛了起來。司馬洛並不怕繩子，他只是希望，他們不要留下一個人來看守着他，這樣，他就大有機會把繩子掙脫而逃出來了。

但是，其中一人臨行之前，却用槍管在司馬洛的後腦上狠狠地擊了一下。一陣天旋地轉，司馬洛便暈了過去，暫時，他是無法掙脫什麼繩子的了。

如狼似虎地，李道生等一行人到達了司馬洛的住處，撬開門進了去。大肆搜索起來。

司馬洛並沒有把照片放在這裏，而事實上他們搜得也並不够澈底。他們連司馬洛那個放置秘密武器的暗格也沒有找到。

結果，自然他們是一無所得了。

「我們走吧！」李道生終於說。

「爸爸，那怎辦好？」李克明急得在直跌脚，「那怎辦好？」

李道生皺着眉頭看着他。「媽的，你這小王八，你給我的麻煩可眞不少！」

「我們得再找一找！」李克明說，「不能就這樣收手的呀！」

「找不到，就是沒有了。」李道生說，「我們還是走吧，我沒有空再管你的事情了。」

「那我怎辦？」李克明嗚咽着，「我會給抓進監獄！我會給判終身監禁的。」

「你先回家去吧！」李道生說，「等我的消息，我會替你想辦法的！」

「有什麼辦法好想？」李克明問。

「一個辦法就是把你送到外國去，」李道生說，「我們還有一點時間，你到了外國，他們就不能奈何你了！」

「我不想到外國去。」李克明又抗議起來了，「我喜歡這裏。」

「你閉上咀巴行嗎？」李道生怒喝道，「現在就回家去，等我的消息。」

李克明苦着臉，不敢做聲了。在他的父親的面前，他就像面對着一隻老虎。他跟着他的父親和那些打手們離開了司馬洛的家，李道生再到貨倉那邊，他則給趕回家去。

不過，李克明却不肯回到自己的住處，他一轉頭就回到了他的母親那裏。

「我不能離開這裏！」他投訴道，「我不能永遠在外國逃亡的！我喜歡這裏，我的一切都在這裏。」

「到外國去也沒有什麼不好呀，」他的母親，看來却似乎是與他的父親相同的，「以後，我也可以常來看看你呢！」

「噢！」李克明掩着臉，哭了起來，「你們都完全不爲我的，你們就是只會爲你們自己着想！」

× × ×

在貨倉那邊，李道生果然也不是在替他的兒子着想。他對司馬洛和貝貝兩個人拷問，目標主要是在他們的組織。他們是誰主使的，還有些什麼人。

司馬洛閉着咀巴不肯透露什麼，貝貝也是閉着咀巴不肯透露什麼。而且，似乎貝貝的咀巴比司馬洛閉得更緊。這也許是恨意在支持着她吧。李道生正是她最痛恨的東西的代表，她沒有理由向李道生屈服的。

被逼得太緊，忍受不住那些拳打脚踢時，司馬洛就開口了。但他的開口却只是胡說八道。他胡亂說出了一些名字來，眞有其人，却並無其事的。

這些名字，聽上去是眞的可能與這件事有關的，李道生非經過好一番調查，不能肯定。而司馬洛的目的，也正是要使李道生去加以調查。這樣，就可以多拖一些時間了。

李道生果然用記事本子把這些名字都抄錄下來。

然後，他遲疑地看着司馬洛及貝貝。

「我們怎樣處置他們兩個呢？」他手下的打手問道。

李道生也正是在考慮着這個問題。

他終於說：「暫時把他們關在這裏好了，我得查清楚，如果他們是說謊的，我要再問他們！」而且，他猙獰地微笑着，「我會用一些別開生面的方法問他們了。」

他再瞪了司馬洛一眼，便帶着那幾個打手出去了。再遲一點，那些打手的其中二個又回進來了，他們顯然是奉命回到這裏面來看守着的。司馬洛的心又沉了一沉。他是希望沒有人看守的，這樣他才可以設法掙脫束縛而逃出去

，但是，有人監視，就沒有那麼容易了。

不過，也許這兩個人，是也有可供利用之處的吧？

在李道生走了之後不久，司馬洛便開始鼓其如簧之舌，向那二個人威逼利誘了。他說：李道生是已經完蛋了，他會給抓起來的，只是遲早問題而已。這兩個打手，如果肯把他們放走的話，他一定會盡力爲他們減輕罪名，甚至，可能讓他們置身事外！

此外，假如他們肯合作，司馬洛也會私人送上一萬元。一萬二千？一萬五千？兩萬？

但這個世界，有不少都是威逼利誘都不爲所動的，可能因爲一點愚蠢，也可能因爲本身太怕事了。司馬洛鼓其如簧之舌的結果，就是咀巴給他們用一條手帕封住了，使他再說不下去。

貝貝受到了同樣的待遇。

司馬洛和貝貝爲之氣結地在那裏面面相覷着。

那兩個人走到了貨倉的一角落裏，開亮了一隻電筒，放在地上，他們藉着電筒的光玩起紙牌來。

原來，這兩個人雖然不肯對他們的老板作大反叛，但是很顯然，他們却不怕作小小的不忠。玩了一會兒紙牌，他們兩個人就商量起來了。

「天氣太熱了。」其中一人說，「我看，最好去買點啤酒回來喝喝！」

「我去還是你去？」

「在這裏喝，也沒有味道，不如我們一起去吧！」那人說，「到夜店裏去坐一會，有吃有喝！」

「這怎麼行？假如老板……」

「又不是去很久。」那個提議喝酒的人沒好氣地，「老板這麼晚都不來，總不見得就會現在來吧？我們出去，吃完了就回來，肚子餓，也不算是罪過吧？」

兩個人之中，總是有一個性格比較强，也總是就由這個人來出主意。

「好吧！」另一個人點着頭。他是盲從的一個，不大會拿主意。

「我們用車子下去。」他的同伴游說着，「很快就可以回來了。」

另一個只是點着頭，他們便開了貨倉的大門，出去了。留下了貝貝和司馬洛。現在兩個人都是醒着的，而且咀巴都沒有給封住，大概對方覺得，這裏地方是如此偏僻，反正是沒有人會到的，眞正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聞，所以也不需要使他們閉上咀巴了。

「司馬洛。」貝貝低聲說，「現在機會來了，你得快點想辦法逃走！」

司馬洛不需要她的提出，司馬洛已經在開始掙扎了，但是，那繩子並不是普普通通地縛着的，他就是掙扎不開來。

「貝貝！」他一面掙扎着一面說，「你能過來嗎？如果你能够帮着用牙齒咬開繩結，那就快得多！」

貝貝點點頭，努力地企圖在地上滾動身子。好不容易，她才滾動了一尺。但她距離司馬洛有十幾尺之遙，還要滾動好一番，才能到達司馬洛的身邊。

司馬洛也滾了一滾。大家同時滾動，就比較快了。

他們掙扎着，滾着，累得滿頭大汗，但總算是接近了。貝貝的咀巴，對着了司馬洛背後手上的繩結。

「用力一點！」司馬洛喘着氣，「愈快愈好！」貝貝拚命地用牙齒在咬那繩結。

「太緊了，咬不動！」她埋怨着。

「把它咬掉好了，」司馬洛說，「你當是一塊太靱的牛排吧！」他的幽默感，並沒有使貝貝發笑，而他自己也笑不出來。

貝貝繼續努力，似乎有點成績的時候，門上就有一點响聲。「天！」貝貝呻吟着道，「他們回來了。」

「離開一點！」司馬洛吩咐。

門打開了，却打開得很慢，似乎，來人是偷偷摸摸地進來的。司馬洛看見，進來的不是那兩個打手。

「李克明！」他叫道。

李克明關上了門，匆匆走到司馬洛的身邊，那步伐有點像一隻大老鼠。

司馬洛奇怪地看着他。

李克明站在那裏，遲疑了一下，便跪了下來。

「原來你還在這裏！」司馬洛說。

「聽着，司馬洛，」李克明急急地的說道，「我們在你的屋子裏，並沒有找到那一些照片！」

「我已經跟你說過了，」司馬洛冷然地說，「那些照片，是在一個安全的地方。當然不會在我的屋子裏了。」

「究竟在那裏？」李克明問。

「到了明天晚上，」司馬洛說，「如果我仍然不出現的話，那麼，替我保留這些照片的人，就不會再保留了，他就會直接把它交給警方！」

「這又有什麼用？」李克明寃屈地，「我又不是你們要對付的人，你們要對付的是我爸爸！」

司馬洛聳聳肩。

「爸爸說，找不到照片，就送我到外國去，」李克明說道，「這樣，他們就不够能抓我了！」

「這倒不一定，」司馬洛說，「你不能够永遠逃走的。」

李克明搖頭。「而且，我也不願意到外國去，我喜歡這個地方！爸爸完全不爲我設想的。他當我是什麼？簡直當我是野獸！」

「我是同情你的，」司馬洛說，「但我却不會帮你，除非你帮我！」

「我可以放你走的，」李克明說，「你讓我去把菲林和照片都拿回，我就放你走。」

司馬洛的眼珠一轉，覺得這倒也是一個不錯的主意。他說：「不如我們一起去拿吧。」

「假如你不肯……」

「聽清楚，」司馬洛說，「你自己也說過，你並不是我們要對付的人，你爸爸才是的。現在我們已經不需要利用你，把你控制着，也沒有意思了，是不是？因此，你放我們走，我們就不會碰你。」

李克明遲疑着。

「時間已經不多了，」司馬洛說，「那兩個人快要回來了。他們回來，我們就什麼都不能幹了。」

這一點李克明是知道的，實在，他正是乘那兩個人走開了才溜進來。現在，他不再遲疑了。他馬上就動手，把司馬洛脚上的繩子解開。司馬洛跳了起來。

「手呢？」

李克明搖頭：「就這樣好了！你要到什麼地方，我載你們走好了。」他走過去，把貝貝手上的繩子也解開。

貝貝的體力不比司馬洛那麼强，被縛了這許久，她就連站立也有困難了，一站了起來，她就差點再倒仆下來。司馬洛連忙用肩扶持着她，又急急地對李克明說：「扶着她！」

李克明只好扶着她，把她扶出了屋外。他已經把那部名貴的「兇車」開來了，就停在屋子的後面。

他讓司馬洛和貝貝上了後座，自己就坐上前座，把車子開動，離開了那裏。

他們走後沒多久，那兩個打手就吃喝完畢，回來了。一看見屋子的門是打開着，他們不禁為之魂飛魄散！他們衝進屋內，找不到人，忙又再衝出來，在周圍的荒野中找了一番，還是找不到。

「他們怎麼走得脫的？」其中一人抹着額上的汗問着。

「我怎知道，」另一個說，「都是你，去喝什麼酒？一個人去買回來喝，不就什麼事都沒有了？」

「別提這個了！」第一個說，「我們還是去報告老板吧。」

「我們怎樣交代呢？如果他知道了我們去過——」

「他不會知道的！」這人的主意又來了，「我們可以說他是給刼走的。他們有人來把人刼走了，這也是很合理的事呀！只要你給我在頭上敲一個疙瘩，說是他們——」

「還是你給我敲一個疙瘩好一點！他們不可能只打你呀！」

「我們大家都來一個好了。」

「好——好吧！」遲疑了一下，第二個只好說，「這樣好交代一點！我們可以說，我們兩個人都給打暈了的。」

「就這樣辦！」

× × ×

這個時候，李克明已把司馬洛和貝貝載到了最後一個路口。李克明停了下來，不耐煩地轉向司馬洛。「現在，又該向那一邊轉呢？」他問道。

「我們先談清楚吧！」司馬洛說，「我們的手仍給縛着，你仍然可以殺掉我的！假如你拿了底片之後又改變主意——」

「媽的，你以為我很喜歡殺人嗎？」李克明沒好氣地道，「我也不想成為殺人犯的。你把照片和底片給了我，我毀掉了，我就與這件事無關了，誰還耐煩去殺人！」

「但是，為了你的父親，你也應該對付我們呀！」

李克明不屑地歪着咀。「為什麼？他什麼時候又為我來了？哼！」

「好吧！」司馬洛說，「前頭，五十四號門口就是了。」李克明把車子再開了一段路，到了五十四號門口。

他首先下了車，然後拉開了車門，讓司馬洛和貝貝也下了車。他們一起到了五十四號的門口。

「鎖匙呢？」他問司馬洛。由於司馬洛的身上，已經沒有鎖匙這件東西了，他的鎖匙以及貝貝的鎖匙，已經全部給搜了去。

「在門楣的上面！」司馬洛說。那裏是放着一枚後備鎖匙的，許多人鎖門，都有這種習慣。這當然有其好處，忘記帶門匙或把門匙弄失了的時候，就很有用處了。

李克明在門楣上把門匙取了下來，果然就能把門打開。他們進了屋中，那就是那間牆壁有地圖的屋子了。也就是司馬洛與貝貝這次行動的總基地。司馬洛並沒有騙李克明，他是真的把他帶來了。

他們進了屋，李克明看看牆壁上那地圖，聳聳肩：「看來你們真想要了我的老頭子的命呢！」

「我們不會放過你們的。」貝貝咬着牙說道。

李克明露出無辜的樣子。「這完全不關我的事呀！」

「我去把底片拿給你吧，」司馬洛說，「你先解了我的繩子！」

李克明搖着手。「還是先小人後君子吧！你告訴我在那裏，我去拿。」

司馬洛和貝貝交換了一個眼色，然後司馬洛說：「好吧，在走廊第一間房間，那裏面是一間黑房。」

李克明一攤手：「請先！」

司馬洛只好領先，他們一起進入了那黑房之中。在司馬洛的指示之下，李克明在架子上找到了一些照片及一卷底片，就是那些威脅他的底片及照片。他並不浪費時間，馬上就把它燒掉了。

司馬洛和貝貝在旁邊看着。

「現在好了！」李克明說着，在架子上抓起了一把剪刀。

司馬洛緊張了起來。他的手雖然沒有自由，但他的雙腳是還有抵抗的能力，他大可以用腳——

但李克明只是剪斷了貝貝手上的繩子，然後，他也替司馬洛同樣做了。他微笑：「現在，我們出去吧。」

他們出去了，三個人面面相覷，場面顯得有點尷尬。李克明搓着手微笑：「怎麼樣？現在事情已解決啦！如果有酒，請給我一杯好不好？」

「你去斟吧！」司馬洛對貝貝說。

貝貝去斟了酒來，他們相對乾杯。李克明又微笑：「我們雖然仍不是朋友，但也不算是敵人了吧？」

司馬洛聳聳肩：「如果你想和我們交朋友，我也不會反對的。」

李克明把手向他伸出：「那我們就交這個朋友吧！以後，在對付我的老頭子方面，如果有什麼不明之處，大可以問我。」

司馬洛又和貝貝交換了一個眼色。

司馬洛作了一個會心的微笑，貝貝的臉上，則有鄙夷之色。司馬洛和李克明握了手，說：「我們保持聯絡吧。」

李克明又看看表：「好了，我也該走了，再見！」

他真的走了。司馬洛和貝貝站在窗前，看着他的大汽車開走了，然後再轉過來，面面相覷着。「這倒是一個意想不到的轉變！」司馬洛說。

「想不到世界上會有這種人，」貝貝說，「那個到底是他爸爸呀！」

「有些人就是如此缺乏父子之情的了，」司馬洛說，「父親沒有教養兒子這件事，兒子當然是不會的。不過，我看我們還是搬家為上了，給他知道了這個地址，總是不大好的。」

「李道生的問題如何了？」貝貝問，「難道我們就這樣輕輕放過他嗎？」

「搬了地方再算，」司馬洛說，「李道生是飛不掉的。」

「我去打個電話給雷克。」貝貝說。

她去打了那個電話之後，對司馬洛說：「行了，雷克叫我們暫時搬到交加街的那間空屋去，他會派幾個同事來幫忙我們搬家的。」

一直在動着腦筋的司馬洛，現在却忽有所悟似的。他說：「讓我也打一個電話給雷克吧！我有點事情要和他談談的。」

「什麼事情？」

「我有一個計劃！」司馬洛說。

司馬洛又去了打電話，貝貝則把屋中的東西，畧為收拾一下。

這個時候，李克明正駕着車子，在夜靜的街上到處兜着風。由於他所受的威脅解除了，所以他難免有一種飄飄然之感。他開了車上的收音機，放出輕鬆的音樂，以助長這種飄飄然的感覺。

忽然之間，音樂中斷了，報時訊號，播音

員報了時，然後說：「現在報告本台今晚最後一次新聞……」

照例是先來一些世界大事，然後是本地那多如牛毛的搶刼案。

再跟着，那播音員又說：「日前在蔴灣街發生的一宗少女被汽車撞死後，汽車不顧而去的嚴重交通失事案件，經警方日來的嚴密偵查，已將兇車尋獲，並拘獲與此事有關的一名男子……」

李克明差點把車子撞上了行人路邊，連忙就地停住了，繼續聽下去。那播音員也繼續說：「……此案係由於一間修車廠的學徒發生打架爭執，而被揭發的。原來事發之後，駕車人即已將車駛往一修車廠，將毀爛的車頭燈修好，並賄賂修車廠的學徒守秘密，以掩飾其罪行。但由於該修車廠兩學徒發生爭執，另一學徒向警方揭發受賄的學徒，因而引致揭發此案，該車主現已被警方落案，準備提控……」接下去是報告另外一些新聞，但這些新聞，李克明已經再沒有興趣去聽了。他用兩隻手掩着臉，喃喃自語着：「天！不是我，天！」

他的心情，現在是舒快極了，但是，繼之而來的，就是一陣暴怒。很明顯地，他是給司馬洛愚弄了！豈有此理，這傢伙！現在，當他肯定了這件事情不是自己幹的時候，他就可以猜想到司馬洛是用什麼方法來向他行騙的了。

一時間，他有一種強烈的衝動，要開車回到司馬洛那間屋子去，找司馬洛算帳。但是，他並沒有忘記，他並不是司馬洛的對手。

第一次與司馬洛見面那一次，當司馬洛到他家裏來找他時，他已和司馬洛交過手，那時，事實已經證明他是遠非司馬洛敵手的，再加上一個貝貝，他又有什麼資格去算什麼帳？

李克明伏在那軚盤上，抱着頭。怎辦呢？司馬洛他們很可能不聽收音機的，因而錯過了這段新聞，但明天早上，報紙上一定會刊登出來，而司馬洛一定會知道，那時，他就必定會有所準備了，甚至會馬上離開那裏。

終於，李克明又坐直了身子，把車子開動了，開回他自己的家裏。他匆匆地拿起電話，撥了他父親的號碼，然後用一條手帕掩着聽筒，說：「李道生先生——」

「我就是！」

「我想向你報告一件事，」李克明說，「我相信，你一定想知道，一個叫司馬洛的人住在什麼地方——」

「克明？」李道生大聲叫起來，「你在攪什麼鬼？」

李克明用手帕一點也不能改變自己的聲音，他的老頭子一聽就認出來了。

李克明忙放下了電話，用兩手掩着臉，差點哭了起來。「天，我什麼都做不好的！不論做什麼，我都做不好的。」

電話鈴又響了起來了。

李克明一震，不知道應不應該去接這個電話。他當然知道，這個電話，就是他的老頭子李道生打來的了。他該對李道生說些什麼好？

但他是沒有選擇的。他的耳朵受不住電話鈴聲的刺激，結果他還是把聽筒拿了起來。

「畜牲，」李道生的聲音，雷鳴似的在那邊響着，「你剛才在說什麼？」

「我——我只是開玩笑吧了！」

「你不是在開玩笑！」李道生吼道，「你說知道司馬洛住在什麼地方，你說出來吧！」

「我不知道——」李克明吶吶着道，「我……我怎會知道他逃到那裏去了呢？」

「你怎知他逃走了？」李道生喝叫着問。

李克明用拳頭一擊自己的腦袋，幾乎又要嗚咽着哭起來了。真的，他什麼都做得不好！

「說出來！」李道生叫喝着，「你知道什麼，你最好快點說出來！不然，我過來把你的皮也剝下來！」

「他們是在——」李克明吶吶着說，只好把那個地址說了出來。

「你幫助他們逃走的？」李道生叫道，「你這王八烏龜的孫子，你竟幫起外人來了！」

「我總得為自己設想一下的！」李克明忽然也強硬一點了，他叫了起來，「我已經拿回了那些菲林，你不替我想辦法，我自己想了辦法！」

「你這……這……你在那裏不要走！我有空的時候再來和你算帳！我保證！我會來和你算帳的。」電話一碰地丟下了。

李道生在那邊的家中，又開始打電話。他是打電話邀約其他的打手們，到那貨倉去集合。然後他自己飛車趕到那座貨倉去。

當他去到的時候，那些打手已經在那裏等着他了。他們已經準備好了手槍，李道生也拿起了一把，檢驗着那機件。今天，他是打算親自動手的。

「我們今天要殺人了！」他咬牙切齒地宣佈，「這個司馬洛，我們不能讓他活着！」

「留給我動手吧！老板！」那個提議去喝酒吃東西，因而失職的打手說。他也正在痛恨司馬洛的狡猾。

「但我們的行動必須迅速，而且盡量減少聲音，」李道生說，「不能驚動警察，這裏到底是一座文明的城市！」

「但總之我們要殺！殺！」那個打手，狂熱地說着。

「嗯，」李道生的眼睛，也是露出兇悍的光芒，「我們殺！」

他們出動了，分別乘坐兩部汽車，朝着司馬洛那個地處偏僻的總部駛去，幾個人在附近下了車，遠遠把那個地方包圍了。

第一步，他們得先看看，有沒有找錯地方，李克明的報告，是否準確的。這一點，他們很快就找到了證據，因為他們看見，前門打開了，貝貝把一個男人送出來，而這個男人是提着一隻箱子出來的。貝貝在臨別之時和這個男人說了幾句話，這個男人提着箱子，走回停在對街的一部汽車。

「果然是在裏面了！」李道生說，「現在，我們還得先肯定，司馬洛是否也在這裏。看樣子，他們是正在打算逃走呢？」

「難道我們過去敲門看看嗎？」一個打手笑着。

「截住那部車。」李道生說。

這時，那個男人已經把車開動了，李道生的一個手下也連忙跑上他們的車子，開動了，在路中心作企圖掉頭之狀。對方的車子到來時，街心就剛好給他們的車子打橫碍着。那人不耐煩地停了車，等着。

但這橫碍街心的車子，却打不着火了。終於，駕車的那個打手下來，掀開車頭蓋，看了一會，走到對方的車子旁邊，抱歉地說：「機件有了障碍，有沒有工具可以借我一用？」

那人遲疑着時，那打手手中的槍就舉了起來，指着他，低聲說：「好了，不要動。」

這邊，另一個打手也繞了過來，打開車門上車，一把槍指着這人的腦後。

兩部車子再開動，在街口轉了彎。李道生也趕到了。他也上了車，對那人咧咀微笑：「司馬洛在那屋裏嗎，朋友？」

「嗯！」那人點頭。

「很好！」李道生說，「我們等他出來，先把電話綫割斷，讓他們不能呼救！阿基，你是會割電話綫的。」

「嗯！」其中一個打手點一點頭，去了。

但，弄電話綫實在却並不是一個很好的主

意。當司馬洛在屋中拿起電話想打出去，發覺不通時，他就覺得有點不對了。

「我到外面去打吧！」貝貝說。

「不！」司馬洛搖着頭，搖着手制止她。

電話出了毛病，這本來不是一件太特別的事情，特別是在那一座正在急速發展中的城市裏，電話公司來不及添置設備，應付那些急速增加的電話數目。而事實上，亦不願意花許多資金去添置。在這種情形之下，電話出毛病，就是有如家常便飯了。

司馬洛並沒有看出有什麼不對。他只是感覺到有點不對了。他這種感覺是神奇的，也就是人們稱之爲第六感的那種感覺。這種能力野獸差不多都有，但存在於人類的身上，這則是比較罕有的情形了。

「有什麼不對嗎？」貝貝問。

司馬洛小心地走到窗前去，向窗外的黑暗中張望一下。

李道生的人，是都已經在陰影埋伏好了的，司馬洛本來不會看見。但是此時，李道生却沉不住氣了。他舉起槍來，就放了一响。

槍彈擊中了窗子上半部的玻璃，那玻璃「乒乓」地碎掉了。司馬洛一晃就不見了。

槍聲在街上回响着。

「媽的！」李道生咒罵着，「衝過去！」

屋子裏，燈光忽然之間完全熄掉了。

李道生率領着他的手下向屋子衝過去，一面放槍。其中一個手下，却忽然就這樣仆倒了。那是因爲，屋裏的人也有開槍還擊的，只是，他們的槍裝了滅音器，因此聽不見槍聲。

李道生等人合力把那個倒下了的手下拖到一邊，他是不能實行他理想中的行動了。本來，他以爲他們可以直衝過去，開槍轟開門，就可以直入屋中拿人的。

「別放鬆！」現在他咬牙切齒地命令着，「我們現在正佔着優勢！他們不能向外求救，他們的彈藥，終於會用完的，我們的彈藥，却隨時可以補充！」

他們繼續還擊。

窗子的玻璃，幾乎全都給打碎了。屋裏的司馬洛與貝貝，却是沉着應付，在那黑暗中，司馬洛留心着屋前，貝貝則留心着屋後，並沒有浪費子彈，但也並不是完全不放槍。間中他們會向陰影之中放一兩槍，以使對方不致於太勇敢，衝近屋子。

「怎辦好？」貝貝在五分鐘之後担心地問司馬洛，「這樣下去，不是辦法！」

「只要能支持下去，那根本不必想辦法，」司馬洛說，「祗要天一亮，他們就非走不可了！」

「那個李克明，我早說不能信任他的！」貝貝說。

司馬洛聳聳肩，有點惋惜地：「我也知道的，我只是想不到，他怎會變得那麼快。」

他們却不知道，這個時候的李克明，却也並不是如他們所想像的一般，是正在洋洋自得的。事實上，現在的李克明相當痛苦。

他坐在自己的家中，用兩隻手臂抱着自己的身體，在發抖着。他是在担心他的父親回頭來的時候。那時，老頭子會怎樣對付他呢？「他會怎樣？」他不斷地喃喃自語着，「他會怎樣？」

他知道，現在李道生和司馬洛一定是正在交戰了。李道生可能會把司馬洛殺死，也可能被司馬洛殺死。假設李道生殺死了司馬洛，那又怎辦？

「我得逃走！」李克明自言自語着，「他會殺我的，他根本就不把我當是兒子。」

他走到窗前，看看外面的街上，又回到沙發上，似乎覺得更冷了。最後，他把電話拿了起來，用手帕把話筒的口頭幪住了，撥了三個九字，隨即一轉念，又把手拿開。

他打的電話，是不需要把聲音改變的，接電話的人不會認得他。而且反正，他也是變不了多少的。

那邊馬上就有人接聽，李克明急急地說：

「我要報告一件黑社會仇殺的案件。」

「哦？在那裏？」

李克明匆匆說出了司馬洛的地址來。

「你是誰？你住在那裏？」

「你別管我！」李克明大聲叫着，把電話掉下了。他知道，警方是一定會派隊去查這件事情的。他們會捉到李道生。

別的事情，李克明也許都料得不準，但這一件事李克明却是料得相當準確的。警方果然立即就派隊去查究此事了，而當警方派隊時，有一點却是使人爲之大惑不解的，那就是，他們要發出刺耳的警號之聲。這樣，遠遠他們就會通知了他們要捉的人，使他們知道，逃走的時間到了。

李道生他們，就是如此。

「我們還是走吧！」他一個手下勸他道。

「不，」李道生咬着牙，「衝過去！如果我們這一次不把他做瓜，以後要找他，就十分之難了！」

「但——」

「快！跟着我來！」李道生暴躁地吩咐着，就向司馬洛那間屋子的門口衝過去。他的手下們在後面响應地放了一陣子彈以資掩護。

但是，當李道生衝到了那屋子的門口時，他才發覺他的手下們，並沒有在行動上支持他，他們並沒有跟他來。

李道生憤怒地大叫一聲，從腰間拔出了另一把槍。現在，他是有雙槍在手了。他就用其中一把槍對着屋子的門鎖，放完了槍中的子彈。那門大開了。

李道生一脚踏了進去，槍向左右搖動着，要找尋射擊的目標。可是，他還沒有找到射擊的目標，自己就先已成爲射擊的目標了。

司馬洛在窗前轉身。自然是司馬洛先看見他的。司馬洛的槍先响了。

子彈把李道生撞得飛回了屋外。他仆在地上，掙扎一下，似乎還要爬起身來，跟着就身子一軟便不動了。忽然，周圍靜得很了。沒有了槍聲，就只有那自遠遠而來的警車的聲音。

那些李道生的手下們都逃走了。

「我們走吧！」司馬洛對貝貝說，「留下來，不知怎麼對警察解釋好！」

他們已差不多搬好了，就只剩下一箱文件在那裏，現在司馬洛就把這箱文件提了起來。

「走後門！」

在漸近的警號聲中，他們從後門離開了那間屋子。轉出街口時，他們就發現了那部車子。即是那個幫助他搬家的人員，而在中途被李道生的人截住了的，現在這個人已經被擊暈了過去，而給棄在那裏了。

司馬洛把他扶到後座，他和貝貝則上了車，開動了。轉出街口時，他的車子剛好與趕着來的警車迎面而過。但是，他把車子開得很慢，所以警車對他，是一點懷疑都沒有的。

「只要我們在屋裏沒有留下什麼文件，」司馬洛對貝貝說，「警方就很難追查到這間屋子曾經住着些什麼人了！」一面說着，他又覺得有點滑稽。他正在做的這一件工作？正是一件警方也早就應該做的工作，然而警方沒有做，他去做了，警方還要追究他呢！但，世界上的事，往往就是這樣的了。他們的車子再轉了兩個彎，就遠離了現場。

警方到達時，首先就發現了李道生的屍體。他躺在門口，已經死去了。司馬洛的子彈每

一顆都沒有虛發。在都市中，槍擊案是很嚴重的。

很快，就有更多警察來到現場了。他們這一次的來，比上一次要快得多。一時之間，那間寬大的屋子，都給警方人員塞滿了。最高級的人員，也都出動。

李道生被認了出來。

「奇怪，竟然是他！」也有部份不明內幕，但是認得李道生是誰的警方人員說：「他怎會出現在這個場合？而且他還拿着手槍呢！」

「哼，他是遲早有這日子的！」另一個深明內幕的人員則冷冷地說。

「我們還是快點通知他的家人吧！」一個高級警官皺着眉頭，冷靜地說，「也許，他的家人可以回答我們一些問題的。」

最先得到通知的就是李道生的妻子。

那個最得寵的妻子，也即是李克明母親。她接到警方的電話，然後警方答應馬上派車子來，接她去辨認屍體。

接到了電話之後，這個女人六神無主，馬上就再打一個電話給她的兒子。

「死了！」李克明低聲叫着，「你——肯定嗎？」

「他們是這樣說的。」

「那個司馬洛呢？」李克明又急急地問。

「他們沒有提。」

「你也不要提，」李克明說，「我現在馬上趕來，如果他們先來，你就說不知道，什麼都不知道，懂嗎？這種事情，最好還是不要自認知道的。」

「好吧！」那女人完全沒有主意的。

李克明和警方，都是同時到達那裏的。他們果然一起都說什麼都不知道。他們說，李道生的事，就只有李道生自己知道，李道生做什麼，是從來不會和他自己的家人商量的。

他們被邀到殮房去作初步的認屍。

那女人看見屍體，就哭了起來，不過不算是號啕大哭。對於這一宗死亡，她並不如應有的那麼傷心。

李克明也沒眞正愛李道生的。

當兩母子離開殮房時，李克明簡直感到鬆了一口氣。並非由於認屍的手續已經過去了，而是由於他已肯定李道生是已經死了。

剛剛出到大門口，他就低聲問他的母親：「遺產的問題怎樣了呢？」

那女人聳聳肩。

「他當然是不會全部給了我們的。」這個女人說，「但是，他起碼會分我一半，他的遺囑已經給我看過，你知道的，當我得寵的時候，我自然不會放過機會，我是老釘着他的。此外，我的手上早已有不少積蓄，所以，我們是用不着担心生活問題。」

「那就好得多了！」李克明說，「但我的意思是，我呢？我那一份又如何？」

「你當然也有，」他的母親說，「你是他的兒子嘛！」

「呃——」李克明舐着唇皮，「你以爲會有多少呢？」

「五十萬左右吧，」他的母親說，「你知道的，他兒子多，而且也不重視兒子！」

李克明的心情，又沉了下來。

五十萬？他的心裏在盤算着，這並不算多，給他這樣一個人來花，五十萬元實在是一個很少的數目了。五十萬元他不會花很久，而花完之後就沒有了。這樣，他倒希望，他的老頭子是仍然活着。

如果他是仍然活着，那起碼他仍然有一個長期戶口。

李克明沉默着，一直陪他的母親上了車。坐在車上，他却沒有把車開動，而他的沉默的表情，也使他母親担心。

「算了吧，」她說，「爸爸這個人，反正你對他沒有好感，我對他也是沒有好感的！」

李克明聳聳肩。「我是想那五十萬元！」

「是少一點，」他的母親說，「但我不是說過了嗎？他兒子多。」

「五十萬元，不知道夠不夠我做那生意——」李克明道。

「什麼生意？」

「算了，」李克明開動了車子。「我本來打算在這件事情過去了之後就向爸爸開口，請他幫我一幫的，但現在不行了！」

「什麼生意？」他的母親關心地問。

「這一次是眞的！」李克明說，「我和朋友打算合股經營一間出入口公司。如果爸爸在生，他只要給我一點錢就行，因爲他的面子可以利用，但是他死了，就得要多一點錢！」

「如果是眞的做生意，」他的母親說，「我是可以替你想想辦法的。」

李克明幾乎笑了出來，他母親這個人一毛不拔，就只有他偶然可以去拔一拔。老頭子死了，她別無依靠，也許可以讓他拔得更多了。

「我們回去詳細地談談吧！」他說。

他們回去，詳細談這件事了。

當然，在李克明的計算之下，那些遺產是終於會被他一點一點都搾取過來，終而致最後花光了的。不義之財，大都是如此結果。

另一方面，司馬洛現在和貝貝已經和雷克坐在一起了。那裏是另一個總部，可說是個更高的總部。因爲，這裏乃是雷克所在的地方。

「你的手臂怎樣了？」雷克問。

司馬洛聳聳肩。「沒有大碍！」外表看不出來，其實，他的右臂是受了傷的。一顆子彈擦去了一些肉。他也一直都沒有感覺到，還是直至到了雷克這裏，貝貝看見了，提醒他，他才知道的。

貝貝忙替他紮上了繃帶，現在傷口和繃帶都是在衣袖下面，看不出來。

「他應該休息一下！」貝貝偏袒地說。

雷克聳聳肩：「這也應該的，反正，李道生這件案子，也已經沒有什麼可做的了，我們剛剛收到殮房的消息——李道生已經死了！」

「我知道我的子彈是沒有浪費的！」司馬洛望望貝貝自負地說道。

雷克用手拍拍桌上的一大堆記錄資料：「這裏就是李道生的檔案，現在可以存倉了。」

「很可惜這樣的結局，」司馬洛搖着頭，「我並沒充份利用李道生！」

「這也算是一個好的結局了！」雷克說，「這一行業裏，很少有像李道生這麼大，又這麼狡猾的人，他死了，一時再難有第二個比得上他的，因此殺死了他，也算是一種貢獻！」

司馬洛回頭看看貝貝，兩個人作了一個會心微笑。司馬洛說：「那麼看來，我們還應該喝杯酒，慶祝一下呢！」

「本來應該去斟酒的！」貝貝說，「很可惜，你的傷口未好之前，却不適宜喝酒！」

司馬洛抱怨地呻吟一聲。

雷克說：「你現在可以走了，到你喜歡去的地方休息，如果你感興趣的話，你再來，我們談談一件新的任務如何？」

「新的任務？」司馬洛望着雷克。「先生，你看我這個樣子，我現在沒有興趣，我要去一些地方鬆弛一下我的神經。」他望了貝貝一眼。「否則我不會靈活起來的。」

「我剛才說過，到你喜歡到的地方去，你有興趣回來時，我們再詳細商量好了。」

司馬洛笑了，雷克與貝貝也笑了，他們似領略到三人合作得很順利，他們有信心再合作一次。

（完）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溫涼玉·文
盧 令·圖

兇手

生辰成死忌　壽帳變孝帷

這突如其來的一聲慘嘶，自東廂樓閣之上傳來！

而在這偌大的廳堂裏，本來正是興高采烈，喝酒猜拳之際，都給這一聲慘嘶，唬得呆住了。

看這廳堂中的人，多爲武林人士裝扮，個個虎背熊腰，雙目炯炯有神，佩劍懸刀，看他們的氣度舉止，就可以知道他們的身份，絕非泛泛之輩。

這廳堂的中央，有一大「壽」字，四處佈置輝煌燦爛，堂皇晃麗，顯然是大富之家；而廳中的數百名武林人士，從這可看出，這大富之家顯然也是武林泰斗。

最難得一見的是，這大廳首席旁的四張太師龍雕檀木座椅，這四張座椅上，坐着四個年近花甲的老人。

爲首的一個，銀眉白鬚，容貌十分清癯，身形頎長，常露慈藹之色，背插長劍，這個人不是誰，是當今滄州府，聲望最高，武功也登峯造極的武林名宿，「第一條龍」凌玉象，據說他的「長空十字劍」劍法，天下無人能接，可惜年事已高，已歸隱江湖，封劍多年了。

第二個是一個白髮斑斑，但臉色泛紅的老者，腰間一柄薄而利的緬刀，終日不離身，左右太陽穴高高鼓起，顯然內功已入化境。這是「第二條龍」慕容水雲，手中緬刀的「七旋斬」法，挫敵無數，爲人剛正不阿，黑道中人聽到「慕容水雲」的名字，眞的是聞名喪胆，走避不迭。

第三個是一名裝扮似道非道的老者，黑髮長髯，態度冷傲，手中一把拂塵，這人姓沈，名錯骨，排「第四條龍」，武功奇高，手中的拂塵，乃奇門兵器，名「錯骨拂」，但性格奇僻，冷酷無情，不過爲人還算正義，只是手段太辣而已，若說黑道中人見慕容水雲走避不迭，見這個沈錯骨，只怕連一步都不敢動了。

第四個是一名鶉衣百結，滿臉黑鬚的老人，眼睛瞪得像銅錢一般大，粗眉大目，雖然比較矮，但十分粗壯，就像鐵罩一般，一雙粗手，也比常人粗大一二倍。這人身上並無兵器，但一身硬功，「鐵布衫」橫練，再加上「十三太保」與「童子功」，據說已有十一成的火候，不但刀劍不入，就算一座山倒下來，也未必把他壓得住！這人性格在「五條龍」中最爲剛烈，正是「第五條龍」——龜敬淵。

所謂「武林五條龍」，昔日都是赫赫有名武林豪傑，可惜歲月不饒人，他們年紀漸漸大了，不過也愈發受武林人士所敬重，「武林五條龍」這個牌子，一直就未曾折過下來，或換在什麼人的名下。

所謂「武林五條龍」，便是「第一條龍」，擅長「長空十字劍」劍法的凌玉象；「第二條龍」，擅長「七旋斬」刀法的慕容水雲；「第三條龍」，擅長「三十六手蜈蚣鞭」的金盛煌；「第四條龍」，擅長「錯骨拂」的沈錯骨；「第五條龍」，就是擅長「鐵甲功」的龜敬淵。這五人在

滄州府的武林，可說猶如日之中天，德望之高，鮮人能出於其左右的。

而今日，正是「武林五條龍」中「第三條龍」金盛煌的六十大壽。

這廳堂上的武林豪傑，自然是自江湖各地趕來，以慶這富甲一方，武功蓋世的「三十六手蜈蚣鞭」金盛煌的六十大壽。

而那一聲慘呼，自樓上傳來，並非別人，正是壽星公金盛煌的聲音！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這一聲慘嚎突然響起，又突然地靜止了。

在座上的羣豪，有些惝惶起身，有些拔刀動槍。

有些仍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一時人聲沸騰，十分惶亂。

忽然一宏厚而溫文的蒼老語音，壓住了全大廳的吵雜之聲，這聲音緩慢而有力，使得大家都靜了下來，聽他說話：「各位，適才那一聲慘叫確是金三弟的，我們也不知道有什麼事情發生，可是却要請各位合作，儘量肅靜，這樣我們才能聽清楚和看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如果發現有人離場或在逃，還請諸位把人擒下。多謝。」

各人隨聲望去，只見凌玉象仍安坐在太師椅上，緩緩說話，而他身邊的慕容水雲、沈錯骨、龜敬淵等，不知何時，皆已不見。

衆人甚至不知這三人是何時走出大廳的。

凌玉象含笑道：「各位，慕容二弟、沈四弟、龜五弟已去查看何事了，以金三弟的功力，再加二弟、四弟和五弟等，就算天大的事，也該沒什麼罷。」

廳中諸人紛紛坐了下來，有人笑道：「『武林五條龍』動了四條龍，天下那有平復不了的事！」

又有人笑道：「就在那一聲慘叫響起之際，我已看見慕容二俠、龜五俠等人一掠而出，好快的身法呀，我連看都看不清楚。」

更有人笑道：「你當然是看不見了，人家是前輩風範，應變得多快多從容，我們呀，可登不上大雅之堂囉。」

大家說笑紛紛的，凌玉象也笑着，但他却蹙着眉：因爲沒有人比他更清楚，「三十六手蜈蚣鞭」金盛煌，是不可能隨便亂叫的！

更何況那是一聲淒厲的慘叫！

而無論發生了什麼事，去的三位兄弟，也一定已趕來報告，以安大家的心了。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偏偏就在金盛煌的六十大壽宴上？

× × ×

忽然大廳人影一閃，沈錯骨黑衣如風，臉色就像黑衣一般的硬繃繃，凌玉象一皺眉，沈錯骨雙手一攤，竟都是鮮血。

廳中有人驚叫了一聲。

沈錯骨俯前對凌玉象道：「大哥，你去一趟。」

凌玉象道：「好。」好字未了，他的人已像一朵雲一般，飄出了廳外，身法從容而迅速。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大廳中又恢復了交頭接耳，只聽沈錯骨鐵青着臉，一字一句地說道：「在事情還未清楚之前，請諸位勿擅自離席，違者死！」

這幾句話，沉重而有力，殺氣像刀風，一時之間，大廳都靜了下來，連一隻蚊子飛過的聲音，都能聽見。

究竟金府發生了什麼事？

× × ×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凌玉象飄出大廳時，心中也不斷地想着：但他一步出大廳之後，身法急展，如風馳電掣，黃衣飄飄，已轉過「紫雲閣」，折出「湘心亭」，掠過「竹葉廊」，直撲東廂高樓。

凌玉象甫一進樓，只見幾個金家僕人，神色張惶，眼圈發紅，木然而立，幾個金家的親戚姨媽們，正匆匆走上樓去，看個究竟，其中一名僕人一見凌玉象哭道：「大爺，……」竟泣不成聲。

凌玉象沉聲問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慕容水雲忽然自樓上探出頭來，叫道：「大哥，你快上來。」

凌玉象身子平空直昇而起，已自窗內穿入；凌玉象甫一入內，已被房裏的景象所震住了！

這是「第三條龍」金盛煌的房間。

這房間裏本來因祝壽已佈置成通紅一遍，而今更是紅得可怖。

血紅。

紅色的鮮血，遍佈房子的每一角落。

金盛煌就倒在血泊中。

他的身上還穿着壽衣，半個身子，倚在牀上，背向大門，臨死的時候，手還捂着心胸，血，就在那兒流出，染紅了整張牀。

致命傷就在胸膛上。

血漬由敞開的大門開始，一直洒落到床上，顯然出事的地方就在大門口，而金盛煌負傷一直掙扎到床邊，他的一隻手，還伸到了枕下，掏出了半截黑鞭。

他成名之「三十六手九節蜈蚣鞭」，或因六十大壽之喜，並未帶在身上！

凌玉象什麼陣仗未見過，但金盛煌是他自己的結拜兄弟，相交數十年，他不禁激動得全身發抖，終於淚落。

金夫人以及金家的子弟，皆哭倒在房中。

凌玉象強忍悲楚，扶持金夫人，忍淚道：「三嫂子，妳要節哀，三弟的事，我們四個兄弟，一定會爲他報仇的……」

金夫人竟哭得昏倒過去了，凌玉象急以本身眞氣，逼住金夫人各脈要穴，金夫人悠悠轉醒，嚎啕大哭道：「大伯啊大伯，盛煌死了，今後叫我怎麼活，你說叫我怎麼活……」

「第五條龍」龜敬淵本來已緊握鐵拳，聽到這裏，臉肌綳脹，全身骨骼，竟「格格」作響，怒吼道：「王八羔子，敢殺我三哥，我龜老五跟他拚了！」說着衝了出去。

慕容水雲身形一閃，已攔住了他，問道：「五弟，你要跟誰拚？」

龜敬淵一呆，隨即大吼道：「我管是誰，總之找今日的來客，一個一個的揍，不怕他不認！」

慕容水雲怔了怔道：「五弟，這使不得——」

龜敬淵怒吼道：「你別阻我，否則連你也揍！」

凌玉象沉聲叱喝道：「五弟，不得魯莽。」

龜敬淵對這「第一條龍」凌玉象，倒是心存敬服，很是聽話，當下不敢再鬧，但悲從中來，竟蹲下大哭起來，邊道：「三哥啊三哥，是誰害你，快告訴老五知道，俺把他千刀萬剮，替你報仇！」

凌玉象皺眉歎道：「三嫂子，這件事，我看還是要報官料理，比較妥善。」

金夫人緩緩抬起臉來，滿臉是淚，竟已哭出血來，忽然似想起什麼似的，道：「好，盛煌的兩位知交，都是天下第一名捕，冷血與柳激烟，都在座上，何不請他們來相助？」

凌玉象大喜道：「有他們兩人在，三弟案情，必能早日尋出眞兇！」

× × ×

誰是柳激烟？

柳激烟不是誰，柳激烟是五湖九州、黑白兩道、十二大派都尊稱爲「捕神」的六扇門第一把好手。

「捕神」的意思，不僅指他如捕快中的神，而且也指他就算是神作案，他也一樣能追緝眞兇歸案。

柳激烟不但才智高，武功也高，而且還相當年輕，不過三十餘歲，他用的武器，只是一柄小烟桿。

據說從沒有人能在他烟桿下，走得過二十招。

「捕神」柳激烟不但智勇雙絕，而且還廣結人緣，九流三教，三山五嶽的人，無不有他的眼綫；尤其在縣衙裏的捕快們，都視他爲青天大老爺，聽命與他。

柳激烟與「武林五條龍」，相交已近七年。

而今金盛煌被殺，柳激烟在情在理，必會全力出手的。

而冷血，冷血又是什麼人呢？

冷血只有二十歲，是六扇門裏極年輕的一個人。

可是他却是「天下四大名捕」裏的一個。

「天下四大名捕」，係指：無情、笑語、追命、冷血四人，連「捕神」柳激烟，居然都榜上無名。

這「天下四大名捕」，都是武林中的數一數二的好手，各人有各人過人之能，冷血便是其中之一。

他在十七歲的時候，便已屢建奇功，他要追緝的要犯，從來未失敗過的。

十八歲時，他爲了要擒住一武功極高的混世魔王，他躲進那魔王的魔窖裏，十一天不言不動，不食不飲，抓住一個僅有的機會趁那魔王不防之際，給予致命的一擊！一個十八歲的少年居然能擒住那魔王，一時使武林爲之轟動。

十九歲時他單人匹馬，闖入林中，追殺十三名劇盜，終於把對手一一殺死，甚至高過他武功一倍的首腦，也死在他劍下；但他拖着滿身傷痕的身子，回到縣城，衆人都以爲他活不長了，可是沒到兩個月，他便可以策馬出動，追緝惡徒了。

冷血善劍法，性堅忍，他的劍法是沒有名堂的，他刺出一劍是一劍，快，準而狠，但都是沒招名的。

他覺得招式只是形式，能殺人的劍術才是好劍法。

所以，冷血的年紀雖輕，但在六扇門的輩份，却是相當之高。

不過，也因爲他年輕而孤傲，許多捕快差役，都不甚服他，他們寧願膺服柳激烟。所以柳激烟的聲望，遠比他還大。

冷血與金盛煌，相識僅一年，但他與凌玉象，曾經在一次追緝滄州大盜中合作過，已有三年的交情。

金盛煌這件事情發生，冷血也決不會坐視不理的。

× × ×

冷血是在站着的。

只要他還可以站的時候，他決不會坐着。

因爲坐着會使他精神鬆弛，萬一遇敵，他的反應就不够快。

柳激烟是坐着的。

只要他可以坐着的時候，他決不會站着。

因爲站着會使他精神疲累，一旦遇敵，他就不能反應敏捷；只有從最好的休息中，體能才能發揮最大的力量。

可是他們都看向同一方向。

他們都在金盛煌的房中，望着金盛煌倒在血泊中的身子。

柳激烟緩緩地道：「凌兄，您上來的時候，這裏的情形，可就是這樣了？」

凌玉象沉聲道：「老夫曾吩咐下去，任何人不得移動物品，任何人不得擅自離席。」

柳激烟睿智的垂下頭，再問道：「凌兄，您上樓來的時候，可曾看見什麼可疑的人？」

凌玉象道：「三弟慘叫聲甫發，二弟、四弟、五弟已相繼掩至，老夫留在大廳，安頓客人。」

柳激烟道：「凌兄不愧爲臨危不亂，處變不驚。」

慕容水雲道：「我一撲上樓來，便見大門敞開，心知不妙，便與四弟五弟衝了過去，只看見……三哥，就伏在那牀邊，嘶聲叫……」

柳激烟動容道：「叫了什麼？你聽清楚了沒有？」

慕容水雲凄然道：「三哥叫的好像是『你，樓……』便氣絕身亡了……我痛極欲絕，還是四弟比較冷靜，他說他會去叫大哥上來……後來，三嫂子等，也聞聲上來了……」

柳激烟吁了一口氣，嘆道：「可惜金三俠無法講出他的話來。」

冷血忽然道：「有。」

柳激烟道：「哦？」

冷血冷冷地道：「這兒有人姓樓的沒有？」

金夫人止住哭聲，沉思了好一會，方道：「沒有，這裏沒有姓樓的人。」

慕容水雲接道：「賓客中也沒有。」

柳激烟忽然提點道：「會不會是姓劉的？」

凌玉象一拍手道：「對！應該是有的！老夫這就去查查。」

柳激烟喃喃地道：「金三俠臨死前，畢竟說了句重要的話。」

冷血沉聲道：「他這句話，可能就是兇手的姓名。」

冷血很少說話，他的話往往都很有力，很決斷。

柳激烟比較多話，但他的話，很睿智，很沉着，也很動聽。

× × ×

凌玉象很快地走上樓，拿着一份名單，歎道：「賓客中確有兩人姓劉的，家僕之中也有一位姓劉的。」

柳激烟道：「哦？他們有無可疑？」

凌玉象搖首道：「這兩名劉姓的賓客，一名叫做劉亞父，根本不會武功，是當店老闆，因常把珍品賣給三弟，所以在這大壽中，三弟才會請他來。此人根本不可疑。」

柳激烟道：「還有一人呢？」

凌玉象道：「這人會點武功，名聲也不大好，但對三弟，却一直心存敬服，而他的那一點武功，就算猝然出手，趁三弟不備，也決不可能得手的。他叫劉九如，外號『鐵尺』，在江湖上不甚出名，只怕你們二位，也未聽說過吧？」

柳激烟笑道：「這劉九如現年四十三歲，兵器鐵尺長二尺三寸，好酒色，無功過，但喜惹事生非，曾被捕一次，下柳州大牢，家無親人，對金兄，倒常在外人面前，讚譽有佳。」

這柳激烟不愧爲「捕神」，對區區一個武林小卒，居然對他的生平，尚記得如此清楚，朗朗上口。

凌玉象一呆，說道：「捕神不愧爲捕神。眞是佩服佩服。」

柳激烟一笑道：「哪裏哪裏，我是喫這行飯的，對江湖上的一人一物，當然要瞭如指掌。」

冷血冷冷地道：「劉九如我不知道，還有那劉姓僕人呢？」

凌玉象笑道：「這更不可能，那是一位七歲女童，是三弟剛買回來的小丫環，連事還不大懂呢。」

慕容水雲忽然道：「二位，大廳中的人，要不要查查，在出事的時候，他們是否曾離開過？」

柳激烟道：「大廳中的人，是不是都是你們的朋友？」

凌玉象道：「老夫都查過來了，沒有冒名而入的人。」

柳激烟道：「其中會不會有人與金三俠有過宿怨或世仇的？」

金夫人泣不成聲地接道：「不會，絕不會有，盛煌慶祝大壽時，列名都是與我商議過的，我們就怕宴中有什麼不愉快的事情發生，所以把會生事的，有過怨隙的人，都沒有請來，誰知，還是……」說着又哭了起來。

柳激烟道：「還是煩凌兄派個人，告訴柳四俠，把廳中的人放走吧，那是無補於事的，沒有料到會有這樣的事發生的，所以事發之際，許多人都不會在廳中，拿在下來說吧，那時候也在花圃裏賞竹，只怕連在下也有嫌疑了。」

凌玉象笑道：「柳兄弟說笑了，只是我三弟府中，防衛森嚴，若非廳中賓客所幹，那敵人又如何闖入府中呢，而且以三弟的功力，只怕天下還沒有人能一招殺之，三弟必於不防中被襲的，這只怕是三弟的熟人。」

柳激烟沉吟道：「熟人定必是熟人，金三俠是中了類似劍尖之類的兵器而致命的，而且是刺入金三俠胸膛之中，除金兄疏於防備之外，能一刀從金兄得手的，除非是金兄熟悉的人而且其功力極高，否則絕不可能得手的。」

慕容水雲也接道：「可不是嗎？我知三弟性格，他若是見陌生人，一定鞭不離身的，現在他是中伏後才返身抽鞭，可見……唉……三弟，你死得太寃了……」

柳激烟歎道：「凌兄，慕容二俠，你可曾知道近日金三俠與何人有過節特別深嗎？」

凌玉象長歎一聲，道：「武林中人，結仇結怨，在所難免，只不知有誰與金三弟有此深仇大恨，竟要在他大壽之日，暗算他而死……」

忽聞外面一陣喧嘩，一名青衣僕僮喘氣如牛，急惶惶的闖進來，一見金夫人便跪下來，急得連話也講不出。

凌玉象沉聲道：「你有什麼事，先喘了氣才說，勿再驚嚇你主子。」

那家丁氣急敗壞地道：「適才……適才，小的走過花園，想給廳中貴客倒茶換水，沒料到，沒料到自那槐樹後，就就就就伸出了那麼一隻手，捏住小的咽喉，眞是沒嚇死小的了——」

柳激烟，凌玉象，冷血皆爲動容，追問道：「你是怎麼樣逃回來的？」

那家丁喘着氣道：「不不是小的逃回來的，是他，他放小的走的……」

凌玉象道：「他的樣子，你有沒有看清楚？」

那家丁傻巴巴地道：「小的那敢回頭看，沒給嚇死，已經够……够命大了。」

柳激烟說道：「你知道他爲何要放你走？」

那家丁結結巴巴地道：「那人……那人塞給小的一兩銀子……出手好大方啊……一兩銀子，還塞給小的一封信，要小的面交大人，不不是小的要銀子呀，是他說，小小小的要是不交，他就那一用力……一用力就能捏死小的……」

冷血沉聲道：「信呢？」

那家丁抖抖顫顫的掏出了信，金夫人正想接過，柳激烟微一搖手示意，自已接過信，在手上衡了一衡，再在當風的窗旁，把兩個軟塞塞入鼻孔之中，才撕開了信，這確確實實是一封信，沒有任何陷阱，柳激烟才把信交給了金夫人，金夫人讀着，忽然叫了一聲，暈倒在地，凌玉象叫侍婢扶住了金夫人，持信大聲朗讀：

「第一條龍凌玉象，第二條龍慕容水雲，第四條龍沈錯骨，第五條龍龜敬淵，大鑒：

記得二十年前，『飛血劍魔』巴蜀人的賬吧，而今是他的後人，要你們償命。第一個是金盛煌，三天之內，『武林五條龍』，死乾死淨，以了二十年前的血債，你們等着死吧。

劍魔傳人 敬啓」

飛血劍魔？

　這個名字，不單令金夫人暈眩過去，連凌玉象，慕容水雲，龜敬淵也爲此臉色慘白，柳激烟，冷血也爲之動容！

　飛血劍魔巴蜀人，在二十年前，黑白二道，敬若神鬼的大妖魔，殺人如麻，行事邪惡，單止爲獨佔「清風山」，便血洗了「清風寨」，寨中七十八名黑道高手，全死於他一人手中，他又爲了「紫河車」而在洛陽城，殺了近百孕婦，洛陽羣衆圍攻他，也被他追殺殆盡，那一役，死去的白道高手就有八十三人。

　而飛血劍魔的武功，也高到頂點，尤其一式「飛血劍」，快如閃電，飛刺敵手胸前，到現在還沒有聽說過有人能躲得過那他一擊的。

　飛血劍魔有三個傳人，也是無惡不作，當然武功比起巴蜀人，就大大不如了，但礙在巴蜀人的面子，誰敢招惹這三個年輕的殺星呢。

　飛血劍魔巴蜀人，也許眞到了命中該絕的地步了。他血洗洛陽城後，來到滄州府，「武林五條龍」的師父，「大猛龍」關更山，忍無可忍，約戰巴蜀人。

　「武林五條龍」，武功已如此了得，他們的師父關更山，武功更加了不得，可是在華山之巔，與巴蜀人戰了三天三夜，仍不分高下。

　當時巴蜀人的弟子，仍在洛陽城花天酒地，而「武林五條龍」，却在滄州，見師父三日未返，十分担心，於是趕上華山觀戰。

　而正當他們趕上華山之際，巴蜀人畢竟魔高一丈，以「飛血劍」，閃電一般插入關更山心窩，而關更山臨終之時，也一掌把巴蜀人打成重傷。

　「武林五條龍」一見師父慘死，自然不顧一切，上前拚命，巴蜀人血劍未及收回，三日苦戰，已十分疲倦，再加上身負重傷，又赤手空拳，苦鬥一夜一天，「武林五條龍」負傷纍纍，但終於憑着一股銳氣，把這「飛血劍魔」殺死，身首異處。

　這一戰，便是武林中有名的「五龍鬥狂魔」之役。

　只是這一役，也令「武林五條龍」猶有餘悸，每每提起巴蜀人的一戰，不禁心驚。

　關更山的弟子們，因得嚴師管教，武功很高，所以才能把巴蜀人這狂魔斃之於手下，但巴蜀人的弟子，雖然得飛血劍魔眞傳，唯不肯苦學，仗師出名，一旦師父被殺，便逃遁得無影無踪，隱姓埋名，再也不見他們重出江湖了。

　可是巴蜀人的武功已盡傳授給他們，一旦讓他們練成，只怕又是一場武林浩刦，這是「武林五條龍」一直以來，隱藏在心頭上的陰影。

　而今「飛血劍魔」的後人，終於來復仇了。

　以巴蜀人後人的聲勢，令冷血，柳激烟等，也覺棘手。

　金家的人，望着凌玉象，慕容水雲，龜敬淵等人，臉上都抹過一片不祥的驚恐之色。

× × ×

大廳死寂一片。

　龜敬淵忽然一個虎撲，跳起來道：「來就來吧，連巴老魔也栽在我們手中，他龜孫子有種的出來，看俺龜五爺要不要得了他的命！」

　大廳的人都是沉吟着，沒有人出聲應他，只剩下他自己洪鐘般的聲音，在大廳中迴蕩着。

　凌玉象手執着信，乾笑幾聲道：「好，巴家傳人，咱『武林五條龍』還沒有老到不能拔劍，還可以决一死鬥！」

　柳激烟沉吟道：「以四位武功，巴家傳人，自是不怕，但問題是，敵在暗處，我在明處，巴家後人，究竟是誰，我們尚未得知，只怕會吃虧一些。」

　冷血沉聲道：「最重要的是，巴蜀人的『飛血劍』一擊，論武功，兇手可能非四位之敵，但『飛血劍』若沒有凝神戒備，則縱有天大的本領，也避不開去。」

　柳激烟道：「所以目下我們最重要的，是要找出，誰是巴蜀人的傳人，我覺得沈四俠應先放走大廳中人，以免打草驚蛇，令對方隱瞞行藏。」

　凌玉象點了點頭，對慕容水雲道：「二弟，麻煩你去走一回，把事情告訴沈四弟，並叫他回來，廳中的事，你也去安頓一下。」

　慕容水雲道：「好。」人飄然越出廳外。

　柳激烟長歎，沉思了一會兒，道：「來人身手很快，金三俠不過一聲慘叫，你們便趕來了，可是仍給他逃了開去。」

　龜敬淵睜着眼睛，握拳嘶道：「媽的，要是給俺見了他，俺就——」

　那拿信來的家丁忽然怯生生地道：「稟告，稟告凌大爺……」

　凌玉象不耐煩地輕叱道：「什麼事，快說。」

　那家丁怯怯地道：「小的在未去廳堂之前，好像，好像看見阿福臉色蒼白的走過，小的多事，問……問他做什麼，他，他說，他看見誰殺死老爺的，可是，可是他又不敢說出來……」

　凌玉象跳了起來，道：「他有沒有說是誰？」

　那家丁更是驚慌：「沒……沒……沒……沒有。後來，小的就到廳堂去了，經過花園，就被……」

　凌玉象喃喃地道：「怪不得我衝上來時，阿福似有話跟我說……那時我匆忙，也沒有注意到……」

　柳激烟也臉色大變道：「好，這就是綫索，現在阿福在那裏？」

　那家丁答道：「他，他好像很怕，到，到柴房去了。」

　柳激烟道：「好，凌兄，我先和龜五俠去盤問阿福他見到的是什麼人，龜五俠對金府較熟，有他帮忙，可知阿福看到的是什麼人，還有，冷血兄，你追查千里，從無失手，這次可否勞煩你待客人散後，追踪那叫劉九如的，因爲昔年他在柳州是因有暗殺人之嫌而被捕的，後證據不足而釋放，這麼多人之中，他最可疑，如果他殺了人，你跟踪他回去，必有疑竇之處的，或者能抓住他行兇的兵器……這事兒，煩冷兄你去跑一趟，凌兄，這兒金夫人及

現場，就靠你料理了。」

　凌玉象長歎道：「爲了咱們兄弟的事，令兩位奔忙，老夫好生不安。」

　柳激烟淡淡地道：「金三俠的事，冷血兄及我皆是金三俠之友，而我們又是喫這行飯的，自然如同己任，非理不可，何謝之有？如這件事太棘手的話，我會去請莊之洞，高山青來帮忙，他們在滄州，可說是老馬識途，有他們在，案情定必早日清楚，就這麼說了，我們分頭進行。」

　凌玉象大喜，說道：「若有莊，高二位出手，就算巴蜀人復生，也奈何不得咱們也。」

× × ×

　既然這是一個多事的武林，一個高手輩出的武林，殺戮事件，也必定特別多。

　因此，六扇門中，有必需有一些好手，才制得住這羣江湖上亡命之徒的。

　這些年來，衙門裏的確有一些高手出來，「武林四大名捕」，「捕神」便是其中校校者。

　在滄州本地，最令汪洋大盜們爲之頭痛的，便是名捕頭，「鐵椎」莊之洞。莊之洞也不過三十餘歲，但不管是武功，機智，皆有過人之能，而且跟衙門官顯，都有很好的交情，所以滄州捕頭之中，他可算是捕中之王。

　他有一個莫逆之交，叫做高山青。

　滄州府內有十萬禁軍，十萬禁軍的教頭，武功自然好得不得了，這位教頭，每三年更換一次，而「巨神杖」高山青，已連任了三屆總教頭。

　這兩個人，都是滄州府官方武林高手的數一數二的大人物。

　在整個武林聲譽中，莊之洞及高山青，當然比不上冷血和柳激烟，但在滄州府內，這兩人只怕要比冷血及柳激烟，都熟悉得多，都响亮得多。

　冷血，及柳激烟，再加上莊之洞，與高山青，正如凌玉象所說，就算「飛血劍魔」巴蜀人再生，這四人加上「武林五條龍」之四，巴蜀人只怕也得刦數難逃了。

　可是事情眞的會那末簡單嗎？

× × ×

　事情不會那末簡單的。

　柳激烟、龜敬淵往柴房走去，龜敬淵走在前面，柳激烟在後面愼重而從容的跟着，龜敬淵一直在前面咆哮着：「……當初咱們殺掉巴蜀人後，俺就他媽的下決心要斬草除根，把巴蜀人那魔頭的三個徒弟也除掉，就是大哥二哥不肯，說什麼做人要留餘地！餘地，餘地！現在三哥也給人做掉了，還留什麼餘地！」

　柳激烟一直沒有作聲，日暮昏沉，四下無人，金府這一變亂，令來賓悵然而返，金府的人，也莫不哀痛十分，聚集堂前，龜敬淵走着走着，指着前面的一座破屋，大叫道：「阿福，阿福，快出來，有話問你！」

　屋內的人，應了一聲，開着柴房，龜敬淵怒道：「好沒胆量的小子，還關起門來，怕人殺他不成！誰敢在金府作亂，這次我龜老五就不饒了他——」

　柳激烟忽然身子一蹲，沉聲道：「有人翻牆入來！」話未說完，忽然冲天而起，像避過什麼暗器似的，反擊一掌！

　這一掌遙劈在右牆之處，轟然一聲，石牆坍倒了一角，灰塵漫天之際，只見牆外人影一閃而沒。

　龜敬淵怒嘶着衝了出去，邊叫道：「老柳，你追那頭，我追這邊，看他往哪兒逃！」

　三個起落之間，已追出園圃，但見前面的人，身法輕靈，龜敬淵眼見自己追不上了，邊大吼道：「賊子，有種別逃，跟你爺爺分個你我才走！」說着一掌劈去，砰然擊中一棵樹幹，樹崩倒，隆然聲中，葉飛漫天，凌玉象、慕容水雲、沈錯骨三人，黃、白、黑衣飄飄，已聞聲趕至！

　凌玉象發出一聲斷喝道：「老五，是什麼人！」

　龜敬淵氣喘咻咻的道：「有人要暗殺我們！」

　慕容水雲急問：「在哪兒？」

　龜敬淵再看清楚，樹斷枝折，那裏還有人呢？當下怒道：「往那兒溜了，這賊子，不敢跟俺交手！」

　凌玉象道：「老五，你找到了阿福沒有呢？」

　龜敬淵道：「沒有，他剛要從房子裏出來，我們便遇上此人了。」

　凌玉象驚問：「柳兄呢？」

　龜敬淵道：「也是追人去了。」

　凌玉象急道：「不好，快去救助！」

　黃、白、黑三道人影，猶如鷹擊長空，一起一落，已在十餘丈外，龜敬淵猶丈八金剛摸不着首腦，獃獃地傻站在那兒。

× × ×

　凌玉象，慕容水雲，沈錯骨三人幾乎是一齊到了柴房門前，三人同時站住，呆住！

　柴房門前，站着一個家丁打扮的人，那是阿福。

　不過阿福看到他們，沒有打揖，也沒有笑，只是雙眼直鈎鈎的盯着他們。

　阿福看到他們，眼睛瞪得老大，不過見到了主人也沒有所動，那除非是阿福看不到他們。

　瞪着眼而看不見人的人，只有幾種人，瞎了眼的是一種，死了而不瞑目的人又是一種。

　阿福沒有瞎眼睛。

　所以他只好是死人。

　沈錯骨鐵青着臉走前去，手指才觸及阿福，阿福便倒了下去。

　阿福前身，沒有半絲傷痕，他背後却是血染青衫，似被尖利的兵器，刺入了心臟，剛好不致穿胸而出！

　阿福沒有闔上眼睛，張大着嘴。

　他的眼睛裏充滿驚恐，張大着嘴似要說些什麼。

　他究竟見到了什麼人，竟如此恐慌？

　沈錯骨冷冷地道：「老五錯了，他不該離開了阿福。」

　慕容水雲嘆道：「阿福已永遠沒有機會說話了，他究竟要說什麼？」

　凌玉象忽然道：「但願柳捕頭能沒事就好。」

　話猶未了，一人已躍到柴房的屋瓦上，幾乎一個踉蹌摔了下來，慕容水雲驚道：「柳兄！」

　柳激烟勉强應了一聲，躍了下來，臉

色蒼白，按着心胸，似很難受的樣子，凌玉象急上前扶持着他，道：「柳兄，你怎麼了？」

柳激烟翻了翻眼，捂着後胸，濃濁地咳了幾聲，好一會兒才能勉强說道：「我來到這裏，發現有人，和龜五俠追了出去，我眼看就要追着，忽然在石牆轉彎處，有幪面人掩來，好厲害，出手之快，令我閃避莫及，只有硬拚！我捱了他一掌，咳，唔，他，他也不輕，捱了我一拳！」

凌玉象長歎道：「爲這件事，令柳兄幾乎喪了命，眞是——」

柳激烟嘆道：「這不關你們的事，對手是太厲害了。」

沈錯骨冷冷地道：「柳兄可知對手用的是什麼掌？」

柳激烟道：「他出手太快了，我也不知他用的是什麼掌力，不過，這一掌，還不致要了我的命！如果我不是硬與他換了一擊，只怕就要糟了。我們因彼此都要運力捱受對方一擊，所以下手時，反而沒有用全力。」

慕容水雲道：「柳兄先去歇歇。」

柳激烟搖頭道：「不必了，冷血兄仍在否？」

凌玉象答道：「他已經去跟蹤劉九如了。」

柳激烟點點頭，忽然似想起了什麼事一般驚叫道：「龜五俠在那裏？」

慕容水雲笑道：「你不用担心，適才我們還遇着他——」忽然笑容隱去，隨即只聽凌玉象沉聲道：「他落了單，快去瞧瞧——」

× × ×

園裏有一棵斷樹，樹葉遍地。

一棵生長力繁茂的樹，被硬硬砍斷下來，是很殘忍的事。

這棵樹是被龜敬淵追敵時，一掌劈斷的。

現在樹旁倒下了一個人。

附近的落葉，都被他身上流出來的血所染紅了。

一個强壯而生命力强的人，被人慘遭暗殺，是件更殘酷的事。

這個倒地的人，正是「武林五條龍」之五——龜敬淵。

是他劈倒了這棵樹，可是，又是誰劈倒了他。

他本應是劈不倒的，他練的是刀槍不入的「金剛不壞神功」，連「十三太保」，也横練至相當的境界，而且他還身兼「鐵布衫」，自幼又習「童子功」，迄今仍未間斷過。

而他却倒下了。

就在凌玉象、慕容水雲、沈錯骨赴柴房的一刻間，他便被打倒了，甚至沒有打鬥之聲，難道這一身硬功的人，連掙扎也來不及？

柳激烟沒有說話，點亮了烟桿，在暮色裏，火紅的烟一亮一閃。

凌玉象忽然變成了一個枯瘦的老人，從來也沒有人看過，這叱咤風雲一時的「長空十字劍」凌玉象，竟巳這麼老，這麼瘦了。

慕容水雲全身微微顫抖，暮色中，一臉是淚。

沈錯骨黑袍幌動，臉色鐵青。

這還是垂暮，這一天，還未過去。

× × ×

沈錯骨的聲音，出奇地冷靜：「五弟的致命傷，是左右太陽穴被人用手指戳入而歿的。」

柳激烟點頭道：「也就是說，殺龜五俠的人，已熟知他所習之武功，而且知道左右太陽穴，是龜五俠唯一不能練硬功之要穴。」

凌玉象沉聲道：「無論是誰，也不可能在龜五弟毫無防備的情形下，一擊得手的。」

柳激烟頷首道：「太陽穴是人身死穴，可是不易被人擊中，何況，以龜五俠的武功！」

沈錯骨冷冷地道：「除非是五弟絕未防範的熟人。」

慕容水雲說道：「對，兇手絕對是個熟人！」

沈錯骨冷笑道：「可是我們還不知道那是誰，已丟了兩位兄弟了。」

凌玉象沉聲道：「從現在起，我們誰也不許落單，以給敵人有下手的機會，至少有兩個人在一起才可以，我們不怕死，但至少不能死得那末冤！」

柳激烟忽然道：「不好。」

凌玉象急道：「什麼事？」

柳激烟道：「這樣看來，對方絕不止一人，冷血兄跟蹤劉九如，若龜五俠和阿福的死，乃與劉九如有關，只怕冷血兄此刻，此刻已……」

慕容水雲一頓足，道：「我們立即跟去看看。」

柳激烟平靜地道：「慕容三俠勿衝動，對方要的是你們三位的命……我看，必需要莊之洞、高山青二位趕來了——」

說着自懷裏掏出兩隻小小的信鴿，把兩封寫好的信，繫於鴿子的足爪上，迎空一放，兩隻信鴿，在暮色裏劃空而起，劈撲撲的，自暮靄黑沉中飛入長天，轉瞬不見。

柳激烟望着漸漸遠去的信鴿，喃喃地道：「憑我和莊、高二位的交情，他們在明晨即可來此。」

× × ×

這四十餘歲的劉九如，看來精壯無比，似有無窮的精力，自金府出來後，也沒有什麼悲傷的神色，冷血跟蹤他，走過了幾條街，只見他沽了壺酒，邊行邊飲，未到家便巳酩酊了一半。

冷血皺了皺眉，幾乎不想再跟蹤下去了，不過冷血就是冷血，略一轉念，便繼續跟蹤下去，至少要知道，他回家要幹什麼。

這一跟蹤，劉九如竟似沒完似的，喝了酒，又敲一個酒鬼的家，兩人鬥了半天，談的都是不着邊際的事，然後劉九如談到不高興起來，一拳把那傢伙打倒，便一搖三擺的回去了。

暮色闌珊，夜色已組成一張大網，遍佈四周。

劉九如拐過一條街又一條街，一條巷又一條巷，穿過幾個小弄，多數是一些荒廢的屋子，難得見人。劉九如找了一間屋子，便鑽了進去。

原來這地方是造窰區，白天工人們在此燒窰，晚上便離開，劉九如連房子也沒有，便選這種不要錢的地方來住。

夜色巳臨，燒窰的磚房零星落索，倍覺淒涼。

明月當空，不覺溫柔，却覺悽厲。

遠近處，皆有野犬吠號，一聲又一聲，長而刺耳。

冷血靜靜地走近劉九如的房子門前，他想：既然如此，倒不如直接找劉九如談談更好。

他正欲敲門，突然間，他發覺近處的犬鳴倏然終止。

他一楞，下意識的提高警覺。

就在他一怔的刹那，有十七八件暗器，自各個不同的房子裏，向他射來！

暗器準、快，而不帶一絲聲息！

這些暗器在明月下發出奇異靑亮色，顯然都是淬過毒的！

冷血忽然向前一抓，敲門的手變成了抓門，轟然一聲，那房子的門，被冷血硬硬抓了出來，冷血用門往身前一擋，一時只聞「篤篤篤篤」之聲不絕，暗器都釘入了木門上！

只聽房裏的劉九如驚叫道：「誰？是誰？」

但在那時候，這些屋子裏每一間都躍出三四個人，手執長刀，身着黑衣，幪頭幪面，長刀在月色下發出懾人的光芒，直斬冷血！

冷血巳無心亦無暇答話，猛一運力，自手掌直逼入木門內，一時「撲撲撲撲」，暗器都由木門內反逼出來，激射向這羣黑衣人！

黑衣人一楞，閃避、揮刀！

有三名黑衣人慘嚎着倒下，這些暗器，果然是見血封喉的！

可是黑衣人來勢不減，直撲冷血。

冷血沒有發話，沒有後退，而且忽然拔劍，往最多人的地方衝去！

既然巳中伏，就得殺出去！

這是冷血的原則，從沒有冷血所不敢作的事。

他拔劍的手勢很奇怪，他是反手拔劍的，劍就在腰間，沒有劍鞘。

無鞘的劍拔得最快

劍是用來殺人的，不是拿來看的。

這也是冷血的原則。

劍身細而薄，長而利，易於攻，難於守。

但冷血是只攻不守的。

因爲他認爲最好的守勢就是反攻。

這也是冷血的原則。

江湖上盛傳他一共有四十九招劍法，劍招皆無名，但却勢不可當。

冷血反衝了過去，幪面人尖叫，慘嚎，圍攻！

月色下，血光翻飛。

一批衝近冷血的人，中劍倒下，第二批却湧了上來，長刀疾閃，招招要害。

可是第二批人也倒下，第三批又接了上來。

這第三批人打了沒多久，在厮殺聲中，便有人高聲叫道：「這厮厲害，我們敵他不過！」

「逃！快逃！」

「不，首腦說一定要殺！」

「我們不是他對手！」

「不是他對手也要殺！」

「不行了，快逃吧！」

慘叫聲中，又已有三人倒下，有人嚷道：「他受傷了！」

「看，他捱了我一刀！」

「不，他比剛才還精神！」

「還是逃吧！你看，他那裏像是受傷的！」

「他還流着血哩！」

第三批人都倒下了。第四批人衝上來，才打了不一會，便逃掉了大半，剩下的，無心戀戰，邊打邊逃，又死了一半，其他的都逃掉了。

沒有第五批人了。

明月當空，是明媚還是邪惡？

月光當頭照，是照透罪惡還是洗滌罪惡。

冷血站在明月下，手上執着又細又長的劍，他肩上一道刀傷，血淋淋下。

可是他從來不因受傷而倒下過。

出道以來，像這樣的傷，巳經算是很少的了。

月下是血，血中橫七豎八的，倒了四十三個人。

四十三個死人。

他不得不殺。

他一劍出手，對方的命，連他自己也控制不住。

殺了這些人，他覺得好空虛，眞想棄劍跪地，在月色下痛哭一場。

他甚至不知道這些人是誰。

冷血忽然想起，認定了適才那間房子，推門走入。

只見房內桌椅零亂一片，顯然也有一場惡鬥。

而劉九如，被幾張桌椅壓在下面。

冷血急撥開桌椅，扶起劉九如，只見劉九如手上還握着一柄鐵尺，顯然是曾與人惡鬥過，他胸前有一道血口，似被什麼物體迅速打中而收回，剛好打穿了劉九如的內臟！

這樣準的手法，顯然又是那一記「飛血劍」所爲的。

可是劉九如居然還有一息尚存。

冷血忙用一股眞氣，逼入劉九如體內，劉九如雙眼一翻，流下許多鮮血，冷血知他巳活不久了，於是冷血問道：「是不是你殺死金盛煌？」

劉九如微微張開無力的雙目，喉嚨格格作聲，但說不出話來，只是一直在搖頭，一直在搖頭。

冷血略一皺眉，又問道：「你知道是誰殺你麼？」

劉九如費力地點首，掙扎着想說話，可是血不斷自喉裏湧出來，冷血暗暗歎息，要不是這劉九如有過人的壯碩，只怕早巳命喪多時了，那胸前的一記，實際上巳把他的內脈打碎了。

忽然劉九如勉强嘶聲道：「殺我者，兩，兩個，兩個公——」再想說下去，血大量地湧出，登時氣絕。

冷血緩緩地放下了劉九如，心中很混亂、很惆悵。

究竟劉九如是不是兇手呢？

究竟是誰，要派這麼多人來伏襲自己呢？

究竟是誰，要殺害劉九如呢？

如果劉九如就是殘害金盛煌的兇手的話，那麼這樁事情，便已是結束時候了。

可是事情顯然沒那末簡單。

對方不僅要殺死劉九如滅口，而且還要殺害自己。

而且今晚圍攻自己的人，用的刀法，武功，都像是同門師兄弟，顯然是同一個師父教出來的。

是那一個門派，具有這麼强的一個實力？

而看來殺劉九如的人，手法上，與殺死金盛煌大致相同，只怕這才是「飛血劍魔」巴蜀人的傳人。

可是巴蜀人的傳人，這些人的師父，究竟是誰呢？

這些都像一個一個，不能解開的結。

劉九如臨死之前，究竟想說些什麼？

那「兩個人」，是「工人」，還是「公人」，「公子」或是「公孫」，是一個人的名字，還是一個集團的名字？

冷血呆了好一會，忽然撕開了劉九如的衣襟，似找什麼似的，找了好一會，又走出去，揭開了好幾個幪面人的臉紗，都是一些陌生的大漢，冷血再撕開了他們的衣服，像在端詳着一些什麼。

月色下，冷血似若有所悟地，點了點頭。

× × ×

莊之洞看來比較矮小精悍，比柳激烟還要年輕一些，腰間纏着椎鍊子，一副精明能幹的樣子。

高山青的樣子，與莊之洞非常相似，不過高山青却比莊之洞高大碩壯得多了，所以莊之洞看來是短小精悍，在高山青看來却是高頭大馬。高山青拿着的是一條玉一般的桃木棍，棒身細滑，杖尖若刀，長七尺六寸。

這是第二天的晌午，也就是署名爲「劍魔傳人」所說的「三天之內，『武林五條龍』死乾死盡」的第二天。

堂前兩具棺槨，靈柩前，端坐着金府家屬，以及凌玉象、慕容水雲、沈錯骨、柳激烟和冷血。

凌玉象的妻子、兒子，也在堂內，他們是在昨日聞訊，今日趕至金家，見凌玉象後，方知曉一切的。

因爲而今這種情形，凌玉象自然不想回家。而「武林五條龍」中，眞正兒媳滿堂的，只有凌玉象、慕容水雲及金盛煌三人而已，至於沈錯骨，生活似道非道，個性又極爲孤僻，沒有親人；至於龜敬淵，因嫉惡如仇，唯性格暴烈，除幾個知交外，也沒有妻室。

爲了妻兒安全，凌玉象力促他們回到凌家去，以免有殃及池魚之災。

莊之洞，高山青二人一至，柳激烟便站了起來，冷血與這二人，曾經在辦一件事情時也碰過面，也算認識，柳激烟替他們給凌玉象、慕容水雲、沈錯骨介紹過後，再也不客套，把事情一五一十，告訴莊、高二人。

莊、高二人一見喪事，便知不對勁了，莊之洞當下黯然道：「可恨的魔孽，竟加害了金、龜二位英雄，眞令人痛恨！」

高山青聲若洪鐘，怒道：「凌老英雄你不要怕，有我們必替你揪出兇手來！」

沈錯骨冷哼一聲，柳激烟一見不對，笑罵向高山青道：「高老弟，你還是算了吧，你來助我們一臂之力，是最好不過，若獨手擒兇，別說我啦，『天下四大名捕』的冷血兒，一樣在這裏，不也是束手無策麼？」

莊之洞也笑道：「高老弟太大口氣啦，再說，凌、慕容、沈三位大俠，可也不是好惹的哩。」

慕容水雲忽然笑道：「二位莫要太過獎，高兄的話，未嘗不對，擒兇確是要靠高兄等人了，二位來了最好，二位未來之前，我不放心走開。」

冷血冷冷地道：「慕容二俠要到哪裏去？」

慕容水雲臉上掠過一片鬱色，道：「我的妻兒住在城郊，訊息來回不便，不管兄弟我是生是死，總要回去安排一下，我儘量在今晚之前趕回這裏；我們兄弟，雖不能同年同日生，但願能同年同日死。」

柳激烟說：「慕容二俠你一個人回府，太不安全了吧？」

慕容水雲笑得非常洒脫：「大丈夫何懼生死，只要死得不窩囊就好了。」

凌玉象正視着慕容水雲，一字一句地道：「二弟，我們要活着替三弟和五弟報仇，不能死。」

柳激烟緩緩地道：「二俠縱要回府，也要帶個人去。」

莊之洞義不容辭地道：「不如我陪慕容二俠去一趟。」

凌玉象道：「二弟，我們這兒有柳兄、冷兄、高兄及四弟，你還是和莊兄一道的好。」

冷血忽然道：「慕容二俠莊捕頭兩個人，只怕人手不足，若慕容二俠一定要跑這一趟，我也一齊去。不過請凌大俠及沈四俠，萬勿走開。」

柳激烟笑道：「冷兄你放心，何況我和高兄，也不算是好惹的人。」

冷血緩緩起身，筆挺的身子似經得起任何打擊，淡淡地道：「好，這兒一切，要勞柳、高二兄了。」

× × ×

已近城郊。

慕容水雲走在中央，冷血在左，莊之洞在右。

近郊的綠野春色，確是迷人。

慕容水雲乃書香世家出身，本來就喜歡風雅吟咏，若不是爲了金盛煌，龜敬淵的死，他才不會如此愁雲重重。

可是他畢竟是從容的人，當下打趣笑道：「想不到慕容今日，也如此怕死，令兩位比我有名得多的武林高手，替我作保鏢，眞是死又何妨也！」

莊之洞笑道：「我們吃公門飯的，那談得上高手？冷兄是『天下四大名捕』，我能算什麼？」說着哈哈笑了起來。

遠處正來了一部馬車，幾匹老馬，拖着一輛又老又舊又笨又重的車子，趕車的是兩位年青人，車上一包一包的蔴袋，裝着不知是什麼的沉重的東西。

那青年一面趕着馬，叱喝着，已經靠

近三人了，冷血等因路窄，而閃在一旁，還聽見那青年向旁邊的伙伴說着笑，其中一句是：「開始！」

這兩字的聲調忽然提高，冷血一聽，大吃一驚，那一聲正與昨晚在厮殺之中，其中一人說「不是他對手也要殺」的人的聲音完全一樣！

冷血能成爲「天下四大名捕」的理由之一，就是他有過人之能。

過目而不忘，過耳而不忘！

這常常使冷血能死裏逃生。

就在這車子靠近冷血的刹那間，慕容水雲就在前頭，更前面是莊之洞，因爲路窄，旁邊是水田，所以便一個人一個人走，冷血突然叫道：「小心！」

就在這一刹，那車子突然一折，直向冷血撞來！

這一下，冷血不能進，只能退！

只是冷血不退！

他冲天而起，可是車上青年一揮鞭，直掃冷血！

另一伙伴，拔刀一揮，不是斫向冷血，而是斫向車後的包裹的繩子上！

繩子一斷，包裹蔴袋都打開了，二十多條大漢，都自蔴袋裏躍出，手執長刀，衝殺向冷血！

冷血應戰，但他的視綫，却被那車子所遮住了，他看不見慕容水雲那邊怎樣了。可是他知道，這一班人，正是昨夜在他手下逃生的餘孽。

只要他們暗算不逞，冷血便自信能把他們解決掉。

問題是：解決掉這干人，也需要相當的時間。

他聽見慕容水雲及莊之洞的喊殺聲，顯然車子的那頭，也打得十分燦爛。

就在這時，他聽到一聲慘叫。

這聲慘叫是慕容水雲發出來的。

冷血一發急，攻勢更加凌厲，十多名長刀大漢，只剩下四名。

但冷血也因爲發急而分心，背門一凉，已被劃中了一刀。

可是這一刀，並不算傷得很重，那大漢以爲得手，反而被冷血的快劍刺穿了咽喉。

剩下的三個人，見勢不妙，自三方逃逸。

冷血也不追趕，躍過車頂，只見這邊的戰況，也十分激烈，倒在地上的八九名長刀大漢，均已氣絕，想必爲莊之洞及慕容水雲所殺。

現在只剩下兩名長刀大漢，正與莊之洞的鍊子椎鬥在一起，殺得難分難解。

而慕容水雲，竟已倒在地上。

冷血一頓足，飛奔過去，扶起慕容水雲，只見慕容水雲臉色紫金，氣若遊絲，冷血把本身功力源源湧了過去，慕容水雲勉强睜開雙目，道：「冷兄，你……你替告訴……訴告訴……殺人者被我刺中一刀，他是……」忽然雙目暴睜，望着冷血後面，冷血心中一寒，尚未回身，劍已刺出，一名長刀大漢應聲而倒！

冷血猛回首，只見那逃去的三名大漢，竟又回來了，竟在背後偷襲！冷血大吼一聲，一連攻出十八劍！

那名長刀大漢，只見劍影如山，哪裏招架得來，胸膛一痲，便倒了下去！

最後一名大漢，又返身就跑，冷血冷哼一聲，劍脫手飛出，貫穿這人背門，借着餘勢，把這人帶出七八步外，撞在一名與莊之洞激鬥的大漢背上，那大漢慘叫一聲，兩人齊倒下。

餘下的一名大漢，目光發赤，幾招虛幌，返身欲逃，冷血一個虎撲，那人揮刀就斫，冷血一脚踢去，刀脫手飛出，直穿入那大漢自己的頭上，那大漢慘呼一聲，遽然倒下。

莊之洞收回鐵椎，喘息着道：「多蒙相助，快去看看慕容二俠！」

冷血及莊之洞再回到慕容水雲身邊，但是，慕容水雲已然氣絕。

冷血沒有說話。

莊之洞也沒有。

他們感覺到失敗的恥辱與沉痛。

而他們本來是江湖中無人敢招惹的名捕，而今，對方竟能在他們嚴密的保護下殺人。

雖然這一干人已死盡了，可是他們的首腦，甚至尚未露面。

冷血仔細看去，只見慕容水雲的背後，有一個傷口，似被利器迅速刺入又拔出似的，足以致命。

而在前胸，也有一道傷口，似被什麼東西擊中，又猛烈抽出似的，所以傷口雖小，胸口却是一片血肉模糊。

可是憑這兩道傷口可以認定，都不是刀傷。

也就是說，不是這批長刀大漢使慕容水雲致命，而是他被兩個人，用的兵器不同，但手法却類似，同時擊中前後胸而斃命。

慕容水雲甚至不及閃避，或者沒有閃避，所以才被準確地擊中胸部。

這顯然又是「劍魔傳人」的傑作。

冷血握着拳頭，咬牙切齒地問：「你有沒有看到，是誰下的毒手？」

莊之洞長歎道：「大變驟然來，我也不及細看，刺客便向我踢來，我殺了幾個，彷彿看見，車上有人用長槍往慕容二俠背後一刺——唉，後來，就是你過來的前一刻，他又發出一聲慘叫，因我那時正與這兩個人鬥着，不及細看，只見人影一閃，慕容兄便——唉。」

冷血仔細地看過地上的屍體，若有所恩，終於道：「我們只好送慕容二俠的屍首回去了。」

× × ×

大廳上一片肅靜。

女人、孩子和家人，都被送回房裏去了。

剩下的是六個人：冷血、莊之洞、柳激烟、凌玉象、沈錯骨，還有一個倒下的人——慕容水雲。

如果還加上棺槨裏的兩人：「三十六手九節蜈蚣鞭」金盛煌與「金剛不壞」龜敬淵，一共是八個人。

金盛煌與龜敬淵，再加上這「七旋斬」慕容水雲，已經是第三個死人。

「武林五條龍」，只剩下兩條。

誰都可以想像得到，此刻凌玉象及沈錯骨的心情是怎樣。

大廳中的氣氛，就像一塊凝結了的冰

塊。

×　×　×

凌玉象緩緩開口道：「也罷，劍魔傳人，你就來吧，我凌玉象，也活到這把年紀，反正都要來的了，你就給我個痛快！」這幾天裏，他兩頰已深陷下去了，瘦了許多。

沈錯骨仍然鐵板一般的臉孔，可是無情的語音中，也抑制不住哀傷：「老大，我們不一定會死，二哥忠厚，三哥老實，五弟魯直，較容易被騙，別人要想在我沈錯骨面前動手脚除非能眞的制得住我！」

凌玉象注視着沈錯骨道：「四弟，你的性格乖戾，行事剛烈，也是弱點，你要多小心才好。」

沈錯骨沉靜地道：「大哥，你却是太慈藹了，也要有些防禦啊。」

「武林五條龍」之中，一下子只剩下兩個人，自然彼此有說不出，說不盡的親切感。

冷血忽然道：「凌大俠，慕容二俠施用的『七旋斬』，是怎樣的，你可否畧為告知？」

凌玉象沉哀地道：「二弟的『七旋斬』是他腰間的細刀，共有七式，每拓又有七種變化，能够接他七七四十九式的人，已經不多了。」

冷血沉思道：「『七旋斬』中人後情形是怎樣？」

凌玉象道：「刀嵌肉飛，剖腹斷腸，自然是當者披靡，冷兄，你問這幹嗎？」

冷血淡淡地道：「我也只是問問罷了，對了，為何不見高教頭？」

凌玉象道：「哦，適才你和莊兄走後，柳兄有一建議，既然劍魔傳人找的是我們，不如先把我們易容，好讓對方無從下手，於是高兄就到外面去搜購易容藥物，據說高兄是易容好手呢。」

冷血怔了一怔道：「哦？」

柳激烟笑道：「冷兄以為這個建議怎樣？」

冷血道：「自然甚是高妙。不過若兇手是我們的人，易了容只怕也沒有用。」

忽然大廳外傳來了一陣脚步聲，柳激烟淡淡地道：「想必是高教頭回來了。」

×　×　×

在廳堂外，這一行一頓的脚步聲，愈來愈近，竟出現了一名身形高大的乞丐，臉容奇特而可怖，令人望了一眼再也不想多望一眼，衣衫襤褸，不過手中還拿着一柄白玉尖杖，撐住跛了一條的腿，笑嘻嘻的望着大家。

這是一個跛腿老乞。

沈錯骨霍然而起，怒道：「這人來幹什麼？」

凌玉象道：「四弟勿激動，他是高山青。」

沈錯骨一呆，那乞丐大笑道：「凌兄好尖的眼光，怎樣？我的易容術不錯罷，包管別人望了第一眼，不想再望第二眼，這樣我的易容術便可以高枕無憂了。我裝成乞丐。可以蜷伏在你們門外，讓人錯以為是連座破廟也沒有的乞丐，也許，也許可以把兇手手到擒來。」

凌玉象笑道：「高兄的易容術果是高明。」

柳激烟也笑道：「認識高兄這麼久，還不知道高兄乃精於此道。」

莊之洞笑道：「那你準備要把我扮成什麼？」

高山青笑道：「你呀，看樣子可以十天不睡覺，正合適化裝成打更佬。」

×　×　×

莊之洞就變成了一個看更佬，拿着竹梆，吊着燈籠，不但別人看起來像個十足，他自己也幾乎以為自己就是看更人。

柳激烟因為有根烟桿，於是打扮成管家模樣的老者，穿着青布的衣裳，「必必拍拍」的抽着烟。

凌玉象成了老家人，他的「長空十字劍」，就藏在他手拿的掃把柄裏。

現在高山青正替沈錯骨易容着，沈錯骨看來像是一個跑江湖算命的老雜毛。

凌玉象笑道：「高兄，你眞靈光慧眼，揀人而易，剛好把我們化裝得切合身份。」這句話，不無自嘲之意。

高山青微笑道：「凌兄這是那裏的話，只怕我這不是靈光慧眼，而是有眼無珠了吧，諸位堂堂品貌，却教我化裝成凡夫走卒，眞是罪過，罪過。好了，冷兄，該你化裝了。」

冷血年青而俊秀，不過稍嫌冷峻無情的臉上，忽然泛起輕輕的笑容，這一笑，就像春風吹融了寒冰，煞是好看；冷血道：「不，我要趁天黑之前赴縣府一趟，見魯知府，因為我與他有約在先，在今夜之前去報導一聲的，原本我已應諾諸葛先生，明日就走呢，現在當然我不想走，不過，總要去交代一聲……我在今夜三更，必趕回這裏，現在，要多憑柳兄、莊捕頭、高教頭照顧了。」

有人說，冷血笑的時候，就是他手上所辦的案件，逐漸明朗化的時候。

×　×　×

冷血走了。

天又黑了。

晚上重臨，金府上下的人，都紛紛到別的地方避風頭了；金府的門前至廳堂，兩旁却點起兩列燈籠，一路照着進入了大廳，大廳上坐着五個人：凌玉象、沈錯骨、柳激烟、莊之洞、高山青。

這五個人後面，有三副棺木，燭光搖曳，堂裏的人，不發一言，被燭光照得陰晴不定的臉上，都顯得十分幽異可怖。

凌玉象以蒼老的口音道：「我彷彿覺得，與劍魔傳人對敵的，不止是我們五人，還有二弟、三弟和五弟。」

柳激烟對那棺木望了一會，忽然浮現了一種很奇怪的神色，有點激動地道：「可惜他們都是死人。」

沈錯骨冷哼一聲，道：「死人也會索魂的。」

莊之洞打着哈哈笑道：「沈四俠也迷信？」

柳激烟忽然細聲向凌玉象道：「凌兄，我心中有個疑惑，在這兒說不便，我懷疑兇手是……」

凌玉象臉色一整道：「那我們到內堂談談。」

柳激烟道：「好。有我們兩人在，劍魔傳人也休想動得了我們。」

×　×　×

內堂。

凌玉象在一張桃花木椅上坐了下來後，向柳激烟問道：「柳兄，你所猜疑的兇手是誰？」

柳激烟長歎一聲，道：「只怕我現在講出來，你也不會相信。」

凌玉象動容道：「誰？」

柳激烟沉聲道：「冷血。」

凌玉象呆了一呆，全身衣袍簌簌抖顫，可見心中是如何激動，好一會才說：「不可能的。」

柳激烟長歎道：「確是不可能的。」

凌玉象忽然抬頭道：「直到現在，我還是不相信，我信任冷血，他是個正直的青年。」

柳激烟無限惋惜地道：「我也不相信，可是，有件東西，你看了不由你不信！」自說着在懷裏掏出一巾手帕，道：「這是金三俠案發時，我和冷血來至臥房前，我在他懷中取來的。」

凌玉象一看那條手帕，竟是血漬斑斑，大為激動，道：「血？」

柳激烟沉重地點點頭，道：「血。金三俠的血。你嗅嗅自可證實。」

凌玉象把手帕放在鼻前一聞，忽然臉色大變，手帕被他飛投出去，竟似一片刀齒，直嵌入內堂的一條柱子上：「有悶香！」正想起身，但覺天施地轉，連站立也站不穩，猛抽手想取掃把拔劍，却連拔劍之力也逐漸消失，跌坐在椅子上，只聽柳激烟呵呵大笑。

凌玉象勉強睜開眼睛，只見到人影模糊，怒道：「柳激烟，你——」

廳外。

×　×　×

當凌玉象及柳激烟進入內堂後，沈錯骨忽然沉聲道：「莊兄、高兄，我有一件事想說，不知二位願不願聽？」

莊之洞笑道：「柳四俠的話，我等怎會不願意聽！」

沈錯骨正色道：「我的意思是，聽了後，縱不同意，也不要告知外人。」

莊之洞嚴肅地道：「沈四俠有話儘管說，莊某不是個口沒遮攔的人。」

高山青奇道：「不知沈四俠想說的是什麼？」

沈錯骨沉聲道：「我懷疑一個人是兇手！」

莊之洞變色道：「哦？」

沈錯骨道：「一個熟人。」

高山青動容道：「熟人？」

沈錯骨冷冷地道：「冷血。」

莊之洞、高山青二人互望了一眼，莊之洞忽然像恍然大悟似的，道：「冷血……冷血……唔，有道理，今日在城郊一戰，隔着車子，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出手，但慕容二俠死時，他却在其身旁。」

沈錯骨激動得道袍飄飛，道：「大哥三哥，與他交情最薄，但又十分信任他，而今在危機四伏時，他又擅自離開，那裏像是為朋友而忘却生死！」

高山青奇道：「沈四俠，那麼，你為何不對凌大俠及柳兄說呢？又不讓我們說出去？何也？」

沈錯骨歎道：「你有所不知，劉九如是他跟蹤的，而却身死，打從那時開始，我便懷疑他了；五弟死時，他恰好不在，而五弟是死於熟人手下的，我便知道，一定是他了。可是大哥，却是最信任他；而柳兄，與他是好友，只怕告訴他會打草驚蛇……」

莊之洞道：「沈兄眞明察秋毫。」

高山青道：「未知沈兄要如何對付這等小人。」

沈錯骨冷笑道：「既是大哥和柳兄不會贊同，不如我們等冷血歸來時，一舉而擒之，再逼他招供，那時不到他不認。」

高山青撫掌歎道：「此計甚妙。」

莊之洞回首對靈柩一拜，道：「若此可查出眞兇，三位大俠在天之靈，必感欣慰了。」

只見靈柩旁幡旗無風自動，燭光昏暗，搖擺不已，確實鬼氣森森，寒風呼呼，猶如寃鬼呼喚。

莊之洞忽然凝神說道：「好像有脚步聲！」

高山青道：「莫非是冷血來了！」

沈錯骨冷冷地道：「他若回來，則是最好，此刻大哥，柳兄不在，咱們先擒他下來，來個措手不及，逼問逼問。」

高山青道：「好！」

莊之洞道：「他來了，我們先在門旁伏着，我一拍掌，我們三人一齊動手！」

沈錯骨身形展動，直撲向大門旁，疾道：「好！」

莊之洞、高山青各自飛撲，已到了大門旁。

黑夜裏，兩排燈籠被三人衣袂急閃，襲得半明半滅！

沈錯骨靜靜地伏在黑暗中，忽然道：「怎麼我聽不見脚步聲的？」

高山青小聲地道：「老莊的耳朵，特別靈敏，便是時下輕功最高的人，只要在十丈之內，也休想瞞得過他。」

那另一旁的莊之洞在這時忽然道：「噤聲，他已近門前了。」

沈錯骨再也不作聲，手執拂塵，如一頭鐵豹般盯着大門。

黑夜的空氣像凝結了的炸藥。

而這炸藥，已經到了應該爆炸的時候了。

×　×　×

門依然沒有動。

風悽厲地吹着。

忽然莊之洞一拍掌。

沈錯骨如一支箭般標了出去！

而大門依然沒有動。

難道是莊之洞聽錯了嗎？

沈錯骨感覺到莊之洞與高山青也撲在半空。

而忽然間，這兩個人，已到了自己前後。

沈錯骨一怔，忽聞夜空中，「霍」地一聲，一支明亮的白玉杖，已向自己心窩刺來，來勢之快，無法形容！

沈錯骨心中一沉，但居然人在半空，去勢如飛，仍能猛一吸氣，往後倒退！

但在同時間，後面莊之洞喝了一聲：「椎！」

鐵鍊之聲，破空而來，沈錯骨聽到這聲音時，背門已「噗」地一聲，被一枚利器穿入，又用力抽出，鮮血飛濺，痛入心

脾！

這一痛，他的身法自然一慢，那明亮的杖尖，「噗」一聲地沒入他的胸膛，又「嗤」地抽了出來，還帶着一股血泉！

血泉於夜空中飛噴！

沈錯骨的身軀，在夜空裏洒着血，飛落在丈外。

好個沈錯骨，居然落地後仍能站得住，蹌蹌踉踉，跌走了幾步，倚在一棵梧桐上，月亮撒下來，沈錯骨黑袍沾血，臉上充滿不信與憤怒，形狀煞是可怖。

沈錯骨嘶聲道：「你們——！」一股血泉自嘴角溢下，說不出話來。

只見莊之洞短小而精悍，微笑道：「不錯，是我們。」手裏吊着帶血的椎子，鎖鍊軋軋的擺盪着。

而高山青望着帶血的杖尖，得意大笑道：「劍魔傳人。你死得瞑目吧？」

沈錯骨忽然發出一聲野獸般的嘶吼，手中拂塵，忽然化爲千百枚長針，離柄射出！

莊之洞也被這一下嚇了一跳，揮舞鍊子椎，把拂塵都掃落！

高山青也忙揮舞玉杖，舞得個風雨不透！

可是他的左腿似走動不靈，所以被一枚拂塵絲射入，痛吼一聲，把它拔了出來，流了一些血。

莊之洞疾聲叫道：「三師弟，你怎樣了？」

高山青忍痛道：「不礙事的，幸虧沒射中要穴，沒料到這老雜毛也有這種渾厚的內力！」

再看那邊的沈錯骨，已沿着梧桐樹，倒在地上，死時眞是目眦盡裂。

莊之洞冷笑道：「還不是死了！」

高山青撫着傷口道：「不知大師哥是否已得手？」

莊之洞冷笑道：「大師兄做事，怎會失手？」

高山青笑道：「那麼我們把這老雜毛的屍體送回內堂去，讓那老傢伙看看他心愛的弟弟的模樣兒。」

莊之洞忽然道：「怕不怕冷血突然回來了？」

高山青笑道：「二師兄，你太過慮，那小子不是說三更才回來的啦！」

莊之洞歡笑道：「眞是，他的經驗還不足，還作什麼名捕，他眞所謂『閻王註定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他是三更死，連提早死也不能啦。」

高山青道：「他就算是現在回來，咱哥兒倆的事縱被他發現了，又有何妨，他還不是我的手脚哩！」

莊之洞忽然凝神起來，側耳聽了一會，忽然臉色大變說道：「不好，確是他回來了！」

高山青動容道：「有這等事？」

莊之洞道：「這小子武功不低，我們還是以計謀之，較爲妥當。」

高山青道：「好！」迅速撲至沈錯骨屍首處，把沈錯骨的屍首用亂草蓋了起來，又把地上的血，用脚踏亂，莊之洞急叫道：「快，他要到了！」

高山青急整頓衣襟，門「依呀」而開，星月下，冷血白衣勁裝，走了進來。

莊之洞身形一動，似欲出擊，忽然停了下來，笑道：「我還估道是誰，原來是冷兄，差點動錯了手，在冷兄手下喫苦頭呢。」

高山青含笑招呼道：「冷兄，不是說三更回來麼，現在還不到一更，事都辦妥了麼。」

冷血望了二人一眼，淡淡地道：「都辦妥了，因爲担心，所以想早些時候回來看看。」

一片烏雲湧來，蓋住了皓月，連星星也黯淡無光，只有兩排閃閃的燭光。

莊之洞忽然道：「適才有人來犯。」

冷血動容道：「哦，是誰？」

莊之洞道：「都幪着面。」

冷血追問道：「凌大俠、沈四俠如何了？」

莊之洞道：「他們都沒有受傷，不過都退入堂內，那兒較易應敵。」

冷血道：「那我們也去內堂好了。」

莊之洞似有難言之色，口中吶吶道：「不過……」

冷血奇道：「不過什麼？」

莊之洞道：「我們乃好意相告，請冷兄萬勿動怒。」

冷血道：「好，有什麼你卽管說，我決不生氣。」

莊之洞說道：「凌大俠等懷疑你是兇手。」

冷血呆了一呆，氣結而道：「你們呢？你們信是不信？」

莊之洞道：「要是兄弟相信，也不會告訴你知道了，不過……」

冷血道：「不過什麼？」

莊之洞道：「他們確有證據，不由得我不信。」

冷血冷笑道：「那是什麼證據？」

莊之洞在腰間掏着東西，道：「我拿給你看——」

冷血正注視着莊之洞掏出來的東西。

莊之洞並不是拿出什麼東西，而是把腰間的活扣一扳，鍊子椎「嗆啷」在手。

冷血一呆，後面「嘯」地一聲，破空襲至！

高山青的白玉杖！

冷血本已分神，應避無可避！

× × ×

柳激烟拿了一張椅子，在黑暗的內堂，抽着桿烟，火紅的光，一閃一滅，把柳激烟的面容，映照得一光一暗。

凌玉象瞪着柳激烟。

只是他連坐也坐不起來。

柳激烟抽了幾口烟，得意地望了望凌玉象，忽然笑道：「我知道你想問我些什麼？」

凌玉象並沒有答話，仍是怒瞪着柳激烟。

柳激烟好像沒看見一般，逕自說道：「你中的是『軟玉香』，那是帝王們專門對付不聽話的妃子所用的，以防危險，中了這等悶香，就算有天大的功力，在一個對時之內，休想站得起來，也不用想說話叫喊。」

凌玉象怒視着柳激烟，柳激烟大笑又道：「我知你生氣我什麼，不錯，龜敬淵，金盛煌，都是我殺的，慕容水雲則是二

師弟三師弟殺的。我們就是劍魔傳人。」

凌玉象盯着柳激烟，目光似要噴出火來，柳激烟大笑道：「你別指望沈錯骨來救你了，他此刻，只怕已陪同慕容水雲、金盛煌、龜敬淵等去了吧！」

柳激烟慢慢坐下來，又換了一把烟草，深深吸了一口，烟草發出金紅金紅的光芒。

× × ×

高山青就在冷血注視莊之洞手中之物的時刻裏，玉杖一震，「颯」地急刺冷血背門！

「飛血劍魔」的「飛血劍式」，被他運用在杖法上，確是非同小可！

杖尖因急風，而漾起一陣抖顫！

就在這時，冷血忽然往後疾撞過來。

冷血在此時不進反退，無疑等於是向杖尖撞來！

高山青一呆，杖勢不變，依然刺出！

只是冷血似料定高山青會刺出這一杖一般，冷血這一退，等於身體略爲挪動了一點，「嗤」，杖尖刺入冷血身體之中！

冷血往後退勢却依然不減，同時「錚」地一聲，冷血已拔劍在手！

高山青猛發覺，他那一杖，乃穿自冷血左脅之下，根本未曾刺中冷血！

而冷血已滑自杖身，撞了過來！

發劍，劍自前向後右脅下穿出！

青馬上欲退，但發覺杖被夾緊。

青若立即棄杖身退，或可逃命，

但高山青呆了一呆！

就在這一呆之下，冷血的身子，已與他的身子，緊貼在一起，冷血的薄劍也「嗤」地一聲，貫穿了高山青的腹部！

血自高山青背脊標出！

高山青發出一聲驚天動地的怒吼，棄杖，雙臂一攬，欲箍死冷血！

而同時間，莊之洞已抽椎在手，本欲發出，但見冷血不進反退，不禁一呆！

就在那時，他看見高山青的杖，已自冷血左脅之下刺出，也就是說，高山青的杖落空了。

這一杖落空，高山青就有危險了！

莊之洞立時大喝一聲，發出一椎！

這一椎，聲勢凌厲，直射冷血前胸！

而在這一瞬間之前，冷血的那一劍，已經得手了。

冷血一劍得手，立即向旁一滾，連劍也來不及拔出來。

冷血向旁一滾，高山青那一椎，等於是落了空，而莊之洞那一椎，却變作打在高山青的胸膛上！

高山青劇痛難忍，那裏還躲避得及？

「噗」，椎打入高山青胸中。

高山青慘叫，莊之洞又是一呆，急急收椎。

他不收椎還好，這一收椎，等於是把椎上的肉，一齊扯出來一樣！

椎收回，血紛飛。

高山青吼了半聲，便倒了下去，再也吼不出半聲了。

莊之洞又是一呆。

這一呆之間，冷血又滾了回來，猛拔出高山青腹中之劍。

莊之洞畢竟也是老經驗，一見冷血劍已在手，鍊子一起，長椎「呼呼」的轉了一個圓周，所有的燈籠，一齊都被打熄！

莊之洞已迅速換了個位置，躲在門後，在流着汗。

他怎樣也想不出冷血爲何會對他們有了防備。

他現在也不能肯定冷血在那裏。

天地一片昏黑，什麼也看不見，遮住月亮的那一大片烏雲，還沒有消散。

他只是肯定一點，他的聽覺是天下捕快中最好的，打熄了燈他比敵人更有利。

只要敵人一有異動，他便可以出手，用鐵椎粉碎敵人的胸膛，而敵人還不知他在那裏！他知道，他的武器遠比冷血長，這是黑暗中對敵最有利的地方。

只是他不知道冷血知道他有過人的聽覺。

而他也不知道冷血雖沒有過人的聽覺，却有過人的視覺。

不過只要嗅覺正常的人，都會知道，黑暗裏，血腥味特別濃。

而且有感覺的人都會知道，黑暗中，殺氣更加濃得可怖。

× × ×

柳激烟仍在暗處抽着烟。

他對面坐着的，正是凌玉象。

凌玉象依然瞪着他，柳激烟連看也不看，一面抽烟，一面喃喃地道：「二十年了，自從家師巴蜀人，被你們在華山之巔搏殺後，我們便給上千個世仇追殺，我們那時沒下過苦功，對方又多又高明，我們的享樂生涯，便結束了……要躲，躲去那裏？天下雖大，强仇更多，却沒有我們躲藏之處！後來，我們想到，只有投入衙門，才是最好的躲身之處，於是我們分別投入不同的官府中，苦練家師的『飛血劍法』，又防別人看出，只好把劍法練成杖法，椎法，以及……」柳激烟揚揚烟桿的末端，這鋼製的烟桿末端是又尖又細的，「以及我這烟桿。」柳激烟又皺眉沉思着抽了幾口烟，烟火在堂內滅滅爍爍，吸時火紅，吐時黯淡。

「終於我們在這公門飯下，喫出了名，沒有人再懷疑到我們身上來了，而我們的招法，也已練成，是報仇的時候了，這仇若再不報，我們都怕你們，熬不住歸了天，那是咱們三師兄弟的遺憾……」柳激烟越說越激動，「當日我猝然出手殺死你三弟時，他拖着重傷的身子去拿蜈蚣鞭，我知道他是活不來了，所以留在席上，沒有走，因爲我肯定你們一定會請我來偵察此案的，正好讓我名正言順的把二師弟及三師弟也請來，把你們逐個擊破……」柳激烟臉色一整道：「我沒料到冷血也會在座中……不過，他也活不長了，三更時分，他必死無疑，算是給你們陪葬吧……」

× × ×

「篤，篤，篤，篤，篤」打更的人剛剛自門外走過，拿着燈籠，一絲昏暗的光芒，使人更看不清楚任何事物的漏了進來，一更了。

打更人顯然覺察不出屋裏的殺氣，也嗅不到血腥味，所以逕自走遠了。

庭院內又回復了沉寂。

冷血躲在門後。

門敞開，門有兩扇。

莊之洞就在另一扇門後。

冷血沒動，莊之洞不知冷血在那裏。

莊之洞也沒動，冷血也看不見他。

其實他們相隔，只有數尺之遙，一旦誰先發現誰，誰就可以猝起發難，把對方斃之於手下。

可是誰也沒發現誰，誰也不知道誰在那裏。

他們像在比賽，看誰更沉得住氣。

終於是冷血先沉不住氣。

莊之洞那超人敏銳的聽覺，忽然聽到，冷血像一支箭自門後衝出來，直標向大廳，去勢之快，無以形容！

但沒有東西比莊之洞的椎更快！

莊之洞在黑暗中大喝一聲：「椎！」聲音甫出，他的鐵鍊「霍」地抖得又長又直，椎子已擊中一件物體！

「噗」！

莊之洞忽然覺得，那東西給他擊碎了，不過顯然只是一個花盆！

莊之洞幾乎是馬上地發現不妙，他的行藏已露！

但他還來不及有任何動作，他的口還說着「椎」字時，牙齒與牙齒上下排之間，僅有的一絲縫隙，突然塞入了一柄又細又薄的長劍！

他還來不及驚恐，只覺喉嚨一甜，便什麼都不知道了。

× × ×

柳激烟忽然看到月亮的光芒照進來，皺了皺眉，忽然看看凌玉象，又笑道：「凌兄，你知道爲何我到現在還不殺你嗎？爲什麼我要你們一個一個的死，而不把你們一齊斬盡殺絕呢？」

凌玉象茫然的瞪着他，費力地搖首。

柳激烟笑道：「很簡單，要你們一個一個的死，嚐到親人盡喪的滋味！嚐到恐懼的滋味！嚐到死亡的滋味！我現在等二師弟和三師弟把沈錯骨的人頭送來後，就輪到你了——」

柳激烟忽然站了起來，一連抽了幾口烟，顯然有點不安：「可是我不能久候了，你的迷香，快要過去了，我還是先殺你吧！」一面走近凌玉象，一面喃喃自語道：「奇怪！二師弟，三師弟早應得手了才對呀！」

忽聽外面有人冷冷地說道：「是得手了！」

柳激烟猛地一震！

同時間，窗門碎裂，兩道人影向柳激烟飛撞而來。

柳激烟急退！

那道撞向柳激烟的人影，一撞不中，竟撞跌在地上！

另一道人影，却撞向凌玉象的座椅！「砰」！凌玉象連人帶椅被撞開了丈外！

那撞椅的人也倒地不起！

像這種捨命的打法，縱使柳激烟經驗豐富，也從未見過。

窗裂開後，月色如水銀般全幅舖了進來。

柳激烟定睛一看，只見地上倒下的兩個人，竟是高山青和莊之洞。

而凌玉象此刻與柳激烟，已隔丈餘遠，在他們距離之間，一人如貓足般落地而無聲，月色中，不是誰，正是冷血。

柳激烟已迅速把烟桿柄尖遙指冷血。

冷血也錚然拔劍，劍尖向着柳激烟！

兩人都沒有移動。

柳激烟仍盯着冷血，忽然笑道：「原來是你。」

冷血冷冷地道：「是我。」

柳激烟道：「你辦完事回來了？」

冷血冷冷地一笑，又道：「回來得正是時候。」

柳激烟道：「正好你回來，凌大俠被人灌了啞藥，又全身乏力，我守護着他，只怕力有未逮。」

冷血道：「眞可惜。」

柳激烟奇道：「可惜什麼？」

冷血道：「謊話眞好聽。」

柳激烟道：「謊話？」

冷血道：「可惜剛才我却在窗前，把你的話都聽進去了。」

柳激烟笑道：「我倒是沒料到冷兄兇手不去追查，却來偷聽別人的隱私。」

冷血道：「兇手我已查到了。」

柳激烟道：「是誰？」

冷血冷冷地道：「兇手是你。」

柳激烟仰天大笑，像聽見了一件十分好笑的事一般。

只是他笑的時候，眼睛却一點笑意也沒有，亮閃閃的盯着冷血的劍鋒。

冷血也在盯着他的烟桿，縱然在講話的時候。只要彼此在談話間一有疏忽，另一方則即時把握機會，全力出手。

柳激烟仰天大笑了一陣，看見誘不得冷血出手，便止住了笑聲，但仍滿臉笑容地道：「高明，高明。」

冷血道：「你也高明，但是未瞞得過我。」

柳激烟道：「我倒想知道你爲何會懷疑到我身上來的。」

冷血道：「怪只怪在你，以爲在劉九如的屋前伏襲，必能把我一舉殲滅，所以留下了漏洞。」

柳激烟道：「漏洞？」

冷血道：「不錯，你說劉九如曾被涉謀殺，配刺柳州，但我察看他的屍首，柳州囚犯的烙印，在他身上却找不到，於是我想，像『捕神』也會記錯了嗎？還是故意說錯？我再翻查那些幪面人，發現他們臂上都有標幟，那是縣城裏禁軍的烙印。有誰能動用這些禁軍？」冷血盯住柳激烟道：「我自然會想起禁軍總教頭，高山青，而高山青果然被你邀來了。於是我開始懷疑，你有意誣害劉九如，是不是要使我分神，而轉移目標，甚至劉九如是清白無辜的，你有意要我跟踪劉九如，趁機請高山青的手下殺我，事實上，你做錯了一點，要不是有人先通風報訊，我要跟蹤劉九如，又何來這麼多人追殺一個劉九如呢？因爲你要殺的是我，不是劉九如，但殺我不成，只好殺劉九如，使我在劉九如身上打轉，而忽略了你們……」

柳激烟冷笑道：「佩服，佩服。」

冷血道：「劉九如死前對我說了殺他的是一個『公』，這個『公』字，我查看了那些刺客是禁軍之後，便使我想起，那『公』字下面，可能是『公人』或『公差』，在毆鬥事件裏，劉九如見公差出現，必然不防，所以你們也必能一擊得手。」

柳激烟道：「我的計劃天衣無縫，僅犯了這麼一個錯誤，我沒話好說。」

冷血冷冷笑道：「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沒有一項犯罪計劃，是天衣無縫，況且你的疏漏，不止一個。」

柳激烟道：「不止一個？」

冷血道：「早在你引開龜敬淵或使莊之洞還是高山青引開龜敬淵之時，我便覺奇怪的了。龜五俠生性暴烈，不顧一切追敵，理所當然，但『捕神』怎會捨證人而不護，反而去追敵人者，結果讓阿福被殺——阿福之所以會躲在柴房，不敢見金夫人等，因爲他看見，殺金三俠的是你，而你却在金夫人之旁，難怪阿福不敢面稟凌大俠了。龜五俠落單，你趁機殺之，再假裝受傷，回到柴房，以爲這樣就可以瞞天過海了……」

柳激烟冷笑道：「實際上，凌玉象，慕容水雲，沈錯骨那一個不也是給我瞞住了！」

冷血冷笑道：「可是你會能瞞得久麼？我瞧過莊之洞腰間的椎子，想到劉九如的傷口，心中便很懷疑了，我知道沒有證據，說出來也難使人相信，所以不得不提出要與慕容二俠一道同行的建議，確實沒料到你，們用大車隔離了我的視綫，仍使莊之洞，高山青殺了他！要不是我們之中有人通風報訊，誰又能在那兒預先佈下伏兵？」

柳激烟冷笑道：「可是高山青沒跟你同去啊。」

冷血道：「我看見慕容二俠前後兩個傷口，我便懷疑，高山青既無同往，另一個兇手又是誰呢？後來才知道，你提議高山青去搜購易容之物，其實是去執行殺人的勾當。慕容二俠雖然聰明，但與十數人搏鬥之中，以爲同行者必能助己，沒料到反而遭了毒手……他想告訴我殺他的是誰，莊之洞即放了幾個禁軍與我纏戰，直至他斷氣爲止。可是你們做錯了。『鐵椎』莊之洞，竟連幾個小賊也解決不來嗎？莊之洞說他殺了幾個幪面賊，可是我向凌大俠請教過，地上的死人，我都仔細看過了，確是中『七旋斬』而死的，却沒有一個人中椎而亡，爲什麼莊之洞要騙我？這不是都很明顯嗎？慕容二俠說他斫了對方一刀，那中刀的人不是莊之洞而是高山青，所以他才裝成一個令人不想多望一眼的跛腿乞丐，因爲他中刀的地方就是腿部！」

柳激烟一時說不出話來，只好「嘿，嘿」地陰笑了兩聲。

冷血道：「一切只是臆猜，所以我才爲求證據，佯說去見魯知府，事實上，我是去打聽清楚，你，莊之洞，高山青是三人常在一起的，使用的招式，除兵器不同外，出手一招，幾無人可接，手法十分相同。那些幪面死者，確是禁軍，而且生前對高山青十分唯命是從，而且在劉九如案發之時，高、莊二人，既不在衙裏，也不在府裏，這些都是鐵證，我是急着趕回來，本想設法與凌大俠、沈四俠取得聯系，把你們一網成擒的，沒料到他們已遭了毒手。」

柳激烟恨恨地道：「好，好，我只不明白一件事！」

冷血道：「什麼事！」

柳激烟道：「縱你才智再高，又怎知道莊、高二人何時襲你？如何襲你？如果你不知道，又從何躲開他們天衣無縫的合擊？」

冷血道：「只因他們以爲我沒有懷疑他們，只要我懷疑了他們，定必細心觀察，我一回到金府，便發現梧桐樹上有鮮血，而高山青的鞋底也有血，我便知道，要不是凌大俠已遭毒手，便是沈四俠完了，或者是二者同時中伏。我心中想：既是我此時回來，你們定必怕我發現，必殺我無疑，所以我既算定了莊、高二人會出手，而且也從慕容二俠的致命傷中了解到他們出手時的位置，所以一出手便殺了高山青，剩下的莊之洞沉不着氣，也只有死路一條了。」

柳激烟忽乾咳了一聲道：「冷兄。」

冷血毫無動容，應道：「嗯。」

柳激烟道：「我們是多少年交情了？況且同是捕快生涯，他日也有個照料。就請冷兄網開一面，凌大俠我交回給你，二師弟和三師弟的死，我也絕不與你計較，但求冷兄高抬貴手。」

冷血道：「你和凌大俠是多少年交情了？」

柳激烟沉吟一會道：「七年了。」

冷血冷峻地道：「七年知交，還下這等殺手，今日我放你，他日你殺誰？」

柳激烟苦笑道：「那冷兄要拿兄弟怎麼辦？」

遠處傳來二更梆。

冷血平靜地道：「只有一條路。」

柳激烟道：「什麼路？」

冷血靜靜地道：「從這兒走到縣衙門口，你自己去自首。」

柳激烟冷笑道：「辦不到。」

冷血道：「你只有這條路，否則我就拿下你。」

柳激烟冷笑道：「你能拿得下我，爲何還不出手？」

冷血道：「我早已出手了，我出了手你還不知道麼？」

柳激烟全身一震，道：「哦？」

冷血道：「我已發現了你的身份，我已揭穿你們的秘密，我已指出你就是兇手，我已殺了你兩個助手。一開始我就佔了優勢，你的殺氣被我蓋過，你的聲勢被我掩住，你還憑什麼與我的銳氣作戰？你本不該聽我那番話的！」

柳激烟頹然長歎道：「不錯。」

冷血道：「你既是逃不了，還是束手就擒吧。」

柳激烟忽然道：「我既是逃不了，爲何你還擒不住我？」

冷血冷笑道：「我擒不住你？」

柳激烟也冷笑道：「不錯。你的方法，只能去唬唬毛頭小賊，莫忘了我也是大捕頭，我也出了手，你又何嘗知道！」

冷血說道：「你出了什麼手？」

柳激烟冷靜地道：「你一擊疾快無倫，我一擊勢不可當，但你背上和肩上各一道刀傷，只怕會影响你出劍的速度，你奔忙了一天，厮殺了兩場，而我的身體狀態却正是强壯！你適才已殺死二人，殺氣已減，我今日尚未開殺戒，論殺氣，你不及我！而你身旁，却還有個不能動彈的凌玉

象，我可以一招攻你，也可以攻凌玉象，我身旁却什麼人也沒有，論形勢，我又勝你！我爲什麼要逃？我正要殺你！」

冷血汗已滴下，冷笑道：「你殺不了我。」

柳激烟道：「也許本來我是殺不了你，但你不該問那些話，現在你已不得不恐懼起來了。」

冷血冷笑道：「你可以試試看。」

忽然間，兩個人都靜了下來。

堂內的空氣，也隨之而凝結。

一塲惡鬥，即將開始，再多說話，也於事無補了。

冷血心裏知道，以柳激烟的武功，自己只怕很難勝他，而對方也很難戰勝自己，不過二人的招式都是以攻爲守的，只怕一個照面下來，就有傷亡。

柳激烟的想法也是一樣，所以他力求要打擊對方，使對方恐懼或鬆懈，自己才會有機可乘。

冷血盯着柳激烟的烟桿。

柳激烟盯着冷血的劍。

一觸即發。

忽然之間，柳激烟和冷血，各自發出一聲怒吼！

兩人迅速衝近！

是冷血的劍刺中柳激烟？

還是柳激烟的烟桿點中冷血？

眼看他們就要接觸之際，柳激烟的烟桿裏，忽然打出十餘道星火！

原來他的烟桿裏也藏有暗器！

他點亮烟桿裏的烟草，就等於是扳動了活扣，隨時可以發出暗器。

星火耀目，直逼冷血！

冷血始料未及，「嗤嗤嗤」冷血連環出劍，又快又準，劍尖都把星火頂飛出去！

可是柳激烟已奪得了先手！

柳激烟烟桿一震，快若閃電，直取冷血胸膛！

就在這時，忽然又是一聲大吼！

在冷血後面的凌玉象，忽然連人帶椅，飛過冷血頭頂，直壓柳激烟！

這一下，猶如泰山壓頂！

而在同一瞬間，凌玉象已自掃把柄中抽出了寶劍！

「崢！」

金虹一震，如長虹般擊向柳激烟！

「長空十字劍」！

迷香只能迷住凌玉象一個對時，而迷香藥力已過去了，柳激烟與冷血的對話，促使凌玉象回復了功力。

柳激烟怒吼，烟桿一震，迎空反刺出去！

金虹疾快，烟桿更快！

烟桿已沒入金虹之中！

金虹頓滅。

「噗」！

柳激烟的烟桿已沒入凌玉象的胸膛！

就在這時，冷血已彈開星火，轉腰出劍！

「噗！」

一道白練，自凌玉象身邊飛過，直投柳激烟！

柳激烟一桿刺中凌玉象，凌玉象的劍再也刺不出去！

可是凌玉象連人帶椅仍壓了下來！

柳激烟用手一格，震飛了凌玉象的座椅。

而就在這一刹之間，柳激烟的視綫被遮住了。

白練自下而上，直插入他的咽喉裏！

「嗤！」

柳激烟頓住，帶血的烟桿跌下。

「嘣」！

凌玉象及座椅跌落在數尺外。

冷血沒有動，他的劍仍在柳激烟的咽喉裏，又白又亮，正一寸一寸抽出來，不帶一絲血！

柳激烟也沒有動，凌玉象更不能動。

柳激烟用一種致命也不相信的目光瞪着冷血。

冷血猛地一抽，劍倒抽出，柳激烟血噴出。

柳激烟抓住喉嚨，格格作响，瞪着冷血，掙扎說出：「好，好，天下四大名捕，名，不，虛……」

柳激烟倒下，永遠也說不出最後一個字了。

冷血呆了一陣，即撲至凌玉象處。

只見凌玉象臉色慘白，倒在地上，胸前一片是血漬。

凌玉象見到冷血扶着自己，勉力露出一絲笑容，道：「謝謝……謝……謝……你……」

冷血用本身眞氣，逼入凌玉象體內，邊道：「凌兄，不碍事的，我叫個大夫來替你治治。」

凌玉象慘笑道：「你，你告訴……我，沈……沈四弟……是不是……是不是已遭了毒手？」

冷血黯然不語，凌玉象淚眼昏花地道：「我……我……知道了……謝謝你爲我們……五，五兄弟……報了仇……他們……死了，我……我也活着，……意思，冷兄……我求……你一……事……」

冷血道：「什麼事？你快說。」

凌玉象喘着氣道：「……快……快給我一張……布幔……」

冷血迅速把內堂的黃布幔撕了下來，凌玉象掙扎半起，用手蘸血，在布幔上寫着字，一面巍巍顫顫的，說道：「……我……我大概不能……上公堂了……我寫下這血書……是我的筆跡……來指認……柳激烟他們……三……三人……的罪行……吧……」

凌玉象竭力支持到寫完了血書，終於無力地倒下，冷血接過血書，凌玉象以無力的雙目看着他，露出半絲微笑，道：「……柳激烟對我說……你……你是兇手……我沒相信……我不會相信的……」

冷血含笑，不斷點首道：「我知道，我知道……」

他說着「我知道」的時候，凌玉象已閉上雙目，與世長逝了。

「武林五條龍」，就是這樣，被「飛血劍魔」的三個傳人，殺個乾淨。

可是劍魔傳人，柳激烟，莊之洞，高山青，不也是一樣，因這樁事，而盡皆死亡麼！

所以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完——

技擊鬥智傳奇小說／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鋒鏑情鴛（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丁少白得李至剛及杜恒之助，洗脫監守自盜的賊名和救出被軟禁的冷湘雲，那晚丁少白偕陳春田及便衣探等釘梢帥金龍的手下唐煌及林虎，將他們制服，由陳春田及便衣探押他們上車先行，丁少白與另一司機乘車斷後，途中，陳春田座車被一開山車撞落大海，在後的丁少白欲退已不及，急與司機跳車，丁躍上開山車欲擒兇徒，詎被從後釘梢的電單車上的大漢把開山車司機槍殺滅口，丁少白只得與司機返回警署，李至剛與杜恒向丁少白詢問，丁少白苦笑說，去的時候一共七人，現只與司機活着回來——

神探行險着　勇士捕兇徒

李至剛、杜恒二人，一齊臉色爲之大變，但杜恒畢竟比較沉得住氣。臉色一變之後，隨即鎮靜下來，苦笑了一下道：「老弟，坐下來，先喝杯酒，壓壓驚，然後再慢慢說。」

丁少白在對方二人之間打横坐下，端起杜恒遞給他的一杯白蘭地，一口飲盡，然後將今宵所發生的一切經過情形，詳盡地說了一遍。

「我還以爲你們沒甚麼收穫，臨時到哪兒宵夜去了哩！」李至剛苦笑着。

「總算我命長，還能活着回來。」丁少白也苦笑着，燃上一枝香烟。

「二位先談談，我必須到現場去瞧瞧。」杜恒臉色肅穆地站起來。

「算了，還是等天亮以後再去吧！現在趕去也瞧不到甚麼！」李至剛說。

「也不可能還有人會活着。」丁少白補充說。

「但站在我的立場，不論如何，我必須現在立即趕去才行。」

杜恒揚揚手，匆匆走了出去。

丁少白、李至剛互望了一眼，却是誰也沒甚麼表示。

半响，丁少白輕嘆一聲說：「李兄，看情形這回你是遇上了够份量的對手？」

「唔……光是『够份量』三個字，還不足以形容。」李至剛仍在沉思着。

「你認爲那是一個很厲害的對手？」

「不但很厲害，也非常高明。」

「是的，在回程中，我也有這一種感覺。」

「老弟能否先將你的感想說出來研究研究？」

「我想，我們的估計都錯了，原先，我以爲我們一直處於上風，但由於今宵這血的教訓，使我這種想法完全改變了。」

「唔……請說下去。」

「我感覺到，我們的一切，好像都在對方的預料之中。」

「不錯，嚴格的說來，應該說是在他們的計算之中。」李至剛臉色凝重地說。

「就以這家私人俱樂部的情形來說，也必然是他們預佈的陷阱，他們明知陳春田、王世雄二人在我們手中，必然會爲我們利用，才故意叫那個唐煌在公共場所亮相，以誘使我們上當。」

「是的，那開山機，那摩托騎士，都是事先準備好的。」

「所以，當我們在那俱樂部門口上車時，他們在暗中窺探的人就已以電話通知那開山機了。」

「而且，他們謀殺的對象，顯然是你我二人。」李至剛苦笑了一下。

「可能，只是，他們也犧牲了三個自己的爪牙，手段實在太殘酷了！」

「幹他們這一行的，是只求目的，不擇手段的。」李至剛一擧酒杯：「老弟，我敬你一杯！」

「有理由嗎？」

「有！先乾杯。」

「不！我要先聽理由。」丁少白酒杯已端起來了，却堅持他自己的立場。

「好，聽着：第一、祝賀你老弟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還有第二？」

「不錯，第二，祝賀我們有這麼一個厲害而又高明的對手……」

丁少白截口苦笑道：「這……也值得慶祝？」

「怎麼不值得慶祝！」李至剛笑道：「辦案子就像下棋，所謂棋逢敵手，必須碰上旗鼓相當的高手才够刺激，如果對方一直處於一面倒的情況之下，不但索然無味，也不能顯示你本身的高明。」

一頓話鋒，注目接問道：「老弟，你說是嗎？」

「有道理，有道理。」丁少白連連點頭。

「那麼，乾杯！」

兩人對乾了一杯之後，丁少白才正容問道：「以後，李兄打算如何安排？」

「現在，只談風月。」

「李兄好像胸有成竹？」

「談不到，而且，即使原先有所安排，現在也必須重新計劃才行了。」李至剛站起身來：「走，我帶你去一個能够輕鬆一下的地方去……」

丁少白截口笑道：「算了吧！已經快天亮了，還是明天再去吧！」

「老弟是否對湘雲不放心，還要去報到？」

「不！湘雲有兩位女警陪着她，我十分放心。」

「既然沒有什麼不放心，那就好辦，我要帶你去的那個地方，必須現在去才够意思。」

「難道也是甚麼私人俱樂部？」

「不錯，那是本埠唯一一家最高級的私人俱樂部。」李至剛聳聳肩：「當然，裏面也還是聲色犬馬，我的所謂高級，是指它的一切設備都是最豪華而已。」

「是嗎！」丁少白注目笑了笑：「如果工作上有此須要，我可以奉陪。」

「我這個人，一向是工作不忘娛樂，也可以說是寓工作於娛樂中。」李至剛含笑說：「走！到我房間去再說，我們還得重新改裝。」

在改裝過程中，丁少白明白了那家俱樂部的主持人是英國人，裏面的職員也是英國人，但女人却是形形色色，連非洲的黑人也有。

當然，顧客也以外國人爲主，中國顧客，不但須要精通英語，而且也必須有錢有勢才行。

李至剛不愧有「東方福爾摩斯」的綽號，他那一手化裝術，既快速，又神奇，才不過半個鐘頭，兩個人都像是脫胎換骨似地，變成了另一副面貌的年輕人，配上那一副闊邊眼鏡，丁少白自己也不認識自己。

當丁少白對着鏡子發楞時，李至剛却拍拍他的肩膀說：「記着，從現在起，你是亨利丁，我是大衞李，咱們都是華裔美國人，來這兒觀光的。」

「須要這麼隆重嗎？」

「別忘了，這是爲了工作。」

「我已經給你整得七葷八素啦！」

「你必須要冷靜，而且，咱們現在的身份，不能讓第四個人知道。」

「這是說，已經有第三個人知道？」

「不錯。」

「那是誰？」

「杜探長。」

「好，我記下了。」丁少白苦笑了一下說：「我們這種身份要保持多久？」

「可能是三五天，或要十天半月。」

「丁少白與李至剛算是暫時失踪？」

「唔……」李至剛打開皮箱，取出兩份護照，一份揣入自己衣袋中，一份遞給丁少白說：「亨利，這是你的。」

丁少白看過那份護照之後，持用人的姓名亨利丁，相片也跟他目前這樣子有九成近似。

「幹嗎發呆？」李至剛一面還在皮箱中找甚麼東西，一面笑問。

「李兄……」

「不！叫大衞。」李至剛截口糾正他：「甚麼兄呀弟的不合我們現在身份。」

「是！大衞。」丁少白苦笑着：「你……你可眞有辦法？」

「甚麼辦法？」

「這玩意仿造得這麼逼眞。」

「不！這是如假包換的美國護照。」

「啊！」

「如果你想到我跟美國聯邦調查局的關係，就不會感到驚奇了。」

李至剛說着，又遞給他三件小玩藝，那是一個金質香烟盒，一枚寶石戒指。

「這玩藝想必也另有妙用？」丁少白笑了笑。

「是的，香烟盒中有打火機，也有最靈敏的無綫電通話設備，當你我不得不分開行事時，可藉以聯絡，也可以和杜探長聯絡。」

「這戒指呢？」

「戒指於必要時可以攻敵，也可以藉以化險爲夷。」

「這……倒是有點○○七的味道。」

「比較起來，○○七已經落伍啦！」

接着，李至剛含笑說明兩件「法寶」的使用方法，並特別交代了一番之後，才笑問：「亨利，都記好了嗎？」

「都記下了。」

「那麼，咱們走……」

× × ×

到達那一家俱樂部前時，已經快三點了。

「這麼晚了，還跑到這種地方來，可眞够荒唐。」丁少白苦笑說。

「在這兒，可正是最熱鬧的時候哩！記着，亨利，一進入這家俱樂部，就絕不可再說中國話。」

「爲甚麼？」

「因爲，我們是美國人呀！」

丁少白道：「可是，我們是中國血統的美國人……」

「亨利，最大的原因是，避免由口音上出紕漏，改說英語，就不易分辨了。」

「這個……我懂……我懂……」

「懂還不够，必須切記在心才行。」

「知道啦！大衞……」

這家俱樂部，的確是够豪華的，一切陳設，將現代文明與古典藝術揉合於一爐，置身其中，使人有高貴典雅的感覺，同時又不失羅曼蒂克的氣氛。

儘管丁少白出身於曼谷華僑首富之家，在H埠的上層社會中也混了三年多，但一進入這兒，頓時覺得他已變成土包子。

當然，在這兒的人們，外表看來，也都是非常高級的，男的衣冠楚楚，女的珠光寶氣，眞是漪歟盛哉！

當丁少白與李至剛二人穿行於紳士淑女之間，游目四顧時，李至剛忽然以手肘碰了丁少白一下，以英語低聲說：「你瞧！亨利。」

順着李至剛的目光瞧去，丁少白不禁爲之一楞。

原來金龍公司馬尼刺分公司的業務經理孔凡和丹妮也赫然在這兒。

他們是在酒吧間的一個卡座上，同座的還有一個碧眼金髮的外國人。

看情形，他們談得非常融洽，而且，丹妮的英語也十分流利。

「哈囉！密司特李，你好！」一個高大的外國人跟李至剛招呼着。

「好！好！謝謝你！」李至剛含笑點首，並替丁少白介紹。

原來這外國人就是這家俱樂部的英籍經理湯姆。

「大衞，今宵作何消遣？」湯姆向他擠擠眼睛。

「我還沒決定。」李至剛笑了笑：「亨利是第一次到這兒來，我想先帶他到處走走。」

「也好，這兒新來一個非律賓小妞，眞妙極了！」

「如何妙法？」

湯姆忽然冒出兩句中國話：「只能意會，不可言宣。」

「好！待會再說。」

「大衞，你要有意思，我就給你留下來，以免被別人捷足先得。」

「那麼，你還是先給別人吧！今宵，我好像提不起興趣來。……」

不等對方再扯下去，李至剛揚揚手，立即拉着丁少白鑽入人叢中。

「這地方你常來？」丁少白悄聲問。

「可以這麼說。」

「也常見到孔凡？」

「好像見過，但由於以往不會注意他，所以我拿不準他是否也常來。」

「丹妮呢？」

「這妞兒，我却是第一次在這兒見到她。」

「對了，你交代她的任務，有沒有進展？」

「還沒有，這是一步閑棋，我們不能對她抱太多的希望，更不能急。」

「那麼，你對這兒——？」

「這兒是一個眞正的臥虎藏龍之地，以往，我曾經在這兒發現過一些綫索，但當我作深入一些的查證時，却中斷了。」

「以後，你沒繼續追查？」

「以後，剛好碰上你這個案子，因爲有了新的綫索，我就沒再來過，可是，當陳春田、王世雄兩人的綫索斷絕之後，我只好重新回到這兒來。」

略爲停了一下，又接着說：「由於以往我辦的案子都很順利，所以，一開始我低估了他們的實力，現在，經過一連串的失敗教訓之後，我不能不重新估價，以全力去對付他們，而這，也正是你我必須隱去本來，以嶄新面目出現的原因。」

「可是，」丁少白苦笑了一下，「我認爲，我們不應該用本來的姓氏的……」

「那不要緊，我之所以這麼作，也許會另有妙用。」

「我可以知道一點嗎？」

「我想暫時不必，但站在我的立場，却希望這個妙用能早點發生。」

「你是故意引起他們的懷疑？」

「對了！亨利，對於你，我眞有既生瑜，何生亮之感。」

「這話，不嫌太過份了嗎！大衞。」

「是我失言，亨利。」李至剛歉笑着：「從現在起，必要時，我們會單獨行動，請你記住，當我們出發前，我所作的交代。」

「我知道……」

兩人邊走邊談，對這俱樂部中的酒吧、舞廳、夜總會、脫衣舞場、賭館……等，作了一次走馬看花式的巡禮之後，又回到賭場。

李至剛笑了笑說：「亨利，你該自由行動了。」

「你準備幹嗎？」

「我要去玩玩梭哈。」

「我想，我去玩玩輪盤吧！那玩藝不須要甚麼技術。」

「好！記着，在這兒不能表現寒酸，不論花多少錢，我負責。」

「你放心……賭輪盤，我可是常勝將軍……」

不錯，丁少白的手氣，的確很好，不到半個鐘頭，他面前的籌碼，已積聚到五萬元以上。

雖然在這兒輸贏十萬以上是輕鬆平常的事，但五萬元畢竟不是一個小數目，一個普通職員，辛苦兩三年，也未必能賺到這個數目哩！

在賭錢時，丁少白有一個習慣，那就是每在贏了相當數目之後，他必定要停下來，抽枝烟，觀望一陣子，再重行下注。

今宵，他也不例外。

當他停下來，點燃香烟，悠悠地噴出

一口濃烟時，旁邊却傳來一聲嬌笑：「先生，借個火。」

那是坐在他左邊的一位少婦。

丁少白也曾偶而注意過，那少婦約莫二十三四的年紀，身裁很好，面孔也不壞，那長長的睫毛，和手上那枚光彩奪目，足有五克拉以上的鑽戒，都是貨眞價實。

還有，那圓潤、雪白的手臂，高聳的胸脯，以及那一雙水汪汪的媚目，在在都足以使一般登徒子爲之心旌搖盪，想入非非。

可是，她的賭運却很壞，幾乎是每注皆輸。

當她向丁少白「借火」時，她面前的籌碼已全部轉到別人面前去了。

丁少白很禮貌地，以打火機替她點燃香烟，她嫣然一笑說：「謝謝！」

「別客氣。」

「怎麼不下注？」

「我要歇息一下。」丁少白注目反問：「妳呢？」

「我？我怎麼呀？」

「怎麼也不賭了？」

「輸光啦！」她攤攤手。

「不要緊，我借給妳。」他隨手將一萬元籌碼推了過去。

「這……」她猶豫了一下說：「如果我再輸了，可得到明晚才能還你。」

「沒關係，贏了再還我，輸了也就算了。」

「那我先謝了！」

他夠大方，她也夠豁達。一下子投下五千元。

想不到這一注竟然贏了，她毫不考慮，第二注下了一萬元，又贏了，接連三注，她面前的籌碼已變成五萬。

「事不過三，應該見好就收了。」她將籌碼分出了一半，推到丁少白面前，含笑說道：「這都是你給我的好運，我再度謝謝你！」

不等丁少白有甚麼指示，立即向一旁的小妹說：「小妹，將我們這些籌碼清理一下，送到賬房去兌換現鈔。」

她居然自作主張，不讓丁少白再賭下去了。

「是！」小妹嬌應着，開始清理那些籌碼。

「怎麼不玩了？」丁少白含笑問。

「我們換個地方去玩，先請你去酒吧間喝一杯。」

「……」丁少白笑了笑，未置可否。

「小姐，妳是二萬五，這位先生是六萬七。」小妹含笑報告着。

她揮揮手，說：「好，快去替我們兌換……」

現鈔送來之後，她隨手賞了小妹一千元，在小妹的連聲「多謝」中，她已挽着丁少白的健壯臂膀，姍姍離去。

那情形，就像是一對正在渡蜜月的恩愛夫妻。

在酒吧間，他們挑了一個靠邊的卡座，叫了兩杯威士忌。

丹妮、孔凡和那個外國人還沒走，他們的座位，距丁少白只隔兩副座頭。

丁少白向丹妮深深地盯了一眼，丹妮也正在向他打量着，當然，丹妮不可能會認出丁少白來。

「那位小姐很美，是嗎？」她媚笑着問。

「可是，却比不上妳。」

「你很會奉承人！對了，像你這麼帥的男士，怎會打單的？」她俏皮地問。

「這正是我要問妳的話！像妳這麼綺年玉貌的小姐，怎會沒有護花使者？」

「現在不就有了嗎！」

「我希望我能有這一份榮幸。」

「說起話來，文質彬彬的，有點像背台詞。」

「妳不喜歡？」

「雖然是有人不喜歡，但却絕對不是我。」

「啊！想必另有解釋？」

「說理由，也許一個鐘頭也說不完，但概括起來，却也是簡單得很，因爲我是人。」

「人？我還是沒聽懂。」

「我問你。」她悠悠地噴出口濃烟說：「像那些自詡是站在時代最尖端，只知道吃飯作愛的嬉皮士，以及那些滿嘴下流話，動不動就是拳頭刀子，却自認爲是有『帥氣』、夠『性格』的新潮青年，作何感想？」

「妳說呢？」他很技巧地將問題讓對方自己去解答。

「我說嘛！不敢恭維。」

「爲甚麼？」

「因爲，我是人。」她特別將「人」字加强語氣：「還要我另加說明嗎？」

「夠了！」他笑了笑說：「可是，我要提醒妳，有很多所謂新潮女性，却偏偏喜歡那一類型態的男人。」

「這叫作臭味相投。」她嫵媚地一笑：「不管人家怎麼樣，我還是喜歡像你這類型的男人。」

「我非常榮幸。」

「該不該敬我一杯？」

「應該、應該……。」

兩人對飲了一杯之後，她忽然「噗哧」一聲嬌笑。

「想起甚麼得意的事情，是嗎？」他微笑地問。

「你想想看，我們已經像是一對情侶，但却還不曾互相請教過姓名，這還不够荒唐嗎！」

「現在請教，也還不算遲。」他含笑說：「小姐，請問芳名？」

「海倫。你呢？」

丁少白道：「亨利……由紐約來的華裔美國人。」

「原來是來自金元王國的天之驕子。怪不得那麼慷慨大方。」她媚笑着問：「亨利，方才，如果是一位男士輸光了，你也會那麼義伸援手嗎？」

「不會。」他不加思索地說：「即使是另一位女士，如果沒有妳這麼嬌、這麼美，我也不會借錢給她。」

「這就是男人，不過，我很欣賞你的坦白。」

「謝謝妳的欣賞！」

「不用客氣，你是幾時到本埠的？亨利。」

「才三天。」

「是第一次到這俱樂部來？」

丁少白打趣道：「是的。海倫，妳好像是在調查戶口。」

「你覺得不公平？」

「是啊！」他苦笑着，我除了知道妳叫海倫之外，可甚麼也沒問過。」

「你可以儘管發問，走！咱們跳舞去，你可以一面跳舞，一面問。……」

由於到這俱樂部來的人都是位尊而又多金的中年人，所以，這兒的舞廳，演奏的都是傳統慢節奏舞曲，像那些使年輕人發瘋的熱門音樂，這兒是絕對聽不到的。

當丁少白、海倫二人到達舞廳時，燈光一片幽暗，樂隊正奏着節奏最緩慢的「勃羅斯」。

像一隻依人小鳥，海倫顯得無比溫柔地，偎入他的懷中，隨着擠擁的人潮挪動着。

酒綠燈紅，美人在抱，對一般人而言，這是足以忘去任何煩憂的時刻，但此刻的丁少白，却不但不爲眼前的情調所陶醉，反而有一種犯罪之感。

因爲，他內心深深地覺得，對不起冷湘雲。

儘管李至剛在來此之前，曾經特別交代過，到這兒來的人，都是爲了找刺激而來——包括官能上的刺激與精神上的刺激。所以，既然到這兒來了，就必須放開一切，作得像那麼回事，以免引起有心人的懷疑。

爲了工作，也基於上述的理由，丁少白已經算是十分「放開」的了。不過，由於他內心深處那股子對冷湘雲的愧疚感，他自己也覺察得出，他的行動擧止，總有那麼一點不够自然。

而這點不够自然的神態，已被敏感而又經驗豐富的海倫察覺到了。

「亨利，你好像有心事？」她輕聲問道。

「沒有啊！」他連忙否認。

「那爲甚麼不說話？是担心我是一個居心叵測的壞女人……」

「不不……我只是覺得沒有甚麼可說的。」

「是嗎！我記得方才在酒吧間，你還說過要問問我的。」

「但我現在覺得，好像沒有這個必要了。」

「是怕我隨便胡扯一通？」

「唔……」

「就算我是隨便胡扯吧！在這種場合，又何必那麼認眞哩！」她俏皮地一笑：「亨利，不管你愛不愛聽，也不管你相不相信，我都要告訴你，我是本埠人。」

「本埠人？那你怎麼會一個人到這兒來？」

「我本來就是一個人。」

「爲甚麼不結婚？」

「爲甚麼要結婚？一個人，自由自在的，愛跟誰好就跟誰好，多愜意！」

「可是，這畢竟不是正常生活。」

「正常生活？你認爲，一個女人必須替男人生孩子，洗尿布，將寶貴的青春，消磨在廚房之中，才算是正常生活嗎！」

「我可沒有這麼說過呀！」丁少白苦笑着道。

「告訴你吧！亨利，我曾經結過婚，嫁的是一個刮過不少民脂民膏，在本埠作寓公的過氣政客。」

「以後呢？」

「老甲魚翹了，遺給我一大筆造孽錢，够我揮霍一陣子的。」

「……」丁少白輕輕嘆了一聲。

「別替我想得太多，亨利，在茫茫人海中，我們能相聚在一起，彼此又談得來，總算是有點緣份，是嗎？」

「唔……」

「那麼，讓我們珍惜這一點難得的緣份，儘情享受這短暫的歡樂吧！」

「有道理。」丁少白也故裝狂放地，一緊摟住她那纖纖柳腰的猿臂，並在她的俏臉上親了一下說：「海倫，想不到妳比我還要豪放得多。……」

海倫是打蛇隨棍上，她那美妙的嬌軀膩得更緊了，就像是全身癱軟，粘附在他身上似地。

丁少白儘管心無綺念，但畢竟是一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此情此景之下，不由他不心旌搖盪，有點把持不住的趨勢。

與他緊緊地膩在一起的海倫，自然能感覺到他身體上的異狀，因而扭了扭蛇樣的腰肢，貼在他的耳邊媚笑道：「你……你好壞！」

「我哪一點壞了？」

「你好意思要我說明。」她那蛇樣的腰肢，像是故意撩撥他似地扭動着。

「不是我壞。」他又吻了她一下說：「是妳太過惹火，令人情不自禁。」

「是嗎！」當丁少白意念飛馳時，她却冒出一句等於是當頭澆他一盆冷水的話來：「亨利，你是不是秘密工作人員？」他的心情一下子由沸點降到冰點。

「秘密工作？甚麼叫秘密工作人員？」

「比方說，像國際間諜，或者是甚麼走私販毒集團的工作人員。」

丁少白禁不住啞然失笑：「海倫，幹嗎會有這種異想天開的想法？」

「因爲，我發覺有人在暗中偷偷注意你。」

「哦！我自己怎麼會沒看到？」他的一雙精目，已開始向四週的人羣搜索。

「人家躲在暗裏，你當然看不到了，我問你，你是不是跟一個大衞李一起進來的？」

「是啊！妳……」

海倫飛快地接過他的話鋒：「我怎麼會知道，是嗎？」

「唔……」

「告訴你，當你們跟這兒的經理招呼時，我就站在你們背後。而那兩個暗中注意你們的人，却站在我身旁。」

「原來如此。」丁少白笑了笑，反問道：「這是一家高級俱樂部，怎會有像妳所說的那種人到這兒來？」

「那種人是無孔不入的，像這種高級社交場所，更便於他們的活動。我更不妨告訴你，這兒是經常出人命的，而且，出了命案，也經常是不了了之，連報紙上也不會有一點消息。」

「妳說得多可怕！」他苦笑着。

「我說的都是實情，絕對沒有危言聳聽。」

「放心，海倫，我不是妳所想像的那種人。」

「但願如此……」她輕輕地吁吐了一口氣。

這時，丁少白已看到李至剛獨個兒站在舞池邊，正似笑非笑地望着他。

海倫也發現了李至剛，向丁少白悄聲說：「大衞也來了，亨利。」

「是的，我已看到。」

李至剛已走向他們身邊，向丁少白點首笑道：「亨利，歇一會兒吧！」

「你也要跳舞？」

「是啊！看你們跳得那麼愜意，我的脚跟也發癢了。」

「好的。」丁少白將懷中的海倫推向李至剛身邊：「要不要我介紹？」

「不用，我們早就認識的。」李至剛貼着他的耳朵，悄聲說道：「注意樂台左邊的那個穿白上裝，打紅色蝴蝶結的年輕人。……」

不等丁少白接腔，李至剛已擁着海倫滑入人叢中。

丁少白緩步走向樂台左邊，漫不經意地向李至剛所說的那位白上裝的年輕人瞟了一眼。

那是一位約莫二十四五，顯得很文靜的年輕紳士，口中咬着一枝長約五寸的黑色烟嘴，但烟嘴上並未裝有香烟。

坐在那人對面的是一位穿黑色禮服的中年紳士，他們的座位上沒有女性。

對於丁少白來說，那兩個人都是陌生的。

但由於那枝沒裝香烟的烟嘴，使丁少白想起一段往事。

那就是前次李至剛在白宮舞廳茶舞時的情形。

那一次，企圖以一枝奇特的刺形物暗殺李至剛的，也是一個口啣烟嘴的人。

儘管丁少白不曾參與那一次行動，但事後李至剛却說得很詳細。

而且，那一枝奇特的刺形物體，仍在李至剛手中。

根據專家的考證，那是產自梵凈山中的特產，名爲天荊毒刺。

天荊毒刺毒性甚烈，見血封喉，只要刺破皮膚，一定準死無疑，即使目前已進入二十世紀的八十年代，醫學上仍然沒法解除此種奇毒。

丁少白這一聯想，加上李至剛的特別交代，自然也就特別提高警覺，在那兩人斜對面的一個卡座上，從容地坐了下來。

當然，他也故裝漫不經意地，向四週掃一眼。却並未發現另有甚麼可疑人物。

那位神秘的年輕紳士，似乎根本沒注意到丁少白，只是悠閑地咬着烟嘴，有意無意之間，向舞池那些舞興方酣的紳士淑女們瞄上一眼。

丁少白掏出香烟，向口中送去——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只見那年輕紳士的烟嘴中忽然射出一綫黑影，對準正經過舞池邊緣的李至剛的左頰疾射而去。

丁少白早就蓄勢待發的，因此，那綫黑影才由年輕紳士的烟嘴中射出，他手中那枚一角硬幣也適時發出。於半途中將那綫黑影擊落。

而且，他似乎充滿了絕對信心，於硬幣出手的同時，他根本不瞧瞧那綫黑影是否已被擊落，就已經飛身撲向那位年輕紳士。

那年輕紳士與中年紳士的反應也相當敏捷。就當丁少白向他們飛撲過來的同時，他們已逃離座位，拔足飛奔，而且是奔向人數最多的人叢中。

電燈隨之熄滅。

一片漆黑中，傳出女人們的驚呼尖叫聲。

但却不曾聽到有甚麼打鬥聲，很顯然，丁少白似乎並未追到那兩個對手。

五分鐘後，電燈復明，麥克風中傳出經理充滿歉意的語聲：「諸位，很抱歉，方才諸位受驚了，現在，事情已經過去，諸位可以繼續儘情的玩樂。」

人羣中發出一陣「嗡嗡」的竊竊私語聲，但却是誰也不知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故。

因爲，方才的那一幕，即使是坐在丁少白附近的人們，最多也只看到丁少白像發神經似地，飛身撲擊，其餘也是一無所知。

好在這回未出人命，只是受了一場虛驚而已。

因此，那些驚魂甫定的紳士淑女們，於研究不出一個所以然的原因之後，也只好算了。

妙的却是丁少白與李至剛兩人都不見了。

只見海倫一個人在人叢中穿梭尋覓着，口中不斷地自語着：「奇怪？……他們兩人到哪兒去了呢？」

丁少白、李至剛二人哪兒去了呢？

其實，說穿了，一點也不奇怪。

原來他們此行算是大獲全勝，而且收穫甚豐，當俱樂部內電燈復明時，他們和另外四個助手，押着三個疑犯，分乘兩部轎車，在返回警署的途中了。

當他們回到看守所時，杜探長已在門口迎迓，一見面就連聲說：「恭喜二位老弟！」

「喜從何來？」李至剛含笑反問。

「二位老弟一出馬就旗開得勝，這是好預兆，還不值得恭喜嗎！」

「但願能如探長所言。」李至剛扭頭向三個疑犯笑道：「朋友別客氣，請！」

那三個疑犯，一個是用烟嘴噴射天荊毒刺的年輕紳士，一個是同座的中年紳士，另一個却是身着俱樂部侍者制服的年輕人。這時，他們三個人都戴着手銬，嘴上還蒙上黑布。

這三位倒也够洒脫的，一言不發地，跟着大夥兒進了杜恒的大辦公室。

「諸位隨便坐。」杜恒含笑招呼着。

那三個疑犯也被安排並坐在一張長沙發上，並解除了蒙在嘴部的黑布。

「探長，可以抽烟嗎？」三人中的中年紳士首先發問。

「可以。」杜恒遞給他們每人一枝香烟，並替他們點燃，含笑說：「很抱歉！暫時還不能給三位打開手銬。」

「不要緊。」中年紳士苦笑了一下，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才向李至剛問：「閣下是否就是名私家偵探李至剛先生？」

「不敢當，區區就是李至剛。」李至

剛含笑說。

「栽在有『東方福爾摩斯』之稱的李先生手中，我們不算寃！」

「看情形，諸位是口服心服了？」杜恒笑問。

「已經栽了，不服氣還行嗎！」中年紳士的目光投向丁少白：「這位，想必是丁少白先生了？」

「不錯。」丁少白含笑點首。

「李先生，我可以向你先請教一個問題嗎？」

「可以。」李至剛點點頭。

「方才，在一片漆黑的混亂局面下，李先生爲何能準確無誤地抓住我們？」

「因爲，事先我已在二位的背後，以螢光粉作了記號。」

「哦！這倒眞是一個出人意料之外的絕招。」

那年輕紳士接着問道：「這麼說來，我們三個，早就在你的監視中了？」

「不！只能說是二位。」李至剛含笑說：「這位專司熄燈的老弟，我事先可不知道，但我斷定，到時候一定會有人去關燈。」

「於是，你早就派人在暗中監視着總開關？」

「不錯。」

「我們的行動，好像早就在你的預料中？」

「是的。」李至剛含笑點着頭：「朋友，現在，該我問問你們了。」

「問吧！我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不過……」那人苦笑着，沒接下去。

「怎麼樣？」

「我們職位卑微，所知有限，恐怕會使你失望。」

「那不要緊，我們可以循綫追查，一層一層的往深處挖。只要就諸位所知道的，據實說明就行。」

「可以，但還有一點，我們必須先弄明白。」

「說吧。」

「李先生打算如何處置我們？」

「只要三位能誠心合作，我保證三位的生命安全，事後，也設法替三位開脫刑責。」

「算是將功折罪？」

「不錯。」李至剛神色一整說：「現在，請三位說出眞實姓名。」

「敝姓屠，單名一個忠字。」那年輕紳士抬手分別一指中年紳士和穿侍者制服的人說：「他叫瘟神，他叫阿狗。」

「三位中，誰是首領？」

「我。」屠忠苦笑了一下。

「今宵參與這一行動的，還有些甚麼人？」

「就只有我們三個。」

「你們怎應知道我會到萬象俱樂部來的？」

「我們是奉命行事，是當二位到達萬象俱樂部後，才奉到電話命令趕來的，而且，那個下達命令的人，事先也拿不準是否李先生和丁先生。」

「拿不準我們的身份，却也要下此毒手？」

「這也是上級命令，寧可錯殺，也不能放過一個可疑的人。」

丁少白禁不住一挫鋼牙道：「這批忘八蛋，簡直喪盡天良！」

「老弟，這年頭，天良能値幾文錢一斤。」李至剛苦笑了一下，才向屠忠說：「屠老弟，現在說到問題的核心了，你知道你們這個組織，幹的是甚麼勾當嗎？」

「不知道，我只管奉命殺人。」

「只管殺人？」

「是的，我是一個職業殺手。」

「就憑你那手烟嘴噴射天荊毒刺的絕技？」

「不錯。」

「你們組織中，會你這種絕技的，有多少人？」

「只我一個，我是以十兩黃金的代價，由一個江湖郎中手中學來的。」

李至剛禁不住長吁一口氣說：「還好，如果多有幾個，那就够頭痛了。」

杜恒也輕嘆一聲說：「像這種歹毒的兇器，簡直比裝有銷聲器的手槍還要令人防不勝防。」

李至剛目注屠忠問道：「屠老弟，直接指揮你的是誰？」

「是廖三爺。」

「廖三爺？……叫甚麼名字？」

「人家都叫他廖三爺，我可不知道究竟叫甚麼名字……」

杜恒插口問道：「是不是在關帝廟旁開賭場的那個廖三爺？」

「是的……」屠忠連連點頭。

杜恒呼道：「來人！叫値班警員。」

「是！」門外傳出一聲恭應，一陣輕快脚步聲快速離去。

「探長準備幹嗎？」李至剛笑問。

「咱們得乘早去抓人。」

「已經太遲了。」

「是的。」屠忠也插口說：「我們三個都沒有回去，也沒消息，廖三爺一定知道已出了岔子，早就躲藏起來了。」

「對、對。」杜恒拍着自己的額角，苦笑着：「我眞够迷糊。」

李至剛含笑說：「派人去瞧瞧也好，不過，最好是派便衣人員，改裝成賭客前往，看情形再說，以免打草驚蛇。」

這時，値班警員過來了，杜恒點點頭，向値班警員交代一番之後，才揮手說：「去吧！越快越好。」

李至剛向屠忠繼續發問：「屠老弟，你仔細想想看，平常是否看到甚麼可疑的人物跟廖三比較接近，或者是曾經聽到過可疑的談話？」

屠忠沉思着說：「這個——一時之間，我倒是想不起來。」

「不要緊，可以慢慢想。」李至剛向杜恒笑道：「探長，已經天亮了，該祭祭五臟廟啦！」

「好！我馬上吩咐他們準備早點。」

杜恒含笑點首。

「早點是越豐富越好，因爲，我們都折騰了一整夜。」

「好的，一定特別豐富。」

「還有，他們三位的手銬，也可以打開了。」

手銬打開之後，那三位都各自活動手臂，暫時誰也沒開口。

（未完）

俠義傳奇中篇／高皐·文　盧令·圖

穿雲箭（三）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半截觀音爲胡春堂誘返鐵槍堡，名是佳賓，實則軟囚，半截觀音不耐，大鬧賓館，終獲鐵槍堡主接見，鐵槍堡主迷於半截觀音的姿色，願以具有可對鐵槍堡人生死予奪之權的鐵槍令給予半截觀音執掌，以交換她委身下嫁，憑鐵槍堡的實力，在江湖上眞可說予取予求，這對一個具有野心的女人是很難拒絕的，自此，半截觀音便變成了鐵槍堡主的夫人了，而鐵槍堡也從此不再隱蔽他們的行藏，大擧出現江湖，揚言要對付當年爲惡的天羅門及追查殺害邢審權的兇手，這口號立獲江湖人擁護，而凌家可就交上噩運了——

失陷溫柔阱　遞作堦下囚

柳園北口，緊靠黃河北岸，屬於封邱縣管轄。

這天傍晚時分，渡口來了六人六騎，他們趕上了最後的一班渡船，想趕到柳園南口投宿。

只是渡船不大，無法同時搭載六人六騎，幾經情商，船夫才答允加開一班，讓他們分兩次渡河。

第一次渡河的是一位身着月白長衫的公子，及一名綠衣蒙面的姑娘，還有一個半老徐娘照顧着三匹坐騎。渡船剛剛離岸，便像奔馬一般直趨下游。

所謂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其洶險急湍由此可知。

但無論它怎樣急湍，船夫總有法子將船駛到對岸，否則這個渡他就不必擺了。

因此，渡船雖然向下游急衝，過渡的並未覺得有什麼不對。

但一瀉數里，渡船才只到達中流，柳園南口已瞧不見了，過渡者留在岸上的同伴自然也踪影全無。

照顧馬匹的半老徐娘首先覺得不對，因而向掌舵的喝問道：「喂，擺渡的，你想將咱們弄到那裏？」

掌舵的嘿嘿一笑道：「龍宮，好麼？那可是凡人到不了的好地方。」

半老徐娘面色一變，說道：「你想找死！」

她足尖一點，出掌若風，一把向掌舵的肩頭抓去。

這一抓快如閃電，不要說船上地方不大，閃避十分不易，縱然是遊走自如的陸地，也很難逃過她這快速的一抓。

然而，她竟然一抓落空，連掌舵的衣角也沒有碰到。這並不是掌舵的功力太高，因爲當半老徐娘出招之際，他忽然向後一仰，翻身向水裏竄去。

半老徐娘微微一呆，另外兩名船夫也一起躍入黃河。

黃河沒蓋蓋子，要自殺是方便得很。

但半老徐娘知道他們決不是自殺。

於是她回頭招呼道：「二小姐，凌公子，咱們上了賊船了。」

其實不必她招呼，坐在船頭的少年男女巳經明白。

因爲船夫跳了河，船艙也進了水，渡船正在迅速的向下沉沒。

艙船裏的馬匹在嘶呼着，河水首先浸到牠們。

船頭上的白衣少年向兩側河岸瞥了一眼道：「怎麼辦？河岸這麼遠！」

黃河有寬有狹，狹的水流湍急，寬的水流較緩，現在他們正在較寬之處，兩岸都有三十餘丈的距離。

綠衣姑娘道：「不要緊，咱們只要借一次力就可上岸。」

白衣少年道：「如何借力？」

綠衣姑娘拿起一塊船板，運指如刀，將船板分爲兩截。

她將一截交給白衣少年道：「水是流的，在身形將要下墜之時再投出，以免一脚踏空，就要變做落湯鷄了，奶娘，妳沒有問題吧？」

原來綠衣姑娘是石鳳翥，白衣少年是凌翎，奶娘自然是墨姑了。

墨姑也拿起一塊木板道：「我沒有問題，只是這些馬兒却沒法照顧了。」

石鳳翥道：「這是無可奈何之事，咱們走。」

三條人影有如飛鳥凌空，中途以蜻蜓點水之勢借了一次力，即同時躍登河岸。

他們登岸之處是北岸，因爲小素及病瘟神兄弟還留在柳園北口必須會合。

石鳳翥瞅着在水中掙扎嘶鳴的馬匹氣得纖足一跺道：「這幾個毛賊必然住在附近，咱們去找他們替馬兒報仇。」

她語音甫落，近岸的一片棗林之內忽然響起一聲冷哼道：「沒有機會了，姑娘，這兒就是你們葬身之地！」

石鳳翥微微一怔，道：「原來這是一個連環陷阱！很好，閣下何不出來亮個萬兒？」

不必石鳳翥招呼，棗林人影閃動，巳湧出三十餘名灰衣蒙面大漢。

他們每人都是手持鐵槍，背揹匣弩，擺出一個扇形陣勢，向石鳳翥三人迫來。

墨姑愕然道：「你們是鐵槍堡的？」

灰衣蒙面人領頭是一個矮矮胖胖的漢子，在雙方相距一丈之處，他停下脚步道：「不錯，咱們正是鐵槍堡的。」

凌翎道：「朋友的萬兒怎樣稱呼？」

矮胖子道：「這你就不必管了，你可就是凌翎？」

凌翎道：「不錯，在下正是凌翎。」

矮胖漢子道：「好，你過來。」

凌翎道：「朋友有什麼指教？」

矮胖漢子道：「咱們堡主要見你。」

凌翎道：「哦，貴堡主爲什麼要見在下？」

矮胖漢子道：「你見到咱們堡主不就知道了麼？」

凌翎道：「聽說貴堡擄去了在下的父母，此話當眞？」

矮胖漢子道：「在下不便奉告，待見到咱們堡主你問他就是。」

凌翎原是在尋找鐵槍堡，既然鐵槍堡主要見他，自然再好不過。

於是，他回頭對石鳳翥道：「妳看如何？」

石鳳翥道：「好，咱們跟他去。」

矮胖漢子道：「只是進入本堡之人，必須依照本堡的規定。」

凌翎道：「什麼規定？」

矮胖漢子說道：「封閉穴道，蒙上雙眼。」

凌翎面色一變道：「你要咱們任憑宰割？」

矮胖漢子哼了一聲道：「這巳經是法外施仁了，否則……」

凌翎道：「否則怎樣？」

矮胖漢子道：「否則除了你姓凌的，其餘五個，咱們只需帶回他們的人頭。」

石鳳翥大怒道：「閣下的來意似乎不善，你認爲能够帶回咱們的人頭？」

矮胖漢子道：「這很簡單，不相信咱們不妨試試。」

此人眞箇張狂，面對武聖一脈的傳人，居然要帶回他們的人頭。

墨姑道：「二小姐！待老婆子給他一點懲誡。」

石鳳翥道：「好，不過咱們還有事，不必就擱得太久。」

墨姑道：「我想十招就可以。」

矮胖漢子嘿了一聲道：「十招太多了，只要三招大爺準會叫妳躺下。」

他說話够狂，出手比說話還要狂悍三分。

鐵槍一挺，湧起一股狂飆，槍尖伸縮之間，連刺墨姑的雙肩及胸口。

這是一招，一招連攻三處要害，除了鐵槍堡，沒有人有此能耐。

勿怪矮胖漢子會如此囂張，鐵槍堡果然名不虛傳。

只可惜他每一槍都差了一點，墨姑像一株風中弱柳，隨着槍頭在不停的擺動。

矮胖漢子呆了一呆，口中一聲大吼，再度挺槍進擊。

這一回他的槍法更凌厲了，振腕一抖之間，就會叫人眼花繚亂，分明他的掌中只有一隻鐵槍，看起來就像百槍環擊，令人感到防不勝防。

這一招是鐵槍堡的絕學，能够接下這一招的據說不多。

但墨姑還是接下了，雖然她的鬢角有點凌亂，這一槍還是對她無可奈何。

矮胖漢子誇過海口，三招要墨姑躺下，現在巳經過了兩招，他並未沾到別人的一絲衣角。

他收回鐵槍，在緩緩調勻呼吸，還有一招，這一招他不能砸掉鐵槍堡的招牌。

墨姑迄今仍未出手，因爲她對鐵槍的招式巳引起了濃厚的興趣。

的確，適才兩招是罕見的，只要會使一招，就可儕身武林高人。

她雖巳身負武聖一脈的絕學，對鐵槍堡可不敢稍存輕視。

而且這位矮胖漢子，祇不過是鐵槍堡中的一個頭目，他雖是率領着三十餘人，仍非該堡的眞正高手。

所以墨姑不敢大意，靜靜的等待他最後一招。

矮胖漢子此時狂態巳斂，他那張滿臉橫肉的面頰，顯得一片穆肅。

待他呼吸調勻之後，第三招也跟着使出。

第三招與頭兩招絕不相同，它沒有疾

風驚雷的威勢。

鐵槍平胸前伸，進度緩慢已極。

墨姑雙眼盯着鐵槍，面色逐漸凝重起來。

她感到鐵槍每進一分，就會增加一分壓力。

無論鐵槍的進度如何緩慢，它必然會够上攻擊的距離。

那一擊將是變化莫測，雷霆萬均。

凌翎石鳳翥也在目不交睫的盯着鐵槍，他們不是墨姑，心頭仍感到一片壓力。

凌翎忽然心頭一動道：「墨姑……破山勢……」

破山勢，是他所習武聖絕學「穿雲掌」的招式之一。

穿雲掌他祇不過初學，但他的成就幾乎比石鳳翥還高。

因為他家傳穿雲箭手法，與穿雲掌竟然十分相合，穿雲掌加上穿雲箭如同畫龍點睛，兩者不僅可以合而為一，其威力也平空增强幾倍。

他忽然想到破山勢可以克制矮胖漢子的槍法，所以情不自禁的脫口而出。

墨姑搏鬥經驗極為豐富，反應也十分快捷，凌翎剛剛喊出一個破字，她已身形急幌，雙手齊施，破山勢也隨手使出。

旁觀者只見他們一合即分，場中已响起一聲哀嚎。

及定眼一瞥，敢情鐵槍到了墨姑的手中，矮胖大漢暴退丈外，却留下一條血污狼藉的斷臂。

這招破山勢果然驚人，墨姑不僅奪去對方的鐵槍，還叫他留下一條手臂。

矮胖漢子瞪着墨姑咬牙切齒的道：「斷臂之仇，鐵槍堡將十倍索還，走。」

他帶着鐵槍堡的嘍囉狼狽退去，鬥場上却留下一條臂膀與斑斑血漬。

墨姑走向凌翎道：「多謝公子。」

凌翎道：「這沒有什麼，我不說妳也會想到的。」

石鳳翥道：「咱們快去柳園北口吧，我想小素他們也會遇到麻煩。」

凌翎道：「不錯，咱們快走。」

小素他們的確遇到了麻煩，遭遇比凌翎他們還要凶險。

待凌翎他們趕到，惡鬥已經結束，只見鐵槍堡遺屍遍地，當眞成了偷鷄不着蝕把米了。

石鳳翥見小素等安然無恙，總算放下了心中的一塊石頭，但天色已晚，渡船已沉，只有到鎭上停留一晚再作計議。

只是適才渡口一戰，他們變做了兇神惡煞，不止是鎭上的人見到他們都紛紛走避，連店小二也對他們如敬鬼神。

小素櫻唇一撇道：「這般人眞不講理，他們也不問過靑紅皂白就這麼陰陽怪氣的。」

石鳳翥道：「這不能怪他們，江湖中的恩怨他們怎會明白。」

病瘟神道：「小姐！咱們丟了三匹馬，要不要買回三匹？」

石鳳翥點頭道：「要，這事交給你去辦。」

病瘟神道：「是。」

此地雖然只是一個鎭集，因為地當水陸碼頭，買幾匹馬應該方便得很。

但病瘟神跑遍了全鎭，不要說馬，連一頭毛驢也沒有，奔走了幾個時辰，他竟然交了白卷。

石鳳翥並未將這件事放在心上，憑他們一身武功，沒有坐騎，同樣可以闖遍江湖。

惟一使他們不安的，是沒有留下鐵槍堡一個活口，凌翎的父母如若當眞被這般人所擄，不問明地頭豈不是一項失算！

墨姑笑笑道：「不必担心，鐵槍堡對咱們不能算完，我想要活口並非難事，不過，該堡名震江湖，却沒有一個人知道它座落何處，咱們縱然抓到幾個玩鐵槍的，不見得就能問出什麼。」

凌翎一呆道：「不管怎樣咱們也得試試。」

墨姑道：「當然要試試，我祇不過那麼猜想而已。」

墨姑的確只是猜想，但凌翎却明白此種猜想距事實不會相差太多。

雖然如此，他還是期待着，只有鐵槍堡中的人才是他追尋父母的惟一綫索。

鐵槍堡沒有讓他失望，天色才只二更，窗外就有了動靜。

他聽得出衣襟破風之聲，十分輕微的曳落在後窗之外。

以凌翎目前的功力，十丈之內落葉飛花也瞞他不過，來人侵入窗下，他自然明如觀火。

只是此人的行動十分怪異，他稍沾即走，並未作片刻停留。

凌翎微微一怔，接着便穿窗而出，不管來人是誰，這一次他決心要抓到一個活口。

但夜色十分黑暗，無論目光怎樣銳利，也只能瞧出三丈不到的距離。

在如此惡劣的視綫之下，他自然無法瞧到什麼，可是他的聽覺在告訴他，東方五丈之處，有人發出一聲輕哼。

「好，咱們就玩一場捉迷藏的遊戲，我不相信就抓不到你。」

這是凌翎的決定，他的身形也像閃電向東方掠出。

他的脚尖祇不過剛剛着地，更遠的五丈之外又响起一記輕蔑的冷哼。

看來這不止是捉迷藏，簡直是捉弄，是侮辱。

凌翎是一個血氣方剛的少年，少年人必然有一股火氣和衝勁，他現在被人逗出了眞火，足尖一點地面，再向那發聲之處急撲。

以他目前的功力，身法之快，不亞於飛鳥掠空。

但，每一次，他都被那人由手底下逃脫。

人的速度不可能快過飛鳥，難道那人不是人類？

於是他們較上了勁，沿着黃何拚命的追逐。

當天色接近黎明之時，凌翎到達了山東濮陽境內，四個更次不到，他已經超過了兩百里程。

瞅着那朦朧的曙光，凌翎感到有點後悔，他懷疑別人是調虎離山，說不定又中了奸人的計算。

那麼回頭吧，懸崖勒馬，提回去也許

還來得及。

但……

「想走麼？姓凌的，此地風水不錯，放棄了豈不可惜！」

三名灰衣蒙面大漢，由一叢樹株中走出，說話的是走在中間的一個。

這三人身揹匣弩，手執鐵槍，只要瞧看一眼，就知道是鐵槍堡的嘍囉。

其實嘍囉二字有些不妥，瞧他們那股子橫勁，在鐵槍堡，可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

凌翎不管這些，他的目的，只是查問凌長風夫婦是否被鐵槍堡所擄。

他撒出了墨玉寶簫，冷冷道：「到處黃土都可埋人，閣下將生死掛在嘴上，似乎太俗氣了一點。」

蒙面大漢啊了一聲道：「有道理，不過我說的是實話，咱們費了不少心力才將你引來此地，自然不能放你回去。」

凌翎道：「那位將在下引來的朋友輕功的確高明，但要留下凌某，只怕你們未必如願。」

蒙面大漢道：「你錯了，將你引來此地的，並不是一個人，咱們用接力的方式，要將你累到筋疲力竭……」

凌翎怒叱道：「無恥。」

蒙面大漢哈哈一笑道：「兵不厭詐，這沒有什麼不對，現在你是束手受縛呢？還是要咱們活動一下筋骨？」

凌翎長長吸進一口大氣，暗中將眞力調勻，然後手横寶簫，凝神待敵。

蒙面大漢哼了一聲，掌中鐵槍一抖，吞吐之間一連刺出五槍。

此人鐵槍的招式，與昨日過渡遇伏的矮胖漢子分毫不差，所差的只有一點，那就是此人的功力較為高深。

而且另兩名蒙面人也同時出手，只見槍花朶朶，分襲凌翎的全身要害。

凌翎脚下一錯，由三柄槍尖之下脫身而出，身法美妙，神情也輕鬆無比。

蒙面人呆了一呆，互相一使眼色，再度挺槍撲出。

凌翎搖搖手道：「且慢，咱們說明白了再打不遲。」

蒙面人道：「說什麼？」

凌翎道：「凌某與貴堡毫無過節，請問，你們究竟為了什麼？」

蒙面人道：「不為什麼，咱們只是上命差遣，你如果眞要知道，可以隨咱們去見堡主。」

凌翎道：「貴堡揚言江湖，說已擄去在下父母，這可是眞的？」

蒙面人道：「江湖上既是如此傳說，自然是眞的了，為了尊父母的安全，你最好束手受縛。」

凌翎道：「貴堡為什麼要擄刦凌某的父母？」

蒙面人道：「不知道。」

凌翎劍眉一挑，說道：「貴堡座落何處？」

蒙面人道：「不知道。」

凌翎怒道：「那麼凌某又得大開殺戒了，接住。」

不待蒙面人出招，他已主動出擊，寶簫洒出漫天烏光，分襲三名蒙面人的前胸要害。

一隻寶簫分襲三人，與蒙面人三柄鐵槍攻他一個，其安危難易之處，確有天壤之別。

但他白衫飄飄，身如游魚，三柄鐵槍使盡絕招，却連他的衣角也無法碰到。

攻敵就是自保，攻敵如果無效，自保可能也成了問題。

蒙面人就是這樣。

鐵槍無法克敵，簫影却已到了他們的前胸，他們連逃避的機會都沒有，每人的玄機穴上便傳來一陣劇痛。

凌翎這時笑了，一舉擒到三名活口，他怎能不笑。

「朋友！只要你們聽話一點，凌某不想殺人。」

三名蒙面人雖是穴道被制，但他們能聽話，也能說話。

凌翎接着說道：「告訴我，鐵槍堡在那裏？」

鐵槍堡在那裏連問幾遍，竟然得不到絲毫反應，這般人守口如瓶，問了半天還是白費。

凌翎怒哼一聲道：「我原來不想殺人，如果你們一定想死，休怨我手辣心狠，我再問一遍，鐵槍堡在那裏？」

他語音未落，忽然聽到一片機簧之聲，他心頭一懍，急忙彈身而起，向一側躍開丈外。

他猜的不錯，果然是鐵槍堡的連珠匣弩，亂箭有如飛蝗般，射向他適才立身之處。

他逃開了，被他制住穴道的三名蒙面人却做了替死鬼。

他們像刺蝟一般，滿身都插着利箭，幾乎一聲慘叫未完便已倒斃，匣弩的强勁可想而知。

想到了敵人眞正的企圖，殺人滅口。那三人並非替死，他們才是匣弩射擊的目標。

活口變成了死口，他無論使用何種手段，都無法由死人的口中問出什麼倪兒，煮熟的鴨子飛了，他又遭到一次挫敗。

死人不能說話，射箭的可都是活人，於是，身形一轉，便向一座松林猛撲。

松林虬枝交錯，濃蔭覆地，在晨曦初露的時分，視界無法及遠。

也許這又是一個陷阱，既是存心獨闖虎穴，何在乎什麼陷阱，他依然面對死亡的挑戰，毫不猶疑的闖了進去。

他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全身的肌肉都繃得緊緊的。

任何一個意外，都可以使他陷入絕境，導致死亡。

但他右手的墨玉寶簫業已注滿眞力，左手五指微攏，提聚了穿雲箭絕代武功。

只要他放手一擊，必然是雷霆萬鈞，縱然是千軍萬馬，只怕也擋他不住。

他踏着沉穩的脚步，向叢林緩緩深入，雙目神光閃爍，籠罩着凌人的殺機。

忽然，强弩破風，八方攢射，約莫十幾具匣弩向他立身之處射來。

他口中哼了一聲，左手五指突然一放，暴出幾記雷鳴似的巨响，身形一個飄蕩，以不可思議的速度横移八尺。

箭雨呼嘯而過，只射得枝葉亂飛，使

這原來危機四伏的松林，更造成一片恐怖的氣氛。

但最驚人的是他那招曠代絕學，五指奔放，有如雷鳴，指力所及，不亞於彈丸掠空。

松樹隨指斷折，伏擊者自然當者披靡，這一招穿雲箭，實在具有無比的震撼之力。

此後他搜遍松林，除了兩具被穿雲箭所傷的屍體，再也找不到半個活人。

他穿林而出，迎着剛剛昇起的旭日吐出一口長氣。

適才他原想懸崖勒馬，回頭去找石鳳翥的，現在他忽然又改變了主意。

石鳳翥功力極高，還有四名幫手，替她担心是多餘的。

再說他們主僕不可能在原處守候，回去可能會空勞往返，倒不如先找到鐵槍堡再作打算。

打定了主意，他就不再猶疑，只是經過了一夜奔波，必須找地方塡飽肚皮。

向東北不遠，是濮縣所屬的「楊集」，他整了一下衣衫，一逕向鎭上奔去。

「啊，少俠，是你？」

他剛入鎭，便迎面碰到一位老者，及擧目一瞥，原來是開公道鐵舖的熊老頭。

凌翎道：「熊老丈！是在下，你也來了山東？」

「小老兒的祖籍就是這裏，落葉歸根嘛，所以就遷回來了。」

「還是在開公道鐵舖？」

熊老頭道：「是的，小老兒除了打鐵別無他長，哦，少俠，小老兒還欠你幾隻問心子……」

「不要提了，老丈，一點小事你何必放在心上。」

「好吧，小老兒做東，咱們吃了早點再聊。」

吃過早點，熊老頭請凌翎去他開設的公道鐵舖，爲了探鐵槍堡的消息，他自然非去不可。

熊老頭又收了一個小徒弟，看情形，鐵舖的生意似乎不差。

招呼凌翎坐下之後，熊老頭取來一條皮腰帶，帶上插着十二隻暗器，赫然竟是凌家的問心子。

他將皮帶交給凌翎，說道：「少俠！這是你定的貨，多幾隻算是躭誤時間的補償。」

凌翎道：「一點小事老丈竟如此認眞，在下實在有點過意不去。」

熊老頭道：「不要這麼說，少俠，小老兒開的是公道鐵舖，總不能自己砸自己的招牌。」

凌翎道：「老丈既如此說，在下只好厚顏接受了。」

熊老頭道：「這是應該的，少俠不必客氣，哦，半截觀音姑娘呢？少俠沒有跟她一道？」

凌翎道：「沒有，在下跟她分開很久了。」

熊老頭道：「少俠是在找她？」

凌翎道：「不，在下是在尋找鐵槍堡，老丈可曾聽過這個門派？」

熊老頭道：「聽過，只是沒有人知道它座落何處。」

凌翎道：「老丈曾否見過鐵槍堡的門下？」

熊老頭道：「小店替人打過鐵槍，但不知道他是否鐵槍門下，小老兒是生意人，生意人不便打探別人的隱秘。」

凌翎道：「老丈說的是，在下祇不過隨便問問罷了。」

熊老頭不想惹上江湖恩怨，凌翎也不願牽連上這位老人，於是，他就起身告辭，離開了公道鐵舖。

不過，他還是有收穫的，既然有人在此地打造鐵槍，鐵槍堡可能距離楊集不會太遠。

按一般的情形推測，像鐵槍堡如此神秘，它必然不在人烟稠密之區，如果它就在山東，當然以中部山區最爲可能。

於是他北上茂縣，再經壽張，逕向中部的山區奔去。

這天他到達肥城以西的張家店，由於天色已晚，只得找客棧投宿。

晚餐之後，他立刻回客房就寢，由於連日僕僕風塵，他想早一點歇息以恢復疲憊。

約莫二更時分，後窗輕輕一响，一條人影像幽靈般的飄身而入。

此人身手矯捷，落地無聲，功力之高，在江湖上堪稱少見。

凌翎睡夢正酣，來人的身手又如此了得，但後窗的一記輕响，仍未逃過他的耳目。

當那人影着地之後，他冷冷的哼了一聲，道：「朋友，凌某身無長物，你要什麼？」

他以爲這幾句突然的詢問，必使來人大吃一驚。

誰知那人不僅毫無恐懼，並亮起火熠子將房中的油燈點了起來。

如此一來，倒大出凌翎的意外，急忙挺身坐起，向那不速之客瞧去。

「啊，是姊姊……」

「是我，兄弟。」

她是半截觀音，還是一身黑衣，黑紗蒙面，神情裝扮半點未改。

凌翎急忙起身讓坐，並關懷的問道：「姊姊！妳到那兒去了？小弟在家裏等妳將近兩月。」

半截觀音在床上坐下，然後撇撇嘴道：「等我？哼，你只怕早已忘了我了。」

凌翎道：「是眞的，姊姊，不信，妳問……」

他原想說「不信妳問病瘟神兄弟」，但忽然想到病瘟神兄弟是石鳳翥的僕人，話到嘴邊又嚥了回去。

半截觀音可是毫不放鬆，柳眉一挑，說道：「到底問誰，怎麼不說了？怕她不饒你？」

凌翎道：「姊姊不要誤會，小弟是說……是說……」

半截觀音忽然輕盈的一笑道：「不要說了，我什麼都知道。」

一笑之後，又幽幽一嘆道：「一般人只知道責備女人水性楊花，不守婦道，但男人喜新厭舊，朝秦暮楚的行爲，却認爲是逢場作戲，無虧大德，身爲女人，實在吃虧得很。」

凌翎面色一紅，一個字也不敢分辯。

半截觀音向他深深的瞧了一眼，忽然伸出纖纖玉手，摘下了她蒙面的黑紗。

當半截觀音伸手摘下面紗之時，凌翎幾乎想扭轉身去，他不明白她爲什麼要摘下面紗，他知道面紗之後是一個十分醜惡的面頰。

這張面頰他瞧見過，所以不想再瞧。

不過，對半截觀音，他是尊敬的，雖然他不想再瞧她的面頰，倒也不願讓她傷心。

因此，他原姿未動，一雙微帶訝異之色的目光，仍靜靜的向她瞧着。

不錯，面紗摘下之後，果然是一張奇醜無比的面頰。

但半截觀音並未縮回她的玉手，她解開衣領，由頸項的下端向上一掀，一張製作精巧的人皮面具已應手而脫。

「啊，妳好美！」

這是凌翎瞧到半截觀音眞正的嬌容之後，由衷的說出一聲讚美。

的確，這是上蒼的傑作，無論用任何讚美的詞句，她也會當之無愧。

自然，上官細柳，石鳳翥，都是傾國傾城，人間罕覯的嬌娃，但，如若與半截觀音相較，她們都要遜色三分。

如果必須指出半截觀音究竟勝在何處，你必須會大爲失望。

這固然由於人們審美的觀念不同，很難分出她們的優劣所在。

縱然由專家評斷，也不過春花秋月，各擅勝場而已。

只有一點是上官細柳石鳳翥所無法比擬的。

那就是一個媚字。

媚，能够使她的美麗更生動，更迷人，任何人只要瞧她一眼，必然會魂授色與而垂涎三尺。

這就是所謂天生尤物。

天生尤物必然少不了一個媚字。

半截觀音再眉挑目語，搔首弄姿，然後嫣然一笑道：「兄弟！姊姊比石鳳翥怎樣？」

對女人，凌翎還是一個雛兒，他只覺得半截觀音艷光照人，要他作一個比較，他實在沒有這份能耐。

因此，他嚅嚅半晌，還是說不出所以然來。

半截觀音忽然啊了一聲道：「兄弟！快過來瞧瞧，我這兒是怎麼了？」

她解開了胸衣，只見酥胸半露，她要凌翎瞧的正是那迷人的所在。

凌翎面色一紅，他忽然感到血液的流轉加快，心頭像蹩住一股急須發洩的悶氣似的。

這也難怪，一個血氣方剛的小夥子，難免會有這等反應。

令人想不到的，他竟然擰轉身去，不再向半截觀音瞧看一眼，同時冷冷道：「不要這樣，姊姊，我尊敬妳，希望不要叫我對妳完善的影像趨於幻滅。」

半截觀音神色一呆，她再也想不到年歲輕輕的凌翎竟有超越常人的定力。

其實，半截觀音並不是一個淫娃蕩婦，她往日行走江湖，還擊殺過不少好色之徒。

只是她的性情有些偏激，一個性情偏激之人，就很容易走入岐途，流於異端。

她原是喜愛凌翎的，估不到石鳳翥橫刀奪愛，使她受到沉重的一擊。

再者，她多年奔走江湖，爲的是尋找陽春心法，想不到凌翎就會此種心法，當日失之交臂，她難免大爲懊悔。

現在，凌翎既與石鳳翥攪在一起，不必問，石鳳翥必已習得魚龍變化的絕代武學了。

她要獲得該項武功，也要奪回她喜愛的人兒，這才不惜展示色相，想使凌翎上鈎。

如果她還是小姑獨處，她決不會出此下策。

因爲她已經是一個婦人，曾經滄海，也就無視於色相了。

不過她究竟是一個目空一切的奇女子，凌翎不屑一顧，使她的自尊受到打擊，因而她面色一變，忽然向凌翎點出兩指。

凌翎武功精進，已非昔日的吳下阿蒙，如若他心存戒備，這兩指，必然傷他不到。

可惜他想不到半截觀音會忽然出手，自然躲不過這意外的襲擊。

半截觀音只是封閉了他的武功，他的行動仍無異於常人。

他緩緩擰轉身形，冷冷道：「妳這是做什麼？姊姊。」

半截觀音道：「沒有什麼，只是叫你聽話一點而已。」

凌翎道：「妳是怎麼啦？姊姊，妳的話小弟幾曾反對過？」

半截觀音道：「那很好，我問你，你還喜歡姊姊不？」

凌翎道：「小弟一向尊敬姊姊……」

半截觀音一哼道：「我不要你尊敬，你說，你喜不喜歡我？」

凌翎道：「小弟一向將妳視作姊姊一般，自然尊敬妳了。」

他始終不說喜歡二字，那麼雙方的距離就無法越過姊弟的那一道鴻溝。

半截觀音雖是十分氣惱，但她仍極力的容忍着，道：「兄弟！我問你……」

凌翎道：「什麼事？」

半截觀音道：「你們凌家有一種陽春心法？」

凌翎道：「有。」

半截觀音道：「這心法你們由那裏學來的？」

凌翎道：「小弟只知道陽春心法是祖傳絕藝，並不知道是由那裏學來的。」

半截觀音道：「你將陽春心法教給了石鳳翥？」

凌翎道：「沒有。」

半截觀音道：「哼，你還要騙我？」

凌翎道：「小弟從未騙過姊姊，信不信只好由妳了。」

半截觀音道：「你不教給石鳳翥她會放過你？這話我實在無法相信。」

凌翎道：「石鳳翥並不知道我會陽春心法，再說此項心法限制極嚴，她縱然向我要求，我也無法傳授。」

半截觀音道：「哦，什麼限制？」

凌翎道：「除非是凌家之人，陽春心法不得傳給外姓，而且傳授之時，必須本門的尊長許可，經過參拜祖宗之後才能傳

投。」

半截觀音道：「上官細柳只是令堂的弟子，她爲什麼也習得陽春心法？」

凌翎道：「上官師妹與小弟之間已有婚約。」

半截觀音一哦道：「原來如此，那石鳳翥呢？她跟你如此親近，是不是也有婚約？」

凌翎道：「這個……」

半截觀音道：「兄弟！你太使我失望了，咱們相識在石鳳翥之前，而我贈簫傳藝，對你不薄……」

凌翎道：「姊姊的隆情厚誼，小弟並未忘記。」

半截觀音道：「那麼我對你只有一點要求，你應該不會拒絕吧？」

凌翎道：「請姊姊吩咐。」

半截觀音道：「我想學習陽春心法，可以麼？」

凌翎一怔道：「這個……」

半截觀音道：「兄弟！姊姊的隆情厚誼，竟無法換來一項絕藝？」

凌翎道：「小弟不敢違背祖訓，不情之處，請姊姊鑒諒。」

半截觀音道：「一定要是凌家之人才能傳授？」

凌翎道：「是的。」

半截觀音道：「如果你不嫌姊姊，我嫁給你就是。」

凌翎愕然道：「姊姊……」

半截觀音道：「怎麼，姊姊不配？」

凌翎道：「不，姊姊國色天香，是神仙中人，不配的只是小弟。」

半截觀音道：「只要我甘心下嫁，你又何必謙虛。」

凌翎說道：「多謝姊姊，不過，在未得家父許可之前，小弟仍不能傳授陽春心法。」

半截觀音大怒道：「凌翎！你似乎忘了一件事。」

凌翎道：「什麼事？」

半截觀音道：「你的生命已操在我的手中，我要你死，你必然無法活命。」

凌翎淡淡道：「人生百年，終有一死，小弟從未將生死二字放在心上。」

半截觀音估不到凌翎如此固執，不由怒火焚心，陡的一掌拍出。

凌翎武功被封，這一掌他如何能够避開？

砰的一聲他被半截觀音的掌力震得飛了起來，然後轟的一聲巨响，撞得牆壁塵土四飛。

他一連噴出幾口鮮血，最後還是暈了過去，這一掌竟傷得十分之重。

不知經過多少時辰，他總算醒了過來，及睜目一瞥，敢情他已成了階下之囚。

這是一間土磚築成的平房，可能是堆積雜物的所在。

他躺在一堆稻草之上，窗外樹影搖曳，還是一個晴朗的好天氣。

不聞人聲，連鷄鳴犬吠也沒有，好像現在的環境，只有他一人存在似的。

他知道這是不可能的，由門窗緊閉的情形瞧看，他必是被人囚禁於此。

自然，如果他武功尚在，土牆木窗必然困他不住，可惜他武功被制，半點眞力也無法提聚，土牆木窗，也變做銅牆鐵壁了。

他勉强由稻草堆中爬起，感到胸口仍隱隱作痛，半截觀音太狠了，那一掌幾乎使他五臟移位。

他的墨玉寶簫已經失踪，八成是被半截觀音收回，寶簫原本是她的，這倒沒有什麼不對。

他發覺問心子仍在腰際，只是眞力無法提聚，有問心子也沒有發射之能。

在一聲嘆息之後，他緩緩走近木窗，目光所及，不由心頭一震。

他猜的不錯，果然已是別人的階下之囚。

原來他瞧到兩名彪形大漢，在看守這間囚室。

他震驚的並非有人看守，而是對看守者的裝扮有點駭異。

這兩人身着灰衣，背揹匣弩，每人手中都持着一柄烏光閃閃的鐵槍，鐵道他已落入鐵槍堡的手中？

按說，這似乎不太可能。

因爲半截觀音行走江湖，幾乎全是獨來獨往，除了與他結伴一次，任何門派都與她毫無交往。

難道是半截觀音將自己擊傷之後不顧而去，讓鐵槍堡檢了便宜？

不管怎樣，外面既有鐵槍堡的看守之人，何不向他們探探口氣？

於是他咳了一聲道：「朋友！在下有一事請教。」

那兩人向他投下輕蔑的一瞥，其中一人道：「什麼事？」

凌翎沉聲道：「是你們將在下關起來了？」

那人道：「不行？」

凌翎道：「咱們素昧平生，朋友爲什麼要囚禁在下？」

那人冷哼一聲道：「高興。」

這才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看來不用一點心機，只怕不易套出實情。

於是他咳了一聲道：「朋友可以高興，但有一點在下不得不預作說明。」

那人道：「哦！」

凌翎道：「半截觀音的威名，朋友應該有過耳聞，她可是凌某的姊姊。」

兩名灰衣人互相瞧看一眼，忽然一起大笑起來。

良久，其中一人道：「敢情姓凌的還有仗恃，咱們倒是小看他了。」

另一人道：「說的是，啊，來了，你求她吧。」

凌翎的視綫受到限制，但由灰衣人肅然起立的行動猜想，必是來了鐵槍堡中身份頗高之人。

片刻之後，來人已經接近木窗，灰衣人一起躬身一禮道：「參見堡主夫人！」

凌翎暗忖：「堡主夫人必然是鐵槍堡主的夫人了，她爲什麼會來到此地？」

這的確是一個令人費解的問題，但却很快的獲得解答。

因爲堡主夫人已在窗前出現，她竟是半截觀音。

這是一樁意外，意外得使凌翎目瞪口呆。

他張開嘴唇似乎想說什麼，却像有人

揑着他的脖子，囁嚅半晌，一個字也沒有說出。

半截觀音此時是一身銀紅俏裝，配上她那副鮮艷欲滴的嬌容，眞箇是艷冠羣芳，美絕塵寰。

她緩緩走近窗前，微微一笑道：「兄弟！你的傷勢怎樣了？」

凌翎冷冷一哂，道：「不勞關懷，死不了。」

半截觀音道：「不要固執，兄弟，聽姊姊的話，保證不會叫你吃虧。」

凌翎道：「妳是鐵槍堡主的妻子？」

半截觀音道：「不錯，鐵槍堡主胸羅玄機，武功蓋世，姊姊能够嫁給他，是一個理想的歸宿。」

凌翎道：「恭喜姊姊，家父母呢？凌家與鐵槍堡素無恩怨，你們爲什麼要綁架家父母？」

半截觀音道：「眞的麼？兄弟，姊姊對此事毫無所知。」

凌翎哼了一聲道：「那麼妳就枉稱堡主夫人了，如此重大之事，妳竟然毫無所知？」

半截觀音道：「是眞的，兄弟，姊姊決未騙你，不過我會查出眞象的。」

語音一頓，扭頭對身後的一名侍女道：「傳雲二九。」

雲二九是一名年約三十的少婦，她帶着兩名手執鐵槍的少女匆匆奔來。

「參見堡主夫人。」

這三人同時向半截觀音躬身一禮，然後退立一旁，神色之間顯得崇敬無比。

半截觀音道：「雲二九。」

年約三旬的少婦道：「屬下在。」

半截觀音道：「妳可知道七情簫凌大俠？」

雲二九道：「凌大俠名滿武林，屬下却緣慳一面。」

半截觀音道：「聽說凌大俠夫婦關在咱們堡裏，這可是眞的？」

雲二九道：「這就不知道了，屬下從未聽人說過。」

半截觀音略作沉吟道：「咱們堡裏關有人麼？」

雲二九道：「有。」

半截觀音道：「都是些什麼人？」

雲二九道：「天山風雷老魔，關東九步斷魂趙堃，衡山雙惡，還有些二三流的角色。」

半截觀音道：「本堡爲什麼要囚禁他們？」

雲二九道：「這般人無惡不作，每一個都死有餘辜，本堡囚禁他們，祇不過不再讓他們害人罷了。」

半截觀音點點頭道：「你都聽見了吧，兄弟。」

凌翎道：「聽見了，不過小弟親耳聽過江湖傳言，却又不得不信。」

半截觀音道：「哦，什麼傳言？」

凌翎道：「鐵槍堡挾持家父母，要小弟自行投到。」

雲二九道：「請問少俠，你可知道鐵槍堡位於何處？」

凌翎道：「不知道。」

雲二九道：「那江湖傳言，可曾要少俠向何處投到？」

凌翎道：「沒有。」

雲二九道：「這就行了，如若本堡當眞挾持尊父母要少俠自行投到，縱然不願說出投到之處，至少也應該派出接引之人，你說是麼？少俠。」

凌翎一怔道：「可是……現在……」

半截觀音道：「現在是咱們的事，與鐵槍堡毫無關連。」

她揮手叫雲二九等離開，然後對身旁的侍女道：「請凌少俠到我那兒來。」

身形一轉，逕自緩步而去。

這名侍女打開室門，一雙大眼珠滴溜溜的一轉，道：「走吧，少俠，小婢給你帶路。」

凌翎道：「姑娘請。」

他隨着侍女走出門外，這才發覺日影西斜，已近薄暮時分，肚腹之中立時傳來一段飢餓的感覺。

人是鐵，飯是鋼，再加上他武功已被封閉，內腑傷勢未癒，這一陣飢火侵襲，幾乎使他連脚也抬不起來。

不過他還是忍耐着，以他堅强的意志，克服那股難以忍受的飢餓之火。

在一張燭影搖紅的珠簾之前，侍女停下脚步道：「稟夫人！凌少俠到。」

空中傳出半截觀音的聲音，道：「請進。」

侍女掀開珠簾道：「少俠請。」

凌翎踏入室中，立被一股溫馨的氣息所包圍。及擧目一瞥，只見綺羅處處，紅翠滿目，原來竟是半截觀音的深閨，他不由神色一怔，脚下自然停了下來。

半截觀音原是坐在一張錦榻之上，此時緩緩立起，嫣然一笑道：「怎麼啦？兄弟，咱們好像生份了，快請坐。」

凌翎沒坐，面頰上是一片尷尬之色。

半截觀音對那名侍女道：「凌少俠只怕餓了，快備酒食。」

侍女應聲奔出，此時的房中只剩下他們兩個。

半截觀音向他瞥了一眼道：「兄弟，昨天姊姊太魯莽了，請你原諒我的心情不佳。」

凌翎冷冷道：「這沒有什麼，姊姊如果有話請快點說。」

半截觀音道：「別忙，兄弟，等你吃點東西咱們再慢慢的談。」

凌翎道：「不，姊姊已是有夫之婦，小弟怕人言可畏，要談，咱們可以換個地方。」

半截觀音面色微變，終於幽幽一嘆道：「兄弟！姊姊嫁給鐵槍堡主是有不得已的苦衷，難道你就這麼忍心，聽姊姊說幾句肺腑之言都不肯麼？」

凌翎道：「小弟說過，人言可畏，這是爲姊姊的名節着想。」

半截觀音怒哼一聲道：「我都不怕，你怕什麼，莫非你是在輕視我？」

凌翎道：「姊姊不要誤會，小弟決無此意。」

半截觀音一嘆道：「你縱然輕視我，我也不會怪你，誰叫我自投虎口的呢？不過，兄弟，姊姊到鐵槍堡不久，對堡中之事大都不太明瞭，適才雲二九之言……」

凌翎精神一振道：「姊姊是說那雲二九在說謊？」

（未完）

新派俠情故事／東方英·文 盧令·圖

血海心潮（續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一輪明月帥天心和百代財神富億，被押進鄷都，朝見鄷都聖主，鄷都聖主說要攷驗他們，如他們兩人經得起攷驗的話，便可成爲鄷都聖主的繼承人，到時，天風谷中的無數財寶及奇功秘笈，盡歸他們所有，不特富甲天下，更權傾人寰，鄷都聖主給他們七天時間作心理準備，七天後，鄷都聖主在攷驗他們前先說出兩個條件，其一，攷驗通過後必需成爲法定繼承人，其二，成爲繼承人後必需終生不出地宮，關於第二條，再給他們三天時間攷慮，三天後，兩人均願接受，鄷都聖主說再沒其他條件——

驚心動魄鬥 黃粱一夢醒

一輪明月帥天心想起鄷都聖主那四大助手是否知道聖主把他們找來的用心一事，總是不能去懷，抓住這機會，迅快的出口道：「屬下心中有一事不能釋懷，有請聖主指教。」

鄷都聖主道：「什麼事？你儘管說出來。」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我們將爲聖主繼承人一事，不知聖主手下那四大助手可曾知道。」

鄷都聖主搖了一搖頭道：「這讓他們知道了，那還得了，他們可是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百代財神富億怕一輪明月帥天心實話實說，趕忙接口道：「沒有什麼！只是一路上被他們弄得頭昏眼花。」

鄷都聖主道：「『天風谷』與『鄷都』各有各的規矩，老夫身爲聖主，爲羣表率，當然不能隨便破壞那些規矩，所以只有委屈你們了。」

百代財神富億點頭道：「原來如此。」做出一副恍然而悟的樣子，掩飾了他心裏的不自在。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但不知聖主要如何攷驗我們？何時可以開始？」

鄷都聖主道：「現在就可以進行攷驗了，你們跟老夫來吧！」

百代財神富億與一輪明月帥天心隨在鄷都聖主身後，進入了更下一層的石室，這裏他們沒有發現過，直到現在才知道，這豪華的地府宮室之中，比他們想像的面積還要大。

這間地下之地下石室，非常寬大，石頭桌子，石頭椅子，一切的物件都是石頭做的，既簡單又古樸，和上面宮室的那種豪華富麗的陳設比起來，何異天淵之別。

那些石器用具，都是平常日用品，看不出有什麼特別用途，更無法猜測，他將如何舉行攷驗。

其實，這根本用不着猜測，因爲鄷都聖主馬上就告訴他們，道：「老夫的攷驗方式有三種，我們是一種一種來，通過了

第一種，才能攷第二種……。」

一輪明月帥天心忽然插嘴問道：「通不過第一種呢？」

鄷都聖主道：「那就沒有攷第二種的資格了。」

百代財神富億道：「但不知第一種攷驗是什麼？」

鄷都聖主道：「心性。」

一輪明月帥天心一笑道：「我們兩人除了對『名』、『利』兩字稍微執着外，其他方面，聖主儘可放心。」

鄷都聖主道：「錯了，要眞是攷驗時，你說出這種話來，你已經沒有資格參加第二種攷驗了。」

百代財神富億一怔，道：「聖主您的意思是……」

鄷都聖主道：「你們將來繼承老夫大位之後，責任非輕，如果沒有過人的心性，豈能爲老夫的主張發揚光大，因此，你們兩人必需要有絕情滅性，六親不認的心性，才配繼承老夫的這份事業。」

一輪明月帥天心剛才一開口就說錯了話，這次可不敢再隨便開口了，目光一掠百代財神，百代財神富億輕咳一聲，接口道：「聖主說得是，譬如一個人想發財吧，那就要六親不認，心狠手辣，如果做不到這兩點，結果自己的財反而被別人發去了。」

鄷都聖主哈哈一笑道：「孺子可教，看來你眞是老夫最理想的繼承人，你不但有理想，有抱負，把老夫所要求的第二種攷驗內容也包括進去了。」

百代財神富億一怔，道：「聖主的第二種攷驗是什麼？」

鄷都聖主道：「就是你說的『心狠手辣』，老夫第一點所要求的『絕情滅性，六親不認』，那是你們心性上的修養，能知而不能行，有知等於無知，所以，一定要有『心狠手辣』的實際行動去配合，才能表裏一致……」

一輪明月帥天心一笑道：「我知道了，有些人嘴巴說得厲害，眞要做起來，却又這不敢，那不敢，結果，他是徒托空言，毫無用處，所以，一定要『心狠手辣』，才能說得到做得到，爲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

鄷都聖主點頭不迭地讚口道：「對！對！對！你也是大有希望的人才，一點就透，一透就能發揚光大，老夫沒有選錯你們。」

一輪明月帥天心開顏地笑道：「多謝聖主開導。」

百代財神富億道：「第三種攷驗又是什麼呢？」

鄷都聖主伸手指着一張圓面桌子道：「第三種攷驗，就是這張桌子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一臉迷惑之色，道：「這張桌子能攷驗什麼？」

鄷都聖主道：「這張桌子能飛速旋轉，只要你們躺在這桌子上，能接受三千次旋轉，而不昏迷過去，就大功告成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一笑，道：「這倒沒有什麼！」說來也實在眞的沒有什麼，一個武林高手，練了一身超凡絕俗的武功，誰也不會把它放在眼裏。

鄷都聖主臉上飛快的掠過一道神秘的微笑，但沒有說什麼話。

百代財神富億忽然一指腰中那根「二相衆生索」道：「請問聖主，我們身上這根『二相衆生索』，不知什麼時候可以除去？」

鄷都聖主道：「你們通過三項攷驗之後，就可以除去了！」

百代財神富億吁了一口長氣，自言自語地道：「這可好了，以後就可自由自在了……」

話聲微微一頓，起坐一抱雙拳，道：「我們準備好了，請聖主吩咐攷驗第一項吧。」

鄷都聖主微微一笑道：「第一項不用攷了，你們都已通過了。」

一輪明月帥天心又驚又喜的道：「我們通過了！」

鄷都聖主點頭道：「你們通過了，剛才的談話，老夫認爲你們已經通過了。」

百代財神富億隱藏心中的欣喜，肅然道：「請進行第二項攷驗。」

鄷都聖主對百代財神富億這種冷肅的態度，非常欣賞，連連點頭道：「好！好！好！現在就開始第二項攷驗，你們注意聽了。」

話聲一頓，目光轉厲，凝注在他們臉上，冷聲道：「你們就以『絕情滅性，心黑手辣』八個字爲題，擬訂一個方案說出來！」

一輪明月帥天心雙眉一緊，作難地道：「這……」

百代財神富億道：「我倒有了。」

鄷都聖主道：「好！先聽你的。」

百代財神富億「咳！咳！咳！」清理了一下喉嚨，道：「聖主剛才說過，我們將來就是您的繼承人，那話的意思就是說，將來聖主百年之後，我們就是這裏的主宰了，就事論事，那遠景還是在『將來』，但，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將來』究竟如何，誰也不能保證，誰也不能把握，所以，在我們的立場，爲恐『夜長夢多』起見，最理想的擬案是『打鐵趁熱』，現在就請聖主將大位傳給我們，我們尊奉聖主爲太上聖主，聖主也好樂享天年，過幾年閒適生活。」

鄷都聖主笑了一笑道：「好！好！好！你們的想法，應當如此，只是老夫現在無意將權位交給你們，你們又將如何達到目的？」

百代財神富億沉吟着道：「這……這……我們兩人合起來聯手强迫聖主，只怕也不是聖主的對手……。」

鄷都聖主笑了笑，道：「深思熟慮後而動，不打沒有把握的仗，這是最高的原則……。」

驀地，一輪明月帥天心叫道：「我有了！」

鄷都聖主轉頭問道：「你有什麼？」

一輪明月帥天心道：「待機而動，乘虛而入。」

鄷都聖主哈哈一笑道：「在這裏，你們不會有機會偷襲……？」

詎料一語未了，一股奇强無比的大力金剛指力，直向他腰眼穴上一擊而下，鄷都聖主雖然一身功力超凡入聖，天下罕有敵手，可是大力金剛指力非同凡响，又在

他心無防備之下，乘虛而入，他就是鐵打的身子，銅澆的軀體也承受不住。

只見他牙齒一咧，「哎喲！」的叫了一聲……

百代財神富億與一輪明月帥天心可眞够得上「心狠手辣」四字，一招得手之下，兩人四手齊出，快如閃電驚虹，同時落在他身上，又加點了他四處穴道，完全消除了他的戰力。

鄷都聖主先是一楞，接着一驚道：「你們要怎樣？難道眞向老夫下此毒手？」

一輪明月帥天心哈哈大笑道：「你這不是廢話，我們要是放過了你，不是不合格了麼？」

鄷都聖主怔了一怔，完全明白了過來，嘆了一口長氣，道：「老夫一生唯謹愼，想不到八十老娘倒繃孩兒，落在你們二個小子手中……這可是那天字第一號的計謀？」

百代財神富億搖了一搖頭，笑道：「不是，我們不會與虎謀皮的！」

鄷都聖主愕然道：「那你們……。」

一輪明月帥天心一挺胸膛，道：「天山！」

「天山」只是兩個字，沒有明確的意義，但聽在鄷都聖主耳中，却是像被毒蛇咬了一口似的臉色一變，變得血色全無，蒼白如紙的低下了頭，輕輕的自言自語地道：「想不到，想不到……。」

猛然一抬頭，望着百代財神富億與一輪明月帥天心一臉迷惑之色，囁囁嚅嚅地道：「難道你們不是百代財神與一輪明月本人？」

一輪明月帥天心點頭道：「你猜對了，在下黃文種，並不是什麼一輪明月帥天心。」

百代財神富億迎着鄷都聖主轉過來的目光，一笑道：「在下張靖宇，也不是什麼百代財神……。」

鄷都聖主全身猛然一震，張大着眼睛，驚愕地道：「兩位可是江湖上傳言的『環宇雙星』？」

黃文種微微一笑道：「『環宇雙星』，那是江湖朋友的謬愛，區區二人實在愧不敢當。」

鄷都聖主暗嘆一聲，忖道：「這兩個討厭的東西，專愛管人家閒事，這次只怕凶多吉少了……」目光隨着心念而流轉，忽然定在「二相衆生索」上，心念一轉，泛起一片喜色，又忖道：「他們兩人雖然傳言是二位出奇的硬漢，看他們竟然無法脫出『二相衆生索』，顯然，名利之心仍熾，尚不能超然物外，只要他們有這弱點，老夫就有機會了……。」

一念未了，黃文種笑道：「張兄，你看他眼珠轉動，不知在打什麼主意。」

張靖宇劍眉一揚道：「他在看我們身上這根『二相衆生索』哩！想必正在這上面想辦法。」

鄷都聖主被張靖宇一言道破心計，心中一虛，趕忙收回目光，望着自己脚尖。

黃文種話聲一正，道：「咱們不必調侃他了，就給他一個明白吧。」

張靖宇點頭道：「黃兄說得是！」右手向腰中一插一收，便把那根「二相衆生索」拉得節節寸斷，散落地上。

同時，黃文種也依樣動作，把自己腰中，「二相衆生索」拉得粉碎。

這太不尋常了，鄷都聖主看得一怔，道：「這『二相衆生索』是假的。」

張靖宇搖了一搖頭，笑道：「貨眞價實的『二相衆生索』，一點不假。」

鄷都聖主道：「那……」

張靖宇道：「因爲我們心中沒有名利之慾，所以這名枷利鎖困不住我們。」

黃文種接着道：「我們勇往直前，爲的只是一個『正義』，義之所在，生死不計，你們鬧得太不成話了，搜括盡了天下珍奇財物不算，還暗中廣佈眼綫，製造紛端，意圖魚肉天下，眞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我們找了來……。」

鄷都聖主截口道：「兩位有什麼條件，儘可直言提出，老夫無不首肯。」

黃文種笑道：「我們沒有什麼條件，只想請你自己試試那『回天再造輪』。」

鄷都聖主嚇得臉色一青，道：「老夫年紀大了，請兩位饒了老夫這條老命。」

張靖宇道：「你儘可放心，你對我們很有用處，所以我們絕不會傷害你。」

別看鄷都聖主表面上始終裝着一副笑臉，其實他笑臉之後的眞面目，才叫人害怕哩！這就是所謂的「笑裏藏刀」，現在他面對着黃文種與張靖宇那種和易的態度，心裏是一百個不相信他們不會傷害他，舉着一雙迷惑的眼色望着他們，怯怯地道：「你們眞的不是整老夫麼？」

黃文種道：「解鈴人，還是繫鈴人，現在，我們只是驅去你心中的『心魔』，以後，還得仰仗你啦！」

鄷都聖主更是不明白了，張目問道：「你們還要仰仗老夫？」

張靖宇點了一點頭道：「正是，到時候你就會知道，現在恕不解釋了。」

話聲一落，倏的一伸手，出指點了鄷都聖主昏穴，鄷都聖主頭一垂，就人事不知了。

黃文種與張靖宇對那張號稱「回天再造輪」的石桌子，似乎早有研究，當下他們兩人話都沒有說一句，便卽時動手，一人抬頭，一人抬脚，把鄷都聖主抬放在那張石桌子上，接着伸手向桌子底下一摸，摸出五根皮帶，分別扣在鄷都聖主四肢和腰部着力之處。

綁好鄷都聖主，張靖宇一落掌，拍開了鄷都聖主昏穴，當他將醒未醒之際，黃文種一脚踏在桌子座上，那桌子一震，便緩緩的旋轉起來。

敢情，那桌子內藏機關設置，不需人力推動。

那桌子由緩而快，越轉越快，最後快得只見一團光圈，看不清人影了。

當然，所謂看不清人影，只是對一般人而言，黃文種與張靖宇他們這類身具罕絕奇功的人，又當別論了，他們注目一照之下，不但看得清鄷都聖主人影，就是他臉上的神色變化，也無不看得一淸二楚。

鄷都聖主的臉色，最初是一片蒼白，接着又變成一片血紅，繼之，時白時紅，不停的變化着，當他的臉色變到第九次時，黃文種擧腿一脚，又踢在桌座上，桌子便漸漸的停止了旋轉。

張靖宇忽然大喝一聲：「出手！」

他們兩人同時出手，落指如飛，點了鄷都聖主前身二十四大主穴。

他們動作奇快，指落指收，不過是一閃而過，就這樣，他們兩人已是一身大汗，隱聞喘息之聲了。

他們兩人神情都顯得有點緊張，目光一瞬不瞬的凝注在鄷都聖主臉上。

過了片刻，鄷都聖主的臉色忽然冒起一股青烟，緩緩脫體而起，消失不見。

鄷都聖主的臉色隨着烟的消逝，而漸漸的恢復了正常。

張靖宇與黃文種同時吁了一口長氣，把緊張的心情鬆弛了下來。

張靖宇伸手在鄷都聖主身上拍了幾掌道：「他身內那一股子邪說歪念，都已被離震之力排出去了，現在他心中是一片空虛，黃兄，你可以開始向他注入天人正道了。」

黃文種一點頭道：「張兄說得是，現在正是時候了。」

說着，只見他臉色一肅，俯身向前，向着鄷都聖主耳邊朗聲道：「信義，和平，博愛，自由八個字，是你今後爲人處世之道，你要牢記心中，永守不渝。」

說話不多，注足了眞力，字字金聲玉振，扣人心弦，鄷都聖主人在虛空飄渺之中，仍然震得一字一顫。

黃文種說完那幾個字，又出了一身大汗，消耗眞力極大。

張靖宇緩緩的道：「算是成功了一半，我們可以調息一下了。」退身坐在一張椅子上，閉目調息起來。

黃文種坐在張靖宇對面一張椅子上，運功自調。

石室之內，頓時變得一片寂靜。

靜靜的時光，溜去了一個多時辰，張靖宇與黃文種仍在運功調息中，但躺在石桌上的鄷都聖主却雙目一動，睜開了眼簾，兩道暗光像明星一樣，掃射了全室一眼，最後落在張靖宇與黃文種身上，隨之全身微微一震。

他楞了一楞，忽然一挺身坐了起來，他起勢一坐，那綁在身上的皮帶，節節寸斷，散落一桌。

他微一拉腿，就下了石桌，走向黃文種與張靖宇二人，他嘴角噙着一種神秘的微笑，不知他意欲何爲？

他身形移動之下，聲息全無，如果不是身具人形，簡直就是一個鬼魅。

他繞着張靖宇與黃文種四週遊走了一圈，接着點頭一嘆，背起雙手，微微仰頭，望着灰白色的室頂，想起了心事。

同時，黃文種與張靖宇倏地雙目一睜，神光如電的交換了一眼，面帶微笑的緩緩站了起來。

敢情，他們兩個人也早已調息好了，聲色不動的坐在那裏，乃是靜觀鄷都聖主醒來後的反應情形。

鄷都聖主的反應，太使人滿意了，他們不由得暗暗吁了一口長氣，放落了心中一塊石頭。

黃文種與張靖宇的動作本也輕微得沒有一點聲息，却仍未能瞞得過鄷都聖主的耳目，只見他微一斂神，身形倏的一轉，抱起雙拳，含笑道：「多謝兩位老弟，驅我心魔，脫我於苦海，老朽有謝了。」

黃文種與張靖宇肅然還禮，道：「那裏！那裏！這都是老前輩夙具善根，才能一擧成功，區區微勞，何謝之有。」

鄷都聖主長嘆一聲道：「七十一年黃粱夢，老朽如今是大澈大悟了，回首前塵往事，老朽深感滿手血腥。罪大惡極，不勝惶恐，悔恨之至，兩位老弟，不惜身犯萬難，千里迢迢而來，想必有以敎我，老朽是洗耳恭聽，但憑吩咐。」

鄷都聖主的名號，雖然不爲世人所熟悉，但凡是知道他的人，對他莫不畏忌萬分，公認他是自古以來首屈一指的大惡魔，想不到他被黃文種與張靖宇放在「回天再造輪」上一轉，除去「心魔」之後，居然完全變了一個人。

黃文種與張靖宇早經異人指點，知道鄷都聖主這種改變，絕不是裝僞做作，而是因爲「心魔」驅除之後，恢復了一個人應有的人性。

當下，黃文種與張靖宇一齊欠身道：「老前輩太言重了，指敎不敢，但請老前輩恢復武林正義，爲蒼天賜福。」

鄷都聖主面現悲慼之色，長號一聲，道：「慚愧！慚愧！老夫眞慚愧死了，老夫怎會做出這種惡事來，遺臭萬年，老夫眞慚愧死了。」

張靖宇道：「老前輩誤入岐途，被『心魔』所制，心不由己，過去的事，也不用過份難過了，還是先把你所有手下的人性恢復過來，然後再慢慢安置他們吧。」

鄷都聖主搖頭一嘆，道：「老夫手下，說多不多，說少不少，全數約有十萬八千之衆，而且，分散極廣，佈滿普天之下，要把他們集中起來，恢復人性，談何容易，何況，老夫也不知道如何可以恢復他們的人性。」

黃文種道：「用這『回天再造輪』是有效方法之一，只是太耗內力了，千百十個人還可以，人數一多，就無法施爲。」

張靖宇道：「我想老前輩手下心性邪惡與生俱來之人，爲數不會太多吧？」

鄷都聖主點了一點頭道：「眞正生具惡性之人，不過十之一二而已。」

張靖宇道：「那麼那些本性善良之人，又怎會改變心性呢？」

鄷都聖主道：「那是因爲吃了老夫一道聖符之故，所以他們的心性都變了。」

黃文種道：「常言道：『繫鈴還是解鈴人』，老前輩一道聖符，能使他們心性入魔，……」

語聲未了，鄷都聖主已是明白了黃文種意思，搖頭截口道：「老夫只知照方抓藥，遵法施爲，畫符害人，至於解除他們的心魔禁制的方法，老夫却是不知……」

話聲微微一頓，自覺言未盡意，不待黃文種追問，接着又解釋道：「老朽那畫符之法，是祖師爺傳下來，胡畫一通，居然其效如神，老夫也不知其所以然。」

張靖宇雙眉一皺道：「一張鬼畫符，怎會有如此神效，那眞匪夷所思了。」

黃文種凝目深思有頃道：「隨便用什麼東西畫的符都有效麼？」

鄷都聖主道：「那倒不是的，紙筆可以隨便用，但畫符用的墨水，却非用『血玉娃娃』腹中之血水不可。」

黃文種一拍大腿道：「是了，問題一

定是出在那血水之上。」

鄷都聖主恍然地道：「黃老弟言之有理，問題一定在那血水上。」

張靖宇道：「那血水能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麼？」

鄷都聖主道：「血水用完之後，加些清水進去就成了。」

張靖宇道：「那毛病出在血玉娃娃身上。」

鄷都聖主道：「老弟所見有理。但這點是病因，用什麼方法消除他們的『心魔』呢？」

張靖宇望着黃文種道：「這個……」

黃文種點了一點頭道：「看來只有去請教他老人家了。」

鄷都聖主心中極想知道他們所說的人是誰，欲言又止的輕嘆一聲，知趣的沒有追問下去。

這時，黃文種一轉頭道：「老前輩可知武林中有一位『三齊老人』？」

鄷都聖主「啊！」一聲，道：「你們說的是他老人家，我當然知道，他老人家原是我們的生死對頭，唯一尅星，你們去找他老人家準錯不了。」

張靖宇道：「老前輩可願將那血玉娃娃相送？」

鄷都聖主道：「可以，可以，當然可以。兩位什麼時候要？……」

話聲方來，石室中光綫忽然暗了三暗，鄷都聖主道：「聖殿有緊急訊號傳來，我們出去看看，他們有什麼事？」

黃文種與張靖宇隨着鄷都聖主忽忽出了石室，經過一條通道，進入了一間較小的石室，那石室中間有一尊坐着的神像。

黃文種與張靖宇認得那神像就是那座能發人言的神像，只見鄷都聖主身子一伏，鑽入坐像之下消失不見，接着只聽那聖像道：「老朽上去了，兩位請稍候。」

話聲一落，那聖像連座帶人緩緩向上升起，穿過室頂而去。

黃文種與張靖宇留在那小石室之內，對上面的談話，任你施展捕音神功，也是無聽無聞，不知他們在討論些什麼？

大約過了半頓飯時，才見鄷都聖主的神座緩緩落了下來。

黃文種迫不及待的問道：「老前輩，有什麼事？」

他問話的聲音不算小，可是鄷都聖主沒有回聲。

黃文種緊接着又叫了一聲，道：「老前輩……。」

張靖宇驚叫一聲，截斷了黃文種的話聲，道：「不好，他已經被人害死了，你看，那神座下面不正在淌着化骨屍水！」

一經叫破，黃文種也看出情形不對，兩人臉色一變，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半天說不出話來。

他們空費了一片苦心，擒賊擒王，把鄷都聖主的人性恢復回來，本待恃仗他的力量，一舉澄清宇宙，想不到事與願違，鄷都聖主竟被人害死了。

鄷都聖主確是被人害死了，神像裏面還有他的衣飾和尚未化盡的屍體，因爲那神像整個鋼鐵鑄的，除了神座下面，別無出入孔道，外面想換一個人進去，那絕無可能，因此，可以斷言，死者就是鄷都聖主。

黃文種與張靖宇這時心理上所產生的失望，可想而知，一步之差，不但自己個人白費了一番心力，白吃了無數的苦水，更辜負了武林同道的期望與三齊老人的指點。

他們二人，眞難過到了極點，也沮喪到了極點，一陣自怨自艾之後，黃文種首先長嘆了一聲，抬起頭道：「鄷都聖主一死，我們如何是好？……」

驀地，飄來一道空蕩的聲音接口道：「鄷都聖主不死，你們更不得了。」

張靖宇與黃文種齊皆一震，異口同聲喝道：「誰？」

「兩位不必問我是誰，只要能相信老夫的話，兩位仍有回天之力。」聲音空空蕩蕩的，這間屋子就只那麼大小，憑他們那身出類拔萃的功力，竟然聽不出那聲音來自何方，發自何處，這位暗中人，太不簡單了。

黃文種暗暗一皺眉頭，道：「要我們相信老前輩不難，但希望老前輩多少給我們一份瞭解。」

那聲音道：「你們要瞭解什麼？」

「你老前輩的身份和立場。」張靖宇接口說出了他們的心意。

那聲音道：「老夫立場和你們相同，老夫的身份在這裏微不足道，但有一點可以告訴你們，老夫在這裏住了將近一甲子。所知道的內情，比鄷都聖主還要多。」

黃文種和張靖宇大喜過望，「啊！」了一聲道：「好極了。」

那聲音道：「兩位不要高興太早！」

張靖宇一怔，問道：「爲什麼？難道你……。」

那聲音道：「問題不在老夫，主要還在你們自己。」

「在我們！我們志在不成功即成仁，義無反顧，老前輩這話叫人好不明白？」黃文種道。

那聲音道：「這一點，老夫知道你們不會有問題，問題的主旨是你們對老夫要有堅定不移的信心，老夫叫你們做什麼，你們就毫不猶豫的做什麼，極力爭取主動，否則，你們終將被惡運擺佈，成爲鄷都聖主第二。」

張靖宇心弦一緊道：「這個問題太重大了，可容我們冷靜的孜慮一下？」

那聲音道：「理當如此，否則，你們答應得太輕率，老夫也不會相信你們。」

張靖宇不願自己與黃文種的商量，被那暗中人知道，於是施展傳音神功與黃文種交談道：「黃兄，你的意見如何？」

黃文種道：「在目前處境之下，我們最壞的命運，一是死亡，一是被迫成爲鄷都聖主第二，死亡一事，你我是當然不在心上，怕就怕事情逼到最後，心中入魔，成了鄷都聖主第二，那才糟糕，所以整個的關鍵，乃是那人可不可信？能不能信，你對識人有過人之明，請你主張好了。」

張靖宇沉思了一陣，道：「目前我們別無選擇，只有相信他，不過我們心理上要時時提高警覺，一旦發覺情勢有異，便速即自行了斷，以不落入他們手中爲原則，不知黃兄你以爲如何？」

黃文種道：「張兄所見甚是，我們就這樣辦。」

張靖宇輕呼一聲道：「老前輩，我們已經商量好了，決定絕對遵從老前輩指示行事。」

暗中人發出一聲輕快的笑聲，道：「兩位的決定，乃是明智之舉……。」

話聲未了，黃文種忽然截口道：「不過晚輩有一請求，爲滿足好奇之念，不免有所請教，那時尚望老前輩不要誤會。」

那聲音道：「老夫不是故弄玄虛的人，老夫也更希望將我所知道的一切情形告訴你們，只要時間許可，老夫不會叫你們失望，當時機緊迫時，你們可要瞭解老夫的決斷。」

黃文種說道：「好，我們就此一言爲定。」

那聲音道：「老夫知道你們心中現在就有一個疑團，懷疑鄷都聖主之死，怎會對你們反有好處……」

他這話眞說到了黃文種與張靖宇心坎裏，他們這時心裏，可不正有這種想法。

那聲音停了一停，接着道：「那『回天再造輪』固然可以驅除一個人的『心魔』，你們可不知道這尊神像裏面，更有着無窮奧秘，凡人一入那神像之內，便又『心魔』侵入，滿腦子邪念，剛才那鄷都聖主就已在那神像之內，心不由己的發出了好幾道命令，不久天下更將大亂了，經此一來，那鄷都聖主已恢復的人性，又蕩然無存了，老夫如果不將他置於死地，你們便不會再有機會了。」

幾句話交待得清清楚楚，黃文種與張靖宇疑團盡釋，但，張靖宇心中一動，不由得又問道：「那鄷都聖主難道不知道那神像的邪惡？」

那聲音道：「他確實不知道，說來其中奧秘除了老夫外，只怕找不出第二個知道的人了，……現在，你們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毀了這神像！」

黃文種與張靖宇雙掌齊下，落在神像上，除了震得自己手掌生痛外，那神像還是好好的，毫髮無損。

那聲音道：「這神像外壳堅逾精鋼，寶刀寶刄都傷它不得，你們只要從座位放一把火進去，燒毀腹內邪惡設置就可。」

黃文種依言放了一把火在神像腹內，便聽從那聲音的指示，退了出來。

接着，他們又在那聲音指示之下，找到三十六粒烈火神彈，毀了三十六間內容奇奇怪怪的房間。

同時，他們也取得了那「血玉娃娃」，由黃文種揹在背上。

地下的房間差不多都被他們毀光了，但奇怪的是那烈火神彈發生的威力，完全是一種陰火，看不見火焰，也看不見烟霧，只是一種奇強無比的高熱，把一切東西摧毀。

他們依言施爲，最後，自己也退到了一處退無可退的石室，這時，那飄蕩的聲音也忽然消失不見了。

黃文種與張靖宇心中都有了上當的感覺，只差彼此沒有說出口來。

相對的苦笑，正待綻開的時候，那飄蕩的聲音又出現，道：「快按下室頂第七粒夜明珠。」

張靖宇聞聲出手，一指落在第七粒夜明珠之上。

那粒夜明珠向下一退，整個的石室也隨着向下落去，他們兩人立覺一陣天旋地轉，石室忽然震動了一下，停住了落勢。

接着，石門一開，隨着一股新鮮空氣的進入，眼前也大放光明，一道斜陽，正灑落在石室之外。

黃文種與張靖宇兩人心情一舒，幌身跳出石室，可是當他們跳出石室之後，心情不由得又沉重起來。

敢情，當前他們所見到的並不是什麼開闊的曠野，只是另一處可以接觸到天光的山隙。

那山隙兩壁高與天齊，插翅都飛不上去。

眼前另外呈現的一幅景像是八個殘廢老人，盤膝坐在一尊神像前面。

那尊神像的面容，正和他們毀去的那尊神像完全一樣。

那飄蕩的聲音忽然道：「快！把那八個老殘廢斬盡誅絕！」

黃文種與張靖宇見那八個老殘廢，其中六人每人身上，只有一隻手一隻脚和一隻眼睛一隻耳朶。

另外二人：一人是有眼睛沒有耳朶，有手沒有脚；一人是有耳朶沒有眼睛，有脚沒有手。

他們這八個殘廢人，都不是天生的殘廢，而是人爲的結果。

他們都是一批被世人遺忘了可憐人！

黃文種與張靖宇可都是頂天立地的仁義大俠，平時要他們殺一個放棄抵抗力的人都做不到，像這種根本就是殘廢的人，他們自是更狠不起心來。

他們兩人沒有猶豫，同時一搖頭道：「不，我們不能遵命。」

那聲音道：「你們眞是愚不可及，此時不下手，等他們收功醒來，你們就再沒有機會了。」

黃文種揚聲道：「老前輩不必多催，我們就是要向他們下手，也要等他們醒來後，公平的一戰。」

那聲音長嘆一聲，道：「婦人之仁，誤盡蒼生！」

黃文種道：「老前輩，你說錯了。」

那聲音道：「老夫錯在那裏？」

黃文種道：「這種行爲不應叫婦人之仁。」

那聲音道：「那叫什麼？」

黃文種道：「人獸之別，正邪之分，就在這一念之間。」

那聲音哈哈一笑道：「你倒說得很好聽，你可知道他們才眞正是這鄷都隱谷的首惡，你不見他們拱護的那神像不就是你們毀去的同一神像？」

張靖宇道：「不錯，我們也看得出那是同一神像，照說這尊神像也該毀去，不過，我們要毀也要毀得光明正大，所以我們不能偷襲出手。」

那聲音又是一聲哈哈大笑道：「好一個『光明正大』的少年人，你們再不出手，可就要抱恨終天了。」

那聲音笑得震人心弦，似有一股無形的壓力，壓迫得張靖宇與黃文種幾乎把握不住，被震得心神渙散。

同時，那大笑的聲音，也把那八個老

殘廢從入定中驚醒來，八個人，八隻眼睛，閃電般一同罩向黃文種與張靖宇二人身上。

那驚天動地的笑聲忽然一歛，就像刀斬了一樣，沒有留下一點尾聲，不知所在的消失了。

黃文種與張靖宇原已被那聲音笑得心神搖曳，幾乎難以自制，那笑聲一歛住，便長長吸了一口氣，準備和那八個老殘廢，一拚生死。

幌眼之下，只見那八個老殘廢原式不變的身形一動，排成一條橫綫，擋在黃文種和張靖宇身前。

他們還是那種坐息的姿式，只是，不再拱護着那神像而面向着黃文種張靖宇他們了，其移形換位之快，身形之速，就憑黃文種與張靖宇兩人的修為目力，竟然沒有看出他們是怎樣移動的。

他們八個人，人雖殘廢，那身功力的深厚，却實在叫人心驚目怵，自愧無力與他們抗衡。

張靖宇與黃文種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氣，深悔沒有聽從那聲音的話，先下手為强。

那八個老殘廢只是用冷酷的目光死死的盯在他們身上，但並沒有進一步的攻擊行動，也沒有任何一個人開口問黃文種他們一句話。

彼此對峙了相當久的時間，黃文種大喝一聲，道：「你們那位是為首的人，請表示身份，以便答話。」

那八個老殘廢對他的問話，置若罔聞，還是那老樣子，理也不理。

這是使人非常生氣的態度，但張靖宇與黃文種都沒有生氣，他們都有體諒別人的胸襟氣量。

黃文種接着又大喝一聲，道：「各位為什麼不說話？」

他們就是不說話，任你黃文種叫破了喉嚨也是不說話，不過這時那幾個有眼睛的人，睛神上有了非常複雜的變化，那種變化離奇得叫人看不出他們情緒的反應。

驀地，其中那位有眼睛有手，沒有耳朶沒有脚的人，身子向前一撞，雙手着地，倒豎蜻蜓的在地上舞動起來，他那舞動的姿勢，因為缺少雙腿，叫人看了，沒有絲毫美感，反之，倒使人心田之中興起一種悲傷苦味的感覺。

黃文種與張靖宇同情之心油然而生，覺得這批人太可憐了。

那舞動的人動作越來越快，快得成了一團光影，隨着那舞動人的動作，其他的人也漸漸激動起來，躍躍欲動。

張靖宇心神一震道：「黃兄，情形不對，快退！……」

話聲出口，人還沒有退出去，可是已經不必退了。

只見眼前人影一閃，根本快得不讓他們腦中發動抵抗的意念，他們便全身一麻，失去了抵抗之力，被那些老殘廢奇快無比的身法挾住了。

張靖宇與黃文種完全失去抵抗力，只有暗嘆一聲，閉起雙目，任由他們處置。

忽然，一聲悽厲的叫聲從張靖宇口中發了出來，黃文種舉目望去，只見張靖宇身上已經少了一條手臂，而那條被拉下來手臂，正被一位殘廢老人抱在懷中啃吃。

他們似乎都已忘記了黃文種，望也不望黃文種一眼了。

黃文種被這種慘無人道的景象，看得雙眼發赤，悲忿交集，不顧一切的大喝一聲，跳了起來，便向一位殘廢老人撲去。

奇怪，他的穴道原已被制，想不到居然被他心中潛在的力量把身子彈了四五尺遠，而且在那一彈之下，雙手雙腿的穴道，居然衝開了。

驀地，一股奇強絕倫的力道，迎着他的身子一捲，把他捲出一丈開外，那空蕩飄渺的聲音又出現在他耳邊道：「一錯不能再錯，還不與老夫住手。」

黃文種悲憤塡胸，大叫一聲，道：「老前輩，你……你為什麼狠得下心，袖手旁觀，不管我們的死活！」

那聲音嘆一聲道：「可惜老夫也是有心無力，你們不聽老夫的話，老夫又有什麼辦法？」

黃文種悲呼一聲道：「那是一批畜牲，我要替張靖宇報仇，老前輩，請你告訴我，我有什麼辦法對付他們？」

那聲音道：「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犧牲你背上那隻『血玉娃娃』，向他們打去。」

黃文種道：「好！」毫不加攷慮，就把背上血玉娃娃解下來，雙手一掄，打向那些老殘廢。

這又是一場慘烈無比的爭奪，別看他們都是缺手少腿五官不全的老殘廢，那股捨死忘生，只求達到目的的勁道，却比一個肢體完整的人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大家的功力都奇高無比，出手之下，不是沙飛石走，就是殘肢斷體，七個老殘廢的爭奪「血玉娃娃」結果，是七個人都倒下去了，誰也沒有得到「血玉娃娃」，「血玉娃娃」就直立在滿地屍體之中，放射着血色的紅光。

「拏來，把『血玉娃娃』拏過來！」是那很熟習的聲音，驚醒了黃文種幾乎將要痲木的神經。

黃文種震動了一下，舉目四望，仍然看不見那說話的人，心中激起一股不滿的情緒，哼！的一聲，道：「你到底是人是鬼，也該露面了，老躲在背後出主意，是什麼東西，結果把我的朋友都害死了。」

那聲音不以為忤的輕笑一聲道：「你們不聽老夫的指敎，怪得誰來。」

黃文種道：「就算我們見識不足，自己誤了事，你也該出手相助我們一臂之力呀！」那聲音嘆息一聲道：「黃大俠，你錯怪老夫了，你看老夫無目無手，如何帮得上忙。」

黃文種睜目四搜，仍不見那說話的人，心中惱怒大喝一聲道：「你在那裏？」

那聲音道：「你低頭看看，老夫不就坐在你眼前麼！」

黃文種一低頭，所見到的只是那沒有眼睛，沒有手，也沒有參加爭奪「血玉娃娃」的老殘廢。那是唯一僅存的老殘廢。

黃文種一怔道：「是你？」語氣裏充滿了不相信的意味。並未見到那老殘廢說話的動作，但那話聲已透入黃文種耳中道：「不錯，就是老夫。」

黃文種道：「你要『血玉娃娃』做什麼？」他一面口中發問，一面走向屍體之中，將「血玉娃娃」拾起抱在懷中，但並沒有馬上將它送給那老「殘廢」。

那老殘廢道：「有了這『血玉娃娃』，我們就可以為所欲為，獨霸天下了。」

黃文種嗤笑一聲，道：「我們？」

那老殘廢道：「不錯，就是我們兩個人。」

黃文種哈哈一笑道：「你眼不能見，獨霸了天下有何意味？」

那老殘廢道：「你可以代老夫的耳目，你更可以代替老夫享受一切。」

黃文種道：「享受的是我，你依然一無所得，為的是什麼？」

那老殘廢說道：「這個你就不必多問了。」

黃文種道：「如果我不呢？」

那老殘廢道：「你要是有種的話，只要你把『血玉娃娃』猛力向那神像砸去，便什麼都不要談了，不但你我將化為灰燼，就整個的酆都秘谷和天風谷都將從此永沉地下了！你有這個種麼？」

「我為什麼沒有這個種！」黃文種答話得快，出手得更加快，話聲剛出口，手中「血玉娃娃」便已向那神像打了出去。

他這種果敢迅速的決斷，大出人意料之外了。因此，那殘廢老人根本來不及制止，便見紅光一閃，「血玉娃娃」已和那神像撞在一起，接着，那神像轟然一聲，發出一道濃烟與一陣强烈無比的震撼，黃文種便覺自己的身子被抛了起來。

黃文種人被抛了起來，神智却是清醒無比，想到自己這迅雷不及掩耳的作為，不由心滿意足的哈哈大笑了起來……

「黃兄，黃兄……。」

黃文種覺得那聲音的熟習，極力睜開雙目，在烟霧中望去，目光所及，只見張靖宇好生生的站在他面前。

黃文種一楞道：「張兄你沒有死？」

張靖宇一楞，笑了起來道：「我幾時死了，黃兄，你不是在做夢吧！」

黃文種目光一收，這才眞的清醒過來，自己可不正躺在床上，一抹斜陽，正從窗口射進來，落在床前矮櫈上。

黃文種臉色一紅，口中也不住的連聲：「啊！啊！啊！」了起來。同時，心情也倏地沉重了起來！

（續完）

奇招絕技

倀鷄鳳的武功

蕙心

近代香山地方有兩個名拳師都是怪傑，一個稱做飯籮五，係乞丐身份，另外一個叫做胡老九，屬於江湖大盜，這兩個的武功都是非常出色，至於胡老九，擅長花拳六步，以及十三棍等武功，晚年無子，僅得一個掌珠，稱做阿鳳。阿鳳在六歲開始練武，到了十六歲就已經渾身武功，軟硬功都凌駕一般拳師之上，偏巧她生長得非常秀麗，恍如一朶活的牡丹花，有些拳師自命不凡，想追求她，她就先要對方落場較量，十居其九給她打倒，故此，她綽號叫做倀鷄鳳，表示她逢人就打，絕不留情。

有一年春季，剛剛度過了上元節，胡老九因事到廣州去，沙崙來了一個臉肉橫生的乞丐，年約四十歲，軀體雄偉，目露兇光，手中抓着一柄鐵乂，另有一個石欄杆，那個百欄杆從井邊拆下來的，重約二百公斤，他每天都在開市的時候走到墟場，按戶把石欄杆放在甚麼一間商店的門前，使人一出一入都要跨過它，那個商家因此受阻，迫於給他多少銀両，起碼有白銀一両，然後走開，那時顧客如雲，他靠這一招按戶取銀，等於變相的收租，連續三日，俱是如此，此事給倀鷄鳳知道，勃然大怒，便到沙崙找他。

在墟場之內，倀鷄鳳遠見有一堆人圍觀，走前一望，只見他已把石欄杆放在一間酒家的門前，她趨前說：「你一定是稱做石覇的乞丐了，伸手强乞，是欺負此地無人嗎？」

那個姓石的惡乞，看見阿鳳口出大言，知道對方一定有心踢盤，便不示弱，說：「我可以立刻走開，但要你能夠像我同樣的表演抛石鎖，我就離開此地。」

說完，他放下手中鋼乂，只用一隻手挽起石欄杆，向上一抛，那個石欄杆雖重達二百公斤，給他使勁一抛，却離地十多尺，然後跌下，他走前兩步，在石欄杆快要落地之際，伸手一抓，剛剛抓住，又再抛起，如是者一抛一接，經過三次，然後放下石欄杆，面不紅，氣不喘，石欄杆也沒有一次跌在地上，然後對阿鳳說：「我想你做的就是這種表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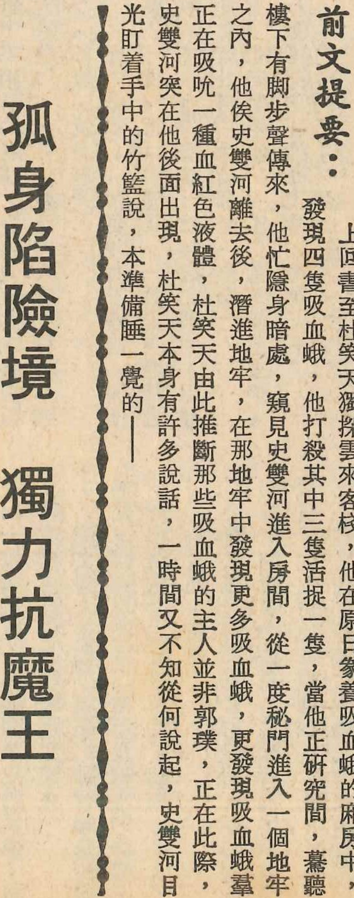
倀鷄鳳聽了，哈哈大笑，說：「如此表演有甚麼好看呢？讓我弄點好看的花樣給你看！」

說完，她挽起石欄杆向空中一抛，使它離地二十多尺，然後飛身躍登屋瓦，以倒捲珠簾的狀態出現，用兩脚勾住屋簷，身體垂下來，然後伸手一接，抓住石欄杆，使它不要跌下，做了這種表演，她翻身落地，仍然抓住石欄杆，就算那個惡乞看了也覺得對方確實比他高了一籌，面目無光。

惡乞自知不敵，但仍要講面子，對她說：「我的鋼乂，就是命根，如果你勝得過它，我就走開，任由你要那一種武器接戰。」

阿鳳憤然說：「我空手跟你搏鬥好了，隨便施展絕招。」

惡乞此時便不多說，手持鋼乂，盤步而上，一連展開幾個攻勢，竟用刺虎之法把乂向前一推，點向她的面前，然後順勢向她的小腹刺下，殊不料阿鳳側身閃避，雙手抓住鋼乂的頭，跟他爭奪，惡丐大吃一驚，使勁去拉鋼乂，阿鳳那時順勢鬆手，這傢伙就連人帶乂跌到一丈過外，在場的人看了齊聲發笑，他不敢再留，抓住鋼乂，狼狽逃走，留下石欄杆也不要了，此事傳出，倀鷄鳳的大名就不脛而走，後來胡老九返鄉，獲悉此事，勸告她千萬不要跟江湖上的乞丐黑道之流結怨，自尋煩惱。原因是那些人陰險毒辣，防不勝防。



驚魂六記故事之二

吸血蛾

古龍·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杜笑天獨探雲來客棧，他在原日豢養吸血蛾的廂房中，發現四隻吸血蛾，他打殺其中三隻活捉一隻，當他正研究間，驀聽樓下有脚步聲傳來，他忙隱身暗處，窺見史雙河進入房間，從一度秘門進入一個地牢之內，他俟史雙河離去後，潛進地牢，在那地牢中發現更多吸血蛾，更發現吸血蛾羣正在吸吮一種血紅色液體，杜笑天由此推斷那些吸血蛾的主人並非郭璞，正在此際，史雙河突在他後面出現，杜笑天本身有許多說話，一時間又不知從何說起，史雙河目光盯着手中的竹籃說，本準備睡一覺的——

孤身陷險境　獨力抗魔王

杜笑天隨口道：「這麼早，你就睡覺了。」

史雙河笑道：「早睡身體好。」

杜笑天道：「你什麼時候開始關心自己的身體？」

史雙河道：「不是現在。」

杜笑天道：「何以你不睡。」

史雙河道：「睡不着怎樣睡？」

杜笑天道：「你有什麼心事。」

史雙河道：「什麼心事也沒有。」

杜笑天道：「那麼是什麼原因令你睡不着？」

史雙河道：「我那些寶貝吵得實在太厲害。」

杜笑天道：「你是說那些吸血蛾？」

史雙河道：「正是。」

杜笑天追問道：「是你的寶貝，還是郭璞的寶貝？」

史雙河反問道：「難道你沒有聽清楚我的說話？」

杜笑天閉上嘴巴。

他聽的非常清楚。

史雙河繼續他的說話，道：「到現在，你應該知道我才是那些吸血蛾的主人的了。」

杜笑天茫然點頭，忽說道：「你是否

可以回答我幾個問題。」

史雙河不假思索，道：「可以。」

杜笑天却沉默了下去，亦是不知道那裏問起的好。

史雙河給他提示，道：「你是否已經知道我那些寶貝爲什麼吵得那麼厲害？」

杜笑天道：「爲什麼？」

史雙河却回問道：「依你看，一個人大多數在什麼時候脾氣最不好？最沒有耐性，吵得最厲害？」

杜笑天道：「肚子餓的時候。」

史雙河道：「蛾也是一樣。」

杜笑天道：「你忘記了給他們補充食物。」

史雙河道：「這幾天我實在太忙。」

杜笑天道：「忙着幹什麼？」

史雙河道：「這個問題你可以不可以等一會才問我？」

杜笑天道：「爲什麼要等一會？」

史雙河道：「我方才要說的還沒有說完。」

杜笑天歎了一口氣，轉回話題道：「你那些寶貝的耐性其實也不錯的了。」

史雙河道：「哦。」

杜笑天道：「換轉是我，相信絕不會等到現在才吵鬧。」

史雙河說道：「牠們並不是現在才開始吵鬧，只不過這幾天我都是晝伏夜出，回來的時候都是倦得要命，一躺下就睡着了。」

杜笑天道：「今天却是例外？」

史雙河道：「只是今天例外。」

杜笑天道：「所以你才省起已經有好幾天沒有給牠們食物。」

史雙河道：「其實我早已在地牢之內存放了足够的食物，只不過幾天下來，變的不新鮮罷了。」

杜笑天奇怪地道：「牠們也會揀飲擇食？」

史雙河道：「與人一樣。」

杜笑天搖搖頭，道：「這種東西實在奇怪。」

他連隨問史雙河：「牠們的食物難道就是後院那種花樹的花葉？」

史雙河道：「正是。」

他的目光又落在那個竹籃之上，道：「我本來打算採滿這個竹籃。」

杜笑天這才留意到那個竹籃的花葉，不過半滿，信口問道：「爲什麼你不採滿它？」

史雙河道：「因爲我正在採摘花葉的時候，突然有幾隻吸血蛾飛來。」

杜笑天道：「這有什麼關係？」

史雙河道：「你知道的了，牠們本來是瀟湘山林間的野生動物，生命力極强，與其他蛾類迥異，不大畏陽光，大白天一樣到處飛翔，即使被關起來，只要還有飛翔的餘地每天也總要飛翔相當時候．非到疲倦不肯罷休。」

他一頓，又說道：「牠們雖然是野生動物，經過我長時間的訓練，已懂得服從我的命令，是以地牢的門戶儘管大開，如果沒有突然的事物驚動牠們，絕不會飛出外間。」

杜笑天道：「是麼？」

史雙河頷首道：「是以我立即知道有人偷進地牢。」

杜笑天道：「你怎知道一定是人，不是老鼠。」

史雙河道：「地牢的入口我放置了一種蛇鼠辟易的藥物。」

杜笑天道：「蛇鼠辟易的藥物對其他的動物未必有效。」

史雙河沒有否認。

杜笑天道：「闖進地牢的也許只是一隻貓，一條狗。」

史雙河道：「我這裏並沒有養着這兩種動物。」

杜笑天道：「附近的人家一定有。」

史雙河道：「當然有，沒有貓狗怎算得是鄉村地方？」

他忽然一笑，道：「縱然眞的是貓狗偷進去，我也要回來一看才放心。」

杜笑天又歎了一口氣。

史雙河笑着又道：「不回來一看，又怎能知道偷進去的是貓狗還是人？」

杜笑天又嘆了一口氣，道：「由始至終我都非常小心，完全沒有意思驚動牠們，也根本不打算驚動牠們。」

史雙河道：「我知道你一定非常的小心。」

杜笑天說道：「牠們的胆子却未免太小，我不過伸手準備去蘸一點桌子上那些鮮血的液體，看看是什麼東西，誰知道就嚇了牠們一跳，竟然還有些一口氣逃出牢外。」

史雙河道：「難道你起初沒有看見牠們伏在桌面上？」

杜笑天道：「沒有。」

史雙河道：「你的眼睛不是一直都很好。」

杜笑天道：「牠們的顏色與那張桌子的顏色却實在太相似。」

史雙河道：「在瀟湘的山林間，牠們原就是喜歡停留在與牠們同樣顏色的東西之上，因爲牠們並沒有足够的能力來抵抗敵人的侵犯，只好就用這種方法來掩飾自己的存在，藉此來迷惑敵人的眼睛，保護自己的生命安全。」

杜笑天忍不住問道：「牠們口中的牙齒，吸管不是厲害的武器？」

史雙河又笑。

這一次他的笑容顯得非常詭異。

他笑道：「你以爲牠們眞的能够噬肉吸血？」

杜笑天道：「難道不是？」

史雙河只笑不答，轉問道：「你突然走來這裏幹什麼？」

杜笑天道：「偵查你的秘密。」

史雙河道：「我的秘密？」

杜笑天點頭道：「也就是吸血蛾的秘密。」

史雙河道：「你什麼時候開始懷疑我與那些吸血蛾有關係？」

杜笑天道：「早已開始。」

史雙河道：「早到什麼時候？」

杜笑天道：「第一次進入這個地方，我就已對你生疑。」

史雙河驚訝的道：「莫非我一開始就露出了破綻？」

杜笑天點頭。

史雙河追問道：「是什麼破綻？」

杜笑天回答不出來。

史雙河望着他，忽然搖頭歎息起來。

杜笑天看見奇怪，詫聲問道：「什麼事這樣感慨？」

史雙河歎息道：「你本來是一個老實人，現在怎麼變得如此狡猾？」

杜笑天佯作一怔。

史雙河的目光凝結在杜笑天的面上，道：「看你的樣子，倒像是並無其事。」

杜笑天彷彿聽不懂史雙河的說話。

史雙河接道：「只可惜你的表情雖然十足，說謊的本領還未到家。」

杜笑天仍然怔在那裏。

史雙河繼續他的說話，道：「一個眞正懂得說謊的人，先必騙倒自己才騙別人，連自己都騙不倒的謊話，又怎能騙倒別人？」

他好像担心杜笑天不明白，連隨解釋道：「這個意思其實是，出口的說話自己第一個必須先相信，說起來這個似乎簡單，其實也並不簡單。」

杜笑天道：「哦？」

史雙河道：「因爲並非口說相信就可以，那些說話必須能够將自己說服。」

杜笑天笑道：「自己的說話自己相信不相信與別人相信不相信也有關係？」

史雙河道：「大有關係。」

杜笑天道：「我自己相信不相信，只有我自己清楚，除非說了出來，否則，誰知道？」

史雙河忽問道：「你有沒有朋友？」

杜笑天道：「有，有很多。」

史雙河又問道：「知己朋友？」

杜笑天道：「也有。」

史雙河道：「怎樣才是知己朋友你是知道的了。」

杜笑天點頭。

史雙河道：「你是否說謊，他們是否能够聽得出來？看得出來？」

杜笑天道：「也許能够。」

他連隨又一笑，道：「你却不是我的知己朋友。」

史雙河道：「方才你那番說話不必知己朋友，即使普通朋友也可以聽得出你是在說謊。」

杜笑天一怔，道：「爲什麼？」

史雙河道：「你性子怎樣，對你只要稍爲注意的朋友，相信都不難知道。」

他一頓才接下去，道：「以你的性子，如果一開始便已有所發現，又豈會等到現在才來調查？」

杜笑天沒有回答，上上下下的打量了史雙河幾遍，突然這樣說道：「你我以前並不是朋友，普通朋友也不是。」

史雙河沒有作聲。

杜笑天道：「我的性子怎樣你却如此的清楚，實在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史雙河道：「奇怪的事情，豈祇這一件。」

杜笑天道：「哦？」

史雙河道：「我還知道你一向喜歡獨來獨往，這一次祇是一個人到來。」

杜笑天心頭一凜，神色仍能够保持鎭定，淡笑道：「不錯我一向喜歡獨來獨往，這一次却是例外。」

史雙河道：「是麼？」

杜笑天道：「明知一踏入這裏，不難就招致殺身之禍，以我這樣小心的人，又豈會不有所防備？」

史雙河忽的又一笑，道：「縱然你所說的是事實，我也不會放你離開的了。」

這句話說完，史雙河的脚步就開始移動。

一步，兩步——

杜笑天瞪着史雙河向自己走來，一步一驚心。

兩步跨出，史雙河突然又停了下來。

在他後面那扇地牢的門戶即時關閉！

毫無聲息的自動關閉！

門後也是被漆成牆壁一樣。

整個地牢變成了一片天空，深藍的天空，深夜的天空。

明月一樣的壁燈彷彿又明亮了幾分。

兩人就像是置身在深夜月下的荒郊。

× × ×

冷月凄迷。

如此深夜荒郊却並不靜寂。

一大羣吸血蛾仍繞着明月一樣的壁燈飛舞，「霎霎」的撲翅聲就像是魔鬼的笑聲。

血紅的蛾眼，碧綠的蛾翅，燈光下閃爍着紅綠兩色的幽芒，就像是閃爍在天上的羣星。

星光又怎會是這兩種顏色？

這若是眞的天，眞的月，眞的星，也不像人間所有。

杜笑天只覺得就像是置身魔界。

——這個史雙河難道就是來自魔界的魔人？

杜笑天想着不覺由心寒了出來，一連打了好幾個寒噤。

他的手已經緊握在刀柄之上，一雙眼鴿蛋一樣瞪大，瞪着史雙河。

史雙河的一雙眼都是在瞪着「夜空」中凄涼的「明月」。

他的眼本來滿佈紅絲，蒼白的月色之下，却完全不覺，整個眼球彷彿都通透。

這雙眼並不像人的眼。

一聲歎息突然從他的齒縫漏出。

飄忽的輕息，亦彷彿來自幽冥。

他歎息着道：「什麼地方你不去，怎麼偏偏要走來這個地方？」

杜笑天苦笑。

他也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

史雙河歎息又道：「本來我完全沒有殺害你的意思，但是現在給你發現了這個地方，知道了這麼多的秘密，除了滅口之外，我實在想不出第二個辦法。」

杜笑天亦自歎息，道：「我也想不出，否則我一定會告訴你。」

史雙河微微笑道：「你這是贊成我殺害你的了。」

杜笑天道：「難道我說不贊成，你就不會殺害我？」

史雙河道：「怎麼不會。」

杜笑天淡然一笑，轉問道：「對於我的性情你那麼清楚，我的武功你是否一樣清楚？」

史雙河道：「一樣清楚。」

杜笑天再問道：「殺我，你有幾分把握？」

史雙河想也不想，立即道：「十二分

把握！」

杜笑天又是一怔，忍不住問道：「憑什麼如此肯定……」

史雙河淡笑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杜笑天奇怪的望着史雙河，道：「我的武功怎樣你眞的如此清楚？」

史雙河道：「現在你可以不相信。」

杜笑天道：「你我以前並不相識，彼此之間，根本沒有利害衝突，雖然我是一個捕頭，崔北海這件案一定會落到我的手上，也沒有理由，一開始你就研究我的武功高低，準備對付我。」

史雙河道：「如果我們以前眞的是並不相識，這的確沒有理由。」

杜笑天試探着問道：「難道不是？」

史雙河道：「不是。」

杜笑天沉吟着說道：「我實在全無印象。」

史雙河說道：「很快，你就會知道的了。」

杜笑天道：「哦？」

史雙河道：「鬼神據講都能够知道過去未來。」

杜笑天這才明白，淡笑道：「我這個人並不壞，死在我刀下的也全都是壞人，所以死後入地獄的可能性相信不太大。」

史雙河道：「我只是送你上路，至於你此去碧落還是黃泉與我可沒有關係。」

杜笑天微微笑道：「這個我明白。」

史雙河道：「麼該明白。」

杜笑天笑着又道：「你怎會及時現身，已經解釋得非常詳細，我也已經非常明白的了。」

史雙河說道：「你本來就是一個聰明人。」

杜笑天道：「現在大概可以請你解答其他的問題。」

史雙河却道：「不可以。」

杜笑天又是一怔。

史雙河道：「我知道現在你已經想到先從那裏問起。」

杜笑天點頭，正準備開口，史雙河的說話已經又出口，道：「只可惜現在我根本不打算再回答你任何問題。」

杜笑天脫口問道：「爲什麼？」

史雙河道：「因爲，我也是一個聰明人。」

杜笑天不明白。

史雙河接着道：「聰明人絕不會做傻事。」

杜笑天仍不明白。

史雙河又道：「現在我突然省起，實在沒有道理跟你說那麼多的話。」

杜笑天不由又問：「爲什麼？」

史雙河道：「因爲你很快就變成一個死人！」

杜笑天恍然道：「原來這個原因。」

史雙河道：「正是！」

他的目光終於落下，接道：「跟你說話根本已經全無意思。」

杜笑天歎了一口氣，道：「聽你的說話，今夜我必然九死一生……」

史雙河立即打斷了杜笑天的說話，道：「九死一生到底還有一綫生機，我却是認爲一綫生機都沒有。」

杜笑天道：「這你更就非要回答我的問題不可。」

史雙河道：「怎麼？」

杜笑天歎息道：「否則我死不瞑目，你如何過意得去？」

史雙河道：「你這句話不是沒有道理，只可惜這件事實在太複雜。」

杜笑天道：「這個無妨，你儘可以慢慢解說，反正我已然在你的掌握之中，時間充足。」

史雙河道：「我的耐性却是有限。」

杜笑天道：「如此可以扼要……」

史雙河又打斷了杜笑天的說話道：「這不錯可以，但却要我大傷腦筋。」

杜笑天道：「我知道你腦筋靈活，口齒靈活。」

史雙河道：「現在，我並不想再傷腦筋。」

他笑笑接道：「在我大傷腦筋，大費唇舌之餘，不難予你可乘之機。」

杜笑天道：「你放心，我答應，在你未將話說完之前，縱然有很好的機會我也絕不會發難。」

史雙河又笑。

杜笑天連忙又道：「我這個人的信用向來都很好。」

史雙河道：「這一點我知道。」

杜笑天道：「這你還不放心。」

史雙河道：「我放心，只是……」

杜笑天急問道：「只是什麼？」

史雙河又是一笑，道：「我爲什麼要冒這個險？」

杜笑天歎息，道：「難道你眞的要我死難瞑目？」

史雙河笑道：「爲安全設想，對不起也要的了。」

杜笑天只有歎息。

史雙河又道：「何況反正是一個死人，瞑目不瞑目又有什麼分別？」

杜笑天道：「就不怕我因此陰魂不散，化成厲鬼，向你索命！」

他說得煞有介事。

史雙河反而又笑了起來，道：「你以爲人世間眞的有所謂妖魔鬼怪？」

杜笑天反問道：「你肯定沒有？」

史雙河立即搖頭，道：「不能够。」

他的語聲連隨就起了變化，陰森而恐怖，冷峻道：「我倒希望，眞的有這種東西。」

杜笑天愕然。

史雙河接道：「因爲我活到現在，一直都沒有見過鬼怪妖魔，難得有這個機會，豈有錯過的道理。」

杜笑天苦笑。

史雙河還有說話，道：「如果你死後眞的化爲厲鬼，最好第一個就來找我。」

杜笑天只有苦笑。

史雙河再說一聲：「請！」

這是請杜笑天出手。

杜笑天應聲拔刀出鞘！

他的人仍站立在那塊石頭一樣的桌子之前。

明月一樣的壁燈正嵌在桌子之上。

慘白的刀鋒映着「月光」，閃着耀目的寒芒。

霎霎霎的幾隻吸血蛾立時飛投在刀身

之上。

碧綠的蛾翅在刀身之上展開血紅的蛾眼彷彿全都在瞪着杜笑天。

杜笑天握刀的手不由自主顫抖起來。

其他的吸血蛾相繼撲下。

不過片刻，杜笑天手中那柄刀的刀身之上全都伏滿了吸血蛾。

整個刀立時碧綠，碧綠之中却閃動着血紅的光芒。

這完全不像是人間的兵刄！

這簡直就是一柄蛾刀！

杜笑天不覺由心寒了出來。

他突然大喝一聲，勁透右腕，迎空虛砍幾刀！

喝聲霹靂一樣，就連杜笑天自己也給這一聲嚇了一跳。

地牢四下密封，這一聲大喝，實在驚人！

喝聲未落，四壁已然激盪起陣陣的回聲。

刀風同時呼嘯激盪！

伏在刀身之上的吸血蛾完全驚飛，其他的吸血蛾亦被驚動，四下狂舞！

雲雲的撲翅之聲响徹整個密室！

杜笑天連隨收刀！

刀鋒上赫然鮮血點滴！

那四刀亂砍，已經有好幾隻吸血蛾浴血在刀鋒之下，蛾血已經濺上了刀鋒！

血紅的蛾血！

蛾血在「月色」下閃動着妖異的光芒，飄浮着妖異的惡臭！

刀鋒上雖然經已一隻蛾都沒有，杜笑天手仍在顫抖。

那刹那間，情景又是何等恐怖，若換是胆子比較衰弱的人，只怕已經被嚇的昏倒。

杜笑天的目光，却始終沒有離開史雙河。

他是怕史雙河乘機偷襲。

那無疑也是一個機會。

史雙河似乎不懂得利用機會。

也許他成竹在胸，根本不將杜笑天放在眼內，也許他早已看出杜笑天已經在防備。

他只是站在那裏。

一直到杜笑天收住刀勢，他才笑一笑，道：「你的武功還是那樣子。」

杜笑天沒有作聲。

史雙河笑容一斂，猛一聲暴喝，手一揮，提在手中的那個竹籃就向杜笑天迎頭飛去！

杜笑天手急眼快，手中刀再次劈出！

「刷」一聲，整個竹籃齊中分成了兩爿。

盛在竹籃之中的花葉漫天飛揚，紛紛向杜笑天迎頭落下！

一時間滿室花香！

竹籃一飛出史雙河的手，羣蛾就齊飛，連靜伏一旁的蛾也都飛了起來。

蛾羣全都是追着那個竹籃飛去。

花葉一飛揚，羣蛾的去勢更加急勁。

那種花對蛾羣來說，顯然有着一種難以抗拒的誘惑。

史雙河似乎眞的沒有說謊，那種花似乎眞的就是那些吸血蛾的食物。

花葉落在杜笑天身上，蛾羣亦因而紛紛撲向杜笑天身上。

杜笑天沒有再次出刀，只是身子往後面一縮。

因爲史雙河那隻手一揮，擲出了竹籃，腳步已開始移動！

後面就是石頭一樣的那張桌子，杜笑天那個身子一縮不過半尺，後背已挨上桌沿。

他正要旁移，蛾羣已追着漫天降下的花葉紛紛落在他的身上。

杜笑天沒有理會。

史雙河已經踏前三步！

在杜笑天一刀將那個竹籃劈成兩爿，花葉漫天飛揚的時候，無疑又是他出擊的一個好機會。

因爲漫天飛揚的花葉已足够擾亂杜笑天的視覺。

他却仍沒有利用這個機會採取行動。

現在他甚至又再停下腳步。

這個人的擧止也實在奇怪。

是不是他又看出杜笑天在他大喝一聲，將那個竹籃擲出之際，已經在準備應付他的突擊？

× × ×

這片刻之間，最少有二三十隻吸血蛾伏上了杜笑天的衣帽，甚至還有一隻伏上了杜笑天的耳尖。

杜笑天居然沒有理會。

他的目光停留在史雙河的面上。

雖然史雙河已經收住腳步，他仍然小心着他。

他已經發覺史雙河的眼瞳之中殺機大露！

× × ×

夜無疑已深。

客棧外面是否仍然下着雨？

外面的天色又是如何？

縱然外面的天色潑墨一樣，又大雨傾盆，如果由得他選擇，杜笑天也寧可留在外面。

這最低限度，他可以高飛遠走。

現在這地牢，即使他背插雙翼，也飛不出去。

要離開的話，就只有一個辦法。

——殺死史雙河！

只不知他是否有這種本領。

× × ×

夜空藍如水，沒有一片兒雲彩。

一輪明月高懸在中天，月光却是霧一樣。

如此月夜，又是何等美麗。

只可惜夜空並不是眞正的夜空，明月也並不是眞正的明月。

人爲的夜空，人爲的明月，縱然再相似，也不如眞正的，天然的美麗。

沒有風，空氣彷彿在凝結。

那種妖異的惡臭非獨令人心胸發悶，更幾乎令人窒息。

杜笑天仍然支持得住，手中刀始終緊握。

他盡量穩定自己的情緒，一雙眼睛死盯着史雙河，絲毫也不放鬆。

史雙河同樣盯緊杜笑天，眼瞳的殺機越來越强烈。

他雙手已經開始移動，左一掃，右一拂雙袖。

每一個動作都是異常緩慢。

杜笑天握刀更緊。

史雙河那麼一掃一拂雙袖，無疑就是表示他準備出手的了。

他却沒有立即出手。

還等什麼？

杜笑天正在奇怪，左耳突然針刺一樣的一痛！

他這才省起左耳尖之上停伏着一隻吸血蛾。

那隻吸血蛾是不是已經吐出口中的吸管，刺破那裏的皮膚，吮吸自己的血液。

他又生出了那種體內的血液被啜吸出去的感覺。

那種感覺並不好受。

他忙一抬手掃向左耳。

那隻吸血蛾「拍」的被他掃下。

「錚」一聲輕响即時傳來！

史雙河的手中已然多了一支劍，「錚」的那一聲，正是劍出鞘之聲！

× × ×

劍長足三尺，是一支軟劍。

寬闊才不過兩指的劍身匹練也似，在「月光」下閃閃生輝。

劍是從史雙河的腰間抽出來，他的手一抖，抖得筆般直。

杜笑天都看在眼內。

他的頭幾乎同時又一痛。

另外一隻吸血蛾經已爬上他的後頸，嘴裏吐出的吸管，刺入了他後頸的肌肉。

這一次杜笑天沒有去理會。

史雙河的兵器已經在手，他怎敢再分心！

× × ×

兵器已經在手，史雙河仍然不出手。

杜笑天忍不住問道：「你不是準備殺我？」

史雙河以指彈劍，道：「我決定了的事情絕不更改！」

杜笑天道：「怎麼你還不出手？」

史雙河道：「因爲我在等你出手。」

杜笑天道：「我也是在等你出手。」

史雙河道：「你我這樣客氣下去，這場架如何打得成？」

杜笑天道：「所以我認爲你最好就快出手！」

史雙河道：「恭敬不如從命！」

他連隨一聲輕叱！

輕叱聲未落，人劍已飛出，箭一樣射向杜笑天！

這一劍並不複雜，劍勢却實在迅速！

劍上的力道顯然也不小，劍鋒始終筆般直，刺破了空氣，「嗤」的迸發出刺耳的破空聲响！

劍鋒距離尙遠，劍氣已經迫人眉睫！

杜笑天到底也是一個識貨之人，一聽這破空聲响，再看這來勢，就知道厲害！

他大叫一聲：「好劍！」一個身子突然矮了半截！

「噗」的他整個人伏倒地上，肩肘、腕、腰、膝一齊用力，伏地滾身，疾向史雙河下盤滾去！

刀亦隨着他的滾動滾出了一身刀輪，削向史雙河的雙腳！

這是地趟刀法的其中一式！

他本來就是精通地趟刀法！

這一滾之間，他最少砍出了十六刀。

刀刀落空，沒有一刀砍中史雙河的雙脚。

刀輪方滾到，史雙河的背後就像是突然長出了一雙翅膀，整個身子平空疾向上飛了起來。

他的背後當然不會突然長出一雙翅膀，只不過他的輕功實在不錯，一吸氣，平空就升高了尺多兩尺高。

這已經足够。

杜笑天那一個刀輪，就因爲突然多出了尺多兩尺高的距離變了從史雙河脚底滾過！

兩個人身形上下這一交錯，位置便互易！

史雙河凌空落下，脚尖才沾地，手中劍已經收回，反從左脅下刺出！

劍才一刺出，他的身子已經轉回去，簡直就像是旋轉中的碟子！

這個碟子却只是一轉，又向着一點前進，一劍之後又一劍，再一劍！

接連三劍都落空！

杜笑天並非與他一樣，根本沒有站起來！

刀輪雖則滾空，刀勢仍然繼續。

他繼續向前滾去，飛快的滾到地牢那扇門戶之前。

那扇門本來亦漆藍，一關上就與牆壁合成一片夜空，再也分辨不出那裏是牆壁，那裏是門戶。

在那扇門戶關上之前，杜笑天却已經將那扇門的位置穩記在心中！

他的記憶力向來很好。

現在他的確已是在那扇門戶之前。

他這才跳起身子。

這一跳他整個身子就伏向那扇門戶之上，一聲也不响，反肘猛撞去！

那扇門戶紋風不動，他的手肘却在發痛！

是石門！

杜笑天心頭涼了半截。

他仍不罷休，雙手抵在那扇門戶之上，左右上下推托！

完全沒有反應。

剩下來的半截也涼了。

史雙河的語聲也就在這個時候傳來：「你還想逃走？」

杜笑天應聲回頭，道：「當然想，只可惜我沒有辦法將這扇門戶打開。」

史雙河笑道：「如果你隨便就能够將這扇門戶打開，我十年苦學，豈非是一種浪費？」

杜笑天試探着問道：「你十年苦學，究竟是苦學什麼？」

史雙河道：「還要問我？」

杜笑天道：「莫非就是機關設計？」

史雙河道：「正是！」

杜笑天不由歎息，他嘴唇嗡動，彷彿還有什麼說話要問，要說，史雙河又道：「你離開這裏却也不是完全沒有辦法。」

杜笑天道：「哦？」

史雙河道：「最低限度有一個辦法你可以試一下。」

杜笑天道：「我知道是什麼辦法。」

史雙河似乎不相信，問道：「什麼辦法？」

（未完）

遊俠傳奇故事／朱羽·文　盧令·圖

詭路（續完）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馮超驚見已遭兇殺的金少白在蓉子張的房中，追問之下，金少白坦說遇害的只是一名替身，一切全是褚運魁的安排，他現在恐怕褚運魁會對他下毒手，是以願與馮超合作以對褚運魁，正於此際窗外突有人擲刀擬殺金少白，爲金少白避過，馮超追出，不見人踪，返回房中時，發覺金少白與蓉子張及潘少雲全已不見，馮超往見褚運魁責問，褚運魁極力否認，叫馮超勿疑心生暗鬼，一切依已定計劃進行，馮超走後，曹驃自後門潛進，褚運魁要曹驃火速殺掉柳成俊，曹驃追問，是否要連夜動手——

絞盡陰謀詭　難逃死亡路

褚運魁道：「連夜動手都還嫌來不及哩！不管李巡警長在暗中偵察什麼，咱們先跟他來一招釜底抽薪，讓他斷了退路。」

曹驃道：「還是用那個方法？」

「那是最簡捷的方法，不過，你可千萬不能留下痕跡，李龍庭精明透頂，萬一循綫追踪，那就糟了！」

曹驃說：「褚大爺放心，他不會疑到我頭上來的。」

「那你就快去吧！如果一切順利，就不必給我回消息，萬一有意外，你可得趕緊知會我一聲。」

「您放心！不會有意外的。」儘管隔着一扇窗子，兩人根本不見面，可是，曹驃的態度還是畢恭畢敬的。

在沒有獲得李龍庭的信任之前，曹驃曾是監所的看守人員，他對那裏很熟。他知道牢裏的通道，他也知道這個時候是什麼人在值班，值班的人有些什麼習慣……一切他都瞭若指掌，所以他才敢誇口說絕對不會有意外。

牢中是沒有床的，在一丈見方的牢房裏，只有在角落處鋪上了一層乾草，草上鋪着草蓆。此刻，柳成俊坐在草蓆上，翻起眼睛來看着屋頂；屋頂是一遍空白。可是在他的眼裏，却有許多影像在空白的屋頂上重現。

整個情況他都明瞭，褚運魁佈下了天羅地網，引誘他，利用他去殺人。巡警長李龍庭原先還有些相信他，可是自他逃獄，軍火販子被殺，唐元標的兒子被殺，而他又是在死者的身邊被捕，柳成俊即使有再大的寃枉，也無法昭雪了。

關於這一點，柳成俊很清楚。

正因爲如此，他才放棄了努力，甘心束手就擒，現在他則坐在牢裏等死。

在牢中，除了吃，就是睡。通常的情況是：白天睡够了，晚上翻白眼。前兩天，柳成俊一想到自己是死囚，隨時都會被拖出去槍決，就會打冷噤，現在，他已經習慣。他總是在半夜的時候醒來，然後一坐坐到天亮。

長廊上有脚步聲，柳成俊沒去在意，死囚的牢房總是在嚴密的監視之下。一個晚上，每個值班的人都會跑過來查看無數次。柳成俊早已習以爲常了。

脚步聲逐漸響過來，很輕，很慢，這位看守者也許在巡視每一間牢房。

最後，那脚步聲在柳成俊的牢房門口停住

了。

柳成俊還是保留着原來的姿勢，並非他不願看到那些看守者的嘴臉，而是他最怕看守者投以安慰的苦笑。

現在，突然響起了一陣鑰匙叮噹聲，柳成俊平靜的情緒立刻有了激動。接着，鑰匙插進了鎖孔，牢房門打了開來。

柳成俊不禁發怔：從沒聽過半夜處決死囚呀！

柳成俊並不認識曹驃，但他却能肯定這個打開牢房的人絕非他平日所見到的幾個看守者之一。

曹驃將牢房門打開之後，輕輕地喊了一聲：「柳成俊！」

柳成俊冷眼看着他，並沒有回應。

「過來！」曹驃又向他招招手。

柳成俊走到了牢房門口，仍是面無表情。

曹驃的神色略顯緊張，語氣也稍急促：「從這裏一直走到長廊的盡頭，向右轉，是二道門，門已經打開。出了二道門，就是院子，在東邊的牆脚已經架好了梯子，你可從那裏逃走，快，快！」

柳成俊大爲驚異，他楞楞地望着曹驃。他此刻必然有許多疑問，但他却無法張口說話。

「快呀！」曹驃催促着，他緊張得額頭上開始冒汗了！

「你……叫我逃？」柳成俊好不容易開了口。

曹驃說：「是呀……」

「你爲什麼要這樣作？」

「救你呀！你難道願意等在這黑漆漆的牢房裏等死？快！快！再磨下去也許就永無機會了。」

「你是什麼人？」柳成俊逐漸冷靜下來。

每個人都有求生的意志與本能。但是柳成俊也曾遭遇過一些太令人可怕的陷阱。

「我是一個有正義感的人，不願眼睜睜看着你作寃死鬼，所以冒險前來救你。」

「你怎麼可以進來？怎麼可以拿到開牢門的鑰匙？怎麼可以在牢房的院子裏放上梯子？……」柳成俊如同放鞭炮般提出一連串問題。

「柳成俊！你問這些幹什麼呀？快些走呀！如果你眞想知道，等事後我慢慢再告訴你好了。」

「朋友！如果你眞想救我，爲什麼不用別的方法？比方說，爲我蒐集有利的證據……」

「我一個人的力量太單薄了。」

「你可以去找一個人幫忙，他也相信我是寃枉的。」

「你教我去找誰？」

「馮超，他開了一家當舖……」

「柳成俊！你不用多費口舌介紹他的底細，我比你更清楚。如果你能沉得住氣，我可以告訴你一個秘密：實際上，他是害你的人。你知道嗎？蓉子張，潘小雲都是他的手下……」

曹驃的話像一聲響雷，震得柳成俊搖搖欲墜，他突然有一股衝勁，衝出牢門，衝出高牆，去找馮超，把馮超撕成碎片。

柳成俊的聲音都沙啞了：「你說馮超和蓉子張是一黨？這是眞的？」

「我爲什麼要騙你？」

「他也是巡警長的結拜兄弟，巡警長怎會如此糊塗？」

「聰明的人作糊塗事不算什麼稀希，糊塗人能够作出聰明事那才了不起哩！」

「你爲什麼不把這些情況告訴巡警長？你應該不是一個糊塗人，爲什麼要把我這個無辜的人關在牢裏？將來還要把我送上殺場。」

「唉！小兄弟！你在我面前發牢騷，吐苦水，有什麼用呀！自己去找馮超，逼他招供，然後把他扭送到巡警長的面前……快……快……再拖可就來不及啦！」

柳成俊聽說馮超跟蓉子張是一黨時，憤恨之心油然而生。恨是有毒的，害的不是別人，而是自己。他不再冷靜：他不去思考面前這個人爲什麼這樣熱心？

他一心一意想將馮超三個邪惡之徒繩之於法。他更不會，也無心去懷疑這可能是一個惡毒的陷阱，當然，一個面臨行刑的死囚，即使多惡毒的陷阱也不會被他重視的。

他赤着脚，從牢房衝出來，向長廊的盡頭處奔過去。曹驃注視着他的背景，嘴角處泛出一絲冷酷的笑意。

二道門果然開着，那裏放着一張小桌子，看守的人好像伏在桌上睡着了。柳成俊雖然很激動，雖然跑得很快，還是向那個看守者多看了一眼。

這一看，他渾身的血液在這一瞬間突然冰冷。

那個看守者的頭部汨汨流着鮮血。他情不自禁地將看守者的頭部扳起來——死了！

一個冷顫使得柳成俊渾身冰凉，却也使他轉趨冷靜，那個自稱有正義感的人怎麼用這種殘酷的方法救他呢？爲了救一個人而去殺死一個人這算是正義感嗎？

自己去找馮超，就算能洗刷寃屈，獲得平反，但是這條人命豈不是又揹上了嗎？如果把那個救他的人咬出來，自己豈不是又枉顧道義了？

柳成俊一時之間簡直不知道如何是好，竟然楞在那裏了，就好像脚背上釘了一根釘子。

曹驃也隨後出來了，一見柳成俊還站在那兒，訝異地問道：「你怎麼還不走呀？」

「這是怎麼回事？」柳成俊指着死者問。

「唉！這是沒有法子的事，我敲昏了他，過兩天他就好了……你快走吧！」

明明已經死了，而曹驃却說敲昏而已。柳成俊突然有了警覺，心底再打了一個寒噤。

「你怎麼啦？快走呀！」曹驃再次催促。

僅僅一眨眼的時間，柳成俊變得無比地冷靜，他搖搖頭說：「謝謝你的好意，我不想出去了。」

「什麼？你打算坐在牢房裏等死？」

「如果李巡警長無法找到眞兇，一定要將我作爲替罪羔羊，我也認了，反正，我心安理得。」

曹驃的臉色突然變了，沉聲道：「柳成俊！這裏又是一條命案，你却放棄了這個可以求生的機會。那麼，這條命案算誰的呢？」

「正因爲這條命案，我才決定放棄這個機會。」

「這話是什麼意思？」

「你爲了救我而殺死另外一個人，我懷疑你的動機，也許你佈置好了另一個陷阱等我去投。」

曹驃道：「對於一個死囚，我還需要佈置陷阱嗎？」

「不錯，我是一個死囚，但是，在沒有被處決之前，我還有平反的機會。即使到最後仍然沒有獲得平反，我也死得心安理得。如果教我逃獄而揹上這條命案，或者步進你的陷阱，那我就死得太愚蠢了。」

曹驃一股怒火直往上衝，但絕沒有想到情況會有這樣一個變化。但他並沒有將怒火發洩出來，竭力以平靜的口吻說：「柳成俊！大概是因爲你被人陷害過，你對任何人都不相信了。你想想看：只要你能自由，你就能活着，你更能找馮超報仇，一雪心頭之恨。」

「我心頭沒有恨。」

「什麼？你心頭沒有恨？你不恨馮超？」

不恨蓉子張?不恨潘小雲?不恨那些擺佈你，陷害你的人?」

「我只恨我自己。」柳成俊語氣很平靜。

「大概是關在牢房裏使你發了瘋，你才會語無倫次?」

「我沒有瘋，我說的都是實話，只因爲我不務正業，人家才會選中我作替罪羔羊，如果我有正經活兒在幹，我會去作什麼保鏢嗎?」

柳成俊說完之後，就往裏走，似乎要回到牢房裏去。

曹驃一橫身攔住了他的去路，沉叱了一聲：「站住!」

「幹什麼?」

「立刻離開此地。」

「我不想作越獄的事。」

「你不走也不行。」

「爲什麼?」

「因爲我已爲你殺人，你不走，他們一定向你追問，到時候你就會將我說出來，我豈不是要被你拖累。」

柳成俊沉靜地道：「我可以說我不知道，一個被鎖在牢房裏的死囚，也不可能知道牢房外面發生了什麼事。」

曹驃似乎黔驢技窮了，他又施展出最後的殺手鐧：「柳成俊!你可知道你在什麼時候被處決嗎?」

「不知道。」

「那麼，我現在告訴你，你在天一亮就要被處決。」

「哦?」不管柳成俊多麼冷靜，他還是不免一驚。

「在這短短的幾個小時以內是不會有奇蹟出現的。只有靠你自己。也許你對生死看得很淡，可是，讓那些壞人逍遙法外，你死得甘心，能夠瞑目嗎?」

柳成俊整個身軀都產生了一股强烈的震撼，曹驃這一擊可以說是正中要害。人最不甘心的就是不平。人家犯法，人家得利，而我却去赴死，爲什麼?爲什麼?

曹驃看得出對方已經動搖，連忙火上加油：「快走!還來得及，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好死不如賴活着，而且你有責任將那羣歹徒一個個揪出來。」

「好!朋友!我聽你的勸，也感謝你的情，最後我只想請教你一個問題——你爲什麼要這樣作?」

「你眞想知道?」

「我很想知道。」

「因爲馮超也曾經陷害過我，而我拿他沒有法子，只有兩筆算一筆，託你順便也替我出口氣。」

這一說，柳成俊完全不懷疑了，他相信曹驃說的是眞話，如果是一大堆冠冕堂皇的理由，他反倒不會相信。

「這裏裏外外再也沒有別人了嗎?」

「沒有了，下一班值班的人還要半個多鐘頭才進來。」

「你說牆上放了梯子?」

「是的。」

「牆外沒有人巡邏嗎?」

「沒有。你上牆頭之後，千萬記住將梯子搬到牆外，臨走時將梯子帶走。」

「那麼，你怎麼離開呢?」

「你不要管我，我能夠進來，當然能夠出去。」

柳成俊不再多問什麼，他已下定決心要去找馮超算帳，他唯一擔心的是怕曹驃佈下了陷阱，現在，他連這種顧慮也沒有了。

他衝出二道門，以極爲謹愼的心情越過院子，牆邊果然放着一把梯子。

他還怕牆外有埋伏，所以暗暗將梯子搬到另一個角落，以極爲矯捷的行動爬上了梯子。

他先探頭察看牆外，靜悄悄的，一個人影也沒有。

一切都很順利，柳成俊遵照曹驃的囑咐，臨走時帶走了那把梯子。

曹驃究竟在玩什麼花樣呢?

這一切都像是一場惡夢，而柳成俊還在夢中。人在夢中時誰也不知道自己身在夢中，然而當他生活在活生生的現實裏時，他倒希望那只是一場夢。

柳成俊原以爲曹驃會在圍牆外面佈下陷阱，當他一越出獄牆時就將他格殺，那是光明正大的謀殺，任何人都不反對殺死一個正在越獄的死囚。

結果却沒有，這倒使得柳成俊有些意外。

當他離開大牢有一段距離之後，他在一條黑巷子裏停了下來。他必須冷靜地思考一番。當然，前去找馮超算帳的衝勁是一時按捺不下的。不過，他還是需要衡量一下眼前的情況，千萬不能冒失。

找馮超算帳，用那種方式呢?似乎很難有一個正確的答案。殺死他嘛?那麼，柳成俊這個殺人犯的身份就更加確定了。活捉他嗎?似乎不太容易;即使成功，又怎能使他在李龍庭面前自動說出實情?

這一連串互有關聯的問題委實將柳成俊困擾住了，但他也並不過份猶豫，因爲他了解自已所控制的時間並不多，每浪費一分鐘，就使自己減少了一分平反的機會。

既然衝出獄牆的目的是爲了要去找馮超算帳，那麼，此刻的一些顧慮也都是多餘的了。

他很快地來到了馮超的住處。他先去試後門，後門上了鎖。於是他再衡量圍牆的高度，後退，前衝，一躍過了院牆。

柳成俊發現自己的衝勁十足，待會兒見了馮超，如果不稍加尅制，說不定自己眞會成爲殺人兇手。他暗暗告訴自己：冷靜，務必要冷靜。院子裏靜悄悄的，這時早就過了子夜，當然不會有人在院子裏散步，每一扇窗戶也都是漆黑的，似乎所有的人都已入夢了。

在這種情況下去找馮超，倒是一件困難的事。馮宅不算太小，總有十來間廂房，柳成俊又不能一間一間去搜，而且，一旦打草驚蛇，讓馮超有了警覺，那麼，自己的計劃和行動就完全泡湯了。

柳成俊摸索着穿過大廳，來到後院，這才發現東廂房裏還沒有熄燈。

然而，燈光往往是一種可怕的誘惑。它吸引你走過去，此刻，埋伏在暗中的人却突然在你的身後出現。

柳成俊的經驗豐富，他並沒有立刻直趨窗前。他先從陰暗處走上長廊，然後以背脊貼壁緩緩向窗口接近。

當他已接近窗戶時，就停住了，自己的身軀絕不暴露在燈光下。他的目光則竭力地搜察眼前的環境。

房間裏有兩個人：一個是馮超，一個是當舖的老賬房，後者拿着一本賬簿，在向馮超指指點點。

「就這麼一點兒?」馮超的語氣顯然很不滿意。

「少東家!咱們當舖因爲估價高，待客人和氣，所以上門當當的格外多。開當舖的生意一好，手邊的現錢就一定少了呀!」

「別跟我說這些大道理，難道我還不懂嗎?」馮超顯得很不耐煩。「你就照我的吩咐去辦，我這趟去撫順，最少也要帶兩萬現大洋出門，明兒一大早就上路。」

「少東家!」老賬房苦着臉說：「不成啊

!連銀行裏的存欵全部算上，拚着當舖明兒不開門，想要湊一萬塊錢都還不太容易哩!」

「好吧!一萬就一萬，跟我多打幾張小票子，用起來方便些。」

「少東家!你放心，這些我都會跟您辦舒齊。」

「對了!明兒一大早開往撫順的火車是幾點的?」

「七點正，明兒天一亮，我就着人去訂票，鐵路上我有熟人，頭等票準買到。」

馮超道：「不!千萬別買頭等的，我要坐三等的。」

「少東家!您別逗啦!三等車多骯髒呀!」

馮超神色凝重地說：「你就照我的吩咐去辦，明兒一大早，你就提着我的行囊去車站，有人問起，就說你私人有事，要出一趟遠門。我會暗暗溜去，等火車出站之後，我再跟你碰面，你在下一站下車回家。」

老賬房已然發現事有蹊蹺了，他吃驚地問：「少東家!是怎麼回事呀?」

「你別管，也別問，事後有人問起我，你就說我進關去了，也許要半年才能回來。」

「是不是出了什麼漏子?非逼你……?」

「教你別問，你沒聽見嗎?」馮超的臉色沉了下來。

「是是是。」老賬房連忙唯唯應喏。

「好!你去歇着吧!明兒一大早可千萬別誤事!」

「少東主!您放心吧，我會照您的吩咐去辦。」

老賬房走了，馮超吁吐了一口長氣。說句良心話，這一次他原以爲是天衣無縫的傑作，却料不到會有今天這種局面，還非得逼他亡命天涯不可。

不過，他已經下了決心，在他離開本地之前，他要作一件驚天動地的事，那就是宰掉褚運魁，如何動手，他早已想妥了。

當一切鬆弛的時候，倦意就會趁隙而至。他打着呵欠，然而，他的神色又突然一怔。

因爲他發現窗外有人，這正是馮超過人之處。

馮超一動都沒有動，他仍然保持原來的坐姿，不輕不重地說：「朋友!既然來了，又何不出面一見呢?」

窗戶閃動了一下，就在這一瞬間，馮超的面前多了一個人，是柳成俊。

對馮超來說，這是一個令人難以相信的事實，也是一個殘酷的事實，從柳成俊的神色就可以看出，此番來意不善。

儘管他的內心是萬分震驚，在表面上他還是非常鎭靜，以適度的驚訝問道：「柳老弟，你怎麼出來啦?」

柳成俊也非常冷靜，冷冷地回答：「我來向馮超大哥報告一個消息。」

「哦?什麼?快坐下來談。」馮超打着請客落座的手勢。

柳成俊道：「對不起!請將你的兩手平放在桌面上。」

馮超照着柳成俊的話作了，他尷尬地笑着：「柳老弟!這算什麼呀?」

「你應該明白我不是釋放出來的，我依然是個死囚;一個天明就要處決的死囚……」

「你又越獄了?」

「馮大哥!你爲什麼這樣吃驚呢?難道你一眼還看不出來嗎?我曾經喪失了鬥志，因爲陷阱太深，敵人太陰險，我已經被他們一層一層的羅網包裹住，可是，我仍然不甘心;不甘心作替罪羔羊，所以我又越獄了。馮大哥!剛才你所說的一切，以及你打算明早亡命天涯的計劃我都聽到了。你的計劃很週詳，也有勇氣承認失敗，可惜你的行動還是晚了一步。」

「柳老弟!我不明白你在說些什麼。」

「事到如今，再想掩飾已經與事無補了。」柳成俊的語氣非常柔和，絕不像一個身受委屈，滿腔憤怒的人。「馮大哥!對於你的佈置，你的妙計，我是非常佩服。現在，我只想了解一件事，殺死唐元標的那一槍，也就是穿過唐元標心臟的那一槍是誰放的;他是什麼時候在我的槍裏偸去了那一粒子彈。」

馮超沉默着，他的嘴閉得很緊，似乎不打算回答柳成俊的任何問題。

「馮大哥，裝聾作啞的伎倆已經失效了，你固然是亡命徒，而我也是。我手無寸鐵，不過，就憑我這一雙赤手空拳也照樣能將你悶在肚子裏的事情逼出來。」

馮超的態度很强硬，他冷冷地說：「你既然有這種想法，那就不妨試試看好了。」

他的雙手仍然放在桌面上，他似乎對眼前的局面有絕對的把握。

柳成俊沒有再說廢話，緩步向馮超逼了過去。

馮超始終沒有改變他的姿勢，甚至當柳成俊已逼到面前，他都沒有動一下。

柳成俊猛地伸手抓住馮超的後衣領，倏地將馮超提了起來，另一隻手也飛快地向馮超的咽喉處乂去。

就在這一瞬間，馮超手裏突然多了一把匕首，那把匕首顯然是從袖筒中滑出來的。馮超玩短兵刃的手法非常高明，動作也有連貫性，匕首剛到手中，已向柳成俊的左肋處挑去。

柳成俊根本就沒有驚覺，即使有驚覺，在如此短的距離，如此快的速度，他也無法閃躲，那把長約四寸的匕首齊根進入了他的軀體。

柳成俊渾身一顫，左手本能地向外一揮，將馮超握刀的右手打開了，使那把匕首暫時留在他的軀體內。

柳成俊低頭看了一眼，左手迅速地乂上了對方的咽喉，厲聲問道：「馮超!我跟你無怨無仇，爲什麼要下此毒手!爲什麼不去找別人，而偏要找上我?」

馮超的臉色發白了，他知道這一刀刺的不夠準確，若是直透心臟，柳成俊必定會因全身麻痺而鬆手。現在，他從柳成俊手上的勁道就可以判斷出，柳成俊的生命力還很强。這一刀很可能會使對方送命，但是在柳成俊死去之前還是有餘力可以扼死他。

柳成俊又在吼叫：「說呀!爲什麼要對我下毒手?」

馮超氣喘吁吁地回答：「柳老弟……這是……情勢逼人，用不着怨……怨我，自認倒楣吧……這一刀沒有穿過你的心臟，算你運氣好，趕快走東門，……一帖堂找傷科大夫，還有救。」

「用不着，」柳成俊的臉色也開始轉白。「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只想知道眞象。說!殺死唐元標的那一槍是誰殺的?」

「是潘……小雲。」

「她?我不信。」柳成俊用力地搖着頭。

「柳老弟!有許多事情的確令人難以置信，但是你必須相信。潘小雲從小就跟馬賊在一起混，所以她玩得一手好槍法。」

「那麼，蓉子張和潘小雲，果眞是你的手下了?」

「是的……柳老弟!你能不能告訴我，是誰告訴你這些秘密的?」

「曹驃。」

「他?」馮超懊惱地嚷了起來：「我怎麼一再失手呢?他是我的心腹呀!怎麼會出賣我呢?」

「馮超!我還可以告訴你一個秘密，是他

助我越獄的，他不顧意讓你這種爲非作歹的人消遙法外。」

馮超急促地嚷着：「柳老弟！你我都上了他的當，他一定是暗中和褚運魁聯同一氣，故意讓咱們倆自相殘殺。你快放手，我送你去求醫。」

「馮超！你少來這一套，我感覺得出，我的腹腔在流血，我的心跳加速，我的手也開始發軟。就是讓神仙來也救不活我的命。現在，我只有一件事要作。」

「什麼事？」

柳成俊一字一字用力地說：「殺死你！」

「柳老弟！你這樣作有什麼意義呢？不過是中了別人的圈套，讓他們哈哈大笑。柳老弟！我是誠心誠意的，先送你去求醫，然後我去找巡警長把經過說明一切，還你清白，我說到作到……」

柳成俊悽然地說：「馮超！就算你眞有這番誠心，也太遲了。」

「不遲，還來得及……」

柳成俊說：「遲了。剛才我越獄的時候，有一個獄卒被殺，他雖然不是我殺的，却是因爲我而死，我難脫干係，現在，是我倆同歸於盡的時候。」

「柳老弟！這正是他們的目的呀！」

「馮超！我顧不了那麼多……」

「柳老弟！你聽我說，我是罪有應得，可是你呢？這樣死法，豈不是太寃嗎？」

「不！」柳成俊用力地搖着頭。「我一點也不寃。誰教我不務正業？誰教我會貪圖厚利去作什麼保鏢的工作？誰教我步上了別人的圈套而不自覺？」

「柳老弟！」馮超竟然哭了起來。「想不到你是這樣一條鐵錚錚的漢子，我竟然陷害你，我是多麼慚愧呀！」

「盡量懺悔吧！人知道自己的錯總是一件好事，你好好回想一下這一生的罪惡，希望你在死後能够瞑目。」

馮超當眞哭得很激動，不過，他的右手却在逐漸接近那把匕首。終於，匕首在握，他用力一抽。

一道血箭立刻從創口噴出。

馮超拔出匕首之後，沒有作絲毫停留，立刻刺向柳成俊的左腕。

柳成俊的左腕被刺之後，不但沒有軟弱，反而更加强勁有力，那隻手像一道鐵箍箍緊了馮超的頸項。

馮超繼續以鋒利的匕首刺向柳成俊的左臂，那隻手已成血手，但是絲毫不減它的勁道。

終於，馮超的右臂軟弱地垂下，匕首也鏘然一聲落了地。

椅子翻倒，馮超的身子也翻倒，柳成俊的軀體則壓在他的身上。

馮超業已氣絕，而柳成俊還有微弱呼吸。

×　×　×

曹驃輕巧地退出大牢，在離開之前，他將死去的獄卒拖到柳成俊被囚的那間牢房門口。這是一個很有力的說明：獄卒巡視到柳成俊的牢房門口，死囚從欄柵內施以攻擊，獄卒受傷仆地，死囚從獄卒衣袋中搜去鑰匙，然後啓門逸去。

曹驃剛吁出一口長氣，慶幸大功告成的時候，背後突然響起一聲輕喚：「曹驃！」

曹驃聞聲回頭，發現暗影中站着一個頎長的人，再一細看，竟是巡警長李龍庭，這一驚，頓使曹驃出了一身冷汗。

李龍庭緩步走了過來，輕輕地問：「怎麼還沒有睡？」

一見李龍庭沒有怒容，沒有疑色，曹驃的心情就放鬆了，他諂媚地說：「呀！巡警長！你眞是神龍見首不見尾，上那兒去了呀？」

李龍庭沒答覆他，却問道：「你剛才上牢房去過了？」

「是呀！……」

「沒事吧？」

「二道門上着鎖，我叫了一陣沒人應，八成又是値班的在打瞌睡，明兒巡警長眞該訓訓他們。」

「對了！」李龍庭很快又岔開了話題：「剛才褚運魁着人到局子裏來找過你。」

「哦？」曹驃心頭一驚，表面上却不屑地說：「他找我幹什麼？」

「誰知道。來人還留了話，不管多晚　請你連夜到褚府去一趟。」

曹驃冷冷地道：「哼！這些有錢人就會擺譜，咱們巡警拿的是公家錢粮，幹嗎要聽他私人的差遣呀！」

「你還是去去吧！今年冬季的服裝費有一半還得靠姓褚的拿出來哩！又何必得罪他？」

「巡警長既然這麼說，我就去一趟吧……對了！八九點鐘時，有一個娘兒們要見您，硬說非您不見……後來找不着您，她就走了。」

「哦？」李龍庭反應很冷淡。

「巡警長！」由於作賊心虛的關係，曹驃有一搭沒一搭地問個沒完。「姓柳的什麼時候處決呀？」

「快了！」

「姓馮的那邊……」

「曹驃！你倒是快去呀！免得褚大爺等得發火呀！」

「是！是！我這就去。」說完之後，曹驃快步離去。

李龍庭凝視曹驃的背影，嘴角處泛出一絲陰冷的笑意，他也迅速消失在黝黯的夜色中。

褚公館冷冷清清的，但是角門却沒有上門，曹驃輕輕一推，門就開了，曹驃用這種方法來會見褚運魁已不止一次，眞所謂路熟車輕。

他輕悄地進門，輕悄地將門上門。剛回身，驀聽一聲輕咳。抬頭看，庭園中站着一個頎長的人影。

曹驃趨前，恭敬地輕喚：「褚大爺！」

雖然星光黯淡，可是當二人面對面時，依然能看清對方的面目，那人竟然是金少白。

對於金少白的僞裝死亡，曹驃是毫不知情，這一驚，頓時使得他倒退了好幾步，差一點沒有失聲驚叫。

「曹巡警……冷靜一點。」

「你……你不是已經……？」

金少白冷冷地說：「曹巡警！你不應如此吃驚的，一個老幹家，難道一眼還看不清底細嗎？」

「上次在芳春園門口被殺的不是你？」

「當然不是我，他只是與我身裁相仿，穿着我的衣服罷了。行兇者在他臉上劃了幾刀，誰也認不出來了。」

「哦？可是……？」

「曹巡警，別老是在我身上打轉，談正事吧！」

「是……是……褚大爺呢？」

「姐夫身子骨不好，歇下了……事情辦妥了嗎？」

「都辦妥了，柳成俊八成要上當，明兒一大早就有消息。不過，褚大爺找我的事情被巡警長知道了。事後他要是犯了疑心，那可就糟啦！」

「你有什麼好怕的呢？反正你是要遠走高飛的，姐夫給你的這一筆錢也不算少，一輩子吃穿都不用愁啦！」

「是是是！不過，最好希望褚大爺立刻將那筆賞賜拿給我。天亮之前不離開此地，恐怕

就走不掉啦！」

「曹巡警！姐夫答應你多少錢來着？」

「兩萬塊。一律關金票，事先說好了的。」

「其中好像還有一個活扣兒吧！」

「是的。褚大爺說，要是柳成俊殺死了馮超，就給我兩萬塊，要是柳成俊沒有去找馮超算賬，一個人溜掉了，就給一萬塊……不過，我願意先拿一萬塊……以後我再想法子跟褚大爺聯繫。」

金少白說：「何必那麼費事呢？姐夫已經交代過了，請你到馮超家裏去瞧瞧，然後回來拿錢。」

「你不跟我一起去看看嗎？」

「用不着啦！」金少白很和氣地說：「如果我姐夫不信任你，還能跟你共這種天大的心腹嗎？」

「好的，」曹驃歡天喜地掉頭就去。「我快去快回，請你先將錢準備好。」

×　×　×

在城外郊區一座茅屋中，有兩個女人在燈下對坐，她們是蓉子張和潘小雲。

二人似乎各有心事，雖偶爾相互張望一眼，却也是默默無言。幹她們這一行的，永遠與猜忌爲伍，時時與恐懼爲伴，不會有互信與安寧。不過，此刻的蓉子張和潘小雲却是齊心的，因爲她們有共同的利害，共同的恐懼以及共同的敵人。

沉默是被潘小雲打破的：「蓉子小姐！妳認爲金少白可信嗎？」

「應該可信。」

「我愈來愈覺得可疑。」

「哦？」蓉子張以驚疑的目光望着坐在她對面的潘小雲。

潘小雲從容的加以分析：「金少白爲了他姐夫不惜僞裝死亡，這是多麼大的犧牲，他那麼年輕，而以後却永遠要過埋名隱姓的日子，他對他姐夫忠心耿耿，是絕無問題的。」

「嗯！」蓉子張同意她的分析。

「他說，因爲馮超手段太毒辣，想吸盡褚大爺的骨髓，所以他要將馮超解決掉，然後給我們應得的錢，讓我們離開。妳認爲姓金的說得到，作得到嗎？」

「他武功不錯，放倒馮超該沒有問題。」

「馮超多麼厲害，多麼心狠手辣，你我都明白，如果姓金的能放倒他，難道還對付不了我們？他憑什麼要給我們錢？難道錢太多了他不會化嗎？」

蓉子張不禁一楞，眉頭也皺了起來。

「蓉子小姐！妳一向作事謹愼，如今爲什麼會輕信金少白的話呢？」

「小雲！妳不了解我的心情。我們一直信任馮超，聽他擺佈，爲他作事，而他到頭來却要出賣我們，爲的是貪圖他個人的安逸，怎不教人寒心？當我聽說金少白要放倒馮超，爲我們出一口氣，就不禁相信他了。」

「蓉子小姐！姓金的也好，姓馮的也好，都不可信任，最可以信任的只有兩個人。」

「誰？」

「妳和我。」

「小雲！想不到妳如此冷靜，穩練。妳說吧！我們目前該怎麼辦？」

「先離開這兒。」

「上那兒去呢？」蓉子張一臉徬徨無依的表情。

潘小雲附上了蓉子張的耳朵，低聲細語，說得蓉子張連連點頭。

×　×　×

一個人有時候打如意算盤打得太如意，就會顧此失彼。比方說曹驃吧！他只想到拿着兩萬塊錢過他的享樂生活，他就不去想想金少白的話中有多少破綻了。

在付工作酬報時，當然先要查驗工作成果。可是，查驗的工作應該對方去作，而非受方去作，這一個大破綻就足够使曹驃警惕了，而他竟然毫無所悟。

馮超的家對曹驃來說，並不是一個很陌生的地方，不過這一次却不能走大門。所幸曹驃幹了不少年的巡警，翻牆越戶的本事也學到了。只是身體稍胖，爬起來有點費力而已。

從院牆上爬進去，曹驃喘了好一陣子，才往大廳那邊接近，也只有大廳那邊才亮着燈。

貼近窗戶，套用老式章回俠義小說的手法，用舌尖頂破了窗紙，放眼向內一瞄，曹驃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

他不知道是吃驚，還是欣喜，心跳立刻加快起來。在一片血泊中躺臥着兩個人，曹驃第一眼就認出了柳成俊。儘管柳成俊是面向下俯着，可是曹驃認識他的衣服。另一個人是馮超嗎？大概是，但曹驃不敢肯定，因爲柳成俊的一隻手掌正好蓋住了那個人的臉。

曹驃此刻的膽子突然比天大，也許想求得眞實的情況，也許想表現自己的無所懼，他竟然推開𢘆門，跨進了大廳。

他走近，拉開柳成俊的手，看了個一清二楚，沒錯，那人正是馮超。在他的巧技安排下，二人自相殘殺，絕了褚運魁的後患。好了！現在回去領賞，兩萬塊錢拿得毫不虧心。剛好趕上早晨第一班南下入關的火車。北京也好，天津也好，好好地享受這下半輩子吧！

一轉身，曹驃的臉色突然發白。

李龍庭帶着四個巡警像幽靈般出現在他的面前。曹驃眞希望這是一個夢魘，然而這却是活生生的現實：一個必須接受的殘酷現實。

「曹驃！」李龍庭冷笑着說：「眞想不到呀！」

四個巡警有兩個去架住曹驃，另兩個則去檢查倒臥在血泊中的人。然後一個報告：「巡警長！馮超已死，柳成俊還有一口氣。」

李龍庭疾聲說：「立刻將柳成俊抬送一帖堂，敎他們盡力救治，因爲柳成俊是本案最重要的證人。」

「巡警長！你聽我解釋……」曹驃發出悽惶的聲音。「這是一條詭計……」

李龍庭冷冷地說：「你不用解釋，墳墓是你自己掘的，你自己埋葬自己，你還怪誰？」

×　×　×

天已快亮，褚運魁在小歇之後，精神旺健了許多，他輕輕咳了一聲，試試看外面是否有人，金少白立刻從外面跑了進來。

「少白！情況怎麼樣？」

「你放心，曹驃可眞能幹，完全按照您的計劃進行，如今馮超跟柳成俊都了帳啦。」

「曹驃呢？」

「依照姐夫的意思打發他上路了呀！如果他落在李龍庭的手裏，那還得了嗎？」

「少白！你辦事的確精明，你不但爲我省下了不少錢，也爲我除去了不少後患。」說着說着褚運魁的精神愈來愈好。「放心，姐夫不會虧待你，從今以後，本地的買賣全交給你，賺的錢我是分文不要。」

「姐夫的盛情我只有心領啦！」

「怎麼？」褚運魁以訝異的目光瞪着他。

「少白！你嫌少嗎？」

「姐夫！我可沒那個意思，在大夥兒的面前，我是個死了的人，怎麼可以再出面作買賣哩！」

「是啊！我倒沒想到。」褚運魁拍打着自己的前額，突地又提出了一個新條件：「這樣吧！曹驃拿兩萬塊錢爲酬，你也拿兩萬，有了錢，你不管到那兒都是大爺。」

「姐夫！我給您辦事，還要拿錢，那可說不過去。」

「少白！別這麼說，你遠去異鄉，變得無家無業，身邊沒錢怎麼行呢？唉！」褚運魁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要不是礦裏年年虧蝕，股東爭權，鬧得我走投無路，我也不會出此下策……別說閒話，我給你兩張天津外國銀行的本票，你最好能趕上早班的火車離開。」

褚運魁從貼身處摸出鑰匙，去開那座德國製的保險櫃，金少白亦步亦趨地跟在後面。

「少白！你去門口守住，免得突然闖進人來。」

這當然是褚運魁故意將金少白調開，免得他窺得保險箱內的秘密。

金少白也毫無心機地走開了。

褚運魁取出了銀行本票，又小心翼翼地將保險櫃鎖好，將鑰匙放在貼身處，這才召喚金少白過來。

却料不到金少白竟然拒絕了他這筆厚贈。

「怎麼啦？少白！」褚運魁頗感詫異。

「姐夫！想來想去，我還是不能收你這筆錢。」

「爲什麼？嫌少呀？嫌少你說呀！」

「不！絕不是嫌少，我只有兩個小小的要求：一是從今以後，你要對姐姐好，不能在外面拈花惹草；二是每個月給我一百塊錢的生活費，我每個月的月頭來拿。」

褚運魁幾乎想笑，這那裏算是要求和條件呀！因此，他飛快地點頭答應：「好：就依你，別說一百塊，再多也不要緊，也不一定在月頭，你隨時都可來拿。」

「不過，姐夫要是不守約定，我該怎麼辦呢？」

「我可以寫字據。」褚運魁脫口說。

「姐夫這麼說，我還有什麼意見呢？好！就請姐夫寫張字據吧！不過，這張字據怎麼寫法呢？」

「把你提出的條件寫在上面呀！」

「不行。」金少白的腦袋瓜兒搖得像貨郎鼓。「我是個死去的人，姐夫就是違約，我也沒法子拿那張字條去評理呀！」

「少白！」褚運魁有些不耐煩了。「你說吧！這張字據怎麼寫法？」

「把這樁事的經過寫出來，你如何與馮超訂計，如何利用柳成俊去殺死唐元標，又如何利用曹驃去對付馮超，源源本本一字不易地寫出來。」

褚運魁吃驚得嚷了起來：「少白！這怎麼能寫？」

「姐夫！」金少白的神色突然一變。「如果你誠心誠意地要履行條件，難道還怕我將那張字據公諸世人嗎？」

「不！少白，我絕不能寫這張字據。絕不能。」

「姐夫！你也知道我的脾氣，我是一個槓子頭，你愈說不能寫，我偏要你寫。姐夫！看你對他們的手段，實在陰狠毒辣，令人心寒。誰知道你將來會怎樣對待姐姐？誰又知道你將來怎麼對付我？」

「少白！你……？」

「姐夫！快些寫吧！現在離早班車開還有一個鐘頭，我要通知李巡警長，將曹驃截下來，你一切都完啦！」

「好！我寫。」褚運魁氣憤地說：「如果你想用這張字據要挾我，向我詐財，那就錯了。你會一文錢也撈不到。」

「姐夫！我要你寫這張字據絕不是爲了詐財，你剛才送我兩萬塊錢，我還不要哩！」

褚運魁取出了筆硯，他氣得手發抖，但是在金少白的壓迫下他不得不寫。金少白唸一句，他寫一句。金少白也沒有歪曲事實，說的都是實情。

「少白！射穿唐元標心臟的那一槍是你在旁邊補上的，也應該寫出來。」

「姐夫！如果寫出來後就不脗合了，因爲那個時候我已經『死』了呀！」

「那就便宜了你……這樣可以吧！」

「姐夫！再加這麼幾句，其實礦業公司早已破產，雖害人也救不了自己，如今後悔內疚不已……」

褚運魁驚疑地問道：「少白！寫這些幹什麼？」

「姐夫！我教你寫你就趕緊寫吧！」

「不，你一定要說出理由。」

「姐夫！萬一有一天這張字條據落到別人手裏，別人一看你已破產，就不會拿這張字據來敲詐你了。」

褚運魁想了一想，似乎覺得金少白的話很有道理，於是又將這幾句話加了上去。

褚運魁剛放下筆，金少白強而有力的手臂已經扼住了他的頸項。那不是挾制，而是緊勒；那也不是暫時約束褚運魁的行動，而是要使他死亡。

金少白的勁道用得恰到好處，他只令褚運魁昏眩，而不使他立刻死亡。金少白從懷中抽出一根繩子，繩子的一端已經打好了活套，這顯示他早有預謀。

他將活套套上褚運魁的頸項，另一頭甩過屋頂的橫樑，用力一拉，使得褚運魁的身子懸了空，再將繩頭拴在桌子腿上。

然後他又端張方櫈放在褚運魁懸空身子的脚下，站上去，從褚運魁的貼身處取出那把開保險櫃的鑰匙。然後又將方櫈踢翻。

從那張字條上的自白，以及現場的佈置，都可以斷定褚運魁是「畏罪」以及「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投繯自縊的。

現在，金少白打開保險櫃，清點他的財富。一些記名股票他拿去沒有用，零星存欵也留下了，姐姐還要生活。

不過，單是天津外國旅行的本票就有三十七萬元，這對仰人鼻息的金少白來說，該是一筆天般大的財富啦！

他將鑰匙放回褚運魁的貼身處，又以謹慎的目光向四處審視一遍，就在這時，李龍庭悄然在門口出現了。

照說，金少白該大驚失色，可是，他非但不吃驚，反而冲着李龍庭笑笑。

李龍庭神色很冷漠，語氣也很冷漠：「很能幹，辦得不錯。」

金少白諂媚地笑着說：「只要依照巡警長的吩咐去作，那還錯得了？……這是三十萬塊錢銀行本票，請巡警長過目。」

「你先放着。」李龍庭對那筆錢似乎不太感興趣。

「現在……？」

「現在跟我到馮超家裏去一趟，那邊有點小麻煩，還要你帮個忙。」

「只要巡警長有差遣，我金少白是義不容辭。」

二人相繼離去，懸在樑上的褚運魁早已斷了氣，但他的雙眼却還瞪得很大。如果他看到這一幕，一定會大感驚訝，也難以相信這竟然會是事實。

× × ×

根據各種跡象，各種證據，李龍庭宣佈了這件案子已完全偵破。殘了一隻手腕的柳成俊被一帖堂的神醫救活了，由於他的指證，曹驃的活路就完全斷絕了。

因爲柳成俊自始至終都是受害者，所以他在離開巡警局的時候，李龍庭還親自爲他披紅

掛綵，大放鞭炮。

過了幾天，曹驃也被處決。這件案子算是完了，然而這條詭路還沒有走完。

李龍庭在親手處決了曹驃之後，以「監督部下不週」的理由引咎辭職，雖經他的上司一再慰留，奈他辭意甚堅，最後還是掛冠而去。

地方上的仕紳紛紛餞別，接連喝了好幾天的酒，這天早上，李龍庭才登上了開往關內的火車。

頭等廂裏很寬敞，很潔淨，也很寧靜，客人很少，而且都很高尚，這正適合李龍庭這種人靠在紗絨沙發上編織未來的美夢。

北邊一直被軍閥割據，如今南邊的革命軍眼看就要統一全國，李龍庭這個巡警長還能幹多久呢？就是永遠幹下去吧，也沒法子賺到卅七萬塊錢呀！

這不是夢，是事實，三十七萬塊錢放在身邊的小提箱裏。雖然以前那還不算錢，但是一到天津，那幾張紙就能換到不少的錢。洋房，汽車，醇酒，美人，要什麼就有什麼，想到這裏，李龍庭得意地笑了。

世上有許多人都自以爲聰明，其實，他們比眞正的笨蛋還要笨，就拿金少白來說吧，他從頭到尾都在被李龍庭利用，只到死前的那一剎那他才明白。不過，那已經太遲了，當一個人的心臟已經被槍彈穿透的時候，不管他有多大的雄心壯志，不管他有多大的憤怒悲哀，都沒有用了。

李龍庭又笑了，在春風得意的心情下，他漸漸入夢，不過，他却緊緊地抓住了身邊的手提箱。

也不知過了多久，突然有一股香風撲鼻，就是這股香風將他薰醒過來。

手提箱還緊緊地抓在自己手裏，一切都沒有改變，只是他的身邊坐了一個時髦女郎。

這女郎穿着華麗，裝扮入時，還戴着一副剛剛開始流行的風鏡。

李龍庭暗忖：這女郎八成是那個外交使節的內眷，我看，一定是東洋人。

李龍庭並不是一個見色心喜的登徒子。於是，他連忙正襟危坐，繼續瞇上眼睛衝盹兒。

這種頭等廂的座位很別緻，兩邊是走廊，長長的沙發座設在中間，每一排最少也可以坐三個人。突然，又一個年輕的女郎在他的另一邊坐下了。

這位女郎是純中國式打扮，小褂褲，兩條辮子，衝着李龍庭瞇瞇笑，李龍庭對她也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可又一時想不起來。

「李巡警長！久違啦！」後來那個女郎竟然開口打招呼了。李龍庭猛地想起，這不是褚運魁的外室潘小雲嗎？

先來那個女郎也開了口：「咱們在火車上遇到巡警長，可眞是幸會呀！」

李龍庭雖未轉身，也聽出來那是開賭館的蓉子張。雖然情況來得意外，但他並不慌張，只是將手提箱放在雙腿之間，作了必要的安全措施。

蓉子張一開口之後，就接二連三地說了下去：「巡警長的計策眞是高明到了極點，令人佩服之至。」

李龍庭冷冷地說：「妳們僥倖漏網，算妳們走運，今天我已解職，恢復了平民身份，要不然，妳們可就糟了。」

「巡警長！」潘小雲接上了話頭。「少來這一套，咱們姊妹倆跟你不是一天啦，論起心狠手辣，天底下你恐怕是第一號，尤其是對付金少白的絕招，眞是敎人透體冰涼……閒話不說，咱們跟到火車上來的目的，不說你也會明白。」

李龍庭自然不會把這兩個女流之輩看在眼裏，他冷冷地說：「有什麼目的，最好還是說出來。」

蓉子張一個字一個字很用力地說：「見者有份。」

李龍庭反問道：「什麼叫見者有份？」

「你箱子裏的錢。」蓉子張伸手拍拍放在李龍庭雙腿間的手提箱。「三十七萬，就是三一三十一，咱們也該分個二十幾萬吧！」

「車上人多，到下站，咱們下車，好好談談……」

潘小雲的身子突然向李龍庭的身上一靠，李龍庭的嘴巴立刻張了開來，他似乎想叫，却又叫不出聲音。

潘小雲又伸手抓起了那隻手提箱，李龍庭竟然絲毫沒有反抗，原來一把犀利的短刀已經插上了他的腰際。

二人飛快地自兩邊的走道向外走去，正好查票員前來查票，以爲她倆是逃票的，連忙大叫：「站住！站住！」

這大概就是所謂作賊心虛吧！一聽查票員大聲嚷叫，連忙快步衝出，分別自兩邊躍下了飛馳的火車。

北國多平原，偏偏這裏斜斜的陡坡，落脚不穩，人就翻滾而下，兩個人都腦漿迸裂地死於非命了。

詭路是走不完的，而這個故事却完了。故事的結局令人心酸，也發人深省。

（續完）

下期預告

遊俠傳奇故事「草莽洞庭」朱羽著

疾風知勁草，扳蕩見忠臣，八年抗戰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事績，本篇描述當日洞庭湖畔一個江湖帮會與日軍鬥智鬥勇的故事，使你恍如置身於那震撼人心的時代裏，欲知其中緊張過程，請留意下期本刊。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朱空翼施展絕世玄功，攻破九宮十殺陣，擊殺海大空後，把身佩寶劍贈予寇英傑，勉其重投江湖，爲正義奮鬥，遂即離開荒島，寇英傑敬遵訓語，重履江湖。李快刀在潼關地面上，開設酒樓、客棧、賭館、妓寨，爲他賺來無數財帛，這晚，酒樓已近打烊，突有一黑衣姑娘乘騎一匹黑色駿馬到來，主管劉三興出言不遜，恃惡行兇，爲黑衣姑娘玄功所制，黑衣姑娘要他傳語給李快刀，速即收束賭館淫窟，並命他着人好照料她騎來的黑馬，否則絕不輕饒，最後却說，爲她做事的人，絕不會白忙——

新派武俠長篇

鐵骨冰心

蕭逸·文　盧令·圖



幽思揮情淚　爲君憔玉顏

黑衣姑娘說到這裏一隻手探進皮銀囊裏，遂即摸出一物，抖手丟過來道：「接着！」一道黃光，直襲向劉二興面上。

劉二興眼明手快，一伸手接在了手裏，只覺得，硬硬的，沉沉的，看一眼金光耀眼，好傢伙，敢情是十兩一錠的一大塊金子。

劉二興的「二當家的」，只不過是人家嘴裏恭維他叫叫而已，不錯，錢他是見過，可是像這麼出手闊綽，一給就是一錠金子的豪主兒，他還是破題兒第一遭遇見過，看看手裏黃澄澄老大的一塊金子，劉二興驚得瞪目結舌，一時連嘴都閉不攏來！

「錢」就是有這麼一點好處，能够化暴戾爲祥和，還能够化敵爲友。

眼前這錠金子一到了手裏，劉二興的表情可就不同了，頓時間心花怒放！

「大小姐，妳太客氣了，用不了這麼多錢……」劉二楞子哈了一下腰道：「我這就張羅去了。」

黑衣少女點了點頭，她神情至爲疲憊的揮了一下手，說：「去吧。」

劉二興忽然又回過身來道：「大小姐……我可以請教一下妳的大名是——？」

黑衣少女點點頭，道：「我姓郭，是從甘肅來的。」

劉二興頓時怔了一下，在座雖然人不多，可是全也都是在江湖上跑跑的人，別的姓他們可能不清楚，可是姓「郭」的他們却是久仰得很！

這年頭凡是有耳朵的人，誰又會不知道甘肅有位「金大王」郭老王爺，和他的那位掌上明珠「玉觀音」郭彩綾。

由「金大王」聯想到了這位姑娘的出手闊綽，劉二楞子頓時吃了一驚。

他一雙眼睛睜得極大，道：「莫非姑娘妳就是『玉觀音』郭大小……姐？」

每個人在劉二楞子的話方出口的一剎，所有的眼睛全都向着眼前黑衣少女身上，集中過來！

那個姑娘點點頭道：「難得你還有點眼力價兒，不錯，我就是玉觀音郭彩綾！」

劉二興嚇得打了個哆嗦，忽然伸長了頸子，却是什麼話也沒說，匆匆轉身就去了。

「宏福」鏢局的那桌客人，乍聽得座上的這個姑娘，原來就是名震西北道，黑白兩道聞名喪膽的那位「玉觀音」郭小王爺，一時間，俱都嚇呆了，原先有幾個還在說話的，也都不敢吭聲了。

對於這位大小姐的傳說，他們聽得多了，事實上只要是有關於這位千金的任何一點點小事，也都會像風一樣的傳遍了整個西北地方，秦、隴二省緊緊相隣，尤其「寶鷄」這個地方，更是與秦省位稱交界，那能會沒有耳聞？

是以關於這位「郭小王爺」的傳說，他們實在聽得太多了，風聞她的嫉惡如仇，風聞她的出手狠毒，也風聞她的出手闊綽……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

傳說總歸還是傳說！

想到了這位姑娘的厲害之處，每個人身上都由不住起了一陣子戰慄！

傳說之一是，這位「玉觀音」，在秦州有過一天殺了十七條人命的記錄！

之二，她不祗光殺壞人，好人只要得罪了她，她照殺不誤，甚至於她看不順眼的人，動

輒亦鞭撻相待！

其它類似的各種傳說多了！

這些傳說，在甘秦地面上，到底還有幾分眞實性，一到了外處，可就難免人云亦云，完全走了樣，十份之中能有一二份屬於眞的已是難能可貴了！

正因爲對於這類的傳說聽得太多了，「玉觀音」這三個字，在他們耳朵裏，簡直成了「玉面羅刹」，人們垂涎她的「美」，固期望着一睹其廬山眞面，但是一想到了她的「狠」，却又不禁自骨子裏打顫！

面對着這位傳說中的主兒，那一個還有膽子能在這裏坐下去，况乎酒足飯飽，早也就該走了。

「鐵翅」盛雄飛輕咳了一聲，向各人施了個眼色，站起來道：「夥計，算賬。」

正好，那位「玉觀音」郭大小姐的眼睛往這邊看過來，盛雄飛不得不上前一步。

他抱拳陪笑道：「姑娘有禮了……幸會，幸會！」

郭彩綾點了一下頭道：「老先生不必客氣，請自便吧！」

盛雄飛呵呵笑道：「老朽已經吃飽了，老朽姓盛，盛雄飛，在寶鷄這個地方，開有一家宏福鏢局，姑娘與令尊『金大王』的大名，我們是如雷貫耳，眞是久仰極了！」

「是麼？」郭彩綾微微一笑，站起來指向身邊一個座位道：「老鏢頭請坐！」

「這——？」盛雄飛硬着頭皮過去坐下來：「令尊他老人家，十年以前，在『臨潼』，老朽曾拜識過一面，至今記憶猶深，眞是神仙風采，仙風道骨。……那一面，對老朽眞有『高山仰止』的感覺，直到現在，老朽還不敢忘懷！」

提起了父親，這位大小姐眼圈忽然紅了。

也因爲如此，使得她對於眼前的這位盛雄飛敬禮有加——

她點了一下頭淒淒的道：「這麼說，老先生應該知道，他老人家已經去世了！」

盛雄飛怔了一下，吶吶道：「過……過去了？姑娘是說他老人家到那裏去了？」

彩綾苦笑道：「先父已於前年故世，這件事你老人家莫非還不知道？」

「啊——？」盛雄飛瞪大了眼睛：「啊呀……這這……我可是一點也不知道，不是我孤陋寡聞，我看這件事，知道人還不多，郭老王爺他老人家是得了什麼病？他老人家那種仙風道骨，豈能……？」

對於現場每一個人來說，眞是一聲晴天霹靂！

簡直是難以置信，「金大王」郭白雲那個傳說中的「神仙」人物，竟然會像一般人那樣的死了？

「這件事不要再談了……」郭彩綾臉上帶出了極度的傷感，更有說不出的一種悲憤，她冷冷的一哂，又道：「他老人家是死在仇人手裏的！」

「是……」盛雄飛極欲知道那個殺害郭白雲的仇人是誰，可是目睹着彩綾的表情，却是不敢開口詢問。

那位漂亮的姑娘，對於這件事也不想多說些什麼，小夥計一雙手獻上了一碗茶，她慢慢的拿起茶碗來，吹了一下浮在上面的茶葉，輕輕的呷了一口！凝着那雙淡掃的蛾眉，粉面上輕染着那種淡淡的離愁，那份模樣兒看着只是惹人憐愛，實在是難以想像出她凌厲神采的另一面！

「姑娘！」停了一下，盛雄飛不安的道：「妳……來到我們秦省是爲了……？」

郭彩綾淡淡的笑了一下：「我是來找一個人！」

盛雄飛道：「姑娘妳要找的人是……？」

郭彩綾微微一頓，那張粉臉上似乎略見暈紅，怪不得勁兒的笑了一下，道：「是我一個師兄——」

「啊！」盛雄飛道：「鄔大爺？還是司空二爺？」

彩綾搖了一下頭，心裏想着原來這兩位師兄的名頭這麼响，居然連陝西地面上都有人知道。

盛雄飛好像對於「白馬山莊」的人知道得很清楚，見狀奇怪的道：「老王爺生前不是只有這兩個傳人麼？難道說還有……」

郭彩綾道：「不錯，是他老人家晚年最後收的一個弟子，是我三師兄——」

盛雄飛原是心懷畏懼，想不到傾談之下，才發覺到對方姑娘原來是這麼和藹可親！能够與這位名震西北的姑娘攀上交情，在盛雄飛來說眞是無上的光榮，盛雄飛簡直有點捨不得挪開座頭走了。

聽了彩綾的話，盛雄飛精神振作的道：「噢，這我還沒聽說過，但不知這位少俠客的大名是……？」

郭彩綾臉上飛起了一片傷感，索然道：「他姓寇，寇英傑，盛老先生，你可聽說過？」

「這個……」盛雄飛低頭思忖了一下，道：「倒還沒聽說過，他到寶鷄地面上來嗎？」

郭彩綾搖頭道：「那就不知道了，不過有人說他來了秦省……至於是不是在貴地，我就不清楚了！」

一種漠漠的表情，輕輕籠罩着她，忽然她變得索然了！

盛雄飛還想搭訕着與她再說些什麼，却見對方已垂下頭來，只管用那雙凝聚着的眼睛注視着面前的茶碗——在蒸騰着的一絲絲水氣裏，那雙眸子裏，似已浮現出了一些晶瑩的淚光！

「鐵翅」盛雄飛心裏一動，可就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才好了。

正好劉二楞子恰於這時由裏面出來，他手裏托着一個托盤，爲這位郭大小姐送麵來了。

盛雄飛道了聲：「姑娘用飯吧，一半天內，老夫專程再來問安，幸會！幸會！」這才躬身告退！

彩綾忽然像是由沉思的夢境裏甦醒過來，怪不好意思的站起來送客！

「宏福」鏢局子裏的一干客人走了以後，「紅水晶」飯店裏才算眞正的安靜下來。

小夥計上了門以後，偌大的食堂裏，只剩下了郭彩綾唯一的這麼一個客人！

劉二楞子喝退了在場的幾個夥計，只留下他一個人在場服侍着。

郭彩綾原是很餓了，只是一想到寇英傑，心裏就有說不出的感觸，勉强的只吃了小半碗，就推碗站起來！

劉二楞子忙上前道：「姑娘不吃了？是我親手爲姑娘下的麵，姑娘是嫌味道不好？」

彩綾搖了一下頭，道：「我吃不下去，只覺得頭昏，身發滾——看起來，也許要在你們店裏病倒了！」

劉二楞子嘿嘿笑道：「那裏話？姑娘要找金針大夫，我這就派人去請他來。」

郭彩綾苦笑道：「不用了，也許睡一覺就好了，明天再去請吧！」

劉二楞子哈着腰道：「是是……姑娘，您請——我這就帶你到後面客棧去。」

彩綾這一陣子只覺得臉上熱糊糊的直發燙，身上發軟，起先還不覺得，現在吃了點東西身上一暖和，反倒是有些挺不住了！

她不願意在人前面現出那種懦弱，只點點

頭道：「前面帶路。」

劉二楞子自從悉知了對方這位姑娘的眞實身份以後，可是打心眼兒裏面害怕，着實不敢得罪！

於是，小心翼翼的瘸着腿，一直把這位小姐送出了跨院，來到了「紅水晶」客棧，那裏早就有一個小夥計打着燈籠在等候着，老遠看見了彩綾，趕忙上前請安問好！

劉二楞子交代說：「把這位小姐帶到西跨院雅房去，好好的侍候着，有什麽差錯，老當家的可是不饒你們！」

那個夥計連聲答應着，把郭彩綾的行李接過來，一面高挑着燈籠道：「大小姐您請！」

劉二楞子更是彎着腰道：「我們東家也知道姑娘來了，只是今天晚了，說是明天一早就去給您請安去！」

郭彩綾道：「用不着，我是客人，他是老闆，我住店他開店，犯不來討好，只是我要你轉告他的話別忘了就是了。」

劉二楞子怔了一下，連口的答應着，那位郭小姐已同着小夥計，向客棧步入。

目送着她離開以後，劉二楞子拐了一個彎兒，來到了飯店，很不俐落的上了樓。

在一個暖間裏，那位「紅水晶」的東家「李快刀」，正斜着身子在喝酒，面前是四樣精緻的小菜，和一個白銅的火鍋。鍋子開着，滋滋的往外面冒着熱氣。

暖廳裏佈置豪華，紅木的靠背椅上加着金絲猴的皮褥子，紫木架子上的黃銅大火盆盆火正旺，這一切使得這間所謂的「暖間」看上去更暗了。

李快刀——五十來歲的年紀，禿頂瓜，紅通通的大肥臉，瞇着兩隻水胞眼，銀狐皮袍子翻開一角，露着茸茸的一大片白毛，緊緊偎在他左右的是一雙俏麗佳人——要說是佳人，倒也太抬舉她們了，不過看上去還算順眼也就是了。

兩個姑娘，其實已經不是姑娘了。

明白底細的人，也都知道這是李大當家的新收的兩房小妾，那個高高的，腮帮子上生着一顆美人痣的叫「銀虹」，稍矮一點的，瓜子臉，柳葉眉，靈活的一對眼睛珠子更像是會說話似的，她叫「雲姐兒」。

兩個人原都是「紅水晶磨坊」艷幟下的寶貝，李快刀對女人眼睛特別靈光，一眼就瞧上了她們兩個，歪了歪嘴巴，就把這姐兒兩個相繼收了房，成了他的後宮專寵。

瞧瞧這份熱活勁兒——

銀虹那個騷妞兒，伸着一隻白酥酥的嫩手，反勾着李快刀短粗的頸項，却把紅紅的嘴唇兒湊上去，只管咕咕咕的在李快刀耳邊上說着什麽。

雲姐兒义着襠，騎在李快刀的大粗腿上，鼓着她那個看上去吹彈可破的腮帮子，有一口沒一口的吹着紙煤，在給大當家的在點烟。

這暖間裏，除了他們三個以外，還有一個人。

「瘦猴」謝七……謝總管。

謝總管也就是謝師爺。

瞧瞧他那副個頭，一身的皮包骨頭，全身沒四兩肉，却穿着一襲火紅色的皮袍子，皮袍子太大，人太小，看上去整個的人都幾幾乎縮在了袍子裏頭，眞是毫不起眼，只是那張臉，却是異樣的恐怖。

老鷹鼻子鳶子眼，青中帶白的一張小巴掌臉，上嘴唇上留着「八」字鬍，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一個極工心計，而難說話的人物了。

人人都知道，這個人是李大當家的智囊，李快刀幹十件壞事兒，最起碼有九件是他給出的主意，這傢伙是出了名的滑，官商兩面，甚至於地面上的混混，流氓，他都有來往，再棘手的事，他「瘦猴」謝七一出面，簡直沒有辦不通的，李快刀對他，就像捧鳳凰蛋似的，一天到晚都「捧」着他，就這樣養成了謝七唯我獨尊的氣勢，在「紅水晶」這一系列的四家買賣裏，他只賣李快刀一個人的賬，別人他是誰也看不上眼。

手裏端着長長的一根旱烟袋——太湖湘妃竹的烟袋桿子，白銅烟鍋，瑪瑙的烟嘴。

謝七瞇縫着他的一雙小眼睛，有一口沒一口的吞吐着，一股股的白烟，霧也似的向天上散佈開來。

「玉觀音」郭彩綾在樓下大鬧的事情，他們當然都知道了，要依着李快刀的脾氣，本來打算馬上就發作，喚來賭場妓院的保鑣，施以顏色，可是「瘦猴」謝七却大大的反對，一力的勸說，才把李快刀的性子給壓了下來。當然，謝七絕不是眞正的好心腸想要放過了她，他只是想另外換個方式而已！

房門開處，劉二楞子瘸着腿走了進來。

李快刀一眼看見了他，就手一掌把騎在他腿上的雲姐兒推開，後者差一點跌了一跤，一時還只當是犯了什麽錯兒似的，嚇得花容變色，另外的那個銀虹也忙知趣的閃開一旁。

劉二楞子坐下來，把楞子放下，先搓了一下手再去烤火，却是不說一句話。

李快刀忍不住道：「怎麽回事，她走了沒有？」

「走了？」劉二楞子一笑，道：「在我們棧裏住下了，還有得磨菇呢！」

李快刀道：「什麽？——」

劉二楞子道：「看上去她大概身上有病，還有得好住呢！」

謝七嘻嘻一笑道：「好漢就怕病來磨，就算她是蓋世的俠女，這一病也能把她病垮！」

李快刀冷笑一聲道：「要是早先亮着她爹，我還怕她三分，現在她爹既然死了，大可不必顧忌，她眞要敢給咱們作對，哼！我就給她顏色看，叫她吃不了兜着走。」

劉二楞子道：「眼前大可不必，她不動我們也不動，她要動，我們就動。」

謝七點頭道：「對了，她不動我們也犯不着招她惹她，她要是眞想給我們作對，我們就跟她來一個先下手爲强，乘着她在病中，給她來個厲害！」

李快刀嘿嘿笑了兩聲，緩緩點頭道：「對！就這樣。」

說到這裏，把一顆寸草不生的禿頭伸到了劉二楞子面前道：「怎麽——我聽說這個丫頭生就的一張俊臉蛋子，有西北第一美人之稱，眞有這麽回事？」

劉二楞子道：「這倒是不假。」

李快刀怔了一下，張着嘴，那副樣子簡直像連口涎都要淌了出來！

「眞有這麽美？」哈哈笑了兩聲：「眞要是有這麽美，那我倒還眞捨不得向她下手。」

劉二楞子看了他一眼，道：「美是美到了極點，只是却是一朵帶刺的玫瑰花，可是招惹不得！」

「笑話！」李快刀腦門子直發亮：「我就沒聽說過，天底下還有不能動的女人！女人要不能動，那就不是女人了，是不是？」

說着，他伸出手，在那個「雲姐兒」臉上擰了一下道：「是不是？嗯，雲姐兒？」

「你壞死了—」雲姐兒的一雙粉拳，搥在了他肩膀上：「大當家就會拿我們柔開心！」

李快刀恐怖既去，淫心大發，張大了嘴笑着，就像拿小鷄似的把雲姐兒給抓了過來，後者亂蹬着兩條腿，貓也似的叫了起來。

這麽一來，倒是恢復了先前的輕鬆氣氛！

一想到「美人兒」——生病的「美人兒」，李快刀對那位郭大小姐，可就再也不心存畏懼，反倒是心裏面充滿了說不出一種甜甜的感覺，幻想着一親芳澤的快感，頓時他的骨頭都變酥了！

× × ×

郭彩綾眞的是憔悴多了！

面對着銅鏡，她忽然興出了一番感慨，這一年多以來，她馬不停蹄的四面奔波，餐風露宿，當眞是倍極辛勞，蹄跡踏遍了整個的甘凉，新、蒙……然而要找的那個人——寇英傑，却是杳如黃鶴。

無情的大漠風沙，漫長的深更寒漏，看似把人都催老了！

不過是一年多的時間，然而在她的感覺裏，却是那麽的長，長得比她整個過去的歲月還要遙遠……而寇英傑那個人的影子，却並不曾相對的變得暗淡，反倒越形明顯而尖銳——

像是一塊烙鐵，姓寇的牢牢的烙在了她的心上，眼中淚，心中事，意中人……每一回思索起來，都令她不勝折磨，而變得益形脆弱，她就是這麽開始憔悴下來的！

猶記得第一次與「他」見面的時候，那是在凉州的小客棧裏，雙方由於「馬」的問題，談得很不投機，還幾乎動武！

第二次是在賽馬會上——

那一次這個人給她的印象不但討厭，簡直可恨，好好的賽馬給他攪得一團糟，還記得那一頓皮鞭子，當時如果不是卓小太歲在一旁拉圓場，眞不知後果如何——

然而，那一天返回以後，忽然間她心裏生出了那種不自在，——他就是在那個時候打進到她心坎裏面去的。

——也不過，只是一種心裏的歉疚；那個人——寇英傑給她的感覺，只是怪值得同情而已！

往後，他就像陰魂不散的，一路跟隨着自己。

想着這些無邊的往事，郭彩綾禁不住喟嘆了一聲，腦子裏思索再轉，憶及到蘭州「大悲寺」的那一夜。

那一夜，雙方初步交談之下，雖祇是寥寥數語，他却給她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影响——接下去，在晴天的一聲霹靂之下，演變出父親的死亡！這才知道寇英傑原來是護送父親靈柩來的，他千里迢迢，不辭辛勞，倍受折磨，對於她來說，內心的感受，又豈止是僅僅的感激而已！

那個時候起，她才眞正的愛上了他，但是事情的演變，竟是大大出人意料……「痛苦」「矛盾」「錯亂」「猜疑」……事情發展的結果，竟然會落到這步田地，直到今天爲止，她想起來，還弄不清到底是怎麽回事？怎麽會糊里糊塗跟着兩個師兄，就把寇英傑給得罪了。

想着，想着，眼淚可就在她眸子裏打起轉來。

手裏緊緊的捏着那個小小的晶瓶，情不自禁的就聯想起爹爹當年所說的話了！從爹爹的話又聯想到了寇英傑的留書退婚出走——

她的心碎了。

想到這裏，兩眶眼淚再也忍不住，只覺得眼皮一陣發痠，晶瑩的淚水遂即簌簌落下！

寇英傑當時的心情，她自是不難體會，一想到他留瓶出走時的感觸，她的心更似着了一層冰——

「我一定要找着他——」彩綾心裏喃喃的說着：「那怕是天涯海角，十年、一百年，我也要找着他！

「我要毫無保留的向他道歉，求他原諒我……不管他罵我，打我，我都甘心情願……」

心裏吶喊，手裏那條銀色的鏈子不住的顫抖着，搖曳的銀光，反映着她內心的破碎與沉痛！——自從懂事以來，她就從來不曾這麽作踐過自己，生來又是要强的性子，天不怕，地不怕，除了爹爹以外，她何曾又怕過誰來？又將就過誰？

昨天傷心了一夜，今天兀自覺得頭昏昏！

把那條配有晶瓶的鏈子重新貼着肉戴好，她伸着懶腰站起來，說不出的那種懶散與不開朗！只是感覺到自己是生病了。

窗外雪花片片！幾株寒梅迎着瑞雪，綻開着蓓蕾，一隻方生頭角的小小花鹿，正在樹下引頸顧盼着，這「紅水晶」客棧，眞有王侯大戶深宮禁院那般的排場——

然而她却是一百個不開朗！

「我是眞的病了……」

心裏想着病，「病」可是眞的馬上就來了，一陣子頭昏目眩，只覺得腿上一陣發軟差一點站立不住，方自倒在了床上，可就聽見房外有人敲門的聲音。

「大小姐——大小姐——」

一聽就認出了是劉二楞子的聲音。

「大小姐，給您請的大夫來了。」

郭彩綾欠身坐起來，强自把持着，道：「進來。」

房門推開，劉二楞子領着一個身着青袍大褂的白鬍子老頭，那老頭兒胳膊下面夾着一個棉布包兒，見了彩綾深深的打了一躬。

劉二楞子笑道：「這就是本地最有名的金針大夫費神針。」

費老頭哈下腰道：「大小姐的俠名，小老兒是久仰了！」

郭彩綾道：「不用客氣，你坐下。」

費老頭又應了兩聲，找了一張椅子坐下。

房子裏，兩扇窗戶都敞開着，冷風颼颼的灌進來，眞够冷的！

劉二楞子驚訝的道：「咦——大小姐您房裏還沒有火盆？我這就去叫人拿去。」

郭彩綾道：「用不着，我喜歡冷，這裏沒你的事了，你下去吧。」

劉二楞子答應着，遂即退下。

費老頭關好了門，嘻嘻笑道：「大小姐與老王爺的大名，小老兒是早就聽說了，小老兒早就——」

郭彩綾岔口道：「我是要你來給我看病的，不是來聽你說閑話的——」

費老頭怔了一下，碰了一鼻子灰，才知道敢情這個姑娘大大的不好說話，嘴裏連連稱是，遂即走到床邊，含笑道：「姑娘請脈！」

彩綾緩緩的探出一隻手來，費老頭把着脈，神色略變，彩綾道：「怎麽？」

費老頭道：「姑娘請出另一隻手。」

彩綾就伸出了另一隻手，費神針把了一回，收回手來，彩綾注意的看着他。

費老頭又看了一下她的舌頭，這才點頭道：「是了，是了——姑娘妳發病有幾天了？」

彩綾道：「總有二十天了。」

「早醫就好了。」費老頭說：「姑娘妳是底子好，要是換在另外一個人，只怕早就起不來了！」

彩綾微微一愕道：「眞有這麽嚴重？」

費老頭皺了一下眉道：「請恕小老兒有話直說，我看姑娘妳這個病是打心裏起的，心有怔忡，日痴夜想，乃成斯疾——應以清心理氣爲主，始可得望能有轉機！」

彩綾臉上一紅，吶吶道：「是這樣麽？」

費老頭道：「不會錯的，小老兒幾十年看的病人多了，像姑娘這種病的，以前並非是沒有。姑娘妳却要將心裏的實話告訴我才好下手醫治。」

彩綾輕嘆一聲，過了一會兒才道：「就算你說的不錯，你看這個病要……緊麼？」

費老頭道：「這可全在姑娘妳了——姑娘妳是明白人，常言說得好，『心病須要心來治』，姑娘妳須先要找出妳心裏病的癥結，才得對症下藥！」

郭彩綾微微點了一下頭，苦笑道：「這個我知道……大夫，你帶針來了麼？」

費老頭說：「帶來了。」

說着把隨身帶來的那個針包打開來，裏面是長短不一的二十四根銀針。

費老頭淨手之後，取針在手，道：「姑娘請平仰在牀。」

郭彩綾注視向他，道：「大夫你叫什麼名字？」

費老頭謙虛的道：「小老兒姓費名謙，不勞姑娘動問。」

彩綾冷冷的道：「你下針要特別小心，要是有一點不對，可怪不得我手下無情，你給我扎吧！」

說罷，遂卽把身子躺下來。

費謙怔了一下，遂卽笑臉稱是，對方是個坤客，他不便要求解衣，好在他針術高明，隔衣認穴，百無一失！只是彩綾深精穴理，他每下一穴之前，都須要有明確解說，才可下針，如此十數針後，已緊張得冷汗淋漓！

郭彩綾顯得異常疲憊，費老頭收針而起，言明須三天連續下針之後，才可見功！隨卽告辭退出。

在走廊的一端，劉二楞子在等着他。

乍見之下，劉二楞子緊張復興奮的走過來，道：「怎麼樣？成了沒有？」

費謙回頭看了一眼，拐向牆角，劉二楞子跟過來。

費老頭苦笑着搖搖頭道：「實在沒辦法下手！」

劉二楞子頓時一怔，道：「怎麼會？難道她沒叫你扎針？」

費謙道：「扎是扎了，但是這個姑娘却是聰明的很，實在是沒辦法！一個弄不好，只怕我這條命就保不住了，劉爺請轉告大當家的，就說這個錢我實在沒辦法賺，我也不敢賺。」

言罷，抱拳作了個揖就要告退。

劉二楞子一把抓住他道：「站住。」

費老頭臉色發白的道：「劉爺……這……你不能强人所難呀！」

劉二楞子冷笑道：「姓費的，你給我聽着，大當家的交待的事情，你非辦不可，要是你敢不遵命行事，我看，你是不想在這個地方混了！」

費老頭發呆的道：「這……我不是不聽，實在是沒有機會，這個姑娘可不是好惹呀！」

「當然不是好惹的，」劉二楞子道：「給你三天的時間，用針也好，用藥也好，反正把她給擺平就沒你的事了，你還有機會，先回去吧！」

費謙還要分說，劉二楞子已掉身而去——剩下發呆的費謙，他似乎也只有翻眼的份兒！

× × ×

夜，雨聲淅淅！

郭彩綾在牀上反覆輾轉着，只覺得遍體發熱，百骸盡瘦，她從來不曾這麼難受過，敢情是病勢大發了。

模模糊糊的睜開眼睛，只覺得口渴難耐，掙扎着方欲坐起，忽然她接觸到了一個人的背影！

——那個人端正的坐在書案前，正自書寫着什麼。

豆大的一點燈光，襯映着這個人魁梧的背部輪廓，他穿着一襲紫色長衣，腦後的兩條風翎緞帶，勾畫出對方的翩翩風度！

郭彩綾猝然一驚，眸子裏迸現出寇英傑昔日的風采，記得馬場初見時，對方正是這等裝束，這時所見背影，更是一般無二！

剎時間，她驚喜復惶恐，緊張的出了一身虛汗，彷彿精神大振——

「英傑——是你……麼？」

這幾個字一經出口，兩汪情淚已禁不住奪眶而出！

那個人先是一愣，放下筆，輕輕的發出了一聲嘆息，却沒有立刻回過身來。

「英傑……你好狠的心……」彩綾落着淚：「你找……得我好苦……你——」

那人仍然沒有回身，似乎第二次又發出了嘆息。

郭彩綾睜大了眸子，她想下牀，只是遍體發軟，那裏用得上力道。

「傑師哥……」她喘息着道：「你還在生我的氣麼？我……我對不起你……我錯了……是我錯了……」

眼淚就像是斷了綫的珠串，點滴的洒落牀旁！她哭得那麼傷心，像是小女孩那般無依！

「這一年半……我找得你好苦……英傑……你怎麼不說話？你回過頭來，我有……要緊的話要問你……我……」

彩綾用力的撩開了身上的被子，作勢想下牀，却是力不從心的又躺了下來——

就在這個時候，坐在桌前的那個魁梧漢子，才緩緩的回過身來。

——是一張男人的俊臉！鼻直而挺，目俊而朗——但是却不是寇英傑。

他是「卓小太歲」——卓君明。

黯淡的燈光下，兩張臉都怔住了。

對於雙方來說，都大爲尷尬，太窘了。

尤其是郭彩綾，在一度驚恐張惶之後，簡直難以自處，她想發作，只是發不起來，想走，走不動，「失望」「悲慟」「羞澀」……數不清的幾百種因素，一下子岔集着她——

忽然間，她覺得一陣頭昏目眩——

「是……你……卓君……明……？」

只說了這麼一句，就全身癱瘓了下來！

背過身子來，把臉埋在胳臂裏，一時只覺得受了天大的委屈，忍不住悲慟的痛泣出聲！

桌前的那個人——卓小太歲。

一年多不見，他的氣質變得深沉多了，那雙昔日散放着朗朗神采的眸子，却因過多的沉鬱，顯得更爲深邃，豐潤的雙頰，也微微陷入，看上去只是消瘦——浸淫着蒼勁風塵之色！

他緩緩由位子上站起來，走過來。

郭彩綾突然止住了傷心，用着那雙含滿了熱淚的剪水瞳子逼視着他。

卓君明後退了一步，在距離牀前約五尺左右站住。

「姑娘久違了！」他吶吶道：「聽說姑娘玉體違和，特來探視，本想留書作別，却沒有想到反而驚擾了姑娘，實在罪過！」

郭彩綾含有責怪的目光，仍在逼視着他，深深譴責着他的孟浪，只是對方明顯的一番好意，她也不能過於有悖人情，說他些什麼。

她認識「他」很久了，從第一次賽馬大會上，就見過他，她知道他就是在盛京地面上極負盛名的「卓小太歲」，他擁有的那匹好馬「紫毛青」，更有「八荒第一名駒」之稱，脚程幾乎比她的那匹「火雷紅」更要快，只是他却有意無意的，在每一次的賽馬會上，總讓她跑上個第一，他自己却屈居第二。

——就是這樣，他才在她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並且也知他武功極高，人也風流。

就是因爲他風流，她才不答理他，還記得

年前的那次大賽馬會上，寇英傑誤追誤闖的跑了個第一，她盛怒下鞭韃寇英傑的一場，若非是這個人的從旁勸阻，那一次眞可能會把寇英傑打死！

多少年來，這個人——卓君明，總像是陰魂不散，若卽若離的跟隨着她。

比較起來，倒是這一年多以來——自從寇英傑出現以後，他才失踪了。

現在，他突然的再次出現，又表示些什麼？——彩綾有些茫然了。

然而，無論如何，這個人在她印象裏，比起一般人來總要强多了，離鄉背井的此刻，能够看見一個印象並不壞的故人，總是一件可喜的事情，雖然這份「喜悅」因爲對寇英傑的過份渴望淡了，然而，對於他，總還能保持着一份起碼的友誼！

輕輕的抹了一下臉上的淚！她窘迫的苦笑了一下，道：「你是不該隨便進我房子來。」

卓君明汗顏的道：「姑娘責的甚是——只是義行不顧細節，心裏念着姑娘的病，也就不揣冒昧，尙請姑娘海涵才是！」

彩綾翻過眸子來，看了他一眼，無可奈何的道：「你怎麼知道我住在這裏？」

卓君明道：「在馬廄裏，我看見了那匹黑水仙寶馬，只以爲我那英傑兄弟到了，後來一打聽，才知道是姑娘來了。」

郭彩綾微微點頭，道：「不錯，是我騎了他的馬——那你又怎麼知道我生病了？」

卓君明道：「是我在飯店用飯時，聽見很多人在談論姑娘，才知道姑娘玉體欠適，聽說姑娘還找了費神針扎針，只是看起來，好像並沒有什麼起色！」

郭彩綾苦笑了一下，她欠身坐起來，用枕頭墊在背後面，輕聲喘道：「卓兄請把燈撥亮了！」

卓君明應了一聲，把青紗罩燈，撥亮了一些！

這麼一來，彼此更清楚的看見了對方。

彩綾臉上帶出一片紅暈，她手指了一下桌上的杯子，說道：「卓兄，請煩你給我倒一杯水……」

卓君明立刻由暖壺裏倒了一杯水，雙手奉上，雖說是暖壺，這種天也保不了多久，摸起來也都冰涼了。

卓君明道：「水冷了，我這就到大房去換一壺熱的來。」

郭彩綾擺手道：「算了，這些日子我早習慣喝冷水了。」

卓君明輕嘆一聲道：「一年多未見姑娘，姑娘妳瘦多了！」

彩綾淡淡苦笑了一下：「那能不瘦呢，先是我爹死了，後來又是仇人上門，家裏生了許多事情……那一件也都够我煩的……」

說着，她微微低下頭，露出粉酥的一截頸項，一種「美人憔悴」傷懷，淡淡的渲染着！

卓君明眼睛移向一旁，再回過頭來，二人目光對視——

他點頭道：「姑娘家門中事，我都聽說了，其實寇英傑與我在秦州初見面時，我已拜叩了老伯的靈柩，這次出來，更到興隆山白馬山莊令尊墓前禮拜，只是我去的晚了幾天，英傑與姑娘都已先後出走——只會見了兩位師兄，甚是遺憾！」

說到這裏，微微一頓，輕輕發出了一聲嘆息！

彩綾强笑道：「我身子一向就好，從來也沒有生過什麼病，可能是這一次橫越沙漠辛苦了些，受了點風寒，才會不支的病倒了！」

卓君明道：「家師留贈給我有幾粒『驅風健骨丹』，能治各種疾病，剛才見姑娘睡着了，不敢打擾，特別留下相贈，姑娘既已醒轉，最好現在吃下兩粒，我想再過幾天，也就差不多可以好了！」

彩綾點頭笑道：「謝謝你——我想也沒什麼大不了——」

卓君明忙站起，自桌上拿過一個小小瓷瓶，由裏面倒出了兩粒藥丸遞上。

彩綾道謝接過一看，不禁驚奇的道：「咦——這不是我爹爹的『風雷丹』麼？怎麼你……也有？」

卓君明微微一愣，他當然知道師父成玉霜當年與郭白雲的一段夫妻之情，那時夫妻伉儷情深，同室習技，採百藥共煉靈丹，這丹藥多半是那時候二人共同配製調煉而成的。

這些話要說起來可就遠了，眼前也不是說這些話的時候，當時聽在耳中，並不解說，只淡淡笑道：「姑娘所說的風雷丹，也許與這些藥丸很相像，但是效果却不相似，姑娘以前可曾服用過？」

彩綾想了一下道：「吃過，那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說着卽把兩粒丹藥服下，點頭道：「卓兄坐下說話。」

卓君明自從結識她以來，從未曾見過她這般謙虛待人，不免受寵若驚，微微呆了一下遂卽坐下。

彩綾道：「不瞞卓兄——寇英傑蒙先父生前所垂青，收爲門下爲徒，他千里迢迢運送先父屍身，我和兩位師兄竟然誤會了他……以至於他師門難留，悲傷出走，如今下落不明，我就是專爲這件事來找他的……」

卓君明輕嘆一聲道：「姑娘的來意，我是知道的，寇兄弟義薄雲天，令人欽佩，他是個有抱負血性的人，時時以郭世伯之死與師門榮辱在念，自是不甘寂寞，我猜想他很可能隱居某處，參習郭世伯臨終前傳授他的武功，此番出世，定是頗有可觀了！」

彩綾心裏越是難受，當着人前，她自是不會顯露出來，卓君明道：「月前我風聞隆中出現了一個了不起的少年奇俠，竟然於一日之間，將隸屬『宇內十二令』的三處分舵給挑了，三舵主俱受重傷，那個少年並沒有留下姓名，只是武功奇高，江湖上風聞他身法奇特，前所未見，能踏波御風而行，不知姑娘可曾聽說過此一傳說？」

彩綾微微呆了一下搖頭道：「這個……我倒沒聽說過……怎麼，卓兄莫非以爲……？」

卓君明搖頭道：「這就很難說了，士隔三日刮目相看，以寇英傑之稟賦，如得高人秘授，並非不可能造就奇功，只是我總覺得太突然了一點，可能是另有其人，不過，這個人居然公然與宇內十二令爲敵，却是令人佩服，我風聞他的神采，眞希望能與他見上一面才好！」

郭彩綾微微一愣道：「這人姓什麼？」

卓君明道：「這個就不清楚了，只是風聞他身法奇特，如金鯉行波——人皆以『金鯉』稱之。」

彩綾登時爲之一呆——

一剎間，她臉上閃爍出一片喜悅！

「金鯉——」她神色緊張的道：「你是說這個人外號叫金……鯉？」

「我是聽人家這麼說的，詳細情形也就不知道了！」

郭彩綾輕輕「哦！」了一聲，喃喃道：「莫非眞的是他……？」

卓君明驚道：「姑娘莫非認得此人？」

彩綾搖搖頭，說道：「不——我只是瞎猜罷了！」

她嘴裏雖這麼說，可是一顆心却是無論如何也平靜不下來，若非是身上的病，她眞恨不

能馬上就離開這裏，趨到隆中去。

然而，轉念再一想，寇英傑只不過才離開了一年多的時間，那裏能造就出這等駭人功力？雖然外面傳說父親生前擁有那麼一卷「金鯉行波」的圖畫，自己却是始終不曾見過！——就算是父親眞有此物，以他老人家那等出神入化的身手，多年來都未能參透，又何能敢以揣忖寇英傑在短短一年之內，竟能習透貫通？實在是過於玄想！

這麼一想，她不禁又涼了下來。

一時之間，就好像心裏倒了個五味瓶兒一般，越加的不是滋味，恍惚中發出了一聲輕嘆，遂即閉目不言。

卓君明見狀，心內雪然！

其實他鍾情彩綾，更不在寇英傑之下，只是一旦發覺到寇英傑的受命；乃是出於郭白雲死前託囑，他旋即打消了一腔熱念，一時間萬念俱灰……

在過去的年許時光，他就是在那種心情下渡過的。

經過了一年多長久時光的痛苦煎熬之後，他原以爲對於此事巳經淡忘了，原以爲自己巳經變得很堅强了，那裏知道那獨自建立的心裏長城，却是那般的脆弱……

此刻，在目睹着彩綾這個人時，他幾乎感到要崩潰了，一種難以克制的痛苦情緒，像是澎湃的怒潮，在他內心翻湧着——

然而，他必須要忍耐着！

他作出了一種幾乎不像是他意識支配下所產生的窘迫表情，狼狽的苦笑裏交熾着隱隱的淚光！

背過身走向窗前。

他長長的吸了一口氣，幻想着面前的一切，都不是眞的，一種俠義的激烈意義，否定了兒女情長！

瞬息之間，他立刻又變得理智了！

回過身子來，他打量着彩綾，道：「姑娘，夜巳經深了，妳好好歇着吧，我會隨時來看妳的。」

彩綾看着他，吶吶道：「卓兄也住在這個客棧？」

卓君明道：「不錯。」

他忽然想到了什麼——又道：「姑娘也許不知道，這所紅水晶客棧的東家李快刀，是本地的一霸，劣跡昭彰，姑娘單身住棧，對於此人，却要防上一防。」

彩綾點頭道：「我知道，這個人的一切所作所爲，我來前都聽說了，我有心要爲這地方除此一霸，却未曾想到一上來却病倒了！」

卓君明冷冷的道：「姑娘既有此心，正是英雄所見略同，我可以助姑娘一臂之力——」

彩綾笑道：「卓兄如肯插手，那就太好了，只是我們應該怎麼下手？」

卓君明道：「姑娘目前自是不宜勞動，李快刀雖說是一介奸佞小人，但是這些年賺的骯髒錢，實在爲數不少，這附近方圓數百里內外，他稱得上是個人頭，養有不少無賴混混，還有不少江湖敗類，依賴他的錢勢，也都肯爲他効力賣命——」

彩綾冷笑一聲，插口道：「就憑這點勢力，卓兄莫非就害怕了？」

卓君明道：「姑娘誤會我了，就算是不會遇見姑娘，我也有決心要痛懲此人，只是在動手之前，我不能不把他摸個清楚，以免遺有後患！」

郭彩綾微微頷首，道：「還是卓兄想的週到，聽卓兄這麼說，莫非這個李快刀還有什麼權勢撐腰麼？」

「當然有。」卓君明微微冷笑，說道：「我如果說出了這個人的後台，姑娘就勢必更不會與他干休了！」

郭彩綾呆了一下道：「卓兄是說……？」

卓君明道：「姑娘也許還不知道紅水晶的後台勢力，不過我說一個人姑娘一定認識。」

「是誰？」

「鷹九。」

「鷹……九？」彩綾睜大了眼睛道：「卓兄說的莫非是鷹……千里？」

卓君明點頭道：「不錯，就是這個人。」

郭彩綾沉默着沒有說話，只是這個名字顯然巳勾起了她無邊的痛恨，關於這一點，只須要透過她那雙鋒芒內蘊的眼睛即可知道。

過了一會兒，她才問道：「卓兄這個消息可靠麼？」

卓君明道：「絕對可靠，關於這件事，我是親耳由李快刀嘴裏聽到的，不過好像與宇內十二令並沒有什麼關聯，我只聽他們談到了鷹九這個人！」

彩綾徐徐點頭道：「這就對了，宇內十二令的總令主鐵海棠，巳經佔有了我爹的兩處金礦，他眼睛裏豈會看得上紅水晶這點小買賣，倒是鷹千里很可能打着宇內十二令的旗號在外面詐財。」

卓君明道：「姑娘說的不錯，我也是這麼想，不過既然鷹千里插手其間，也不能說宇內十二令毫無關係，我以爲還是應該先把他們摸清楚了，才好下手。」

彩綾顯然因爲聽見了宇內十二令以及鷹千里等名字，想起了父親的死，家門的恨，頗是難以自巳，再加上病勢的折磨，看上去確是顯得十分衰弱！

卓君明又爲她倒上一杯水，遂即告辭道：「姑娘還是好好歇着吧，有什麼事須待病好了以後再說吧！」

彩綾看着他，微微苦笑了一下，點頭道：

「謝謝你卓兄——我不送你了。」

卓君明轉身離開，一股輕烟似的，投身窗外！

雨仍然還在繼續下着——

站在廊子裏，卓君明回過身來打量着彩綾的住房，只見兩面紗帘，被風吹得獵獵起舞！

想到了房中佳人，正是年來自己刻骨銘心、晝思夜想的人兒，在昔日，彼此雖未能見面，想起來却每生甜蜜之感，而此刻，雖然相距得如此之近，近到深宵對面，剪燭夜談，却反倒冷漠如斯，而有「咫尺天涯」之感！

人也，時也，地也，造化之弄人，夫復奈何，悵望着紗帘內的熒熒孤燈，懷想着美人的惆悵，正是一種相思，兩般消受！

卓君明臉上帶出了冰澀的笑容，這一剎，他眞是由衷的對寇英傑深深羨慕——不可否認，郭彩綾這個妮子巳深深的愛上了他，寇英傑雖說是歷盡千辛萬苦，到頭來能夠贏得彩綾這般蓋世俠女佳人的同心轉意，却也是實足的值得了，再回過頭來想想自己，剎時間，他眞有置身寒冰的感覺！

感情的枷鎖，他是揹定了，道義的趨使，更不能容他抖手一走，火般的熱情，轉瞬間變作冰渣，硬生生的嚥到肚子裏！

凝睇着敞開的樓窗，忖想着窗內的彩綾是否也如同自己一般的「痴」？

他木訥的轉過身子來，目光視處，却意外的看見了通向隣院的那個月亮洞門，在高挑着的彩燈裏，渲染出一片桃紅光彩。

恍惚間，他聽見了那種醉人的絲竹聲，足下也就情不自禁的向着那扇月亮洞門邁進去。

斜風細雨裏，他來到了那處最能銷魂蝕骨的地方——

「紅水晶琴院」！

「琴院」是「妓院」的別稱，卓君明爲能

不知？

他一向最痛恨假道學，偶而在心情失意沮喪的時候，也曾涉足過風月場合，那些倚懷送抱的姑娘，固多下里庸俗，偶而有那姿色出衆善解風情的，無不衆所往趨嘩然取寵，遠非他所樂意接近，難得知心二三，春風一抱，却又平添無限惆悵……

任何形式的塑砌，他都厭惡，尤其是姑娘們的虛情假意，更使他無法消受，是以在基本上，他的涉足與一般人的旨趣大相逕庭，排愁解愛的意念遠過於慾的追求，是以常常空入寶山，在求知心的一笑，得到了足以緩和內在的那種「適度」，他遂即告辭。

有了這種「憐香惜玉」的心理準則，再加上他的翩翩風度，常常是姐兒們爭寵的對像，風流的名聲，就是這樣揚出去的。

今夜，他尤其感覺到心情的空虛，內在的枯萎面迎着淒風苦雨，使他想到了埋首一醉，如果此時刻，能有個善體人意的姑娘，用她那雙纖纖柔荑爲自己淺淺斟上一盞，該是一種靈性上的無窮安慰！

然而，「紅水晶琴院」的金碧輝煌，却大大的破壞了他心裏渴望着的那種情調——

一輛馬車奔馳過來，飛滾的車輛濺起了大片泥漿，如非卓君明閃身得快怕不濺得一身！

車把式長鞭耍了個花梢，馬車突地止住，兩個隨從跳下來，拉開了黑漆的車門。

車上人——那個腦滿腸肥，黑得發亮，後頸突出一大塊的傢伙由車上跳下來。

接下來是大茶壺的一聲「客來——」吆喝，那麼多的人，一片粉紅翠綠，交熾着釵光鬢影鶯聲燕語的姐妹行列！簇擁着胖子進去了。

卓君明恰於這時來到了門前——

那麼多的姑娘，他居然會偏偏看見了「她」，她也偏偏看見了「他」——

原本是一百個不情願，打心眼兒裏委屈的那張清水臉兒，忽然綻開笑臉——

她倏然掙開了胖子的手，彩蝶似的向門外撲來。

卓君明也不勝驚喜的迎上來。

「卓相公——」她拉住了卓君明的手百合花似的笑着：「你怎麼來了——快請進來。」

一身的綠——翡翠的小襖，緊束着細細的腰肢，柳葉彎眉下面，那雙大眼睛，更有無比的俏媚！

她就是卓君明昔日在秦州結識的那個青樓姑娘「翠蓮」，因擅歌小令，鼓琴瑟而深蒙君明喜愛，想不到在這裏竟會遇見了她，自是有一種說不出的喜悅！

卓君明高興的道：「妳怎麼會在這裏？」

翠蓮瞟了裏面那個黑胖子一眼，後者似乎因爲她突然的離開而甚爲不滿，正向這邊直眉瞪眼的怒視着。

卓君明也發覺了，問道：「這人是誰？」

翠蓮輕輕一推他，小聲說：「走——咱們進去再說。」

說着，把卓君明拉到了裏面。

迎面又來了幾個姑娘，翠蓮也沒跟她們打招呼，逕自把君明帶到了一間暖閣裏——

這房子裏生着炭火，點有一對紗罩紅燭，紅紅的燭光映襯着銀紅的窗戶紙，更有一種旖旎的情趣，垂掛着的珠簾，撞擊的叮叮聲，像是相愛的戀人在喁喁低訴的情話——

總之，在這裏見着知心的人，卓君明有一份意外的喜悅！

翠蓮拉着他在一張猩紅的緞墊坐下來。

「相公您可好？」翠蓮眼睛裏交熾着喜悅的淚光：「一年多沒見您了，這會子怎麼想着來了。」

卓君明微笑道：「實在說，這一次不是存心來看妳，却是意外的碰見了妳——」

翠蓮聳聳肩膀，撇了一下嘴道：「我說呢！相公您那會記掛着我們？還不是『黃喇嘛賣毯子』——早把我們拋在頸子後頭了！」

說着悻悻的垂下頭來，露着白酥酥的一截頸項。

——這副模樣兒，倒與方才的郭彩綾有幾分相似！只是那却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感受——

卓君明心裏微微一動，下意識的探出手輕輕的摟住了她，這妮子嚶然一聲，巳順勢滾到了他的懷裏。

把臉貼在他胸脯上，她伸出一雙雪藕般的胳臂攀住他：「怎麼啦——相公八成是這裏有了老相好了，她叫什麼名字？」

卓君明說：「別瞎說，今天，我是第一次來！」

「眞的？」翠蓮一個咕嚕把身子坐直了，臉對臉的看着他：「您別是哄我吧！」

卓君明一笑，拍着她道：「我哄妳幹什麼，妳坐好了，我還有話要問妳。」

翠蓮撒嬌的哼了一聲，却膩在他腿上不肯起來。

卓君明道：「妳是怎樣離開秦州的？蝶兒她們呢？」

翠蓮輕嘆一聲道：「別說了，相公走了以後，乾娘就逼着我和蝶兒嫁人，嫁給許大器做小的，蝶兒受不了逼迫，就嫁過去了——」

卓君明輕嘆一聲道：「妳說的可是那個販鹽的許大器？」

翠蓮道：「就是他，姓許的同時看上了我們兩個，是我拚死不從，乾娘才把我轉賣到紅水晶……」

卓君明苦笑了一下道：「妳來到這裏有多久了？」

翠蓮道：「才十幾天。」

卓君明道：「這麼說妳才剛來？」

翠蓮點點頭說：「這裏規矩更嚴，日子更不好捱——是我的命苦一上來又惹了麻煩！」

「噢——」卓君明問道：「妳惹了什麼麻煩？」

「相公你剛才進來的時候，不是看見的那個人嗎？」

卓君明道：「不錯，妳說的，是那個黑胖子？」

翠蓮站起來左右看了一眼，小聲道：「相公輕聲一點，這個人可是不好惹呀！」

卓君明「哼」了一聲，道：「他是怎麼不好惹法，我倒想聽聽看。」

翠蓮道：「他就是這地方上有錢有勢的徐七爺！」

「徐七爺又是誰？」

卓君明眼睛裏巳捺不住迸出了怒火！

翠蓮是很明白他的個性的，生怕惹惱了他，當時輕輕推着他道：「我的爺，您這是怎麼了，可別冒火呀！」

卓君明冷冷笑道：「我冒什麼火？既然妳高攀上了什麼徐七爺，又何必再來理我？妳接妳的貴客去吧，我去了。」

說完，把翠蓮向外一推，站起來就走。

翠蓮嬌呼了一聲，摔倒在地，爬起來拉住他，道：「相公，你這是罵我……我翠蓮可不是這種人……」

說着牙咬下唇，粉淚簌簌的泣出聲來！

卓君明愣了一下，由不住輕嘆了一聲，心中暗自好笑道：我這是怎麼了？何必拿她一個可憐人出氣！

心裏這麼一想，氣也就消了一半。

他輕輕嘆一聲，重新坐了下來，道：「妳也別哭了，是我冤枉了妳——我給妳陪個禮就是了！」

（未完）

俠義傳奇故事

古龍·文
盧令·圖

白玉老虎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趙無忌身中唐門毒藥暗器，九死一生中爲軒轅一光所救，癒後逕往九華進發。七月初，大風堂分司曲平回到和風山莊向司空曉和趙千千報告打探趙無忌下落的經過，據他報告在三月廿八日有人見過趙無忌進入九華山後，便一直沒有了消息，千千要親往查探，衞鳳娘思夫情切決意同行，那日二人來到九華山下的太白居，發覺曲平在跟踪她們，千千大怒，向曲平責罵，曲平辯稱是奉司空曉風之命沿途照顧她們，千千仍生氣，着他立刻遠離，曲平走後，驀聽一聲驚呼，一聲很多人同時發出的驚呼——

明作負心人 暗爲護花客

趙千千和鳳娘住在後面一座跨院間客房裏，再往後面去，就是這客棧掌櫃和伙計們自己住的地方了，慘呼聲就是從那裏傳來的。

鳳娘不是個喜歡多事的女人，可是一聽見慘呼，千千就衝了出去。

她也只好跟着出去，她不想一個人躭在這陌生而冷清的屋子裏。

後面的院子比前面簡陋得多，也小得多，只有一間屋裏燃着燈。

屋子裏很窄，只能擺一張木桌和幾張板櫈，桌上還擺着飯菜。

客棧的掌櫃夫妻和四個伙計剛才正在吃飯，吃着吃着，掌櫃的忽然倒了下去。

他吃到了一根魚刺，正想把魚刺從嘴裏拔出來，人已倒了下去。

別人去扶他的時候，他整個人忽然縮成了一團，不停的抽搐，一張嘴歪斜腫脹，像是被人狠狠打了一拳。

他的妻子已經快急瘋了，跪在地上，拚命去挖他的嘴叫他把那根魚刺吐出來。

每個人都已想到一定是魚刺有毒，却想不到一根魚刺怎麼會毒得這麼厲害。

千千她們趕到的時候，這胖胖的掌櫃臉已發黑，眼珠已凸出。

等他的妻子把魚刺挖出來時，他整個人都已經不會動了。

「都是這根該死的魚刺。」

他的妻子又急，又害怕，又憤怒，恨不得一口把這根魚刺嚼碎吞下。

千千忽然大喝：「吐出來，趕快吐出來。」

掌櫃娘子又吃了一驚，嘴裏的魚刺掉在地上，發出「叮」的一聲輕响。

大家這才看出，這根魚刺並不是魚刺，而是一根針，比繡花針還小的針。

針尖在燈下閃着慘碧色的烏光。

千千拾起雙筷子，挾起這根針，臉色立刻變了，失聲道：「這是唐家毒針！」

掌櫃娘駭極而呼：「這怎麼會是毒針？魚裏面怎麼會有毒針？」

呼聲悽厲嘶啞，她的臉忽然也開始扭曲，接着人也縮成了一團，完全跟他的丈夫倒下去時的情況一樣。

伙計們看着她，都嚇呆了。

千千大聲道：「你們有誰吃過魚？」

伙計們臉上立刻露出恐懼之極的表情，他們每個人都吃過魚。

每個人都蹲了下去，用手拚命挖自己的嘴，想把剛吃下的魚吐出來。

他們吐出的只不過是一口口酸水，就算他們能把魚吐出來，也來不及了。

忽然間四個伙計中已有三個倒了下去，身子立刻縮成了一團。

沒有倒下去的那個伙計也已嚇得全身發軟，連褲襠都濕了一片。

千千道：「你沒有吃魚？」

這伙計牙齒打戰，結結巴巴的說：「我吃……吃了一樣，沒……沒有吃……醋……醋……」

桌上果然有兩種做法不同的魚，一碟清蒸魚，一碟醋溜魚片。

他只吃了清蒸魚，沒有吃醋溜魚片。

毒針就在醋溜魚片裏，針上的劇毒，把一碟子魚片都染成了致命的毒魚，只要吃了一片，就必死無救，掌櫃的咬到毒針，所以發作得最快。

唐家的獨門毒藥暗器，絕不會無緣無故的掉在一碟醋溜魚片裏。

這是誰下的毒，想毒死誰？

× × ×

桌上有六碟菜，一碗湯。

除了這兩種魚外，還有一碟鷄絲炒豆芽，一碟金鉤白菜，一碗鹵肝切片，一碗酸菜炒辣椒，一大碗黃瓜川丸子湯。

這桌菜本是替千千和鳳娘準備的。掌櫃的一向很節省，沒有人在的房子裏，連燈都捨不得點，當然捨不得浪費這一桌好菜。

千千她們既然不吃，他就把老妻和伙計們找來一起享用。

這桌菜就成了他們的催命符。

看着這些無辜的人即將慘死，鳳娘全身顫抖，倚在牆上流淚。

「原來他想毒死的是我們。」

這桌菜是曲平特地爲他們準備的，曲平爲什麼要毒死她們！

難道他也已和唐家的人在暗中勾結？

千千臉色鐵青，咬着牙道：「你是跟我去？還是在這裏等？」

鳳娘道：「你……你要到那裏去？」

千千道：「我要去殺人。」

鳳娘眼淚又流下。

她一向憎惡流血和暴力，她不敢看別人殺人，可是她更不敢留在這裏。

她忽然開始恨自己，恨自己爲什麼如此軟弱？

她掩着臉衝了出去，剛衝出房門，就撞在一個人身上。

這個人赫然正是曲平。

× × ×

七月的晚上，繁星滿天。

淡淡的星光照着曲平的臉，他臉上那種誠懇的笑容已不見了，顯得說不出的殘酷邪惡。

千千聽到鳳娘的驚呼趕出來時，曲平已擰住鳳娘的手。

「放開她。」

曲平冷冷的看着她，連一點放手的意思都沒有。

千千想撲上去，又停下，鳳娘還在他手裏，她不能輕舉妄動。

她勉强使自己保持鎭定，壓低聲音問：「你爲什麼要做這種事？」

曲平的眼睛全無表情，冷冷道：「因爲我要讓你知，你並沒有什麼了不起。」

他的聲音冷如刀割：「你只不過是個被你老子寵壞了的小婊子而已。」

誰也想不到這種話竟會從平時那麼斯文有禮的一個人嘴裏說出來。

千千也氣得全身發抖。

黑暗的角落裏却忽然有人在拍手，吃吃笑道：「說得好，這女娃兒看起來倒眞像個婊子，在床上動起來一定很帶勁！」

黑暗中有兩個人。

比較高的一個寬肩凸肚，滿臉淫猥的笑容，眼睛正盯在千千的腰下。

比較矮的一個臉色陰沉，一雙小而尖的眼睛看來就像是條毒蛇。

兩個人的腰帶上都佩着革囊，右手上却戴着隻鹿皮手套。

可是千千的眼睛已紅了，什麼都不管了，解下了扣在腰帶下的軟鞭，一個箭步就竄了過去。

雖然趙二爺並不贊成女孩子練武，可是這位大小姐却有偷偷的去練。

和風山莊裏本就有不少高手，她哥哥偶而也會偷偷教她幾手，加上她又特別聰明，這幾年來挨過她鞭子的人可眞不少。

只可惜這兩個人並不是和風山莊的門下，也用不着故意讓她。

毒蛇般的矮子忽然毒蛇般伸出那隻戴着鹿皮手套的手，反手一抓，就抓住了鞭梢。

千千雖然吃驚，還不太在意，她的鴛鴦雙飛腿也踢倒過不少人。

她雙腿齊飛，踢了出去。

等到她發現自己的武功並不如自己想像中那麼高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她的足踝已經被一隻大手抓住。

比較高的這個人用一隻手抓住她纖巧的足踝，把她的腿慢慢往上抬，臉上的笑容更淫猥，吃吃的笑着道：「這姿勢倒不錯。」

千千雖然還是個很純潔的女孩子，可是這種話不管多純潔的女孩子都能聽得懂的。

她又羞、又急、又恨，一口口水往他臉上啐了過去。

「豬！」

這人臉色變了，變得說不出的獰惡可怕。

曲平大呼：「不可以。」

這人却已經一拳打在千千的胸脯上，一陣奇異的劇痛，痛得她眼淚湧出，全身抽緊，連叫都叫不出來。

這人的眼睛却發出了光，又開始吃吃的笑，又想揮拳打出去。

他的拳頭，却被那較矮的一個人伸手攔住。

這人着急道：「老三，你讓我先做了這臭婊子行不行？」

老三道：「不行。」

這人道：「爲什麼不行？」

老三道：「因爲我說不行。」

這人叫了起來：「你是不是一定要老子把這個細皮白肉的女娃子讓給那個龜兒子？」

他們說的本來是普通話，可是他一發脾氣，就露出了鄉音。

老三沉下臉，冷冷道：「你既不是老子，他也不是龜兒子，是我們的朋友。」

他們的朋友，當然就是曲平。

大個子雖然並沒有把曲平當朋友的意思，對這個老三却好像有點畏懼，雖然氣得連脖子都粗了，却還是放開了千千。

唐力道：「我們不遠千里從蜀中趕到這裏來，只因爲我們有筆賬要跟趙無忌算一算。」

千千忍不住問道：「你要找他算什麼賬？」

唐力道：「我們有一個兄弟死在他的手裏。」

他們的兄弟就是唐洪。

唐力道：「唐洪要殺趙無忌，所以趙無忌殺了他，這本來是很公平的事，可是他實在死得太慘。」

想到唐洪扭曲殘破的屍體，和臉上的恐懼之色，他眼睛裏的怨毒更深：「我知道你們一個是趙無忌的老婆，一個是他的妹妹，我本來應該殺了你們，讓他也難受。」

千千道：「你爲什麼不動手？」

唐力道：「因爲我們和這位姓曲的朋友做了件交易。」

千千道：「什麼交易？」

唐力道：「用你換趙無忌。」

他陰森森的笑笑又道：「這交易也很公平，我們要的是趙無忌的腦袋，他要的却是你，要你陪他睡覺。」

千千轉着頭，狠狠的瞪着曲平，眼睛裏像是要冒出火來。

曲平却好像看不見。

唐力道：「我們並不想剝下你的褲子，要你陪他睡覺，這要靠他自己的本事，可是你們最好也老實些，千萬不要想逃走，否則我只好把你們交給唐猛。」

他淡淡的接着道：「唐猛對付女人的法子，我保證你們連做夢都想不到。」

一想到唐猛那雙淫猥的眼睛和一雙髒手，千千就想吐。

唐猛又吃吃的笑了：「我也喜歡你，尤其喜歡你的腿，你的腿又長又結實。」

他檢起條木柴，輕輕一擰，乾燥堅固的木柴就立刻散裂扭曲。「如果你敢玩一點花樣，你的腿就會變成這樣子。」

千千也不能不承認，這個人手上的力量實在很嚇人。

但是唐力却一定比他更可怕，女孩子落入這麼樣兩個人手裏，簡直還不如死了的好。

唐力道：「我希望你們也不要想到死，因我保證你們一定連死都死不了的。」

千千咬着牙，說道：「你到底想怎麼樣。」

唐力道：「我只要你們乖乖的跟着我們，等我們找到趙無忌，我就把你們交給曲朋友，那時不管你們想幹什麼，都跟我們沒關係了。」

千千道：「他能找得到無忌！」

唐力道：「他答應過我們，三天之內，一定替我們找到趙無忌。」

他又用那雙毒蛇般的眼睛瞪着曲平：「你是不是這麼樣說的？」

曲平道：「是。」

唐力道：「我希望你說得到就能夠做到。」

曲平道：「我一定做到。」

唐猛又吃吃的笑道：「如果你做不到，不但你的身體會忽然變得非常糟糕，這兩個女娃兒的身體，也會忽然變得很難看的。」

他特別强調「身體」兩個字，對別人的身體，他一向很感興趣。

千千只覺得全身都起了鷄皮疙瘩，就好像全身都爬滿了螞蟻。

她也希望他們能找到無忌，她相信無忌一定有法子對付這些人的。

她對無忌一向有信心。

唐力盯着她，道：「現在我是不是已經把每件事都說得很明白了？」

千千只有點頭。

唐力道：「那就好極了。」

他又問曲平：「趙無忌是不是眞的躲在九華山上面？」

曲平道：「是。」

唐力道：「我們明天一早就上山，今天晚上就歇在這裏。」

他轉向鳳娘：「你到厨房去弄點東西給我們吃，看你的樣子，我就知道你會燒一手好菜。」

千千搶着道：「我陪她去。」

唐力道：「你不能去。」

千千道：「爲什麼？」

唐力道：「因爲你生病了。」

這句話沒說完，他已閃電般出手，點了千千的穴道。

他的出手快而狠，千千的武功在他面前，簡直就像是個孩子。

唐力臉上露出滿意之色，道：「現在我只想舒舒服服吃一頓，再喝一點酒。」

鳳娘縮在屋角裏，整個人縮成了一團，只覺得疲倦，傷心，而絕望。

他們並沒有綁住她，也沒有點住她的穴道，他們根本不怕她逃走。

那個淫猥而變態的豬，甚至還說不定在希望她逃走。

她已在心裏發了誓，絕不逃，絕不做任何一樣會激怒他們的事。

她只希望千千也能和她一樣明白，在這種情況下，她們只有逆來順受。

可是，以後怎麼樣呢？她們要忍受多久？

她連想都不敢想。

× × ×

屋子裏的兩個座已經被唐力和唐猛佔據了，喝過酒之後他們就像豬一樣睡着。

就連曲平都已被他們點了穴道。

他們用一根繩子，把他和千千綁在一起。

唐猛吃吃的笑道：「只要你有本事能動，隨便怎麼動都沒有關係。」

曲平不能動。

唐猛又笑道：「看得到吃不到，這滋味一定不太好受。」

他很得意，這本來就是他的主意，他堅持要把曲平的穴道也點住。

「現在還沒有找到趙無忌，我們爲什麼要提早讓他先佔便宜？」

曲平居然還微笑道：「沒關係，我不急。」

× × ×

千千不敢張開眼睛。

她只要一睁眼，就會看到曲平那張無恥的僞君子的臉。

曲平的臉距離她的臉還不到半尺。

不管千千怎麼樣用力掙扎，他們兩個人的身子還是緊緊貼在一起。

她恨不得能親手活活的扼死他，她從未見過如此卑鄙無恥的男人。

可是一種男人身上獨特的熱力和氣味，又使得她的心裏莫名奇妙的覺得很亂。

她只希望能把這一夜趕快熬過去，明天又怎麼樣呢？

她也不敢想。

× × ×

極度的疲倦和悲傷，終於使鳳娘暈暈迷迷的睡着了。

可是她忽又驚醒，全身立刻僵硬。

一隻粗糙的大手，正在她大腿上滑動，沾着她腰肢滑上去，笨拙的解她衣鈕。

她想叫，想吐。

她吐不出，又不敢叫，她知道如果激怒了這條豬，後果只有更糟。

可是，這隻手的活動，已越來越不能忍受。

平生第一次，她想到死，只可惜她連死都死不了。

衣鈕已被解開。

粗糙的手掌，已接觸到她的細嫩的皮膚，一陣帶着酒臭的呼吸，慢慢移近她的脖子。

她已無法再控制自己，全身忽然開始不停的發抖。

這種顫抖更激起了這男人的情慾，他的手更瘋狂，更用力……

忽然間，手被拉開，人被拉起。

唐猛在怒吼：「這個女娃又不是那個龜兒子的，老子爲什麼不能動？」

唐力的聲音冰冷：「滾回床上去，好好睡覺，否則我就打斷你的這雙髒手！」

唐猛居然不敢反抗。

鳳娘用力咬着咀唇，已咬出了血，現在全身忽然放鬆，終於忍不住放聲大哭起來。

那雙毒蛇般的眼睛，正在黑暗中盯着他，居然伸出手來替她擦眼睛。

對這個男人，她也不知道是感激？是憎惡？還是害怕？

她怕他得寸進尺，更進一步。

幸好唐力的手輕輕一摸她的臉後，就立刻站起來走了。

她仿似聽見他在輕輕嘆息。

× × ×

第二天一早，鳳娘就起來煮了一大鍋粥，先滿滿盛了一碗給唐力。

這次唐力居然避開了她的目光，連看都不看她一眼，只冷冷的說：「吃過了粥，我們就上山了。」

× × ×

九華四十八峯並峙，如九朵蓮花。

四十八峯中，天后最高，入山第一站爲「霞天門」，過此之後，山路更險。

他們經「湧泉亭」，「定心石」，「半霄亭」，過大小仙橋，再過「望江樓」，「梅檀林」，經「八十四梯凌紫霞」，看到了地藏菩薩的肉身塔殿。

他們對菩薩並不感興趣。

他們終於登上天台峯，只見流水行雲，萬山疊翠，巨石嶙峋，聳削壁立，黑石蒼苔，錯疊成趣，石縫間透出青松，也不知是人工所栽？還是天工？

要登上天台絕壁，還得穿過層雲霧。

鳳娘的脚已經走破了，頭髮已亂了，衣裳已被汗水沾透。

陰壑裏的激風，像是利箭一樣吹來，吹在她身上，她全身都在發抖。

可是她既沒有埋怨，也沒有叫苦。

唐力看着她，忽然道：「我們一定要到絕頂上去。」

鳳娘道：「我知道。」

唐力道：「你一定上不去。」

鳳娘垂下頭，道：「我……我可以試試。」

唐力道：「用不着試。」

千千道：「我揹她上去。」

唐力道：「不行。」

千千道：「爲什麼不行。」

唐力道：「因爲我說過，你們連死都死不了。」

在這種地方，不管從那裏跳下去，都必死無疑。

千千道：「難道你要把她留下來。」

唐力道：「她可另外找人揹上去。」

千千道：「找誰？」

唐力道：「除了你之外，隨便她找誰都行。」

唐猛搶着道：「我來。」

唐力冷笑，不理他，却去問鳳娘：「你要誰揹你上去？」

鳳娘想也不想：「你。」

× × ×

雲霧淒迷，幾尺外就看不見人影。

鳳娘伏在唐力背上，忽然問道：「你知不知道我爲什麼找你！」

唐力道：「不知道。」

鳳娘道：「因爲我知道你並不是太壞的人。」

唐力道：「我是。」

鳳娘道：「那你爲什麼要救我！」

唐力沉默，過了很久，才問道：「你眞的想知道？」

鳳娘道：「眞的。」

唐力的聲音冰冷：「我放你，只因爲我已經被人閹割了，根本不能碰你，所以我也不想讓別的男人碰你。」

鳳娘怔住。

她做夢也想不到一個男人會把這種事說出來。

唐力冷冷道：「如果我還行，現在你已經被我强姦過十次。」

鳳娘不知道別的女人聽見這種話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她心裏只有種誰都無法瞭解的憐憫和同情，這原本是人類最高貴的感情。

她正不知道應該說什麼話來安慰他，眼前已豁然開朗。

他們終於登上了天台峯的絕頂。

× × ×

一片平岩，一片叢林，一片巨石翼立，一片危崖上刻着三個大字。

「非人間」。

× × ×

這裏是人間？還是天上？是天上？還是鬼域？

不管這裏是什麼地方，都絕不是人間，因爲極目蒼茫，都看不見人影。

唐力已放下鳳娘，用那雙毒蛇般的眼睛盯着曲平：「再上去還有沒有路？」

曲平道：「沒有了。」

唐力道：「你是不是帶我們來找趙無忌的？」

曲平道：「是。」

唐力道：「趙無忌在那裏？」

曲平指着那片「非人間」的危崖，道：「就在那裏。」

危崖那邊却看不見人，這裏本不是人間。

曲平道：「那後面還有秘密的洞穴，趙無忌就躲在那裏。」

唐力道：「他爲什麼要躲到這種地方來？」

曲平道：「因爲他害怕。」

唐力道：「怕什麼？」

曲平道：「他知道只要他還活着，就一定要報父仇，否則，任何人都會看不到他。」

在江湖中，不共戴天的仇恨，是一個爲人子者不能不報復的。

曲平道：「他也只知道他自己絕不是他仇人上官刄的敵手。」

唐力道：「所以他怕去復仇，怕找到上官刄？」

曲平道：「他怕得要命。」

唐力道：「所以他才躲到這裏來？」

曲平冷冷道：「人間已經沒有他立足之地！」

唐力道：「我希望你說的是眞話。」

曲平道：「不管是眞是假，都馬上就會揭穿，我爲什麼要說謊。」

唐力道：「好，你帶我們去。」

曲平道：「我不能去。」

唐力道：「爲什麼？」

曲平道：「我出賣了他，他只要一看見我，就一定先殺了我。」

他苦笑又道：「趙無忌的武功雖然並不高明，要殺我却不難，那時你們當然也不會救我。」

唐力冷笑道：「難道你認爲我不能殺你？」

曲平道：「反正你們只要一轉過那片崖石，就可知道我說的話是眞是假，如果他不在那裏，你們再回來殺我也不遲。」

唐力盯着他，慢慢的伸出兩根手指，去點他腰下的軟穴。

曲平完全沒有閃避。

唐力的手忽然旋螺般一轉，已點在千千的玄機穴上。

他用的手法並不重，但是非常準。

千千立刻軟癱。

曲平也已倒下，因爲唐力的手又一轉，也同樣點了他的玄機穴。

唐力冷冷道：「你應該知道，唐家不但有獨門暗器，也有獨門的點穴手法。」

曲平知道。

唐家的獨門點穴，也和唐家的獨門暗器一樣，除了唐家子弟外，無人可解。

唐力道：「所以如果我不回來，你們也只有在這裏等死。」

等死比死更慘。

鳳娘忽然道：「如果你找到無忌，能不能讓我們見他一面。」

這句話她已想說很久，她沒有說，只因爲她一直不知道說出來會有什麼樣的後果。

唐力凝視着她，那雙毒蛇般的眼睛裏，表情忽然變得很奇怪。

鳳娘垂下頭，悽然道：「我也不知道你們的仇恨會怎麼樣了結，我只想再見他一面。」

唐力冷冷道：「只要能再見他一面，你死也心甘情願？」

鳳娘用力咬着嘴唇，慢慢的點點頭。

唐力眼睛裏的表情更奇怪，也不知是仇恨？是悲傷？還是嫉妬？

千千看着他倆，眼睛裏的表情也很奇怪。

她也在等着唐力的答覆。

可是唐力什麼話都沒有說，用力繫緊了腰畔的革囊，戴上了鹿皮手套，臉色陰沉得就像是高山上的冷霧。

然後他就走了，連看都沒有再看鳳娘一眼。

唐猛却忽然回過頭，道：「好，我答應你，一定讓你再見他一面。」

他輕拍腰畔的革囊，吃吃的笑道：「只不過，那時他是死是活？我就不能担保了。」

× × ×

天色漸黯。

鳳娘孤零零的站在西風裏，痴痴的看着危崖上「非人間」那三個大字。

雖然是七月，山上的風却冷如刀刮。

唐家兄弟已轉過危崖，他們是不是能找到無忌，找到了之後又如何？

她雖然不會武功，可是她也知道唐家獨門暗器的可怕。

唐力臨走時的表情更可怕，何況還有那個殘酷變態的瘋子。

他們絕不會放過無忌的，等到再見無忌時，只怕已不在人間了。

鳳娘慢慢的轉過身，看着曲平，黯然道：「大風堂待你並不薄，你爲什麼要做這種事？」

曲平不開口。

千千冷笑道：「他根本就不是人，你何必跟他說人話。」

鳳娘垂下頭，已淚流滿面。

千千看着她，眼睛裏又露出剛才那種奇怪的表情，忽然道：「你眞的是在替無忌担心！」

鳳娘轉過臉，吃驚的看着她，顫聲道：「難道我還會替別人担心？」

千千道：「我並沒有別的意思，只不過……」

鳳娘不讓她說下去，道：「你應該知道，如果無忌死了我也絕不會活下去。」

千千輕輕嘆了口氣，道：「如果無忌死了，還有誰能活得下去？」

她又盯着鳳娘看了很久：「不管怎麼樣，你都是我的嫂子！」

鳳娘道：「我活着是趙家的人，死了也是趙家的鬼。」

千千道：「那麼我想求你一件事。」

鳳娘道：「什麼事？」

千千道：「我靴子裏有把刀，你拿出來。」

她靴子果然有把刀，七寸長的刀鋒，薄而鋒利。

鳳娘拔出了這把刀。

千千狠狠的瞪着曲平，道：「我要你替我殺了這個卑鄙無恥的小人。」

鳳娘又吃了一驚，失聲道：「你……你要我殺人？」

千千道：「我知道你沒有殺過人，可是殺人並不難，你只要把這把刀往他心口上刺下去，只要一刀就够了。」

鳳娘的臉已嚇得慘白，握刀的手已經在發抖。

千千道：「如果你還是我的嫂子，就應該替我殺了他。」

鳳娘道：「可是……可是他們萬一回來了……」

千千道：「如果他們回來，你就連我也一起殺了，我寧死也不能讓這個無恥的小人碰到我。」

鳳娘不再流淚，却在流汗，冷汗。

千千連眼睛都紅了，嘶聲道：「你爲什麼還不動手？難道你一定要讓我被他們欺負？」

鳳娘終於咬了咬牙，一步步往曲平走了過去，用手裏的刀，對準了他的心口。

她忽然覺得很奇怪。

這個卑鄙無恥的小人，本來應該很怕死的，可是現在他臉上却沒有一點恐懼之色，反而顯得很坦然。

只有問心無愧的人，才會有這種坦然的表情。

鳳娘忍不住問道：「你還有什麼話要說？」

曲平終於開口：「只有一句話。」

鳳娘道：「你說。」

曲平道：「你定要想法子生堆火。」

鳳娘奇怪：「爲什麼要生火？」

曲平道：「唐家的獨門點穴手法，沒有人能解，可是不管多惡毒的點穴手法，最多也只能維持一個對時，只要生堆火，你們就可以熬過去了。」

千千又在喊：「你爲什麼還不動手？爲什麼要聽他的廢話，難道你看不出他這是在故意拖時候。」

這次鳳娘却沒有理她，又問曲平：「難道他們不會回來了？」

曲平笑了笑，笑得彷彿很愉快：「他們絕不會再活着回來了。」

就在他說這句話的時候，唐猛已經回來了！

× × ×

夕陽殘照，晚霞滿天。

唐猛已攀過那片危崖，一步步向前走，夕陽正照在他臉上。

他臉上的表情奇特而詭異，彷彿愉快之極，又彷彿恐懼之極。

千千大喊：「現在你還不動手，就來不及了。」

鳳娘咬牙，一刀刺下。

就在她刀鋒刺入曲平心口時，唐猛已撲面倒了下去。

就像是一根死木頭般倒了下去。

鳳娘怔住。

千千也怔住。

曲平却在笑，鮮血已經開始從他的心口上往外流，他笑得居然還是很愉快。

就在這時，危崖後又飛出條人影，凌空翻身，向他們撲了過來。

在夕陽最後一抹餘光中，正好能看到他的臉，和那雙毒蛇般的眼睛。

他眼睛裏彷彿充滿了怨毒和悔恨。

鳳娘驚呼，放鬆了手裏的刀，往後退，唐力整個人却已撲在曲平身上。

曲平却笑得更愉快。

唐力喘息着，狠狠的盯着他，嘶聲道：「你好，你很好，想不到連我都上了你的當。」

他忽然看見曲平心口上的刀，立刻拔出來，獰笑道：「可惜你還是要死在我手裏。」

曲平微笑道：「幸好我死而無憾。」

唐力手裏的刀已準備刺下去，忽然回頭看了鳳娘一眼，臉上忽然又露出那種奇怪的表情。

就在這一瞬間，他臉上的表情忽然僵硬。

然後他的頭就垂了下去。

× × ×

他們回來了，却不是活着回來的。

曲平臉色慘白，鮮血已染紅了他胸前的衣裳。

鳳娘那一刀刺得並不太輕，只要再往前刺半寸，曲平現在也已是個死人。

想到這一點，鳳娘的冷汗還沒有乾，又已開始流淚。

因爲她已想到，她剛才要殺的這個人，很可能就是她們的救命恩人。

但她却還是想不通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她一定要曲平說出來。

曲平道：「唐力雖然不是唐家的嫡孫，武功是唐二先生的親傳——」

據說蜀中唐家的內部，一共分成十大部門，其中包括毒藥的配方和提煉，暗器的圖樣和製造，解藥的製作和保管，以及警衛防護，訓練子弟，分配工作，巡邏出擊。

這十大部門分別由唐家嫡系中的十位長老掌管。

唐二先生就是這十位長老之一。

沒有人知道他掌管的究竟是那一個部門，只知道他冷酷驕傲，武功極高。

在唐門十大長老中，他出來行走江湖的次數最多，所以名氣也最大。

江湖中人只要看見一個身穿藍布袍，頭纏白布巾，嘴裏總是啣着根旱烟袋的老頭子，不管他是不是唐二先生，都會遠遠的躲開。

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只要是得罪了唐二先生的人，就絕不會再有一天好日子過。

曲平道：「唐二先生獨身到老，收的徒弟也不多，這個唐力不但爲唐家出了不少力，而且吃了不少苦，才能得到他的傳授。」

拳壇軼事

鄧普苦戰羅瑞爾

海雲

中國功夫一直都沒有人知道它的厲害，直到李小龍在紐約長島以及加州長堤這兩個地方分別參加「萬國空手自由搏擊比賽」，奪取錦標之後，才給人重視，以前有許多人都覺得西洋拳足以戰勝一切，現時這種估計要再度修正了，因爲西洋拳的拳法厲害，脚法却是非常脆弱的，打鬥的時候，渾身各處都應該有攻勢，不宜側重一雙鐵拳，就忘記了下邊還有一條腿可以運用，總之，功夫已經置身於世界搏鬥場之內，得到一個優勝的地位，那是鐵一般的事實。不談功夫，改談西洋拳和摔角。一直都有許多人對這個問題發生爭論，如果有兩個很有名氣的拳師和摔角家，因爲私仇拚個你死我活，彼此不戴手套，展開任何一種最惡毒的攻擊，究竟誰勝誰負呢？這個問題，確有研究的價值。

也許你覺得這種問題是不必找尋答案的，因爲所有人在生死之間決鬥當中，勝負的機會均等，未必某一方能夠戰勝對方，故此，很難從這個問題找到眞實的答案，可是，擁護西洋拳或者擁護羅馬摔角這兩種人，愈來愈多，議論紛紛，終於迫使雙方最負盛名的代表人自動參加一場沒有錦標的比賽，那就分出了高下。

這一場比賽是在一九四零年七月一日發生的，地點是喬治亞州阿特蘭達城，當時在該城最有名氣的職業摔角家羅瑞爾，指明向一個退休了十年的西洋拳冠軍鄧普挑戰，鄧普毅然接受這一建議。

擂台就設在阿特蘭達城的棒球場內，那個棒球場本來是用作棒球比賽的，但因當地居民太少，棒球的好手不肯參加，到該處表演棒球的人，也不受歡迎，那個球場沒有人經營，自動結束，就變成一片荒涼，後來還闢作公園，又在公園的一角，一度闢爲摔角場，隨後就連帶摔角場也辦不成了，可以說是破爛不堪，那個摔角場的擂台上面，可以作爲坐着欣賞，一張帆布椅都沒有，照理這樣簡陋的地方是不適宜給兩個著名拳師和摔角家爭霸的，不過，湊巧兩人都住在該城，而且覺得這種比賽只是想證明摔角家以及拳師，究竟誰佔上風，並非出售門劵，那就不必揀能夠容納大量觀衆的擂台去做這種表演了，話雖如此，到了正式比賽的那天，竟然吸引了一萬二千觀衆，把原來只能容納五千人的棒球公園擠得水洩不通。

羅瑞爾體重二百三十八磅，三十四歲，闊大的肩膀，以及粗壯的腰部，加上了一條又圓又結實的頸，一個光禿禿的大頭，他出場就揮動雙手，好像隨時想抓住什麼人使勁把他的腰部扭折。

這樣犀利的一個巨人的摔角家，跟退休十年的鄧普互相較量，看來顯然是他穩佔上風了，鄧普即使在全盛時期，也不過二百一十五磅，那時他的年紀再大一點，靠近四十歲，僅有二百零五磅而已，兩人相差三十多磅，不過，對方的手臂和胸圍雖然粗壯，至於拳頭，那就鬥不過鄧普，鄧普的拳頭用軟尺去量度，足有十三寸，屬於冠軍的秘密武器，他碰着特別需要付出代價然後取勝的一些大場合，愈加寧靜，那時他就像是一個旁觀者似的坐在擂台一邊，並非像對方那麼豪氣，因此之故，他的捧場客都暗中替他揑一把汗。

因爲這是證明拳鬥和摔角那一種戰術比較佔優的場合，並非普通打擂台，故此，兩人交手之處，即使在公園一角闢出來，它的長度和闊度都比較摔角所用的繩圈超過三倍，有足夠的面積走動。這種安排，對鄧普是很有利的，因爲他可以向斜裏躲閃，甚至向後走動，盡量避開摔角的糾纏。誰都知道摔角這種打鬥方式一定要貼身作戰，纏住對方的手和脚，一起滾在地上，然後發揮最大的功用，至於拳擊手，却剛剛相反，必須盡量使對方沒法貼身，碰着適當的機會，拳擊手可能一拳把對方打到口鼻流血，可是，有沒有這種機會呢？擅長摔角的人，能否在對方無法施展拳擊的絕招之前已經把他整個抓起來，高舉過頭，好像拋一袋沙似的拋開呢？這些問題，存在當時所有觀衆的腦海中，希望找尋答案，因此兩人還沒有交手，一萬二千個觀衆都在竊竊私語。

由於人聲嘈雜，公證人雷加士迫於高舉雙手，利用咪高峯向在場各人發表談話，請他們盡量沉默，否則，兩個武林高手就無法打鬥。

雷加士所說的話很有用，觀衆聽了，果然閉咀，逐漸沉默下來，整個棒球公園之內，所聽到的只是風聲，那時兩人分別下場，距離二十六尺，公證人雷加士站在中間，跟着看見雷加士的右手高舉起來，告訴他們，那隻手往下一沉的時候，大喝一聲，就是比賽的開始。

兩人都點頭，雷加士便舉手揚聲，那一聲呼喝從咪高峯散佈出來，兩人都提高警覺，擺出戰鬥的姿勢，至於在場觀衆，全神貫注的去欣賞，看看那兩個高手如何發招。

比賽剛剛開始，羅瑞爾就好像大猩猩似的走近對方，料不到鄧普後退三步，然後搶攻，連發三拳，那三拳都是左手搶攻的，羅瑞爾想伸手捉住對方的左手，但却辦不到，他知道鄧普隨時把左手縮回，發出右拳，故此，他不敢輕舉妄動，只是擺擺姿勢。

這種小接觸只是戰鬥的開端，跟着羅瑞爾幾次盡量迫近鄧普閃避他的拳頭，有一次還閃電般衝過去，希望雙手捉住對方任何一處，隨時把對方拉倒在地，可是，他連衝幾次，都辦不到，鄧普躲閃得很快，他的戰術相當古怪，右拳似乎永遠沒有拿出來使用，只用左拳，左拳伸直打出，向對方的臉孔進攻，一發就連發三拳，羅瑞爾無法近身。

第一個回合，羅瑞爾無法取勝，鄧普跳動了許多次，也有些疲倦，兩人分開，第二個回合，剛剛交手，鄧普就爭取攻勢，左直拳配合右勾拳擊出，直拳剛剛伸到盡，右邊的勾拳就向羅瑞爾臉孔打去，使羅瑞爾連續退後，初時在場的觀衆以爲那個繩圈放闊了三倍，對鄧普有利，殊不料眞的交手，連續退後的人却是摔角家羅瑞爾，並非鄧普，鄧普本來坐在繩上，看來毫無鬥志，怎料他落場交手之後，第一個回合只是試探性質，第二個回合瞬即展開攻勢，連續有三拳打中羅瑞爾的臉頰。羅瑞爾後退的時候，脚步有點亂，如果不是鈴聲震耳，結束了這個回合，他就很難繼續戰鬥。

第三個回合開始，輪到羅瑞爾展開攻勢了，大概他知道不能節節退後，因爲閃避得多，而使鄧普增加信心，發拳更加準確，故此，羅瑞爾在剛剛落場，就連續衝去，除了使用摔角的蟹鉗手之外，還用拳衝擊，不過他的拳是軟弱無力的，遠比不上鄧普，鄧普轉換了拳法，用右直拳進攻，左拳掩護自己，他的右拳能夠收回了少許，又再打出，故此，攻勢凌厲，有幾次他出其不意的用左拳向對方小腹擊去，其中有一次羅瑞爾剛剛衝前，給他左拳打中小腹，有一聲巨响，在現場的觀衆以爲他會倒下來，不料羅瑞爾身經百戰，不過幌了一幌，似乎完全沒有受傷，鄧普看了也有些吃驚，終於第三個回合在雙方互有攻勢的狀態之下結束。休息一會，就是第四個回合，那時，鄧普已經看穿對方的攻勢，而且知道羅瑞爾一定要抓住對方的軀體，然後能夠發揮摔角的絕招，那是一個很大的漏洞，因爲雙手齊出，伸到對方的下邊時，臉孔就空了出來，如果他能夠在對方雙手已出，但却無法抓住自己的時候，一拳打中對方的臉孔，便有機會獲勝，他即想即做，果然在一個非常接近的距離，一個左勾拳擊中羅瑞爾的下頷，那一拳竟然使羅瑞爾仰臉倒下來，到公證人凸一數到第八，然後搖搖幌幌的站起。

他的口鼻混和着汗水和血，鄧普乘機直衝過去，左右開弓，先打一個右勾拳，使羅瑞爾幌了幌，然後左拳向對方額角使勁打下去，羅瑞爾沒有被擊倒，但却跌跌撞撞的跪在地上。

第四個回合在此結束，到了第五個回合，羅瑞爾知道自己並非對方的敵手，瘋狂進攻，他冒着拳擊的危險，直衝過去，雙手箍住對方的頸，千鈞一髮之間，他的下領給對方由下邊打上去，這一拳衝得十分厲害，使他整個向後跌出一丈過外，鼻樑也折斷，倒地昏迷。

這一場精采的比賽，就此結束了，事後公證人宣佈，鄧普以拳擊的手法擊倒摔角職業名手羅瑞爾，擁護西洋拳的人都鼓掌歡呼。

事後有些摔角家不服氣，向鄧普挑戰，可是，鄧普不願意接戰，還很謙遜的說：「我只是代表鄧普本人作戰，並非代表西洋拳術作戰！」

既然西洋拳可以憑着拳擊的力量使摔角專家無法近身，打贏對方，那麼，擅長功夫的人，也可使用脚法去擊敗對方的，因爲脚比手長，踢出去的力量更大。

鳳娘心裏在嘆息，她知道唐力吃的是什麼苦。

對一個男人來說，世上還有什麼痛苦比被人閹割更不能忍受。

她的心一向很軟，對於別人受到的傷害和痛苦，她也會同樣覺得很難受。

曲平道：「我知道我們絕不是他們的對手，我……」

他垂下頭，黯然道：「我的出身很平凡，又沒有得到過名師的傳授，這幾年來，我的雜務又太多，我連他三招都接不下來。」

鳳娘立刻又覺得對他很同情，柔聲道：「一個人武功好不好並不是最重要的，我們畢竟不是野獸，並不一定處處都要依靠暴力。」

曲平勉强笑了笑，目中充滿感激，道：「我也看得出唐猛是個瘋子，絕不能讓你們落在他手裏，所以我只有想法子帶他們到這裏來。」

鳳娘道：「你知道他們一到了這裏，就非死不可。」

曲平道：「上次我來找趙公子的時候，曾經親眼看見三個武功遠比他們還高的人，死在那片危崖下，我正想過去看他們的死因，就聽見有人警告我，那裏是禁地，妄入者死！」

他說得很簡略，其實那天發生的事，直到現在他想起來還覺得心有餘悸。

他知道的也遠比說出來的多。

那天死在危崖下的三個人，都是成名已久，而且還歸隱多年的劍客。

他們到這裏來，是爲了尋仇。

他們的仇家是個在傳說中已死了很久的人，可是以曲平的推測，這個人現在一定還活着，就隱居在這片「非人間」的危崖後。

這個人的劍法，在三十年前就已縱橫天下，現在想必更出神入化。

他既然不願讓別人知道他還活着，曲平爲什麼要洩露他的秘密？

洩人的隱私，本來就是件很不道德的事。

曲平已發誓絕不將這秘密說出來。

鳳娘也沒有再問，只輕輕的嘆了口氣道：「我知道你剛才心裏一定很難受。」

曲平道：「爲什麼難受？」

鳳娘道：「因爲我們不但錯怪了你，而且還要殺你。」

她握住了曲平的手：「我也知道你剛才爲什麼不解釋，因爲那時你就算說出來，我們也不會相信。」

千千忽然冷笑，道：「你怎麼知道他現在說的就是眞話？」

鳳娘轉過頭，看着她，柔聲道：「我不怪你，因爲我知道你心裏也跟我一樣覺得對他很抱歉，也跟我一樣難受，所以才會說出這種話。」

千千閉上了嘴，連眼睛都閉上。

夕陽已消逝，黑夜已漸漸籠罩大地，風更冷了。

曲平道：「現在你一定要想法子生堆火。」

鳳娘彷彿在沉思，沒有開口。

曲平道：「唐力的身上，說不定帶着火種。」

鳳娘好像根本沒聽見他在說什麼，忽然站起來，道：「我要去看看，一定要去看看。」

曲平道：「到那裏看看？看什麼？」

鳳娘遙望着那一片在黑暗中看來宛如洪荒怪獸般的危崖，道：「那裏既然有人，無忌說不定也在那裏。」

她嘴裏說着話，人已走了過去。

曲平失聲道：「那裏是禁地，你絕不能去。」

鳳娘根本不理他。

看着她一步步往那片「非人間」的危崖走過去，曲平的冷汗又濕透衣裳。

千千也急了，忍不住道：「那裏眞的是禁地，任何人進去都會死？」

曲平道：「嗯。」

千千道：「她是個女孩子，又不會武功，那裏的人難道也會殺她？」

曲平道：「那裏是非人間，怎麼會有人。」

千千道：「既然那裏沒有人，她怎麼會死？」

曲平道：「一個人到了非人間，又怎麼能不死？……」

× × ×

暗夜，荒山，非人間。

鳳娘一步步走入黑暗中，終於完全被黑暗吞沒。

曲平臉上雖然全無表情，眼睛裏却有了淚光，就好像眼看着一個人掉下深不見底的萬丈絕壑中，却偏偏沒法子去拉他一把。

千千忽然問道：「你是不是在替她難受？」

曲平道：「嗯。」

千千道：「如果到那裏去的是我，就一定不會有人覺得難受了，因爲我只不過是個不知好歹，蠻橫無理的女人，死活都不會有人放在心上。」

曲平不說話。

千千道：「但是她却又溫柔，又漂亮，男人只要一看見她，就會喜歡她。」

她又在冷笑：「就連那個姓唐的都喜歡她，我看得出。」

曲平終於忍不住道：「別人喜歡她，只因爲她心地良善，不管她長得是好美，是難看都一樣！」

千千道：「對，她心地良善，我却心腸惡毒，又不會拉住人家的手，故意作出溫柔體貼的樣子，我……我……」

她的聲音哽咽，眼淚已流下面頰。

其實她心裏何嘗不知道自己不應該說這種話的，她心裏又何嘗不難受。

她正在爲自己這種莫名其妙的嫉妒悲傷時，忽然看見一個影子向她飛了過來。

一條淡淡的白色影子，彷彿是個人，一個很小的人。

如果這眞是個人的影子，這個人一定是個小孩。

小孩怎能會飛？怎麼會有這麼快的速度？

她正在驚奇，忽然覺得腰下麻了一麻，一陣黑暗蒙住了她的眼。

她立刻覺得自己好像有十年沒有睡過覺一樣，彷彿要睡着了。

她眞的睡着了。

× × ×

窗外陽光燦爛。

燦爛的陽光從窗外照進來，照在一張光亮如鏡的桌子上。

屋子裏每樣東西都跟這桌子一樣，光亮潔凈，一塵不染。

千千醒來時，就在這屋子裏。

她明明是在一個黑暗，寒冷的荒山絕頂上，怎麼會到了這裏？

難道這是個夢？

這不是夢，她的確已醒了，完全清醒，她也看見了曲平。

曲平本來是在看着她的，等到她看到他時，就避開了她的眼睛。去看窗台上一盆小小的黃花。

黃花已盛開。

鳳娘那間也總是收拾得一塵不染的屋子裏，窗台上也有這麼樣一盆花。

這不是鳳娘的屋子。

「鳳娘呢？」

曲平沒有回答，眼睛裏却帶着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的悲傷。

——我們怎麼會到這裏來的？這裏是什麼地方？

千千沒有問，這些事都已不重要。

她並沒有忘記曲平說的話，也沒有忘記唐猛臨死前的表情。

她一定要去找鳳娘，不管那地方是不是人間都一樣。

但是她還沒有去，鳳娘就已經來了。

× × ×

「我剛走過那片危崖，就看見一個小小的白影子朝我飛了過來，只聽見一個人對我說：『你要找的人不在這裏』，然後我就好像忽然睡着了。」

「你醒來時就已到了這裏？」千千問道。

鳳娘點點頭，眼睛裏充滿迷惘：「這裏是什麼地方？」

誰也不知道這裏是個什麼地方。

不管這裏是什麼地方，都是可以算是個好地方。

窗外是個小小的院子，燦爛的陽光正照在盛開的花朵上。

花叢外竹籬疏落，柴扉半掩，假山下的魚池裏養着十幾條活活潑潑的鯉魚，簷下鳥籠裏的畫眉正在吱吱喳喳的歌唱。

六間屋子三明三暗，佈置得簡樸而清雅，有書房，有飯廳，還有三間臥室，連床上的被褥都是嶄新的。

厨房後的小屋裏堆滿了柴米，木架上掛滿了香腸臘肉，鹹魚風鷄。

後面還有個菜園，種着白菜，青椒，豆角和一根根比小孩手臂還粗的大蘿蔔。

看來這裏無疑是戶很富足的山居人家，主人無疑是個退隱林下的風雅之士。

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東西，只要你能想得到的，這裏樣樣俱全，一件不缺。

可是這裏偏偏沒有人。

「主人也許出去遊山採藥了。」

可是他們等了很久，還是沒看見主人的影子。

千千道：「住在非人間裏面的，究竟是些什麼人？」

曲平說的還是那句話：「既然是非人間，怎麼會有人？」

（未完）